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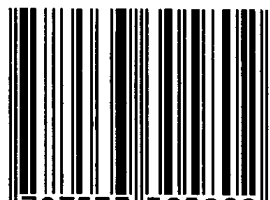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〇九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〇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51.62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一〇九册目次

經部·禮類

禮樂合編三十卷

〔明〕黄廣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玉磬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禮樂合編三十卷》提要

序

余與無蛙居同里㓜同學長同社選集邑中名賢締雨花大社前後論文可十易寒暑無蛙每一義出灼然國寶風華映人社中諸兄弟多以鳴躍遜之無蛙不願徼一日之知而闇修千秋之業其風期不更超越矣哉居恒於書靡所不窺然無關世教者以爲塵飯塗羹輒吐之而獨

一

縈精禮樂唐李肇修國史削去鬼神帷簿一歸之事實物理正此法也余嘗詣玉磬齋中見無蛙所讀皆先世忠節公遺書錦帙瑤函輝映四壁因手一編視

余余曰此足享千秋乎無蛙曰未也僅可供咿唔云爾夫士所爲完性命侔造化者不在也又手一編視余余曰此足享千秋乎無蛙又曰未也僅可資考證

云爾夫士所爲小用則小效大用則大效者不在也最後視余以禮樂而業乃定何者禮樂之用極大上取象於天中取則於地下取數於人蓋三才通焉者

也楊子曰帝王之治天下也礙之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嗟嗟人心即欲無忌憚乎而有所以礙之則其志不行夫至於無忌憚之志不行而天地人各還其

故其於人世之學術經濟不黙
黙補救乎哉無蛙於是旁引曲
證別類分門立羣譁之中振一
鐸之響玄黃剖判統歸中和乃
總稱之爲合編其取古今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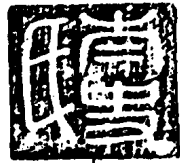
所未道者觸之若故又取古今
人之所已道者攻之若新凡以
令人有所礙之而止嘗試觀三
事九列而上鄂不韡韡乎然而
辨王覇析義利一何嚴也若夫

命世間出之儒不探根窟而漱
淵海哉然而定社稷鎮華夷一
何閎也第有是禮樂之用而考
而證之則畫如舉而錯之則綽
如矣余因而定之曰是編也古

人之所有今人之所無隨爲之
轉一語曰今人之所無亦古人
之所未曾有雖然余豈阿所好
哉蓋嘗參之古人之旨易而簡
矣而不必煩也今人之旨婉而

切矣而不必約也無蛙於其易簡者存以養丹之意又互發以盡其神於其婉切者行以製錦之心又簡練以盡其變是政學術之折衷而經濟之取裁也其所嘿嘿補救者應何如此無蛙不以一日易千秋也然則雨花之社其殆人龍之藪也夫

眷弟馬世奇撰

序

士君子旦莫不得志於時則吐其胸中之藏而筆之為書俟後之制作者有所攷焉禮樂合編一書錫山黄無蛙氏蒐羅經傳子史以為禮樂之鉅觀也今夫冠珮而聽鳴鑾其心必静以正袒裸而歌濮上其心必躁以邪禮樂之關於治亂也必矣頤后夔伯夷帝朝無兼職公西言子

聖門無餘長又況天子失官三
忩亡謐雖以尼山天縱而猶不
免詢扵老咨扵郯學扵襄商扵
摯禮云樂云談何容易哉秦漢
以降古道漸淪迄扵輓近究心
二 周
益少偶一齒及共嗤迂腐豈周
書所謂治國之粉澤非所以富
天下而彊國乎吾不知夫善民
心化百物者又何恃也說者曰
禮樂有數焉有義焉荀子云不

知其義謹守其數以待王公蓋
數者顓門之所習義者王公之
所討制作墜而訓詁興扵是顓
門之學隨王公以俱邈而師儒
獨留其意義扵方策之間若求
三 周
其實即漢時制氏所言之節徐
君所善之容已茫然不辨何似
有如今人能誦戴禮而不知習
儀禮知音而不知節知歌而不
知舞絲竹類推崩壞已久以禮

樂之名存實亡謂儒家之有體
無用其說似是而非胡安國
不云乎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
名實俱亡無蛙所編勿論是義
是數然而大言王小言珠其與

四　周

漢之註疏宋之表章名為禮樂
飭年揆則一也文中子謂諸葛
武侯不亡禮樂其有興乎邵伯
温著論駁之為其父康節所責
有宋王百照長於禮樂凡歷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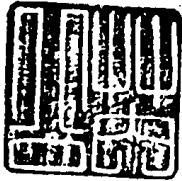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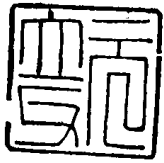
及國朝議禮之書悉能成誦紹
興末官太常晉少宗伯可謂得
人旋以臺評擊去識者惜焉緬
懷二賢固知天下不乏禮樂中
人所難遘者興禮樂之會耳今

五　周

天子神聖動遵古喆嚴等威審曆
律行將裁禮正樂以輝煌
中興之業而且議復選舉之科
以鈞致組行殖學之士無蛙氏
所著述若而種宜如東方生五

車之載致
天子咄嗟頗問茲編識其大者必
将首達
睿覽起視講堂行有三鱧集焉勿
憂旦莫不得志於時也

六　周

崇禎癸酉菊月溫陵周廷鑨題
於潤李清署

序
圖書一龜龍之文耳假令羲不
畫卦禹不衍疇而箕文周孔不
爲屬辭以繇繫之後世何知有
經緯表裏爲文字薪傳不熄乎

一　石

文明漸開而數聖人之精華寖
煥因而作樂應天制禮配地使
天下後世咸知禮所自始樂所
自生兢兢乎惟恐或亂或暴以
相馴於玉帛鍾鼓之盛而人皆

自別於禽獸數聖人之功之德
繄賴有言不朽哉無蛙黃先生
奡之聞人也胸破萬卷識綜九
流生平手所纂述凡二十八種
不翅汗牛沉酣旣洽覺兎亦可

二　石

作卦也萑亦可作疇也鼠拱鶯
啼亦可作揖讓謳歌也偎偎之
場三呼而五拜亦眞經曲也公
衙之卒匍匐而趨蹌亦眞舞蹈
也觸處圓通直將禮樂打作一

團搜珊海底摘曜天門彙爲合
編行世紙貴一時噫嘻無蛙氏
之心苦矣直爲是丹鉛藻粉以
綴簡蠹非所好也禮以合道樂
以彰德老子道德十三篇總不

三　石

越中和二字所以能柔剛弱彊
却走馬以糞其田而天下大當
君其將以禮樂翼道德不忘所
自始自生者乎亦惟是吉凶與
民同患不惜盡其言極其數成

變化而行鬼神者乎昔黃石公
著素書六篇大約括十三篇之
旨葛稚川曰一黃石公卽老子
之别號也老子無世不出素易
姓名出於黃帝時號廣成子文

王時號支易先生武王時號郭
叔子漢初號黃石公文帝時號
河上公今我
明時號無蛙子者安知非祖石公
而又一别號耶則斯編也獨爲

道德翼乎哉經緯表裏全幅圖
書具在仰與數聖人分其功德
可耳
丹徒令楚黃石確敬題

序

古之君子未有不明於禮樂之情者也不明於禮樂之情則立身用世頃刻無可自存彼魯兩生之論謂必待百年而興者豈

其然哉豈其然哉然文中子許董薛以禮樂而不許房杜貞觀之初太宗讀周禮而歎慨然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益何者爲當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致太宗有禮壞樂崩之嗟諸公皆慙慄再拜夫以房杜之賢遇太宗興王之主而終不得與於禮樂則禮樂之故眞難言

之矣假使董薛而在又何如也昔孟子推生民之治亂而歸於欲正人心當時以爲迂濶謂不若功利之效繇今觀之功利之效竟安在耶今世之士以功利

爲性命而於人心邪正之大原關焉不講嗚呼此亦憂世君子之所大懼也夫欲正人心則舍禮樂奚繇焉吾友黃無蛙氏纂禮樂合編凡經傳子史之有麗

於禮樂者皆犂然陳之繁而不厭賾而有章其情深其文核其體該其用廣讀之者可燦若於禮樂之情矣無蛙纂述甚富而以此編爲稱首其有人心世道之思也夫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庶吉士毘陵鄭鄤題

禮樂合編序

嘗觀中天日月大地江河知帝王神聖之經綸有相配而成其治者六經之理同歸禮樂之用獨急也方今

聖天子建中和之極宗伯太常日承召對而失陳之者灑灑洋洋惟以自生自始之原條析而刻分之于是無顯不至也無幽不燭也無高不届也無深不入也有覺天地為昭而範圍不過焉斯不亦以明以備相遊于同節同和之宇執第之而履之衎而樂之尋禮樂于汗牛充棟之紛披而無與乎歸元銳故也將無詔命冊檄待索于書序述議論待徵于易歌謠詞賦待衷于詩祭祀哀誄必覆之禮記箴銘書奏必核之春秋極之敦和率神之從天別宜居鬼之從地有必一之泥而証之執而券之當其事之方勞鳥在其有要有倫執固知遡太始之元者結撰無聲會

性情之極者探原無體明天之道著地之宜斟酌乎物曲材官之數者高下散殊自有合劑于聲與體之藩而綜其鑰者善哉無睢氏之合編也通天地人之故而統體備焉攝皇帝王之範而裁制行焉權本末源流之自然而科條出焉嚴異同純駁之不得不然而應變起焉讀其文語之皆經原非自我作古者恍在中天大地核其義言之縣我無非即古是我者信為日月江河寧正倚門借鉢徒以螢蹄鳴謄行見編成而上徹

帝廷當必與諸經備緝之舉並勒不刊其有關於世道人心豈淺鮮哉

賜進士第知鎮江府事閬中王秉鑑

書於澹然齋

序

蓋禮樂之用最鉅最彰矣散之宇內者彙之當身彙之當身者仍散之簡帙先王固以爲須臾弗去也容節比焉榘衡垂焉俾

一

如日星之麗於碧落汚水之宗於滄溟彼溝猶胥儒疾疾然呰呰然絻冠緌纓驅騖塵砦試語之禮樂殆商蚷馳何而爰居駭鍾鼓也不令鉅者纖彰者晦哉

吾邑無蛙黃公調孤白雪槩逈青霞二酉冥搜方軌于建安從事三都倚重躡蹤于玄晏先生居恒研味禮樂遂取十三經與子史傅采而旁參之繇旭迨曛

二

劇心殫力久之裒而成帙經鄧林以收其梗梓入玄圃以臚其璠璵雖燃藜葺柳折搊絕編蔑是過也登猶精騎三千僅作壘兵觀哉闢廓踐奥芟累擷菁誠

原本禮樂而發爲文章則廡庭黼黻也而非繪絺攄爲經濟則名世轉旋也而非汎剽抑嘗聞之釣可教騎騎可教御御可教刺舟言藝埒乃殊神倖乃化也

余從事叅閱得縱觀互訂因是以窺立言之指眞足矩矱先民儀型後學叔孫通綿蕞之儀迄今尚稱千秋盛事矧當

聖朝禮樂明備時紹述組修有不茹英華而垂典則者哉卽它日勒之學宮亦自足叅一乘也學者試繹斯編其於文章經濟思過半矣無蛙之功顧不偉歟

崇禎歲次癸酉桂月眷弟華琪

芳書於讀禮齋

序

禮樂之難興也有二失焉其不知者畧之謂治天下尚法爾無所用之其知者迂之則曰禮樂百年後興非今日所敢議也二

一 張

說堅定雖有明君察相不能奪矣夫世衰道放學者鮮宗六經同歸禮樂爲懸設狃故常其事遂絕此日齋合編之作所以亟見於天下也其書總括通整凡

王者治世之具悉繫禮樂春秋筆削大易幽賛指存宏鉅命名攸始詩書之文各引其類後代史志咸見收錄書既成予顧而歎曰學較微禮樂廢矣董仲舒

二 張

劉向漢大儒也志興禮樂務先庠序班固作史愴然太息於光武之明堂辟雍顯宗之宗祀養老蓋貴本也東都太學盛聚空名唐宋學舍競貪利祿末世之

事所爲病古也豈作者之失哉
夫禮樂之事同屋而議一師曉
曉智者兼慮愚者宜力如作室
造梁事皆可見學官不修肄業
無地是故樂云鍾鼓禮云玉帛

昔人所識以今言之器久不辨
又曷救乎宋儒推察精隱力崇
三始不得已而稍遷其說謂爲
禮先其可及正樂先變歌章修
之以漸久乃造微此亦聖人鼓

舞之意二雅續正之指也
高祖諭羣臣曰叔孫通儀雑雑就
必需百年禮樂墜地魯兩生何
硜硜也是故作禮樂者非斷不
成陶凱既製樂章復進羣臣言

曰通禮不通樂無以感人心通
樂不通禮無以正風俗是故作
禮樂必兼明斷與兼
祖宗之志也言於今日則王者之
所守也孔子與顏淵論禮樂自

今不變者獨夏時爾韶之變也
胡舞升殿冕之蕩也女主祀天
本天時者不易沿人事者數窮
使後之修禮樂者如敬天時焉
亦可以不荒矣日齋傅論今昔

五　張

所著弘遠禮樂之出四瀆之歸
也本諸庠序不敢不勉焉若東
海瑕丘徒榮以官傅士弟子紛
高彼師豈其指哉
崇禎六年婁東友弟張溥西銘

題於七錄齋

六　張

序

其本諸性情而貫乎治平者禮樂之謂歟本諸性情則其道精微貫乎治平則其用廣大精微故難明廣大故難究然君子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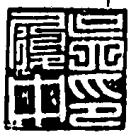
可斯須去身則身心世變相與爲鎔冶學術勳猷相與爲演禪而其教不可以不傳枯學幻於空而遺其用曲學就於詭而漓其根禮樂之教罕究心焉學者

曾莫得其津梁已梁谿黃無蛙宿學淹貫祭酒吾潤諸生翕然率其教而有所興起出所纂禮樂合編示余夫世所稱著書先生不少孰如先生之書爲不可

少哉聖賢之學不違乎用世而經世之學自有其宗君子戒愼恐懼以致中和則禮樂之能事畢矣然損益會通節文經曲美善德功上下間合以至一度一

數一聲一容舉之有其名制之有其義習之有其事措之有其適皆不可懵於所自而師心任誕說者曰古有六經今樂經亡非也三代以下漢爲近古所置

惟五經博士則禮樂之合也明甚聖人傳授心法不落語言文字然棄去語言文字而求所謂心法不猶舍燈而覓火耶庖羲之畫虞廷之十六字心法也語言文字也故理至而文生文成而聲生此禮樂之自爲合也因其自爲合而合之則無蛙有以鑪鑄其間已學者於此窮其廣大晰其精微理其性情而治平之道具焉無蛙之界人津梁也其學於是乎傳

崇禎癸酉秋八月年家眷弟吳履中書於讀禮之吏允齋

序

余始祖以太尉兼知樞密院事護駕南渡子姓繁衍江左入朝而我忠節叔揚公登洪武二十三年進士歷兵戶禮三科給

事中方其未第也時值草昧文史散逸嘗從友人家假書即於道上披覽比至輙盡或竟日不歸隱士楊濴窺見其好學也曰我挿架書不下萬卷汝當就吾讀因令其子福同居三年遂盡其書會靖難之變衣冠蹈海終不忘鄴架之什襲焉自是子姓散處梁谿而吾兄無蛙家藏十乘當年忠節公之翰墨猶淋漓

也兄自少文名籍甚而獨艱一捷每當牢騷歷落中掩關讀遺書遂勒成數十種而以禮樂爲稱首誠見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獨急也嘗試觀天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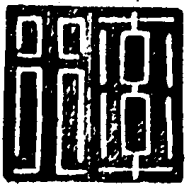
事有外於吉凶軍賓嘉者哉不言禮而禮已至矣嘗試聽天下之聲有外於宮商角徵羽者哉不言樂而樂已至矣如必謂陳簠簋列几筵而後有禮則何以處夫一室靜對者而禮窮如必謂懸鍾建鐸鼓瑟吹笙而後有樂則何以處夫萬籟俱寂者而樂窮如必謂忠質文之迭尚咸英韶濩之遞興而後有禮樂則

何以處夫韋布無制作之權齊民無鍾簴之懸者而禮樂又窮若是者以文以數以器以音而不以神也余兄之纂是合編也緜無體而著爲同節緜無聲而著爲同和引類煩而裁體約取精遠而用物弘卽禮樂特其名目焉爾然非褎集衆美猶恐其神不聚於是上自十三經下及二十一史以至諸子百家彙成

一編美哉渢渢乎其收前哲之難兼而成一人之獨詣乎余嘗觀之裁製者矣有管仲之善剪裁有隰朋之善削縫又有賔須無之善純緣而後衣可成也余

又觀之調羮者矣有管仲之善斷割有隰朋之善煎熬又有賔須無之善齊和而後味可成也則相兼之爲相濟也信夫語不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者掇之衆白也是編出而衆白見矣異日鐫所勒成者次第行世忠節公不忘鄴架之意閱二百年而未有艾也余兄紹聞衣德之功不其偉歟

崇禎歲次癸酉孟夏弟襄書於太常淸署

禮樂合編䟦

余少攻經生業幸徼名宿大儒之知歷落十餘年黒貂屢易始信余之不能與數敵也每當風雨晦冥意興蕭颯輙發家藏十乘痛讀之遇忠孝節義孤憤激烈事或鼓或

能或歌或泣自是經生之業不能敵古文詞之大半矣乃爲之纂要鈎玄勒成二十八種聊以寄余牢騷侘傺之感子云吾不試故藝信夫嗟嗟吾夫子爲萬世文字祖年五十餘方歷聘諸國十四年而歸

魯時已六十三矣乃始刪詩定書繫周易而猶曰述而不作則纂述豈易言哉而乃以自予也項鄭太史公之序余編也加之譽曰其有人心世道之思也夫斯言也余豈敢承雖然余亦非無說而處此盖

以救古今紀載之失也余縱覽紀載家騖瑰異喜鋪張馳騁汪洋其爲言皆奔天震地闢月驚雷令閲者如遊三都之盛而披五庫之英夫亦安得有失至其破先民之常言裂日用之懿則自温公資治紫

陽綱目外往往無裨實事余故曰所以救紀載之失也昔人有言曰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有司馬子長噫以子長爲千古柱下良史則可以爲遊吾夫子制作之庭則又易言纂述矣蓋司

馬父子世典籍故能會詩書春秋左國世本諸書分爲五體以通於皇帝王覇接迹炎漢之世論者稱六經後惟有此作乃其傳雅不足猶爲子長抱千古遺恨劉知幾亦譏其多聚舊記時抒雜言則纂述

之不易也於子長一見子長之後惟孟堅最著孟堅顯事剽竊一日肅宗問以制禮作樂之事僅竊叔孫通禮儀十二篇以塞白肅宗語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之好龍也則纂述之不易也於

孟堅又一見夫兩君子稱千秋作者驟加以不易之名寧不取戾古人第司馬談有其籍而遷能成父志班彪有其業而固不能讀父書卽當年遷固已優劣判然矣若夫范曄陳壽后蒼劉向馬融鄭玄孔

頴達何休諸君子詎不名炳天壤業光史冊乎而違背本經多引雜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逾遠詎非纂述之不易歟盍學術之苟且緜源流之不明書籍之散亡繁編次之無紀請觀易有十六種

之學書有二十二種之學詩有七十九種之學春秋有三十三種之學禮有五十四種之學假令無吾夫子之刪定贊修將至苗莠並出碔玉雜陳其繁稱者則紀而復紀傳而復傳其斷綆者則前王不列

後王後事不規前事則紀載之失遂釀人心世道之憂矣大抵紀載之體取象欲大落脈欲眞引類欲淸致用欲遠是以上者通達國體次則綱紀世風次則摩厲身心次則探研名理次則酬給世務本諸

經其道尊參諸史其事核旁通諸子百家其說詳要之事理即甚紛披有越中和兩者哉周禮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八百載人心世道盡得力於此余於是

以天下萬世之事歸之禮樂以天
下萬世之禮樂歸之本紀統紀一
事而互有發明一義而務相臚列
所以事類雖煩而體制則約殊途
同歸百慮一致將在此乎余纂述
此編余不能自救其失而翻以仰

攻作者則是狂瞽之學也雖然予
豈敢遑臆乎哉蓋本古人盤剥之
意而揚厲之因還悔聞見陋而涉
世淺當不容漫有所紀載耳但以
二十年發乘之功松作龍鱗桐引
晨露矻矻以古文詞爲知巳明知

纂述多失夙夜何能自逭然則曰
救紀載之失者實惟恐竄經叛經
毀經與夫濫史僭史狐史有累人
心世道焉爾鄭太史以此序余其
汲汲於人心世道者更茲切矣
崇禎癸酉桂月九龍主人黄廣跋

纂禮樂合編小箴

天高地下合覆載以定摹龜畫龍圖綜洪纖而成化維三經三緯之盡制斯六律六呂之咸調蓋幽則有鬼神明則有禮樂天子能建中和之極聖王善酌損益之宜然禮非樂不和樂非禮不備是以上冠下履當天澤配合之中而聲容巳肇金宣玉節值雷雨滿盈之候而品秩更明譬諸岳則峙而川則流對待以成其勝猶夫日

司晝而月司夜並行以盈其精宇宙之偉觀緣並列而大帝王之盛事繇雙美而闕爰纂禮樂之綱以提典翼之紀

纂禮小箴

玄黃剖判高卑之數巳陳民物熙游往來之文日盛太始根夫簡約末流漸至繁華維還淳乃復古之端卽寧儉亦救時之論蓋山龍藻火改解草衣木食之陋而莞簟鸞刀適存太羹玄酒之意尚文尚質緣人情爲變通貴少貴多相時宜以隆殺大之規天矩地而朝廷邦國之間藉其黼黻細之行巳立身而衣冠觔舄之際攝其精英得者安而失者危斯須難去醇則王而雜則覇轉軸匪輕是以朝聘燕享之儀千古猶存三代冠婚喪祭之制天子逮于庶人世風繇此以砥狂瀾名教得之以從先進爰纂先王小大之式以開君子出入之門

纂六經小箴

六經之道其炳朗於世也如日月之中天其流演於世也若江河之行地

國家以此垂功令多士以此豎鴻猷詎不人握靈珠家藏鉅寶然童而習之常嘆懷疑於皓首且專而治矣每訝畫跡於一家敢羅先聖之珠璣用潤後學之武庫務尊行初非剖裂便誦讀故漱精華尚鑒苦心勿訾迂見

纂春秋小牋

春秋聖人繼文王之統而作也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微明成敗而著勸懲衆得失以彰黜陟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不致沒其名洵禮義之大宗經世之要典且其公好惡則發詩之情酌古今則貫書之事悖常典則體禮之經本忠恕則導樂之和運權制則盡易之變君子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斷例

也蓋上接帝王創繼之精下關聖賢見聞之緒即游夏一詞莫贊豈庸愚寸管可窺第分經以來專者得睹全書兼者第攻四傳筆削微旨隱而難通是以朝聘燕享征伐會同簒弑災祲君臣匹嫡爰纂其凡以誌書法更翼之傳以剖疑宗

纂子史諸書小牋

嘗讀虞夏之書之渾渾也商書之灝灝也周書之噩噩也乃知六經含靈不散其意脉籠罩千秋即羣書去古未遙其氣韻包羅百代滙川流以入海起祥光而燭天用行則菽帛之不可離體立則山岳之不可動一字豈容增減片言安所瑕瑜但大易有十傳而洙泗失其真大禮集諸篇而陽翟奮其筆孔壁抱遺編之歎河間訝女子之傳丘明艷而多誣公穀婉而近俗非有韋編之贊歷聘之刪獲麟之修反魯之正將誅

野而無獲抑獻廷其何資惟是從弦誦之餘漱子史之潤勒爲典册爰娩皇墳蓋旣苦於汗牛當無嫌於截鶴雖然衆理紛紜必要諸聖羣言殽亂必本諸經是以右文之君集諸儒而講同異經術之士攄寸管以盡精微固非排沙簡金亦豈登枝忘本仰贊
一朝尊經之旨俯叅同調稽古之功

葛澤外史黃廣牋記

凡例

是編曰本紀者何不忘初也十三經之類是也本此而因革損益皆從其朔曰統紀者何不遐遺也二十一史諸子百家之類是也統此而進反聲振兼集其成

是編有合有分者何其原起於曲臺新紀蓋曲臺新紀臚列詳明論誤㸑鼎隸之學宮何容擬議然武一事未盡而忽及其他此事未竟而旋

馳乎彼竊虞其雜也故涇渭别之竊又虞其遺也故金玉綜之

是編原稱禮樂而綱羅紀載者何蓋天下萬世之事盡於吉凶軍賓嘉而此纂述之吉凶軍賓嘉尚不足盡天下萬世之事故事類實繁而刻畫猶簡不免有掛一漏萬之譏然精騎已存而什伍可廢竊自附舉一反三之義

是編論禮樂原始而推本于伏羲條析於歷代者何蓋規天矩地本帝王旣竭之心思憲舊刱新豈後人有加之制度是以擘畫當因其勢而補救必相其時倘建一制而茫然不識其所從來何以返古若論一法而邌然不昧其所自始可以信今

是編既取彖辭以爲禮樂盡變又取爻辭以爲禮樂布象者何蓋河洛圖書畫挾鴻濛之秘吉凶悔吝獨擅文字之奇寧第比之韋弦實亦猶

夫飲食清響昉于球玉貴其韻也芬芳始于椒蘭貴其馨也特取兩象以印百川

是編既稱禮樂而必推原本體究極功化者何蓋禮樂有所自始原非鍾鼓玉帛之云禮樂有所以成已肇鳳儀獸舞之化故潛而會之可以茹其精舉而措之可以大其用

是編備載禮樂弘綱而猶諄諄于科條細目者何蓋咨問慮其不神稽考虞其未核況今

聖天子之召對方且極其精詳而凡賢宰執之披
宣猶恐或有遺漏故擷其奇文綺語匪徒作後
學之津梁擷其要指鴻謨并以備老成之顧問

是編況論禮樂而家庭之事篤摯有加朝廷之
事揚厲殆盡者何蓋君親獨當其大而忠孝務
求其全繇二人以逮萬物昆蟲草木無非孝道
之流行探本于此而正心誠意之學問可見繇
九重以迄萬國華夏蠻貊惟是忠誠之遍滿起
化于此而參天贊地之勳業可期

是編論禮樂之通行而更詳於冠婚喪祭者何
蓋順風氣之推盪每習焉而不知安世運之濫
觴即知焉而不改是以三加廢六禮殘風木之
情不深霜露之感亦闕爲之核廢墜爲之考異
同有能舉而行之可以起今時之未有即或按
而存之亦足昭前代之攸行

是編論樂頗詳而尤嚴于律與于器者何蓋樂
非律無以成音律非器無以寄韻律不容有累
黍之差器不容有分寸之失如伶倫之管京房
之準蘊綽之尺李照房庶之矩黍皆其協律者
也若魏漢律之時君指節則與律忤矣是何可
無辨蕭承訓之磬王朴之鍾和峴之笙劉几楊
傑之多絃少絃皆其協器者也若萬寶常之水
律玉管則與器忤矣是何可無辨

黃廣識凡例十章

禮樂合編目錄

第七卷

第八卷

第九卷

第十卷

第十一卷

禮樂合編卷之一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朱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禮樂本紀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
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帝曰俞往欽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舜典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
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
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益稷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
有壬有林 賓之初筵
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
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禮樂皆得謂之有德

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
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
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
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
而反人道之正也
先王之制禮樂人為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
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
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
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

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
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
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
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
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
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

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
節故祀天祭地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内合敬同
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
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
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
周旋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

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
序故群物皆別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
然後能興禮樂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
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
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
與民同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
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
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惟
大聖乎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
化而樂興焉
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

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
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
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
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
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
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

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
故聖人曰禮樂云
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
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
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
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氣衰則生民不
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

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
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
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
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
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
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
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
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
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
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
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
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

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
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
容貌而不生易慢焉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
下無難矣
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
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
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
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已上樂記

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郊特牲

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禮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子貢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子張問政。子曰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復問。

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仲尼燕居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禮運

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

先王制禮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禮器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

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

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於孫子。已上孔子閒居

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已上二則周禮

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孝經

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說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大戴禮）

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小戴禮）

禮樂統紀

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漢書）

天生之以孝弟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爲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春秋繁露）

有虞氏之禮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畝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翣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其服尚青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其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灶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淮南子）

聖人之治天下也礙之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

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楊子[illegible]則）

禮兵之紀也樂兵之精也其紀如榦其精如醴故禮以制其容樂以導其氣（外史）

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成也（法言）

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所以禁奢侈滌邪志通中和也五經通義

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後漢書

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和則情意安舒故靜序則威儀交錯故文樂至於靜斯大矣乃一和之中出而無勉强矯飾之勞如乾以易知而不勞也禮至於文斯大矣乃一序之外作而無繁儀苛節之煩如坤以簡能而不煩也鄭玄

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

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樂之作也法氣之行於天也動而屬陽禮之制也法質之具於地也靜而屬陰如制禮不法地則過制而失其序猶陰過而肅物之成者反壞矣故亂作樂不法天則過作而失其和猶陽過而亢物之生者反傷矣故暴陳祥道

合同者春夏之仁一於和者也聲音以和爲主故仁近樂而樂興於此散殊者秋冬之義一於序者也儀則以序爲主故義近禮而禮行於此樂可以敦天地之和而和則陽之伸爲神者也天道也故能從天以生物禮可以別天地之序而序則陰之屈爲鬼者也地道也故能從地以成物何休

樂有發達動蕩之和宣播而出於外主於敷施者也禮有交際酬答之文反覆而還於內主於報復者也生於繼治者以文樂樂之生於繼亂者以武樂樂之故曰樂所自生萬物本乎天以郊禮反之人本乎祖以禘禮反之故曰反所自始

人情理同而氣異同則本一異則變多樂以統同故

使人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此感通自然之情也人情理微而欲危微則誠隱危則僞生禮以辨異故使人去其欲之僞而著其理之誠此修爲當然之經也孔穎達

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宋史歐陽修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周敦頤

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爲禮所安皆樂故可以爲樂此禮樂之本也 胡寅

履爲易中之禮豫爲易中之樂 呂祖謙

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固 胡五峯

禮中有樂嚴而恭也樂中有禮和而節也

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 真西山二則

刑教一體禮樂外內也刑弛則教不獨行禮廢則樂無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謂之禮人安其生情意

無哀謂之樂

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

禮如凡事儉約收斂恭敬便是減着力向前去做便是進故以進爲文樂以歌詠和樂便是盈節制而不流便是反故以反爲文禮減而卻進前去樂盈而卻反歸來便是得情性之正 朱子語錄二則

禮樂充塞流行無類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備無深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太始之初而始物者不得專其始樂其天矣禮居乎坤作成物之會而成物者不得專其成禮其地矣

禮論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疏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昔衛人求繁纓曲縣而孔子嘆息蓋惜禮壞而樂崩也 程子語錄二則

古之達禮三曰燕曰享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曰風曰雅曰頌所謂金

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 鄭樵通志畧

禮樂原始本紀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爲舟剡木爲檝舟檝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

諸夬（已上繫辭）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洪範）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

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禮運三則

禮樂原始統紀一

天皇初制干支之名。

地皇定三辰。分晝夜。以三十日爲一月。

人皇分山川爲九區。始有夫婦。

辰放教民捭木茹皮以禦風霜。綯髮閻首以去靈雨。

有巢搆木爲巢。結繩爲治以記事。

無懷陞中泰山以宗天。禪云云以復地。

燧人鑽木取火。教民烹飪。方名東西南北。造火竈。註物蟲鳥獸之名。爲醬。制尊卑之禮。

制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歸。立四佐。命明繇政。陞級畢旒。辨方色。成慱受古。諸隕薑錄。延嬉。

軒轅見轉風之蓬不已。於是作乘車。橫木爲軒。直木爲轅。

赫胥造梳櫛髮。二十四齒。

葛天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經。八曰總禽獸之極。

大昊氏上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名瑟

冄來陰
陰康見民多重腿之疾思以通利關節始制舞
伏羲始賜姓　天出文章河出馬圖觀象效法兆三
畫著八卦立周天曆度視定星辰分野之度　始
建都於陳　封土爲社　制樂曰扶來　作九九
之數以合天道　作六甲十二辰　制嫁娶以儷
皮爲禮　始以龍紀官　結網罟以教漁佃　灼
土爲塤造琴作籥十二管以象鳳翼　設九庖官
立仲起司陛陽侯司海
女希始作笙簧　筮張雲𠸄　枚占神明　媧皇女
以荆釵及竹爲簪　随作竽
伊耆爲簣桴土鼓葦籥　作蜡祭
古皇因木處而顛始編槿而廬緝藿而扉蝡塗茨翳
以避獸禽之害
神農始鑿井　作耒耜以教耕藝作銍鎒以墾草萊
嗣瓜蓏之實而省殺牲之敝　立曆日正節氣審
寒暑爲早晚之節以治農功　埏埴爲器聖人以
木器液金器腥人生於土而食於土故用陶器而

人壽　作斧斤　作穗書頒時令　司怪主卜巫
陽主筮　制請雨法掩骼埋胔以待天澤　命宿
沙氏煑海爲鹽　祀明堂　嘗百草作方書　造
干戈以飭武　爲日中之市
黃帝徵師諸侯誅蚩尤於涿鹿齋三日以告上帝
與蚩尤戰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
花葩之象始作華蓋　命風后爲侍中　獲葛天
盧山之金爲劍鎧矛戟　立五行起五部　兵定
李法李法官之號故稱爲李法　始立營壘命風
后演握奇圖置虛實二壘　始立井田之法因以
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
立爲陣法四爲閒地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
將主之環其四面諸將連統此所謂終於八也及
乎變化制勝紛紛紜紜鬭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
形圓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也　帝
接萬靈於明庭　南夷始乘白鹿來獻鬯　帝與
蚩尤戰涿鹿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
南車　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命鬼臾區占星

羲和占日。尚儀占月。車區占風。鬲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命大撓占斗柄所建。作甲子。立吏官。創觀漏水。後世爲下漏。浮漏。浮刻。輪漏。權衡。皆始於此。立容成爲樂師。作軍樂凱歌。使祝融辨南方爲司徒。使大封辨西方爲司馬。使后土辨北方爲李。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爲三公。命容成作蓋天及調曆。造蹴鞠。命蒼頡觀鳥跡作書契。代結繩之政。命隸首定筭數。而律度量衡始成。命伶倫截竹制筩爲黃鍾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立宮商角徵羽之聲。造磬。得奇獸。名曰夔。取皮以冒鼓。命工人垂造鍾。一曰清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洒宮。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命岐伯作鼓吹鐃角靈鞞神鉦。鼓吹以驚衆。鐃以止鼓。角以立號。鼙以當雷霆。鉦以擬雹聲。皆軍中樂。聽鳳阿閣之下。始造十二律。帝張咸池之樂。有炎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爲頌之始。采首山之銅。鑄刀

鑄鼎。命甯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以利器用。作旃通帛爲之。作冕旒。正衣裳九章。命於則作屝履。草曰屝。麻皮曰履。命揮弦木爲弧。夷牟刻木爲矢。以鵰鶡鷹鳶爲旗幟。作五采牙幢。范金爲貨。制金刀。立五幣。以制國用。爲釜甑蒸穀爲飯。烹穀爲粥。教民蒸。作宮室以避寒暑。使太常爲廩者。作大輅以行四方。命共鼓化狐刳木爲舟。剡木爲楫。作臺於西王母山。古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鱉。帝遊幸天下。有記里鼓。爲封堠之始。與王母會王屋。鑄大鏡。退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作合宮。祀天地。祀天圜丘。牲玉取蒼。祀地方澤。牲玉取黃。作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週水環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風后受圖。割地播九州。置十二國。命沂管國邑。置左右太監。監於萬國。著陰符經。命俞跗雷公察明堂。究血脉。爲針灸之始。咨岐伯作內經。定本草。巫彭桐君處方餌。立西陵氏之女嫘

祖爲元妃。次嫫姆洎形魚氏雷氏爲四妃。妃嬪始
此。使史甲作戒著盤盂書二十六篇。陟王屋
而受丹經。作內傳　作巾几銘曰無弁弱。毋偲德。
毋違同。毋傲禮。毋謀非德。毋犯非義。帝齋七日。
至翠嬀之川。魚泝流而上。汎白圖蘭葉朱文。以授
帝。與天老迎之。舒視之。名曰綠圖。帝問伯高曰。
吾欲陶天下以爲一宗。爲之有道乎。曰上有丹砂
者。下有黃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陵石者。
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

也。謹封而祭之。去山十里爲一壇。使乘者下。行者
趨。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其上篆文曰帝鴻氏
之硯。命羣臣列圭玉於蘭蒲席上。重門擊柝。
以備不速客。命伯俞作衣。絲麻索縷。手徑拮絓。
後爲機杼。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
不足。帝鑄鼎荊山之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
帝乃昇天。羣臣百僚悉持龍髯從帝而昇。墜帝弓。
龍髯拔而弓墜。羣臣不得從。仰望帝而悲號。後世
以其處爲鼎湖。名其弓爲烏號。此列仙之始也。

少昊名摯。字青陽。始有字。立九農正。始制浮磬。
顓頊祀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烈山氏之子柱爲稷。
命五官。木正曰句芒。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
正曰句龍。火正曰祝融。造伏龍城。命南正重
司天。北正黎司地。以屬神民。以斗杓建寅之月
爲曆元。時五星會於營室。水始泮。蟄虫始發。雞始
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
不應和。故顓帝爲曆宗。設王兆。乘結元之輦。
巡四海。

高辛歷日月生朔而迎送之。爲朝日夕月之始。姜
嫄從帝祠高禖求子。
帝堯立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朞三百有六旬。
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立進善旌。置敢諫
鼓。理汚池水停船。庭表門閭。設亭基十餘
處。建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居衢室中。軒
瑞見羣后。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
璧。男執蒲璧。色尚白。飯土簋。與羣臣沉璧
於河。作握河記。立五廟。二昭二穆。以始祖而五。

造圍棊以教丹朱 遊康衢兒童始有謠擊壤
始有歌 作僑築城造郭
帝舜尚天子女 巡狩四岳覲羣后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
養老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作南
風詩 作衣服十二章 巡狩每至其方各貢兩
伯之樂伯夷爲陽伯樂舞侏儒歌曰招陽羲仲之
後爲羲伯樂舞鼚哉歌曰南陽秩爲夏伯樂舞謾
哉歌曰祁虞羲叔之後爲羲伯樂舞將陽歌曰朱

華咎繇爲秋伯樂舞蔡俶歌曰零落和仲之後爲
和伯樂舞元鶴歌曰歸來垂爲冬伯樂舞丹鳳歌
曰齊樂 行三年喪 賜禹姒姓稷姬姓契子姓
命禹爲司空垂爲共工益爲虞皐陶爲士師伯夷
爲秩宗夔典樂龍納言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
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作韍尊祭服 畫日月於太常 作瓦棺崇牙
兩敎 西王母獻玉琯作笙十二簧象鳳之身
賓延於世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作室築

墻茨屋漆器 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 作五明
扇 分封 征苗 君臣賡歌 四時之祭春曰
禴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其祭尚氣 禘黃帝而
郊嚳 祭首 射侯以觀德 慶雲之歌曰維十
有五祀祀者貳尸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
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之天靈遷於賢聖莫不咸
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
已上二十一史

禮樂原始統紀二

夏禹定九州田賦。當嘗之貢。　始用寅正。作小正書。
君臣皆珮玉。　始作箴。　神龜負文。列於背。有數
自一至九。因第為洪範九疇。　始立甸侯綏要荒
五服。每服五百里。　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
作世室。　儀狄作酒。　制五綵之服。　為銘於簨
簴曰。告寡人以道者擊鼓。以義者擊鍾。以事者振
鐸。以憂者擊磬。以獄者揮鞀。　制五等爵。三等受
地。　初作葦茭為祈禳之始。殷以螺首。周以桃梗。

本此。　立尸而卒祭。小祥以前。主用桑。既練易之。
遂藏之廟。以為祭主。　立井甸之法。六十四井為
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
以為賦法。　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八夫。上下
七。上中六。中中五。中下四。下上三。下中二。下下出
一夫稅。　巡會稽海神來朝。有抹額。抹額者軍容
也。　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取文明之意。
以歷山之金鑄幣。　作毋追。長七寸。高四寸。制如
覆杯。前高廣。後卑銳。

啟召六卿。有扈氏大戰於甘。作甘誓。　享諸侯於鈞
臺。　遒人以木鐸徇於路。
太康畋於洛表。后羿距之於河。為篡臣之始。　寒浞
使其子澆殺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
仍。為弑君之始。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復禹績。為復國之始。
封庶子於越。號曰無余。春秋祀禹墓於會稽。為守
陵之始。
履癸始為瓊宮瑤臺。　求四方美女積之後宮。作爛

漫之樂。為女樂之始。
商湯聘伊尹於有莘。為聘召處士之始。　放桀於南
巢。為以臣伐君之始。　作誥。　大旱七年。以身為
犧牲。禱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為禱雨之始。　公
田籍而不稅。　作土龍。　十國以為連。連有帥。
初作囿。取禽獸以奉宗廟。　改丑為正朔。易服色。
尚白。　築五庫。藏五兵。　定朝會以晝。　命伊尹
為草屩。　立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
太士太卜。典司六典。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

士司寇典司五衆。立六工。曰土工金工木工石
工獸工草工典司六材。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
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太甲以伊尹爲保衡。百官總已以聽冢宰。爲大臣
攝政之始。嗣王不惠於阿衡。伊尹作書三篇陳
戒於王。爲人臣上書之始。以冕服奉嗣王歸於
亳。爲免喪復辟之始。伊尹既復政厥辟。乃告歸。
爲大臣求退之始。
仲丁遷都於囂。爲遷國之始。

盤庚改商爲殷。自古無有改國號者。此古今一見。
大祫合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太祖。
陽甲始廢嫡立庶。
祖乙宅憂亮陰三年。夢帝賚良弼。以象旁求得傅
說於版築。
武丁章服多用翟羽。
帝乙命季歷爲牧師。爲馬政之始。立季子辛爲王。
爲以嫡不以長之始。
紂始爲象箸。以紅藍花汁凝作脂。名曰臙脂。作桃
紅妝。造鉛粉。使師延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作
發候。
周
文王忌日必哀。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用平
土法。以爲治人之道。地著爲本。故建司馬法。六尺
爲步。步百爲畮。畮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
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
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民受田。上田夫百
畮。中田夫二百畮。下田夫三百畮。歲耕種者爲不
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

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
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士工商家受田
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者也。若
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
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
以下。上所長也。親迎于渭。造舟爲浮梁。教
世子必有禮樂。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太傅在前。少
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
武王大會於孟津。命蒼兕具舟楫。爲水戰之始。立

七十一國。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
封黃帝之後于薊。堯之後于祝。舜之後于陳。夏之
後于杞。殷之後于宋。　封尚父于齊。封周公于魯。
封召公于燕。皆留內相。諸侯不之國見此。　周公
太公啓制文王之謚。始定謚法。　祀太廟。始定事
先之禮。諱名立謚。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惟天子
稱天以誄之。諸侯不得相誄。誄始此。　孟春躬耕
籍田。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　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御妻。　命上公九卿爲伯。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皆以九爲節。諸侯之伯七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
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其
封皆加一等。禮儀亦如之。　封紂子武庚爲殷侯。
立亡天下者之後。僅見此。　太公望作曲蓋。
成王立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爲三
孤。　立天官邦治之屬六十三。地官邦教之屬七
十八。春官邦禮之屬七十。夏官邦政之屬七十。秋

官邦禁之屬六十六。冬官考工之屬三十。　遷民
　太公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爲重一斤。錢圜函
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
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成
王十五而冠。筮日筮賓。冠委貌於阼。三加彌尊。祼
享樂於廟。周公命史雍頌。　王爲羣姓立社曰太
社。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
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王自
立七祀。爲庶姓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爲庶人
立一祀。　用中士奠世繫。修玉牒。　邦國三歲稽
士任而進退其爵祿。爲銓選之始。宰夫書其賢者
良者以告於王。爲貢舉之始。太樂正論造士之秀
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爲進士之始。　制諸侯
學曰頖宮。釋奠于先老。設五更三老席位。大胥掌
學士之版。致諸子春入學。釋菜合舞。　設柱下史。
　閽人掌守王宮。凡內人公器賓客及命夫命婦。
幾其出入。設門燎蹕宮門。寺人掌女宮戒令。相道
出入事而糾之。佐世婦治禮事。內豎未冠者掌內

外通令。此爲閹寺之始。　庶子國士之倅。凡在版
者許宿衛。　女史女奴曉書者。詔后治內政。　小
司徒凡起役。毋過家一人。田役至此始見。　凌人
藏氷。　卿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道德行藝。　大
司徒掌人民之數。小司寇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
上登天府。爲戶口之始。　雞人夜嘑旦以嘂百官。
　采文王之世。風化民俗。詩被管絃爲房中之樂。
　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治蠶于北郊爲祭服。
州長掌州之教治政令。黨正掌黨之政令教治。族
師掌族之戒令政事。閭胥掌閭之徵令。比長掌比
之治。後之保甲里正始此。　媒氏凡男女自成名
以上皆書年月日名。　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
丘。夏至日禮地祇於澤中之方丘。祭用二至日始
此。　以柴祀日月星辰。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血祭五祀五嶽。
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仲秋之月祭歲星於國之東
南。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壇曰雩宗。　冠禮筮
日筮賓。冠於阼。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已冠而字。

宗族百世婚姻不通。　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適士
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祭於寢。　制玉輅金輅象輅
革輅木輅。　九命一受職。再受服。三受位。四受器。
五賜則。六賜官。七賜國。八作牧。九作伯。爲九錫之
始。　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
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
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爲薦玉之始。　歲三田。變
國火以救時疾。　送邦國之通賓。以路節達四方。
舍則授館。　行人持節。山國用虎節。土國人節。澤
國龍節。以金爲之。道路旌節。門關符節。都鄙管節。
以竹爲之。　邦之大事。門外墳燭。門內庭燎。　馬
三乘曰皁。三皁爲繫。六繫爲廄。天子十二閑。邦國
六閑。稱廄稱皁稱閑始此。　天子六軍。其將皆命
卿。　黨正以禮屬民。飲酒於序。以正齒位。爲鄉飲
之始。　校壺。　民有罪。役諸司空。徒始此。　囚者
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桎梏始此。　諸
侯有四夷之功。獻捷於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
諸侯不相遺俘。獻俘始此。　方相氏蒙熊及黃金。

四目玄衣朱裳執干揚楯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儺始此。山譬八蹕。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祭馬祖始此。八議一議親二議故三議賢四議能五議功六議貴七議勤八議賓　禁宵行夜遊巡市　三赦一幼弱二老耄三惷愚　行十二荒政　息國服　縣令掌縣之政令徵比縣名始此。國里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　土圭致日影。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　以柜鬯二卣命寧周公為賜酒之始　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為處置親藩之始　賜越裳氏駢車為賞賜外國之始　立東宮西宮　卜洛與兩都之制　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　立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重常復格藻棁移旅盈惷常畫內階玄陛堤塘山牖應門庫臺玄閫以墨石為

門限。作洛陽城百步有一樓櫓　建大社於國中其壝土象五方色　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葬遠召公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為下殤用衣棺之始　歲遣輶軒使者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于秘室

穆王時尹軌偵人習草樓觀召幽逸人居之始稱道士　偃師為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殺偃師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所為為傀儡之始　天子東遊黃澤使宮樂作辭曰皇之吪其馬歕沙皇人威儀皇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壽穀為辭之始　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上王母為白雲謠

孝王命非子主馬汧渭之間馬大蕃息王封為附庸君邑於秦為開秦之始

夷王時楚熊渠立長子康為句亶王紅為鄂王為諸侯號王之始　始下堂而見諸侯

厲王使衛巫監謗以告則殺之為殺誹謗之始

宣王使杞㴝子養鬬雞爲戲之始。 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作栢舟詩以絕之。節婦見經傳者自共姜始。 立先妣之廟祀姜嫄特祀始此。 殺大夫杜伯不辜。左儒爭之曰。君順友逆則逆友以從君。友順君逆則違君以從友。因死之。死友自左儒始。

幽王以褒姒之諸。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廢后廢太子始此。以褒姒爲后。其子伯服爲太子。復立后立太子始此。 王欲殺太子宜臼。求之于申。申侯弗予。

王伐之。申侯與鄫人召西夷犬戎伐王。殺王於驪山下。借夷兵始此。

平王時鄭伯克段于鄢。寘其母姜氏於城潁。幽母遷父始此。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屬立宣公之子與夷。使公子馮出居於鄭。不立子而立弟。 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諸侯始參盟。 衛先公殺其二子伋壽。父烝子婦。古今一大變。

莊公時秦夷三父族。 收葬桓王。 宋萬弑其君閔。及其大夫仇牧。宋人立公子御說。萬奔陳。宋人醢之。

僖王時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 秦武公葬平陽。以人從葬。後繆公以三良殉。從者百七十人。此爲流禍。 楚人修好諸侯。使人入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使中國。 魯侯逆姜氏于齊。使宗婦覿用幣。

襄王時秦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爲質于秦。 孟莊子作錞鑋。 齊桓公以諸侯僭

天子百燎。故曰庭燎之百。自桓公始。 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服也自管仲始。 齊桓公亟舉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之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 管仲正鹽筴。漢桑弘羊孔僅唐劉晏鹽法愈精本此。 魯昭公娶吳爲同姓。不敢告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夫人不命於天子自昭公始。 陽侯因祭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大饗廢夫人之禮自二侯始。

景王鑄大錢。始有文曰寶。 景王后崩。謚穆。婦人有

謚始此。

靈王時單子晉公魯侯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同盟於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諸侯之大夫及袁僑盟諸侯在而大夫盟始此。 三桓亭君以樂禮大夫享君非禮也由三桓始。 魏絳陳和戎五利。晉侯乃使魏絳盟諸戎。和戎始此。

敬王時孔子觀明堂見四門牖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扆南面朝諸侯之圖圖繪功臣古巳有之。 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練冠而喪慈母。自昭公始。 魯哀公用田賦始履畝均分。 季札葬。孔子題其墓曰嗚呼吳延陵季子之墓。題墓始此。 魯三家立桓公廟公廟設於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 季康子朝服以縞

元王時蜀聘秦始通道。 齊黔婁終身不仕死而其妻謚之曰康庶人有謚黔婁始之。

威烈王時智伯攻襄子決汾水灌晉陽城不浸者三版。水攻始此。 趙文子燕射奏肆夏大夫奏肆夏始此。 司馬穰苴始請莊賈爲監軍。 晉獻公初

作二軍公將上軍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水利始興 李悝曰善平糴者必謹視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則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平糴始此。 秦初租禾。 秦初令人帶劍。 齊烹阿大夫。始有鼎鑊之刑 衛侯預賜北宮子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始有生謚 齊爲門第康莊之衢尊寵列大夫賜宅第始此。

顯王時秦廢井田開阡陌 始封公孫鞅爲商君。

赧王時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始有三神山之名。 趙王以趙括爲將擊秦括敗兵降秦白起挾詐坑四十萬人殺降始此。 趙武靈王服胡服騎射 秦賜白起劍死於杜郵始有賜死之制 楚屈原作離騷二十五篇爲賦之始。 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爲元年爲改元之始。 秦莊襄王以所養母華陽夫人爲華陽太后稱太后始此。 秦有口賦。 秦加其武將首爲絳袖以表貴賤其後作顏題爲幘之始

禮樂原始統紀三

秦始皇併諸侯大赦天下即位大赦始此　始稱皇帝稱后曰皇后太子之正嫡稱妃　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郡置一守一丞兩尉　立監察御史掌諸郡　始徙豪富於咸陽　製受命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是後得璽以爲眞有受命之符無璽自爲白版天子　始稱制稱詔稱朕　除謚法以謚法是使子議父臣議君故除之　以貂蟬賜侍中　追尊其考莊襄王爲太上皇　焚燒先典

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史籀所作二曰小篆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大小篆並簡冊所用三曰刻符施於符篆四曰摹印施於印璽五曰蟲書爲蟲鳥之形施於幡信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七曰殳書銘於戈戟八曰隸書程邈所定行公府

初置郎中令其屬官有三署主宮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署中有郎中侍郎其員多至千人分隸三署主執戟侍宮殿出則充車騎　設尚書上殿中發書僕射領射事謁者主通事奉常典禮中庶子詹事爲宮僚都水長掌河道黃門侍郎中常侍出入禁中衛尉掌門衛屯兵諫大夫掌論議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御史中丞掌二大夫治衆內史掌穀貨少府掌山澤稅　祠鄒嶧山始刻石頌功德　封泰山禪梁父　賦鹽鐵二十倍於古

遣方士徐巿等請童男女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

行半兩錢　王次仲制八分書　始作前殿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　焚書　使黔首自實田　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　伐匈奴使

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初開南越閩中地爲郡收匈奴河南地爲縣　築萬里長城　沙門室利房等至因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時已有佛　出長子扶蘇監軍于邊　蒙恬造箏作筆　作極廟生廟始此　置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左右分行其車皆皁蓋赤裏朱幡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爲省中鹵簿之盛始此　爲馳道廣五十步三丈厚築其外隱

以金椎樹以青松　葬驪山下錮三泉藏奇器珍怪。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工匠爲機者皆閉墓中。令後宮無子者皆殉。起寢殿於墓側。　趙高立少子胡亥爲太子。爲萬世宦者擅立儲君之始。

二世皇帝發閭左戍。戍邊始此。　以宦者趙高爲中丞相。爲閹竪輔相之始。趙高弑其主胡亥立子嬰。爲閹監弑逆之始。　夷李斯三族。前有族誅此及三族。　項籍屠咸陽。殺子嬰。掘始皇塚。屠城發塚始此。

漢高祖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尊母曰昭靈夫人。　立黑帝祠。命曰北時。　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食。　始築甬道。　初爲筭賦。民年十五出口賦。　詔列侯食邑者賜大第室。吏二千石受小第室。甲第始此。　始命天下縣邑城。　封項籍族屬四人爲列侯。賜姓劉。又賜婁敬。又賜匈奴劉淵。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之。人君自將始此。　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爲通侯。又與功臣作誓。丹書鐵券。

藏之宗廟。賜劵始此。　分封宗室爲王。　尊父太公爲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上壽。　以陳平爲護軍中尉。置别駕。治中。主簿。功曹。書佐。簿曹。史典等官。皆州自辟除。通爲百石。　徵魯諸生起朝儀。博士叔孫通采古禮雜秦儀上之。　行朝歲首禮。爲後世元旦朝賀之始。朝賀畢。置法酒。坐殿上。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爲賜宴之始。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爲糾儀之始。　命蕭何定律令。約法三章。定命令稱勅。　詔讞疑獄。　漢儀宮城門擊刀斗。周廬擊木鐸。　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皆屬二傅。太子家令丞率更令丞僕中庶衛率等官。並屬詹事。　皇女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　以太牢祠孔子於曲阜。爲萬世祀先師之始。　詔郡國求遺賢。　令郡國縣立靈星祠。令縣以春三月臘祀社稷。令民里社。各自以財祠。　輿駕有象車鼓吹十三人中道黃屋左纛。　太上皇崩。令諸侯王國皆立廟。　以叔孫通爲太子太傅。　賜蕭相

贊拜不名。履劍上殿。置大長秋中長秋。諸宦官
屬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
名家。居關中。徙民實京師始此。有吏賦三品。卒
更。踐更。過更。以沛爲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徭
役。以周昌爲趙王如意相。爲諸侯王立相始此。
葬長陵。帝王陵寢有石麟辟邪兕虎之屬。人臣
墓有石人羊虎之屬。稱陵始此。與匈奴結和親。
以長公主妻單于。
惠帝尊母后曰皇太后。令民買爵贖罪。賜民爵

戶一級。舉孝弟力田。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
三十不嫁五算。除挾書律。書始出。立原廟。再
立曰原。取櫻桃獻宗廟。始置左右丞相。以王
陵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以周勃爲太尉。
太后呂氏立所名帝子爲皇帝。爲後世立假子之
始。太后臨朝稱制。爲母氏臨朝之始。追尊其父爲
宣王。兄澤爲悼武王。爲尊崇外戚之始。太后以嬖
臣審食其爲左丞相。監宮中。爲寵任嬖倖之始。
魯元公主薨。賜謚爲魯元太后。公主謚太后始見

此。立公主子張偃爲魯王。公主子封王始見此。
以宦官張卿爲大謁者。受宣詔命。初令戍卒歲
更。
文帝賜民酺五日。太尉周勃上天子璽於代邸。
立洗馬秩六百石。令四方毋來獻。修代來功。
封宋昌爲壯武侯。爲藩王入繼封臣僚之始。十
一月晦。日有食之。詔求言。爲災異求言之始。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賈山應詔上書。吳
王濞爲劉氏祭酒。祭酒之名始見。詔勸農。賜

天下今年田租之半。令列侯太夫人毋得擅徵
稱。濟北王興居反。尋自殺。藩王反始此。募民
徙塞下。除盜鑄錢令。始得自鑄。律吏五日一
休沐。出宮人令嫁。令晁錯爲太子家令。河
決酸棗。始興卒塞河。始臨軒策賢良文學士。
募民能輸粟及轉粟於邊者拜爵。始用薄昭爲
車騎將軍。命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詔更
元。信新垣平候日再中之說。詔以十七年爲元年。
後世有一君而二元。三元。甚至六七元者。始此。

除肉刑墨劓刖宮大辟五者。至漢時僅有三。黥劓
斬趾而已。帝感淳于公少女緹縈之言。遂以髡黥
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斬趾。自是天下免斷
肢體刻肌膚之慘。　令祝致敬毋有所祈。泰有秘
祝。移過於下。故禁之。　匈奴寇邊。帝親勞軍勑兵
始短喪。三年之喪。以日易月。　作顧成廟。
景帝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尊高皇帝爲太祖。
文皇帝爲太宗。廟號始見此。　始三十稅一。令男
子二十始傳以給徭役。　置大農令。　封匈奴降

者徐盧等爲列侯。降胡封侯始此。　改磔爲棄市。
　更減笞法。定箠令。笞法多死。詔減三百爲二百。
二百爲一百。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皆
平其節。笞臀。　楚王卬等重逆無道。燒公宮。帝素
服避正殿。　更衛尉爲中大夫。奉常爲太常。郡守
爲太守。廷尉爲大理。　作陽陵邑。爲後世預作壽
陵之始。
武帝始置年號。曰建元元年。改元者凡十一。　始徵
行。　始置五經博士。　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

復其身。爲太學生入仕之始。　初令郡國舉孝廉
秀才。　定三歲一郊。　親祀竈。　立太乙祠　以
竇嬰爲丞相。爲寵任母黨之始。以後宮夫人異父
弟衛青爲大中大夫。爲私任後宮親屬之始。　南
越遣子嬰齊入宿衛。　始通西南夷。徙東夷樂浪
玄菟。南夷滇西夷酒泉牂牁張掖。各置爲郡。　遣
張騫使西域。　以衛長公主妻欒大爲大主。　帝
登嵩閣山呼萬歲者三。遂爲臣祝君故事。　虞初
撰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小說始此。　算商車稅物

併稅載物之器。算緡錢。於商賈末作。率計有緡錢
二千者。出一算。於手力所作。率計有緡錢四千者。
出一算。算民舟車。凡民有輕車皆出一算。商賈倍
之。船五丈以上出一算。匿而能告者以半畀之。使
告緡者遍天下。　始置鹽鐵官。　造皮幣。　禁郡
國鑄錢。　置均輸平準。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
農。盡管天下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
國。令遠方各以其物。准輸京師。貴賣賤買。使萬物
不得騰踊。而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　榷酒酤。

詔行代田。以趙過爲搜粟校尉。　卜式請輸錢縣
官以助邊。拜爲郎中。賜爵左庶長。　鄭當時請引
渭穿渠。徑易漕度渠下。民田可溉。兼損漕省卒。始
講漕法。　徵吏民明世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
食。爲舉子傳食之始。主父偃徐樂皆以上書拜郎
中。爲上書得官之始。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爲丞相封侯之始。募人入奴婢終身爲郎。爲以奴
婢易官之始。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爲太子
賓客之始。　始用宦者主中書。腐刑司馬遷與焉。
尊王太后母臧兒爲平原郡君。封太后微時金
王孫家所生姊號修成縣君。郡君縣君始此。　異
姓婦人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婦人始有封
君之號。　作沈命法。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
品者。主者皆死。　以江充爲使。治巫蠱獄。　大農
令顏異下獄。以腹誹罪殺之。　置婕妤。視上卿。比
列侯。　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寵衛青霍去病。
奪宰相權。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更大行人爲大
鴻臚。更郎中令名曰光祿勳。有南北司主事。更秦

中尉曰執金吾。置刺史。京兆尹。八校尉。　起建章
左鳳闕。　大宛以蒲陶爲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
實來。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　初遣將華朝
鮮。　始築受降城。　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錄
前代後始此。　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
衆。　作昆明池。演水戰。　立樂府。　帝念李夫人
無已。使少翁夜爲方帷。張燈燭。自帷中望見之。彷
彿夫人。招魂始此。　賜李夫人象牙簟。　武帝之
文。始以集著。　廟立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
廣陵王。　丘仲造笛。長尺四寸七孔。　築單于邸
于長安。遣子來質。爲四夷館之始。　初通安息。發
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
獻于漢。即後吞火吞刀。植瓜種樹。屠人截馬。自縛
自解之術。　初作角觝戲。魚龍曼延之屬。　公孫
卿言僊人好樓居。乃令長安中作蜚廉桂觀。甘泉
作益壽延壽。
昭帝追尊李夫人爲孝武皇后。追尊帝生母趙氏爲
皇太后。封后父上官安爲桑樂侯。　遣使賑貸貧

民種食。 能榷酤官。猶令民自占租。 徵有行義
者韓福等至長安。 霍光廢其君歸昌邑。爲後世
人臣廢立之始。 遣使祀鳳凰。
宣帝追謚太父故太子據曰戾。太子大母曰戾夫人。
父曰悼考。母曰悼后。立寢廟。後世自外入繼正統。
追謚其本生祖父母及父母。所爲立廟本此。 賜
號外祖母博平君。 張賀爲掖庭令。帝以皇曾孫
收養掖庭追封恩德侯。 錄阿保功。封丙吉等爲
列侯。 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復其家。 五日

一聽事。 耿壽昌白增海租。始有魚課。 丞相韋
賢致仕。丞相致仕始此。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
霍光卒。賜以天子葬具。 帝更名詢。天子更名此
始。 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皆勿治。
衛侯馮奉世始矯制發諸國兵破莎車。 蕭望
之以射策甲科爲郎。自是有甲乙科。 丙吉居相
位。椽史有罪不案驗。後因爲故事。 詔王褒等之
太子宮侍太子朝夕誦讀。 初置屯衛。 遣後將
軍趙充國擊先零破羌屯田湟中。 遣光祿大夫

義渠安國行邊。 甘露降京師。 年八十以上非
誣告殺傷人勿坐。 諫大夫王吉謝病歸。人臣托
病去位始此。 以宦者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
射。 太子以正月冠。諸王遣使行事。 置金城屬
國以處降羌。 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封事犯時忌
被殺。 地震。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匈奴
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北狄稱臣入侍始此。
戴德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 初置常
平倉。 畫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閣。 詔諸儒講五

經同異於石渠閣。帝稱制臨決。 于定國決獄平。
郡中立生祠號于公祠。 詔太子得絕馳道。
元帝作初陵不置邑徙民。可爲萬世法。 韋玄成議
祧主瘞於園。魏議應埋太廟兩階間。後議藏主石
室。禘祫乃祭。 令男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
乃算。
成帝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此策免大臣之始。
置尚書員五人。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
三公曹。始用宦官。令用士人。 韋玄成徉狂。讓封

其兄 令郡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自馮野王始
詔光祿大夫劉向與班斿校中秘書每進讀群
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 定陶王康來朝遣
還國人君未有繼嗣言親王之繼次者在藩京師
以待皇嗣生然後遣之國今遣之國乃非根本之
慮 立從子定陶王欣爲皇太子立兄弟子爲嗣
始此 遣使求遺書 封婕妤趙氏父臨爲成陽
侯婕妤父封侯前此未有 以大司馬大司空並
丞相爲三公 罷刺史置州牧 師丹上書請限
民名田 大行前拜孔光爲丞相 令博士弟子
父母死予寧三年始定士子丁憂之制
哀帝合葬皇太太后傅氏於孝元陵此以妾母合葬
大君之始 司隸鮑宣詔獄太學諸生守闕上書
救之 博士弟子秦景始傳浮屠經 李尋有五
經六緯之言讖緯始此
平帝始定合祀天地配以高祖高后 劉歆移太常
孔稚圭因有北山移文文移始此 追諡孔子爲
褒成宣尼公 加王莽九錫 一錫車馬再錫衣服

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
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 郡國縣鄉皆置學官
以崔篆母師氏通經學百家之言賜號義成夫人
夫人封號始此
光武初起太學親視之 徵處士嚴光至京師臨其
館 以讖用王梁爲大司空 安定人盧芳詐稱
漢宗室匈奴迎立爲漢帝 詔許益相斬除罪
改常侍曹爲吏部曹主選舉爲吏部尚書之始
置督軍御史 太子彊廢爲東海王以母廢太子
始此 南郡獻銅鼓有銘 賜莎車王賢西域都
護印綬併賜諡 九真徼外蠻夷內屬交趾牧率
七郡太守遣使奉貢東夷倭奴入貢 布圖讖於
天下
明帝臨辟雝行大射禮令郡國行鄉飲酒禮 朝原
陵爲後世上陵之始 葬皇太后如帝陵太后出
幸始見 皇太后陰氏崩上其諡曰光烈后有諡
始此婦人從夫禮也今曰光仍用帝諡後世川四
守二字始去其主之諡而專稱之 召張酺數侍

誅於御前。　遣使者以中牢祠故臣蕭何霍光。
荆州刺史郭賀有殊政。賜三公服。　詔司隸刺史
歳考所部長吏殿最。爲後世部使者考察屬官之
始。　至魯幸孔子宅。　幸洛陽獄。理出囚千餘人。
反支日不受章奏。帝愍曰民廢農桑遠近詣闕。
豈容拘以禁忌。乃不忌。　匈奴遣子入學。　北單
于求合市。許之。　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
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　始置中官員
數。中常侍四人。小黄門十人。　西域浮屠法始入
中國。西域十二月三十日。是中國正月望日。謂之
大神變。帝令燒燭。表佛法。永平摩騰首譯經四十
二章。
章帝令班固賈逵傅毅作連珠。　東巡狩。使使者奉
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　大學生孔僖上書自訟。　詔
以爲蘭臺令史。　幸大臣鄭均宅。賜尚書祿。　詔
定律。勿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杜伯度崔瑗崔
寔皆工草書。
和帝封宦者鄭衆爲侯。與謀誅竇憲。

安帝以災異策免三公。　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　封乳母王
聖爲野王君。
順帝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　初聽中官得以養子
襲爵。　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法。限年四十以上。
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　賜宦者孫程謚。　蔡
倫典尚方作紙。用故麻名麻紙。用木皮名穀紙。用
故魚網名網紙。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武舉始此。
質帝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歳滿課試。拜官
有差。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黨禍始兆。
桓帝論定策功。並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皆
爲列侯。　初置秘書監官。掌圖書秘記。　以宦官
單超爲車騎將軍。爲中官掌兵權之始。　減百官
俸。　賣關內侯以下官。　親祀老子於濯龍宮。用
郊天樂。　宦者使牢修上書。訟司隸校尉李膺養
太學遊士。共爲部黨。下膺於獄。逮其黨二百餘人。
縁策免太尉陳蕃。
靈帝直選用三互法。　置鴻都門學。以處諸生能爲

尺牘詞賦。及書鳥篆者。作列肆於後宮。爲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刻石縷金。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七上二十一史

禮樂合編卷之二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禮樂原始統紀四

三國曹操以曹丕爲五官中郎將。司馬張魯據漢中。以鬼道惑衆。卅陽郡吏殺太守孫翊。妻徐氏討殺之。女子志節始見此。劉備三顧諸葛亮於隆中。曹操因匈奴來亂晉。於鄴。分五部。散居汾晉間。尋又徙武都氏於扶風天水。五胡亂華兆此。

魏主丕禁錮宗室。不許朝覲通往來。魏何晏大將軍何進孫。以主壻拜駙馬都尉。魏置諸軍都督。作郎。律博士。度支尚書。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親。鍾繇爲行書。法。魏光祿勳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陳戒。魏鑄銅人二。曰翁仲。列坐司馬門外。吳孫權使康僧求舍利。既得。印爲造塔。晉武帝初立國子。置祭酒。選良家女備六宮。禁天下嫁娶。作樂辭。舞與歌相應。歌主聲。舞主形。自

六代之舞至於漢魏。並不著辭。舞之有辭自晉始。

立皇子。廟祭用大夫禮。 五胡亂華。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居處飲食日趨於華。

惠帝爲左衛將軍王輿迎復位。廢帝復位。始此。 晉右將軍王遐。司馬劉曇父名遐。求解職事。詔不許解職。許換官。 劉淵自稱漢王。復稱帝。爲夷狄稱王稱帝之始。 晉江統議授官與本名同及官位犯祖諱宜改。 晉博士孔晁上書犯帝諱。後自上又觸諱。而引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有司奏以慢論。帝特原之。 劉聰兵陷洛陽。弒太子詮。掘諸陵。焚宮廟。劉曜烝羊后。晉主熾還平陽。聰稱熾爲光祿大夫。平阿公。此中國帝王爲夷狄所執之始。

元帝尊所生母荀氏爲建安郡君。妾並主母始此。

孫文上言。支子不應祭。刁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况天子乎。宜加議罪。於是有奪宗之議。

成帝初稅田畝三升。 納后群臣畢賀。此賀立后之始。 石虎始聽民爲僧。聽民劉峻出家。又聽洛陽婦阿潘等爲尼。 涼州刺史張實遣兵入援。內援始此。 殷浩龍遣大學生徒。 立佛精舍於內殿。 琅琊王妃敬后前薨。而王後纂統。追加謚號。改神主。 晉道安受學於佛圖澄。以佛爲姓。 懷帝蒙塵。崩於平陽。梓宮未返。元帝立廟時。入主太廟。修祭祀禮。未葬入廟始見。 華恒議七代制之正也。若兄弟旁及禮之變也。宜爲神主立室。不宜以室限神主。今有七室。而神主有十。宜當別立。

康帝諱岳。與五岳同諱。請改。避山川之諱始此。 姚興命鳩摩羅什翻譯佛書。大營塔寺。中國有梵夾書始盛於此。 後趙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於木鳳口而後頒之。今大禮御樓肆赦。自石季龍始。 制角巾以葛爲之。形如帢而橫著之。尊卑共服。 令天下所在土斷。欲流移附籍。

南北朝魏立子燾爲太子監國。 立天師道場。受方士寇謙之符籙。謙之修張魯法。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爲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誡之書。爲後

世齋醮科儀之始。授以玉女服氣導引法。爲後世辟穀修養之始。又言老子玄孫李譜文授以圖籙眞經。劾召百神。爲後世符籙攝召之始。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爲後世烹煉丹藥之始。 詔吏民得告守令罪。 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 誅沙門毀佛書佛像。 增置內外候官。伺察百官過失。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 每征伐剋捷。書帛建漆竿上。名爲露布。 作大像高四十三尺。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以媚佛。 罷門房之誅。非誅反大逆。罪止及身。 詣道壇受符籙。作靜輪宮。 置淑妃。 以孔子二十八世孫乘爲崇聖大夫。 禁宗戚十族與非類婚偶。 詔均田男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三十畝。 詔漢魏晉諸陵皆禁樵蘇。 詔死刑而親老無乇子旁親者以聞。 改姓元。爲胡人冒中國姓之始。 廢后爲尼。 鑄錢曰太和五銖。 胡太后攝行祭事。以其女弟爲女侍中。 以崔亮爲吏部尚書。立停年格。爲資格用人之始。 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 達磨自南天竺泛海至廣州。後止嵩山少林寺。中國譚禪始此。 頒徵六年租稠。 宇文泰以蘇綽爲行臺左丞。始制文案程式及計帳戶籍之法。 初作府兵。

宋初置貴妃位比相國。 立玄史文儒四學。 行元嘉曆。以正朔望。自是日食。都在朔日。 沙門雲標誅反伏誅。 制民歲輸布戶四疋。 作湘宮寺。令沙門拜人主。 鄱陽侯孟懷玉母封國夫人。夫人封國始此。

齊太廟加爲薦味。 有督攝萬幾之印一鈕。以木爲之。長尺二寸。廣二寸五分。背上爲鼻。腹下隱起篆文。曰督攝萬幾四字。惟以印縫條印原此。 置文林館。以侍郎李德領之。推同判館事共撰修德殿御覽。 制病四診治法。

梁置州望。郡宗。鄉豪。專掌搜薦。 始鑄鐵錢。 象四時立十二卿。 羅紹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 昭明太子於金城刺史院齋造文選。 蕭衍捨身同泰寺。 沈約屬辭比事。往往成編。爲證古類事。

音韻之學。自沈約爲四聲。及天竺梵學入中國。爲
反切字。其學漸密。　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有中
書舍人五人。領主事十人。書吏二百人。分掌二十
一局事。
陳制春夏不斷死刑。
周制十二丁兵。　宇文護令百官執笏。　始用士人
爲縣令。　初製紗幞。　作乞寒胡戲。　立五后。
隋文帝楊堅定服色。始服黃。　置軍器監。　初行新
律。死刑二。絞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

五。自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自
十至五十。又請贖官常之科。以優士大夫。除訊
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行杖者不得易人。枷杖
大小咸有程式。自是法制始定。凡前代所以梟轘
鞭法。盡去之。後代因爲定制。　令民有枉屈。縣不
爲理者。聽以次經州郡省。若仍不理。聽詣闕申訴。
　以沙門韋瓚爲翻經館學士。僧始官。　賦錢造
佛圖經像。　命尚書六曹。每曹置一員外郎。又設
六曹二十四司。命左右僕射分判六部。血九品。品

各有從。自太師始至四品以下。每品分爲上下。凡
三十階。又置視正二品至九品。品各有從。自行臺
尚書始。謂之視流內。置勳品九品。自錄事及五省
令史始。謂之視流外。　封功臣爲國公。　初置工
商不得仕進。　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煬帝開
通濟渠。引汴水開邗溝。　置行宮十二所。　始設進
士科。　詔牛洪等衣冠皆有等。三四品通着紫。五
品朱。六品以下綠。官吏青。庶人白。商皂。　遣兵擊

琉球。　以五百家爲里。置里長一人。　頒曆於突
厥。
唐高祖定租庸調法。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
則有調。每丁租二石。絹二疋。綿三兩。　給各官隨
身佩魚。三品以上其飾金。五品以上其飾銀。即占
韋袋。　初行開通元寶錢。　詔諸州明經秀士俊
士進士。縣考試。州長重覆考。隨方入貢。　初設太
醫博士一人。療民疾。
太宗置弘文館。聚書籍。選文學之士虞世南等。更日

宿直　罷貞公祠。始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
　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　制御史決寃　文選
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爲三銓。尚書侍郎分
主之　帝從四夷請稱天可汗　詔定常服差等。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
品服青　御崇政殿試進士按名一一呼之面賜
及第唱名。　李靖罷爲特進。三日至中書平章政
事　詔僧道拜父母　五月五日賜各官飛白扇
二枚　定十道府兵之制　以宰相監修國史制

史館修撰掌修國史。　南平公主適王敬直。始行
婦禮天子之女曰主嫁娶之名曰尚夫屈於妻舅
姑下於婦其原始於秦至唐太宗女適王珪子始
與其妻坐受。公主執笲盥饋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詔內職有闕。選良家才行者充。　詔禮部引試
分差官廊下巡察勿容私相教授　制要目輿人
駕先五轄行　頒氏族志　制烏紗帽與善冠
帝視國子監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增築學舍增
廣生員　命呂才刊定宅葬祿命等書　以揚師

道爲中書令。劉洎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以長孫
無忌兼太子太師。房玄齡兼太傅。蕭瑀爲太保。李
世勣爲詹事。瑀世勣同中書門下三品。改太子
中舍人爲中允。　起復于志寧爲太子詹事。　制
取士之科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
制大功不得聯職。　詔邊州別置經略使。　以勅
勒諸部爲州府。其酋長爲都督刺史　制諸司相
質問曰關關。　制太子見三師儀。　魏徵議叔嫂
無服長年之嫂。劬勞鞠養請從小功。　宴蠻夷酋

長於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　祭陣亡子弟。
改官名犯先帝諱者。　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
從祀孔子　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　封公
侯。無國土。其加實封者。則食其所分之戶。戶給繒
帛。每賜爵遞加一級。
高宗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仍簡取古名將亞十哲。
　命弘文學士一人待制武德殿西門。　命百官
四夷朝后於肅義門。命內外命婦入謁。　初令皇
后決百司奏事。又與武后同聽政。又與后同幸李

世勣許國師第。尚書省頒下諸州縣。並用黃紙。
分高麗地爲州縣。立安東都護府。定銓注法。
以身言書判取人。凡選者先簡僕射。乃上門下
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上
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印其上。謂之告身。其
文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正月百官四夷朝武
氏於光順門。宴百官及命婦於麟德殿。倖南北
中尚梨園作坊。武后置銅匭受密奏。武后以
僧懷義爲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武后使舉人

王山輝等並授試官。文武官九品以上。每月送
籍于引駕仗。及監門衛。衛以帳報內門。凡朝參奏
事。待詔官出入者閱其數。凡籍月一易之。立孫
重照爲皇太孫。太子在而立太孫者始見此。
中宗許諫官御史風聞言事。武后置內供奉。武
后策賢良。詔李景諶糊名考覆。日彌封。覆試崔沔。
始試士於洛城殿。爲後世進士殿試之始。命
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韋陟每書陟字。自號
五雲體。俗相緣以爲常。後不取名。各出機巧。花押

始此。勅天下僧尼隷祠部。置修文館學士以
李嶠等二十人爲之。命女官上官氏第其文。安
樂公主。與太平公主。皆開府。安樂官屬尤濫。皆出
屠販。納貲售官。降墨勅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
南郊以皇后爲亞獻。以宰相女爲齋娘。召王公
近臣入閣守歲。上與韋后觀燈市里。
睿宗以公主爲女道士。
玄宗置十道按察使。初置翰林院。召馬懷素褚無
量更日侍讀。張說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

房於後。一曰吏房。二曰樞機。三曰兵房。四曰戶房。
五曰刑禮房。分以曹官。召新除縣令試治民策。
置左右教坊典倡優雜伎。勅諸州貢舉皆於
本貫。不得於所在附貫。貢舉重鄉貫始此。考功員
外郎爲舉人詆訶。玄宗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
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知貢舉始此。始試詩
賦併雜文帖經爲三場。立童子科。十歲以下能
通一經及孝經論語。誦文十通予官。令諸州貢
舉省試下第願入學者聽。正月望夜。胡人婆陀

請燃燈百千。因弛門禁。帝御延禧安福門縱觀。
御五鳳樓酺宴。　置玄學博士習老子莊子文子
列子曰道舉士。官秩蔭第同國子。舉送課試如明
經。　制僧尼令祠部給牒。　以王璵爲祠祭使。用
楮爲錢以祭。　增太廟爲九室。　置麗正書院。聚
文學士修書侍講。　作十王宅以居王子。又置百
孫院於宮側。又置維城庫於禁內。給諸王月俸。
以鄫王嗣眞等遙領大都護。諸王遙領外鎭始此。
以宦者楊思最爲輔國大將軍。內臣爲將軍稱

大始見此。　始隸兵宿衛曰禁兵。　秋八月以
帝生日爲千秋節。賜百官宴。　始塑顏回等十哲
爲坐像。用李元瓘言。詔孔子門弟子從祀列左丘
明等二十二人之上。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贈弟子
爲公侯伯。　唐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
張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　蕭嵩爲相以
天子升降不當令人見。奏凡朔望臨朝。備羽扇於
殿下。將出所司承旨索扇。扇合上坐。坐定去扇。上
將退。又索扇如初。　學士專掌內命。凡拜免將相。

號令征伐皆用白麻。　敕令王妻爲妃。文武官國
公妻爲夫人。稱謂自此定。　加丹黨服。　御史中
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課。　募丁壯長
充邊軍。　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爲九等。　帝好羯
鼓。稱爲八音領袖。命黃幡綽撰拍板。　加聖祖及
諸帝后號謚。　羣臣請加尊號凡十二字。　始封
東鎭沂山爲東安公。南鎭會稽山爲永興公。西鎭
吳山爲成德公。中鎭霍山爲應聖公。北鎭醫巫閭
山爲廣寧公。封河爲靈源公。濟爲清源公。江爲廣

源公。淮爲長源公。封東海爲廣德公。南海爲廣利
公。西海爲廣潤公。北海爲廣澤公。　詔祀歷代忠
臣義士孝婦烈女。所在置祠宇。量事致祭。　追削
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肅宗置防禦團練使。　制以官爵賞功。是時府庫無
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
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
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
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

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極
矣。 歲遣回紇絹二萬疋。爲蕆帛之始。 置左右
神武軍。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
魚朝恩爲觀軍容使。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
人自代。
代宗號宦者李輔國爲尚父。而不名。以大司空兼中
書令。尋進爵博陸王。 稅青苗錢。給百官俸。 追
謚齊王倓爲承天皇帝。謚王爲皇帝僅見此。 始
置內樞密使。以宦者參掌其事。 詔宛滯聽詣三

司使。及撾登聞鼓。
德宗詔稅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
使。以總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於度支。兩稅
外取一錢者。以枉法論。 初稅商漆竹木錢。 初
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帝以二月朔爲中和節。與
上巳九日爲三令節。 借富商錢。約罷兵乃償。
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稅茶。 詔宰相
迭秉筆以處政事。 以宦者爲宮市使。 始令史
官撰日曆。 始賜有功將士以功臣名號。如奉天

定難功臣是也。
憲宗以宦者劉光琦知樞密院。 公主邀取門閥。
詔丞相出入。加執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 淮
西用兵。度支鹽鐵使及四方爭進助軍。謂之進賀
禮助賞。
穆宗尊貴妃郭氏爲皇太后。愛妃不立后僅見此。
段文昌言禮部侍郎錢徽等知貢舉不公。令覆試
貶徽等外任。 帝餌金石藥有疾。
敬宗鹽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疋。

文宗誕日禁屠宰。 帝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署
名。
武宗內侍監仇士良致仕。 帝疾篤。宦官馬元贄立
光王怡爲皇太叔。
宣宗定太廟爲九代十一室。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
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
拜兄可。拜侄可乎。宜遷四主出廟。代宗以下入廟。
詔百官議。不決而止。
懿宗歷拜十六陵。 以宗女妻南詔。南蠻爲婚僅見

此。
昭宗有事南郊。宦官始服劒佩。宦官楊復恭屑與至
太極殿。
五季契丹始用中國人韓延徽爲相。
唐初令百官常朝外。五日一入内殿起居。轉對奏事。
收麯稅。 刊刻九經板。
晉籍鄉兵。
周立訴訟法。必自下而上。毋得挾私越訴。 稅牛皮。
給漕運斗耗。 作欽天曆。

宋太祖初試貢士賜進士第。賜屢試不第舉人出身。
初以文臣知州事。置諸州通判。以常參官知縣
事。 詔諸州府以軍卒代百姓充遞脚力。 詔州
縣徵科置簿籍。 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
其直。給江淮鹽。此召商中鹽之始。 置榷貨務。
郡縣田祿以芒種爲斷。芒種以前去官一年。俸祿
盡歸前人。以後者歸後人。 始令婦爲舅姑服三
年。 置修撰編修檢討官。 韃靼入貢於宋。此蒙
古通中國之始。 始制州郡盛暑恤獄。 立報水
旱期式。 初置市舶司於廣州。 始禁道士不得
畜妻孥。 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
太宗賜江州白鹿洞九經。 始分進士爲三甲。賜及
第。進士綠袍靴笏。仍賜宴瓊林院。題名桂籍堂。
幸太學。賜群臣坐。聽侍講李覺執經講尭典未畢。
講說命三篇。賜帛三十疋。 宴群臣於後苑賞花
釣魚。命群臣賦詩。 作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
詔致仕官給半俸。 詔群臣迎養父母。 分天
下州軍爲十五路。 以子襄王元侃爲開封尹。

眞宗初給外任官職田。 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
畧使。爲大臣行邊之始。 始置閣。藏先朝文籍御
書。 始與契丹歲幣。 王欽若進泰山天書。群臣
上尊號。 頒釋奠先聖儀并祭器於天下。 始給
諸州學田。 勅叔梁紇追封齊國公。顏氏封魯國
太夫人。并官氏封鄆國夫人。孔子父母妻始封。
加五嶽以帝號。 以占城稻種給民。中國始有旱
禾。 始開經筵。 南郊禮畢。大宴廣德殿。 以應
天府爲南京

仁宗初置益州交子務。 皇太后劉氏崩。謚曰莊獻
明肅。后皆二謚。加四謚始此。 軍中置傳信牌。
始立武學。 詔進士預殿試者不黜落。 以大名
府爲北京。
英宗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神宗用王安石言。行均輸青苗保馬免役方田諸役。
號爲新法。 詔百官坐罪免杖黥。自是刑不上大
夫。 立保甲募役法。 王安石議除去聲律對偶
之文。使學者專意經術。士各占易詩書周禮禮記。

兼論語孟子。試義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
帖經墨義而已。 王安石廢春秋儀禮。 王安石
鬻坊場祠廟。後承買官地始此。 立太學生三舍
法。有上中下之別。 詔宗室非袒免親者許應舉。
李杞以茶易秦鳳熙河馬。 詔船戶十五戶爲
一甲。以輸賦役。
哲宗始復春秋博士。 分經詩賦爲兩科。 聘用六
禮。 百姓逋欠積年錢糧。令帶納。 詔進士專習
經義。

徽宗立八行取士科。 令州縣立黨人碑。 詔以孔
伋從祀孔子廟。 上昊天上帝徽號。 置道階凡
二十六級。給道士俸。 道士册帝爲教主道君皇
帝。 初收經制錢。爲東南七郡之害。 始造武義
大夫馬政浮海。通女真夾攻遼。 封宦者童貫爲
廣陽郡王。
欽宗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帛。遣康王構少宰張
邦昌往女真軍爲質。中國質夷狄始此。 立沿河
江淮帥府。

高宗初置見錢關子。 始收諸路月樁錢。 初制節
度使以下象牙牌。第其官資書之於牌。御書押字。
刻金填之。仍合同製造。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
相臣主其事。緩急臨敵。果有建立奇勳之人。先給
賜以爲執守。 詔臨安府置養濟院。 女真遣使
以豕兒來。册帝爲大宋皇帝。 女真禁繼父繼母
之男女。無相嫁娶。 頒黃庭堅所書戒石銘於州
縣曰。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孝宗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立社倉法。下諸路

行之。監察御史陳賈請禁道學。曹孝慶疏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從之。

度宗升顓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西域進萬年曆於蒙古。蒙古制江南人為十等。

元世祖加孔子號曰大成。江南糧分為春夏二運。由海運至燕都。

仁宗勅官官勿得授文階。

文宗加封顏回為兗國復聖公。曾參郕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已上三十一史

禮樂盡變本紀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

考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

山下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告四方。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厤明時。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雲雷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愼用刑而不留獄。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禮樂大用本紀

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龍德而正中。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乾
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屯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 履
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 泰
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豫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觀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頤
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離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咸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

其道而天下化成　恒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　解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革
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鼎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艮
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　兌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

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繫辭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惇德允元而難壬人　亮采惠疇　舜典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臨下以簡御眾以寬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　大禹謨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百工惟時撫于五辰　皋陶謨

懋遷有無化居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益稷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 仲虺之誥
克綏厥猷惟后 湯誥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 伊訓
自周有終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奉先思孝接下
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太甲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盤庚
后從諫則聖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
公承以大夫師長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惟事事

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監于先王成憲 說命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惟天惠民惟辟奉
天 泰誓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
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 武成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
用敷錫厥庶民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
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

明柔克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 洪範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
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旅獒
敷賁敷前人受命 大誥
庸庸祗祗威威 康誥
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 酒誥
和懌先後迷民 梓材
保受王威命明德 召誥
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和恒四方民居師 我惟無

斁其康事 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篤前人成
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洛誥
顧畯尊上帝 立政
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
容德乃大 君陳
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 康王之誥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 畢命
思其艱以圖其易 君牙
遹求厥寧遹觀厥成 文王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抑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烝民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 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 長發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仲尼

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 子產

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 禮運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

近乎霸 祭義

敢問君何貴乎天道也曰貴其不已如日月西東相從而不已也 哀公問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孔子閒居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周禮

聖人之教民也率天如祖地是以高舉不過天深慮不過地 大戴禮

禮樂精微木紀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乾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君子黃中通理。坤

蒙以養正。聖功也。蒙

剛徤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困

不遠之復。以修身也。中行獨復。以從道也。復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

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乾天下之至徤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繫辭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敬修其可願。大禹謨

慎厥身修思永。皐陶謨

安汝止。惟幾惟康。益稷

祗台德先。禹貢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仲虺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太甲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咸有一德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說命

志以道寧。旅獒

弘於天。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康誥

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酒誥

嚴恭寅畏。天命自度。無逸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思齊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皇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板

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昊天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敬

聖敬日躋。商頌
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知
困然後能自強。學記

禮樂本體本紀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
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
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
粹精也。乾
直方大。坤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大有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大壯
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

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
巽德之制也。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繫辭
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堯典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典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大禹謨
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
廉。剛而塞。彊而義。皐陶謨
克寬克仁。仲虺之誥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洪範

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微子之命

徽柔懿恭 無逸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

其心塞淵終溫且惠 燕燕

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鍾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皇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為則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卷阿

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夫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覇考道以為無失 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 表記

寬肅宣惠君也寬所以保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敬恪恭儉臣也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 穀梁

禮樂光華本紀

雷電合而章。噬嗑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君子豹變其文蔚也。革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未濟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繫辭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堯典

重華協于帝。舜典

文命敷于四海。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

允出茲在茲。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舞干羽于兩階。大禹謨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咸有一德

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泰誓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洪範

作德心逸日休。周官

見冒聞于上帝。君奭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陳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呂刑

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淇澳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跋

爲龍爲光其德不爽。蓼蕭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棫樸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旱麓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都人士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假樂

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

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少儀

禮樂過化本紀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堯典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舜典

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 大禹謨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皐陶謨

惟動丕應徯志 益稷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禹貢

德日新萬邦惟懷 仲虺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伊訓

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太甲

不寳遠物則遠人格所寳惟賢則邇人安 旅獒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梓材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召誥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 洛誥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廣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騶虞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烈文

禮樂布象本紀

乾初九潛龍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坤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六五黃裳元吉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用六利永貞

屯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六三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蒙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六四困蒙吝　六五童蒙吉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需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訟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九四不克訟復卽命渝安貞吉　九五訟元吉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六三師或輿尸凶　六四師左次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比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六三比之匪人　六四外比之貞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上六比之无首凶

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九二牽復吉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九

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
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履初九素履。往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五夬履貞厲。 上九
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
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
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六四翩翩不富以

其鄰。不戒以孚。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上六
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六二包承。小人吉。
大人否亨。 六三包羞。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上九傾否。
先否後喜。
同人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九
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九四。乘其墉。弗
克攻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九二大車以載。
有攸往。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
四匪其彭。无咎。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上九自
天祐之。吉无不利。
謙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二鳴謙貞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六四无不利。撝謙。 六五
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上六。鳴謙。利用行
師。征邑國。

豫初六鳴豫凶。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六三
盱豫悔。遲有悔。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六五貞疾。恒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
丈夫。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九
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五孚于嘉
吉。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蠱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九二幹母
之蠱。不可貞。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六

四。蠱父之蠱。往見吝。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　上九。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臨初九。咸臨。貞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六三。甘
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四。至臨。无咎。　六五。知
臨。大君之宜。吉。　上六。敦臨。吉。无咎。
觀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六二。闚觀。利女貞。
六三。觀我生。進退。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噬嗑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
利艱貞。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上九。
何校滅耳。凶。
賁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六三。賁其須。　九三。賁
如濡如。永貞吉。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
媾。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上九。白賁。
无咎。
剝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六三。剝之无咎。　六四。剝牀以膚。凶。　六五。貫魚。

以宮人寵。无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
剝廬。
復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六二。休復。吉。　六三。
頻復。厲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　六五。敦復。无悔。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于十年不克征。
无妄初九。无妄往吉。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
攸往。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
災。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上九。无妄行。有眚。

无攸利。
大畜初九。有厲利已。　九二。輿說輹。　九三。良馬逐。
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六五。豶豕之牙。吉。　上九。何天之衢。亨。
頤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六二。顛頤。拂經于
丘頤。征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
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五。拂經。居
貞吉。不可涉大川。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

其女妻无不利。九三棟橈凶。九四棟隆吉有他吝。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習坎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九二坎有險求小得。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離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六二黃離元吉。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九四突如

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咸初六咸其拇。六二咸其腓凶居吉。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九五咸其脢无悔。上六咸其輔頰舌。

恒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九二悔亡。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九四田无禽。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上六振恒凶。

遯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説。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九五嘉遯貞吉。上九肥遯无不利。

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九二貞吉。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六五喪羊于易无悔。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晉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六二晉如愁

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六三衆允悔亡。九四晉如鼫鼠貞厲。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明夷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六二明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六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六四富家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睽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蹇初六往蹇來譽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九

三往蹇來反　六四往蹇來連　九五大蹇朋來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解初六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損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上六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益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夬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

濡有慍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上六无號終有凶

姤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萃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六三萃如嗟

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九四大吉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升初六允升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三升虛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五貞吉。升階。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困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

利用祭祀。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井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六四井甃无咎。　九五井冽寒泉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革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鼎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震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九四震遂泥。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艮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上九敦艮吉。

漸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九

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上九鴻漸
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歸妹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九二眇能視利
幽人之貞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九四歸妹
愆期遲歸有時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
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上六女承筐無實士刲羊无
血无攸利
豐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六二豐其蔀
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九三豐其沛日

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
其夷主吉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上六豐其屋蔀
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旅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九二旅即次懷其資
得童僕貞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九四
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
以譽命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
易凶
巽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

紛若吉无咎　九三頻巽吝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
三日吉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兌初九和兌吉　九二孚兌吉悔亡　六三來兌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九五孚于剝有厲
上六引兌
渙初六用拯馬壯吉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六三
渙其躬无悔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上九渙其血去

逖出无咎
節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九二不出門庭凶　六三
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四安節亨　九五甘節吉
往有尚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中孚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
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
泣或歌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九五有孚攣
如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小過初六飛鳥以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

君過其臣无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九
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六五密雲
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上六弗遇過之飛
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六二婦喪其茀勿
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上六濡其首厲
未濟初六濡其尾吝 九二曳其輪貞吉 六三未

濟征凶利涉大川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
年有賞于大國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禮樂合編卷之三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禮樂順治本紀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大畜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舜典
政乃乂黎民敏德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
寧 四夷來王 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 大禹謨四則
天其申命用休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百獸率舞

庶尹允諧 益稷三則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禹貢
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伊訓
萬世有辭 太甲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咸有一德
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說命
垂拱而天下治 武成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
家用平康 洪範二則

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旅獒二則

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君奭

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立政

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 君陳

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畢命二則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呂刑

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天保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下武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甫田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閟宮

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 烈祖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長發

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 殷武

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 昭公四年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 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 禮運二則

禮樂威嚴本紀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丘陵山川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坎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震

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益稷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甘誓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胤征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湯誥

布昭聖武。

制官刑。儆于有位。伊訓

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盤庚

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說命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泰誓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牧誓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武成

天閟毖我成功所。大誥

慎乃服命。率由典常。微子之命

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酒誥

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予一人惟聽用德。多士

誕將天威。咸劉厥敵。君奭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立政

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周官

張皇六師。康王之誥

申畫郊圻。慎固封守。畢命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呂刑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柏舟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巷伯

夙興夜寐。洒埽廷内。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蠻方。抑

赫赫厥聲。濯濯厥靈。殷武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定公九年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定公十有二年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家語

禮樂痛戒本紀

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乾

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繫辭

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大禹謨

無教逸欲有邦。皋陶謨

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仲虺之誥

無從匪彝。無即慆淫。湯誥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君罔以辨言亂舊。

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 太甲
無自廣以狹人 咸有一德
無傲從康 汝無侮老成人 無弱孤有幼 無起穢
以自臭 無總于貨寶 盤庚
惟口起羞 惟甲冑起戎 惟衣裳在笥 惟干戈省厥躬
有其善 喪厥善 矜其能 喪厥功 無啓寵納侮 無
恥過作非 說命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無偏無陂 遵王之義 無有作
好 遵王之道 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 無偏無黨 王道蕩

蕩 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 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 洪範
狎侮君子 罔以盡人心 狎侮小人 罔以盡其力 翫
人喪德 翫物喪志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珍禽奇獸
不育於國 旅獒
無作聰明亂舊章 詳乃視聽 罔以側言改厥度 蔡仲
無依勢作威 無倚法以削 君陳
非人其吉 惟貨其吉 冏命
五過之疵 惟官 惟反 惟內 惟貨 惟來 無或私家于
獄之兩辭 呂刑

上也罔極 二三其德 氓
戎成不退 飢成不遂 浩浩
君子屢盟 亂是用長 君子信盜 亂是用暴 盜言孔甘
亂是用餤 巧言
騂騂角弓 翩其反矣 兄弟婚姻 無胥遠矣 毋教猱
升木 如塗塗附 君子有徽猷 小人與屬 角弓
上帝板板 下民卒癉 出話不然 為猶不遠 靡聖管管
不實於亶 天之方虐 無然謔謔 老夫灌灌 小子蹻
蹻 匪我言耄 爾用憂謔 多將熇熇 不可救藥 天之

方懠 無為夸毗 威儀卒迷 善人載尸 民之方殿屎 則
莫我敢葵 喪亂蔑資 曾莫惠我師 价人維藩 太師
維垣 大邦維屏 大宗維翰 懷德維寧 宗子維城 無俾
城壞 無獨斯畏 板
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如蜩如螗 如沸如羹 小大近
喪 人尚乎由行 內奰于中國 覃及鬼方 雖無老成
人 尚有典刑 曾是莫聽 大命以傾 人亦有言 顛沛
之揭 枝葉未有害 本實先撥 蕩
維此聖人 瞻言百里 維彼愚人 覆狂以喜 桑柔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昊天

毋不敬　傲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曲禮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　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　緇衣

多行不義必自斃　鄭伯

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石碏

阻兵無衆安忍無親　衆仲

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才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臧僖伯

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　臧哀伯

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管仲

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嫡大都耦國亂之本也　狐突

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　富辰

衆怒難犯專欲難成　子產

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　鄭伯

宴譖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穆叔

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　叔向

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公羊

禮樂應變本紀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明夷

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舜典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益稷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湯誥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太甲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盤庚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微子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武成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已上金縢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大誥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 蔡仲之命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

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多方）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文侯之命）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鴟鴞）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大明）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生民）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

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公劉）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小毖）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王姬歸于齊。（莊公元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莊公十三年）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宣公二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宣公三年）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昭公十九年）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

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告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

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已上檀弓

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爲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有頃。齊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進歷階而上。不盡一等。曰匹夫熒侮諸侯者罪應誅。請右司馬速刑焉。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齊侯懼。有慚色。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將設享禮。孔子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享而旣具。是棄禮。若其不具。是用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乃不果享。齊侯歸。責其羣臣

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家語

禮樂源流統紀

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無
人情之欲精粹者雖復疑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
不爲燔黍則大章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帶
備於軒初王帛期於虞始夏商損益可知文武典章
斯備

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微彗星東出之餘憲章遂壞
夫子定禮正樂當時國異家殊畫蛇之說文擅於縱
横非馬之譚辯離於堅白逍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

暨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其見於世者惟皇甫侃熊
安而已

熊安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
去愈遠皇甫侃雖章句詳正時乖意義此木落不歸
其本狐死不首其丘者然以熊比皇皇勝矣（孔穎達三則）

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樹下宋司馬桓魋使人拔其
樹去適於野（典略）

周官六篇缺冬官漢藝文志序列於禮家後人名曰
周禮文帝召老樂工因得春官大司樂之章景帝子
河間獻王好古學購之女子李氏得周官五篇武帝
遂藏之秘府哀帝命劉歆校理秘書始著錄略以考
工記補之歆門人杜子春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受業
子春傳之馬融融傳之鄭玄玄所註行於世朱子謂
此經周公所作但當時行之恐未能盡後聖雖復損
益可也

儀禮十七篇漢興高堂生得之以授瑕丘蕭奮奮授
東海孟卿卿授后蒼蒼授戴德戴聖禮經殘缺惟此
十七篇爲完書唐韓文公尚苦難讀况其下者王安

石行新經義廢黜儀禮朱子考定欲成其書而未逮
遂爲萬世缺典

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于壁中凡五十六篇
河間獻王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其三十
九篇藏秘府謂之逸禮劉歆欲列之學宮諸博士不
肯置對竟不得立

禮書二百餘篇大戴刪合爲八十五小戴又損益爲
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分上下馬氏又增以月令明
堂位樂記總四十九篇精粗雜記不能皆醇然先王

遺制。先儒格言。往往類之。而行。多是記者博搜旁采。勦取殘篇斷簡。會粹成篇。讀者多病其雜亂無章。唐魏鄭公作類禮二十篇。而不可得見。朱子與呂東萊商訂三禮。欲取戴記有關儀禮者附之經。其不繫儀禮者仍別爲記。吳微四則

漢世諸儒傳授。皆以曲臺雜記。故二戴禮在宣帝時立學宮。周禮儀禮。世雖傳其書。未有名家者。至鄭康成。然後二經之訓釋始具焉。至孔穎達賈公彥而後三經之疏始備焉。鄭樵

西漢則有叔孫通。高堂生。徐生。賈誼。河間獻王。董仲舒。蕭奮。孟卿。后蒼。閭人通。夏侯敬。劉向。戴德。戴聖。慶普。劉歆。

東漢則有曹元。曹褒。鄭興。鄭衆。賈逵。許愼。杜子春。馬融。鄭玄。衛宏。何休。盧植。蔡邕。

魏則有王粲。衛覬。高堂隆。蔣濟。王肅。秦靜。劉表。劉紹。盧毓。陳羣。魚豢。王沈。

蜀則有譙周。蔣琬。孟光。許慈。

吳則有宋敏。丁孚。

晉則有鄭冲。荀顗。陳壽。孫盛。羊祜。杜元凱。衛瓘。庾峻。袁準。賀循。任愷。陳銓。孔倫。劉逵。摯虞。束皙。傅咸。鄒湛。蔡謨。孔衍。庾亮。范宣。范汪。徐邈。范甯。刁協。荀崧。卞壼。葛洪。王彪之。司馬彪。干寶。徐廣。謝沈。王袁。何琦。虞喜。應貞。

宋則有徐爰之。何充。臧燾。徐廣。裴松之。何承之。顏延之。雷次宗。徐爰。庾蔚之。崔凱。孔智。

齊則有王儉。何戢。田僧紹。劉瓛。王逡。

梁則有司馬褧。陸璉。沈約。周捨。明山賓。裴子野。徐勉。

顧協。朱异。嚴植之。賀瑒。崔靈恩。皇侃。何佟之。陶弘景。司馬憲。丘季彬。

陳則謝嶠。孔奐。

後魏則有高允。高閭。王肅。

北齊則有熊安生。陽休之。元循伯。

後周則有蘇綽。盧辯。宇文弼。

隋則有牛弘。辛彥之。許善心。

唐則有孔穎達。褚亮。虞世南。陸德明。令狐德棻。朱子奢。顏師古。房玄齡。魏徵。許敬宗。楊師道。賈公彥。杜正

偷李義府李友益劉祥道郝處俊許圉師韋見范履
氷裴守貞陸遵楷史玄道孔志約蕭楚材孫自覺王
方慶賀紀賈大隱韋萬石賀敳韋叔夏祝欽明許子
儒沈伯儀元萬頃劉承慶郭山惲辟閭仁諝唐紹張
見王岳張說徐堅李鋭施敬本王仲丘張統師權無
二孔玄義賈曾李行偉韓抱素盧履氷田再思馮訴
陳貞節賀知章元行沖韋縚韓愈
宋則有聶崇義劉溫叟李昉竇儀竇儼呂蒙正張齊
賢呂端田錫李至畢士安蘇易簡种放張洎王禹偁

李沆楊億孫奭林逋李廸呂夷簡范仲淹宋祁韓琦
歐陽修蔡襄王曾孫復石介周敦頤程顥程頤邵雍
張載胡瑗司馬光蘇洵蘇軾蘇轍黄庭堅呂希哲文
彥博唐介房庶趙抃王德用包拯范鎮呂誨王安石
范純仁劉安世范祖禹游酢謝良佐呂大忠呂大鈞
楊時鄒浩尹焞胡安國胡寅胡宏羅從彥李侗朱熹
張栻陸九淵呂祖謙陳祥道真德秀鄭樵馬端臨蔡
沈陳淳蔡元定陳暘張九成魏華父吳澄虞集謝枋
得文天祥許衡

禮樂箴銘本紀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
義者凶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
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
守之必及其世

武王爲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
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
右端之銘曰殷監不遠視邇所代

机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垢口戕口

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
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
毋曰胡傷其禍將長

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
忘於富貴

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共則壽

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

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驕驕則逆
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
牖之銘曰維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不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已上武王踐阼）

孔子入太祖后稷之廟廟堂右階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愼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觀周）

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焉夫子問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誡故常置之

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哉（三恕）

禮樂科條本紀一

大宰掌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統百官以均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

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三曰官聯以會邦治四曰官常以聽邦治五曰

官成以經邦治六曰官法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以弊邦治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法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廢以馭其罪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誅以馭其過六曰生以馭其福七曰予以馭其幸八曰奪以馭其貧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安功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

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

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以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掌邦治。二曰地官掌邦教。三曰春官掌邦禮。四曰夏官掌邦政。五曰秋官掌邦刑。六曰冬官掌邦事。其屬各六十。大事則從其長。小

事則專達。

以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以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六曰歛弛之聯事。

以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買賣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

以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宰夫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

治數。五曰府掌書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已上周禮

大司徒以土會之灋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痺

施十有二教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

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媺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頒職事十有二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飭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

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

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保氏教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

教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大司馬掌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

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外陵內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以九畿之籍施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各方五百里曰侯畿。曰甸畿。曰男畿。曰采畿。曰衛畿。曰蠻畿。曰夷畿。曰鎮畿。曰蕃畿。九服亦如之。

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刑邦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以八辟麗邦灋。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

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以三刺斷民獄。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

士師掌五禁之灋。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

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司刺掌三宥三赦之灋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上已周禮

禮樂名分本紀

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 成公二年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

宰曰自今以來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故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 定公三年

子貢問孔子曰晉文公實召天子而使諸侯朝焉夫子作春秋云天王狩於河陽何也孔子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亦書其率諸侯事天子而已 哀公四年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太郤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内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偪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 哀公五年

趙簡子問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君死於乾
侯莫之罪也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
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
公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社稷無
常奉君臣無常位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
之姓於今爲庶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
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昭公三十二年

漢文帝與慎夫人同席坐袁盎引卻慎夫人坐夫人

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旣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
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
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
說召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漢書附

禮樂凝命本紀

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大禹謨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益稷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 太甲
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咸有一德
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大誥
天畏棐忱 康誥
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梓材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相古先民有夏
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今相有殷天
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旣墜厥命 我不敢知曰有
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
德乃蚤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蚤墜厥命 王
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
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
命 召誥已上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 君奭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 文王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大明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天作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 昊天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敬之

禮樂疑命統紀

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誅。及武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 劉峻辨命論

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因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 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者。萬世之事業也。 一世之事業者。五伯之道也。十世之事業者。三王之道也。百世之事業者。五帝之道也。千世之事業者。三皇之道也。萬世之事業者。非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 已上皇極經世

古之有天下者。栢王。栗陸以前。爲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鴻黃及世。以一民也。堯舜內禪。體文德也。

晉書

漢魏外禪順大名也湯武革命應天人也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魯用天子禮樂本紀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

是故夏礿秋嘗冬烝春社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祭也

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振木

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山節藻棁複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

灌尊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

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拊搏玉磬揩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有虞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綢練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已上明堂位）

魯用天子禮樂議本紀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及禘皆非禮也周公其已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禮運

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公旣沒成康追念周公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子孫至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祭統

魯用天子禮樂議統紀

周至成王而後制禮作樂教典始大明豈有周公方薨成王遽以天子禮樂賜魯始壞周公典禮乎如是則周公諡當何稱非川何禮必王而後可也廟諡曰公葬禮亦公天子禮樂何用哉成王伯禽必不爲此悖禮亂常之事以啟後世僭擬禍亂之門

或曰此魯惠公時周平王命史角賜以郊廟禮也意謂治朝賢主則典禮不紊衰王辟君則賞賜濫行獨不思周轍雖東魯在當時僅爲次國大國有齊楚晉宋敵國有鄭衛陳蔡使平王欲以私意賜魯彼八國肯以上世爲無功德乎疑平王之賜非也

然則孰賜之曰未嘗賜也其何以然曰魯自爲也曰何以知之據經而知之也夫子曰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此聖人作春秋之本旨也隱公六年書曰初獻六羽春秋五十三年始書禘八十六年始書郊以見僭禮樂之有漸也其後乃乘大路載弧韣設兩觀舞八佾並用天子禮樂亦勢所必至故曰魯自爲也

豈惟魯哉晉作六軍僭天子之軍也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僭天子之禮也甚者吳楚稱王僭天子之號也先儒直以魯之所行爲他國之所無故曰成王賜又曰平王賜則晉之六軍禘祀亦賜耶吳楚僭號亦賜耶

說者往往據詩魯頌曰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以魯爲合用盛禮不知魯人安於僭禮猥稱其君功德惟恐不至若果魯之常禮何獨頌僖公乎春秋書公子遂如楚乞師

則僖公畏楚甚矣頌乃謂荊楚是懲春秋書公會齊侯于淮則僖公役楚久矣頌乃謂淮夷卒獲可信乎聖人刪詩不削使後世自見其非耳卽此可決合用盛禮之疑 考索五則

魯之用天子禮樂也其末世乎明堂位周衰陋儒爲之也昔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之平王也夫成王賜矣伯禽受矣惠何以復請之曰往報未成許也周至於平衰矣至襄抑又衰矣襄不許晉文之請隧也而謂成王賜魯郊乎然則魯之僭何始曰著在春秋魯頌春秋桓五年書大雩雩始桓也閔二年書禘于莊禘始閔也僖三十年書四卜郊郊始僖也魯自伯禽而下十八世至僖公始郊詩人頌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曰皇皇后帝皇祖皇稷則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然魯頌曰白牡騂剛白殷牡也魯曷不用亦曉我知之魯緣宋而僭者也其以宋解乎哉 楊愼

夫禮成王實假之于何知之曰以請隧知之隧隱禮也晉文雄覇也復王崇勳也而王辭王也文請之王

弗予之而文弗復也夫郊禘大典也魯弱國也魯弗請天子弗問吾故曰賜也然則曷爲用白牡曰成王志也尊周公以報功德也用白牡班魯宋也班宋示有等也 程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非也予則曰叔子之爲此語也謂於秦之君臣也非三代之君臣也堯得舜而命之陟位不開以疑堯議也舜得禹而命之終陟不開以疑舜議也周公尊則師親則叔父而功與舜禹並不禪而常則祀而王存既可負扆以行天子之事沒亦可崇以天子之禮樂而曰非也

此語於秦之君臣也。雖然必舜禹生而可以行天子之事。必周公歿而可以用天子之禮樂。必孔子而萬世可以天子之禮樂報。外此則又非也。王世貞二則

祀樂詔統紀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除宮刑。出美人。此皆上世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爲昭德之舞。以明休德。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漢景帝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名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漢宣帝

禮之爲用時義大矣哉。黃琮蒼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犧牲。致宗廟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喪紀之節。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安上化民莫善於禮。隋文帝

先王制禮。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象天地以制法。通神

明以施化樂由內作禮自外成可以移風易俗揖讓而天下化者其惟禮樂乎因以同節同和無聲無體寧飾玉帛之容豈崇鍾皷之奏 唐太宗

禮樂合編卷之四

錫山日齋黄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叅閱

禮本紀一 論禮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繫辭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德言盛禮言恭 繫辭

修五禮如五器 舜典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皐陶謨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禮從宜使從俗

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

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曲禮上

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婚朝聘

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義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婚喪祭射御朝聘

禮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惟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於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聖人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巳上

禮運

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

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

而文而誠若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眾之紀也紀散而眾亂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禮也者反本修古而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

而稾鞂之設。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已上禮器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檀弓

禮周流無不徧也。故古之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也。家語二則

禮本紀二 論禮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已上經解

孔子曰。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

孔子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已上哀公問

孔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

而不中禮謂之逆

孔子曰禮所以制中也

孔子曰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孔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

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

孔子曰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孔子曰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　已上仲尼燕居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

此五者以治天下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微矣　祭義

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　檀弓

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節文以為民坊者也　坊記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　四制

立權度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

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大傳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郊特牲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禮器 二則

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衆。此之謂要道。孝經 二則

禮本紀三 制禮

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

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以上禮運

禮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爲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禮器

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

別也
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僻淫之罪多矣鄉飲
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
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
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
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已上經解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
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
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

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
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稱也
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
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
三重大夫再重天子七月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葬
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
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
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

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
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
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爲
貴也
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
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爲
貴也
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

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
禁此以下爲貴也
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
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以文
爲貴也
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羮不和大路素而
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也德發揚詡萬物大理

物博故君子樂其發也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故君子愼其獨也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脩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已上禮器

禮本紀四 用禮

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禮不妄說人不辭費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

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刑人不在君側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

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
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
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公事不私議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
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
必告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
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
士死制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擬人必於其倫
問天子之年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問國君之年
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
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
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
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

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
人之富數畜以對
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蓌拜 曲禮上
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
不必爲己
大人世及以爲禮 禮運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

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險。隱情以虞。
國家靡敝。則車不彫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
不履絲屨。馬不常秣。（少儀　已上）
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八月不雨。君
不舉。衣布搢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
大夫不得造車馬。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
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
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及期相見曰
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
信曰誓。涖牲曰盟。（曲禮　三則）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玉藻）
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善
則爵之。（緇衣）

禮本紀五（崇禮）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
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
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對曰。是儀也。不可謂
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民者也。今政令在
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姦大國之盟。凌虐
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
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
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
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昭公五年）

昭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召其大夫曰。禮人
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
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
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
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
鬻於是。以糊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
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
乎。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

者君子也。昭公七年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外內

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鞅也請終身守之。昭公二十五年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公曰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昭公二十六年

衛襄公如楚。使北宮文子佐入聘鄭。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文公二年

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

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哀公七年

晏子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

禮之善物也景公曰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昭公二十六年）

周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上卿逆於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武官設桑主布几筵太宰涖之晉侯端委以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內史興歸告王曰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王從之（定公二年）

景公飲酒樂釋衣冠自鼓缶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至公曰寡人甚樂此也願共之請去禮對曰齊國五尺之童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左右滌酒寡人以至此請殺之晏子曰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哀公三年）

禮本紀六十

席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學力行
以待取
衣冠中動作順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
如媿難進易退粥粥若無能也
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
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
不寶金玉忠信以為寶不祈土地仁義以為土地不
求多積多文以為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

委之以財貨而不貪淹之以樂好而不淫劫之以眾
而不懼阻之以兵而不懾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
其守
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
可親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殺而不可辱
居處不過飲食不溽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
忠信為甲冑禮義為干櫓戴仁而行抱德而處雖有
暴政不更其所
今人以居古人以稽今世行之後世為楷

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
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
不忘百姓之病也
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
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
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程功積事不求厚祿推賢
達能不望其報君得其志民賴其德苟利國家不求
富貴
澡身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而上下不知也默而

翹之又不急為也
不臨深而為高不加少而為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
同己不與異己不非
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厲廉隅雖以
分國視之如錙銖　儒行已上
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
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
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
輕絕貧賤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　緇衣四則

君子不以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
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
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表記三則

禮本紀七 禮禁

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
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以此防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
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
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

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
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
其身
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嘆以
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修宗廟
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敬則用祭器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
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以此示民民

猶爭利而忘義
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
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
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
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
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
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以
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
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
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
貳其君
君子不盡利以遺民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
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
利以忘其身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
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
卒
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
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
民猶以色厚於德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
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
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

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已上坊記
齋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事君恐民之不敬也
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褻也
禍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
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表記
四冊

禮本紀八周禮典禮
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以凶禮哀邦
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
民
吉禮之別十有二一曰禋祀二曰實柴三曰槱燎四
曰血祭五曰埋沈六曰疈辜七曰肆獻八曰饋食九
曰祠十曰禴十一曰嘗十二曰蒸
凶禮之別有五一曰喪禮哀死亡二曰荒禮哀凶札
三曰弔禮哀禍災四曰禬禮哀圍敗五曰恤禮哀寇

亂
賓禮之別有八一曰朝二曰宗三曰覲四曰遇五曰
會六曰同七曰問八曰視
軍禮之別有五一曰大師之禮以用衆二曰大均之
禮以恤衆三曰大田之禮以簡衆四曰大役之禮以
任衆五曰大封之禮以合衆
嘉禮之別有六一曰飲食二曰婚冠三曰賓射四曰
饗燕五曰脤膰六曰慶賀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以婚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

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賑膰之禮親兄弟之國。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別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已上周禮

禮本紀九 漢季復禮

禮有三本天地性之本也。先祖類之本也。君師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懷。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郊止天子。社止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別積厚者流澤光。積薄者流澤卑。

尊之尚玄酒也。俎之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利爵之不卒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侑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廟之未納尸也。始卒之未小斂也。大路車之素幭也。郊之麻絻也。喪服之先散帶。一也。三年之喪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嘆也。縣一磬而尚拊搏。朱弦而通越。一也。

凡禮始於脫。成於文。終於隆。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迭興。其下復情以歸太一。已上大戴禮禮三本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以行。難者弗辟。易者弗從。惟義

所在日旦就業夕而自省

君子學必由其業問必以其序問而不決承間觀色而復之雖不說亦不強爭也

君子不絕小不殄微行自微也不微人

君子禍之爲患辱之爲畏見善恐不得與焉見不善者恐其及己也是故君子疑以終身

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嗜慾思恥忿怒思患終身守此戰戰也

君子患難除之財色遠之流言滅之禍之所由生自纖纖也是故君子夙絕之

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已能亦樂人之能也好人之爲善而弗趣也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疾其過而不補也飾其美而不伐也

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君子義則有常善則有鄰見其一冀其二見其小冀其大苟有德焉亦不求盈於人也

君子入人之國不稱其諱不犯其禁不服華色之衣不稱懼惕之言

多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弗與進給而不讓好直而徑儉而好傹者君子弗與夸而無恥強而無憚好勇而忍人者君子弗與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禮忿怒而爲惡足恭而口聖者君子弗與

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其少不諷誦其壯不論議其老不教誨可謂無業之人矣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吾無望焉

親人必有方

少稱不弟焉恥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焉罪也慕善人而不與焉辱也弗知而不問焉固也喜怒異慮惑也不能行而言之誣也非其事而居之矯也道言而飾其辭虛也無益而厚受祿竊也好道煩言亂也殺人而不戚賊也

人言不善而不違近於說其言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身近之殆於身之矣人言善而色葸焉近於不說其言不說其言殆於以身近之也殆於以

身近之殆於身之矣
目者心之浮也言者行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也
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
懼之而觀其不恐也怒之而觀其不惛也喜之而觀
其不誣也近諸色而觀其不踰也飲食之而觀其有
常也利之而觀其能讓也居哀而觀其貞也居約而
觀其不營也勤勞之觀其不擾人也
事父可以事君事兄可以事師長使子猶使臣也使
弟猶使承嗣也能取朋友者亦能取所予政者矣賜
與其宮室亦猶慶賞於國也忿怒其臣妾亦猶用刑
罰於萬民也是故爲善必自內始
天子日旦思其四海之內戰戰惟恐不能乂諸侯日
旦思其四封之內戰戰惟恐失損之大夫士日旦思
其官戰戰惟恐不能勝庶人日旦思其事戰戰惟恐
刑罰之至是故臨事而栗者鮮不濟已上大戴禮立事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辱可避避
之而已矣及其不可避也君子視死若歸
父母之讐不與同生兄弟之讐不與聚國朋友之讐

不與聚鄉族人之讐不與聚鄰
國有道則突若入焉國無道則突若出焉
君子錯在高山之上深澤之汙聚橡栗藜藿而食之
生耕稼以老十室之邑是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
十室之邑則下爲秉德之士存焉已上曾子制言

禮統紀一 漢李復爵

尋常之室無奧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輿無左
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輿處無禮即
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乎

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
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

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者主之階也
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為主人禮也所以
守尊卑之經強弱之稱也

禮臣下所以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乎騶
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輿
十乘以明貴也二牲而食以優飽也虞人翼五豝以
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以節待
敬之至也

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後貴者始羞殽膳下洽而
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嘗羞殽不下洽上不舉樂
故禮者所以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
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

戴其上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

禮國有饑人人主不飧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
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榭徹於堠馬不食
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
民之道也

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
穀則拜之

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
忍食其肉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

不田獮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鷙不出顏羅草
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以火田烏獸
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有時用有節則物蕃多故仁
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理得已上賈誼禮篇

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動豈人力
也哉余至大行禮官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
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
矩無所不貫誘進以仁義束縛以刑罰故德厚者位
尊祿重者寵榮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

人體安駕乘爲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爲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爲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爲之庶饈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爲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太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

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

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弟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進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

禮者養也稻梁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茝所以養鼻也鍾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几席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茝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斿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韅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

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危情勝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

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性情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強固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

楚人鮫革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鑽如蠭蠆輕利剽遬卒如飄風然而兵殆於垂沙唐眛死焉莊蹻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堅甲利兵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漢以爲池

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阻險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無辜時臣下懍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始終相應至文以有辨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喪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墜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方圓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

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道之極也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

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騖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司馬遷禮書八則

禮統紀二 諸子參禮

生之樂之則母之禮也政之教之遂以成之則父之禮也父母之禮以加於民 汲冢周書

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叔向二則

禮者人主之所以爲羣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

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儀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僈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

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義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

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 荀子六則

隄者水之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 董子

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令廢禮者是去表也 管子

勇多則弒其君力多則弒其長然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 晏子

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應時而變也 莊子

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敢之禮有親疏之禮無愛憎之禮 慎子

禮者禁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

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賈子

禮象五行其義四時也故以四時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

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爲符日月爲明。稽命徵

禮義治國之粉澤雖然非所以富天下而強國。世本

家老與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娶婦紱絻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

所以防淫也。淮南子

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禮義故日月不高則所照不遠水火不積則光炎不博禮義不加乎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韓詩外傳

河決若甕口而破千里況禮決乎其所害必多矣故堤坊成而民無水菑禮義立而民無亂患

禮讓爲國者若江海流瀰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無爲本若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鹽鐵論二則

天之爲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爲德秋以殺藝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君不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刑法論

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要爲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鄭玄

農夫耒耜以耕田和其剛柔聖人以禮耕人情正其上下。孔穎達

怠慢於禮則政無車無車則政不行。何休

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

凡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龐贅。

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啖之奚其彊。揚子三則

使童子變孟賁之意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童子必不勝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

也黃憲

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犯遡宜之重判是以玄湖之僉聞雖能言而不得廁貴牲蛩蛩之負蹷雖寄命不得爲仁義抱朴子

凡執禮者必以吉凶軍賓嘉爲次今則以嘉賓次吉軍凶後賓庶乎義類相從終始無黷顏師古

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

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利導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

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之風氣程子三子

禮所以持性禮即天地之德也

禮者聖人之成法

觀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眞義理也行典禮而不達會通則非時中

進人之速無如禮學

禮者理也知理則能制禮

學者行禮時人以爲迂彼以爲迂在我乃是捷徑張子

七則

禮不可駭俗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

匏有苦葉不可食濟有深涉不可渡禮有禁法不可越

時豐則禮降時儉則禮殺遭時制宜不可無禮文公正義

三則

禮樂合編卷之五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蛀父纂述
耒齋華 琪芳 芳侯父參閱

禮議統紀一 諸儒詮禮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言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耻厭服其心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以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謂之拜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為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

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耻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梃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為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佚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為逸而立且拜之者為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梃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為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為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為薪故聖人以其微權

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於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蘇洵

人情莫不好逸而惡勞。今吾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為禮。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為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傴仆。傴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為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吾獨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為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

商周之際。何其為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籩豆簠簋牛羊酒醴之為具。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終日不亂。惟其習慣而無疑。是以能深思禮樂之意。而廉耻退讓睟然盎然。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後世尚且記錄三代禮樂之名。冠古之冠。服古之服。御古之器皿。傴僂拳曲。所用非所習也。而强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蘇軾二則

知禮者貴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為偽也。亦烏知聖人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偽。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偽。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為聖人化性而起偽。不知天之過也。

為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慾之性。莫不欲逸。而為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為長者讓。夫民於此。豈皆有樂之心哉。患上惡已。而隨之刑也。荀卿以為特劫之法度之威。為之於外耳。此亦不思之過也。

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而為之制。故其制雖有以強人。乃以順其性也。聖人苟不為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為偽。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為真乎。王安石三則

君子大復古。重變古。以古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

意義不可私智吏也用步卒而車戰法亡阡陌而井地法亡建郡縣而封建法亡以日易月而通喪之禮廢從事鞍馬而軾之儀絕參以胡服而冕黻不復用尚以盃盞而簠簋不復施大抵祀便利為安日趨苟簡凡所施設是今非古如宣帝所謂漢家自有制度可勝嘆哉 司馬光

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享古之鬼神者皆從其器後世宗廟之祭乃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席地而食今世坐於牀食於牀上器不得不有所變雖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為便安故器不可復用而意則可師也 歐陽修

冠婚喪祭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婚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月則類古矣 蔡襄

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入便人情適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回翔容與不可馳驟上自朝廷下至於民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重之以四時使民自尊而不輕

為姦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

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蹈而不可須臾離也須臾離則惰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惰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始終乎 胡寅

禮議統紀二 諸家駁禮

禮者所以貌情也。羣義之文章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諭內也。故曰禮以情貌

凡人之為外物動也。不知其為身之禮也。衆人之為禮也。以尊他人也。故時勸時衰。君子之為禮以為其身。以為其身故神之為上禮。上禮神而衆人貳。故不能相應。不能相應故曰上禮為之而莫之應。衆人雖貳。聖人之復恭敬盡手足之禮也不衰。故老子曰攘臂而仍之

道有積而德有功。德者道之功。功有實而實有光。仁者德之光。光有澤而澤有事。義者仁之事。事有禮而禮有文。禮者義之文。故老子曰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失義而後失禮

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禮朴而不明。故老子曰禮薄也

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予奪。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衆人之為禮也。人應則輕歡。不應則責怨。今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而資之以相責之分。能無爭乎。有爭則亂。故老子曰夫禮者忠信之薄也。而亂之首 已上韓非子解老篇

昔者始有書契。以蝌斗為文。後世有規矩摹畫之迹。

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又創為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吏不能究。使今世尚用古篆書簡策。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偽之端也

周公孔子區區於升降揖讓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所謂迂闊。而不知聖人之權固在此也。帝王相承而不敢破。秦始皇以詐力并諸侯。決壞聖人之藩籬。而以利器明示天下。天下惟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為無用贅龐之物。其意以為生之無事乎。

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至今未息歟。蘇軾論秦始皇

遺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歐陽修論俗禮

禮志統紀 歷代禮制沿革

伏羲以儷皮爲禮。作瑟以爲樂。可爲嘉禮。神農播種。始諸飲食。致敬鬼神。䄍爲田祭。可爲吉禮。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可爲軍禮。九牧倡教。可爲賓禮。易稱古者葬於中野。可爲凶禮。

修贄類帝。則吉禮也。釐降嬪虞。則嘉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征於有苗。則軍禮也。遏密八音。則凶禮也。故自伏羲以來。五禮始彰。堯舜之時。五禮咸備。

夏商二代。散亡多闕。洎周公攝政六年。述文武之德。制周官及儀禮。序云。禮也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然則周禮爲體。儀禮爲履矣。周衰諸侯僭。孔子時已不能具。秦始皇收其儀禮。歸之咸陽。但採其尊君抑臣。以爲時用。

漢興。草昧未遑制立。羣臣飲醉爭功。高帝患之。叔孫通草綿蕝之儀。救擊柱之弊。帝悅。歎曰。吾於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以通爲奉常。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徐生善爲頌。孝文帝時。徐生以頌禮官至大夫。而蕭奮亦以習禮至淮陽太守。

孝武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闕冬官一篇。河間獻王千金購之不能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奏之。

西漢之末。劉歆始置博士。行於代。杜子春受業焉。永平初。鄭衆賈逵悉攻禮學。其後馬融作周官傳。鄭玄爲注。初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所記百四十一篇。至劉向考校經籍。纔獲百三十篇。向因次第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二十二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戴德删其煩重。合記之爲八十五篇。謂大戴記。戴聖又删大戴書爲四十七篇。謂小戴記。馬融亦傳小戴之學。定月令。明堂位。合四十九篇。鄭玄受業於融。復爲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小戴記四十九篇。凡三種。惟鄭玄注立於學官。餘並散落。七上二十一史

章帝時。博士曹褒上疏。以爲宜定文制。著成漢禮。太常巢堪以爲一世大典。非褒所定。不可許。帝知諸儒拘攣。難與圖始。朝廷禮憲。宜以時立。乃拜褒侍中。班固以爲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

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漢書

魏以王粲衛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雖綴時禮。不足相變。吳則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時制。

晉初。以荀顗鄭沖典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加删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傳成纘續。未成。屬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其遺文也。江左刁協荀崧蔡謨踵修之。

齊武帝詔尚書令王儉制定五禮。至梁武帝命羣儒又裁成焉。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璉。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褧。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參會其事。

陳武帝受禪。多準梁舊。後魏道武帝舉其大體。事多闕遺。孝文帝率由舊章。擇用令典。朝儀國範。煥乎復振。

北齊則楊休之元循伯熊安生。後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弼並習儀禮。以通時用。隋文帝命牛弘辛彥之等。

採梁及北齊儀注以爲五禮

唐太宗踐祚。詔禮官學士修改舊儀。著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六篇。國恤五篇。爲百卷。貞觀七年始令頒示。

唐高宗初以貞觀禮節文未盡。重加修撰。勒成百三十卷。至顯慶三年奏上。高宗自爲之序。時許敬宗李義府用事。其取舍多依違希旨。學者不便。其議紛然。上元三年下詔。命依貞觀爲定。儀鳳二年。詔並依周禮行事。自是禮司益無憑準。每有大事。輒別制一儀。援古附今。臨時專定。貞觀顯慶二禮亦皆施行。

武后時。以禮官不甚詳明。特詔國子司業韋叔夏率更令祝欽明每加刊定。叔夏卒後。給事中唐紹專知禮儀。紹博學詳練舊事。議者以爲稱職。

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巖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編以今事。集賢院學士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爲歷代不刊之典。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但今之五禮儀注。已兩度增修。或未折衷。請更討論刪定。於是令徐堅李銳施敬本等檢撰。歷年不就。蕭嵩始奏起居舍人王仲丘修之。凡百五十卷。是爲唐開元禮。通典

宋太祖受禪之明年。太常博士聶崇義上重集三禮圖。詔集儒學士詳定。開寶中。命劉溫叟李昉等撰通禮二百卷。本唐開元禮而損益之。既又定通禮義纂一百卷。真宗重熙後。封泰山。祀汾陰。增修裒曲。其制度儀注。傳於有司者。殆數百篇。天聖初。王皡始類成書。自天禧迄乾興。爲禮閣新篇。有司便之。

皇祐中。文彥博撰大享明堂記二十卷。嘉祐中。歐陽修纂集散失。主通禮而記其變。以類相從。爲一百卷。賜名太常因革禮。之異於舊者十三四。

熙寧中。諫院黃履請詔禮官講修郊社禮樂。未合古制者。元豐以後學士宋敏求等詳定朝會儀注四十六卷。祭祀儀百九十一卷。祈禳四十卷。蕃國七十一卷。喪葬百六十三卷。其損益視前倍矣。

紹聖而後。累詔續編。起治平迄政和。凡五十一年。爲書三百卷。大觀初。置禮局於尚書省。命檢討官具禮制本末。三年書成。爲吉禮二百三十一卷。祭服制度

十六卷。政和元年續修成。四百七十七卷。三年五禮新儀成。凡二百二十卷。

累朝典禮。互有損益。若圜丘之罷合祀天地。明堂專以英宗配帝。悉罷從祀諸臣。禘祖已祧。而復遂爲始祖。此則熙寧元豐變禮之最大者

孝宗朝常續編太常因革禮。至淳熙而復有編輯之旨。其後朱熹講明詳備。嘗欲取儀禮周官二戴記爲本編。次朝廷公卿大夫士庶之禮。盡取漢晉而下。及唐諸儒之說。考訂以爲當代之典。已上宋史

禮通統紀一

禮主治貴。故不制庶人之禮。若有事則假士禮。非禮之正也。權也

刑主治賤。故無大夫之刑。若有罪。以八議定之。議所不赦。則受刑。非刑之正也。勢也

伯取長人之義。子取養人之義。男取安人之義。此制爵通於天下者

上大夫卿知進退。而其道上達。下大夫知足以帥人。上中下士才足以任事。此制爵施於國中者

由卿而上。三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蓋卿而上。其祿浸厚。不殺則地之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浸薄。殺之則臣之養不能自給

谷。虛而廣。川流而大。以性情則有剛柔輕重遲速。以飲食則有酸苦辛鹹。其以出入則有水陸舟車。以衣服則有氈裘絺綌

已往者爲現在者所趨。現在者爲方來者所本。相趨處天地陰陽之分。相本處天地陰陽之合

極大爲太。太分爲一。上下異位曰分。動靜相生曰轉。

推遷不一曰變屈伸有常曰列聖人制禮皆本於此法天地則有尊卑貴賤之等法陰陽則有吉凶刑賞之事法四時則有歲月久近之差法鬼神則有報本反始之誠

地有廣狹則人有多寡禮必因地以爲倫類廣者禮備狹者禮降也年有上下則人有豐嗇禮必因時以爲厚薄年豐禮厚年凶禮薄也

分極尊者無資於介祭極敬者不備乎物

諸侯朝王執圭朝后執璋

大圭天子搢以祀天者無鐫刻之文大琮天子黼以獻天者無盬飾之和

順天之時以作郊雩之祭坊日月之東西以爲春朝秋夕之祭因丘陵川澤之高深以爲高上卑下之祭

飲爲天産所以作陽德是養陽氣食爲地産所以作陰德是養陰氣禴主於灌獻嘗主於饋食享以酒爲主食以飯爲主

鼎俎以盛天産天産屬陽故用陽數之奇籩豆以盛地産地産屬陰故用陰數之偶尊用水土而常褻不事內盡志也非用水土而多品是皆外盡物也

諸侯雖出自天子之裔亦惟推始封之君爲始祖之廟不敢以天子爲祖大夫雖出自諸侯之裔亦惟本始爵之祖立別子之廟不敢以諸侯爲祖

天子百僚上公五十侯伯子三十

大射禮公升即席奏陔夏燕禮賓及庭奏陔夏

大夫執命圭而專使則禮在己故私覿以申己意若從君以行則禮在君故不敢私覿以敬君

郊祭之禮未有五味先有水故爲五味之本未有黼

黻先有粗布故爲女工之本

祖考形魄歸地屬陰而肺屬金金水皆陰是以陰物報陰靈也祖考魂氣爲陽而黍稷陽産牲首亦陽體此以陽物報陽靈也

冕下之旒以藻穿玉以玉飾藻前後各十二垂之而深邃也冕上有覆以玄爲表以纁爲裏前微俛後微仰視之而延長也

月閏春秋則闔青陽明堂門之左扉月閏秋冬則闔總章玄堂門之右扉

天子以朝服而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餕朝食之
餘不欲厚於所養也朝食餕食必奏樂以侑之養以
和平之音也日食惟少牢常食從儉也朔月必太牢
重朔從豐也五飲以水爲上貴五味之本也漿酒醴
酏以次而列以淸濁爲序也
玄冕卑而裨冕尊以朝君重於自祭也皮弁尊而朝
服卑以聽朔重於視朝也
凡朝臣入常先君出常後辨尊卑也退適聽政以決
可否勤政事也視大夫退而後釋服體羣臣也

諸侯具朝服以食薄於常日加於朔日貶於疾日
羔取其絜虎取其威諸侯德純絜而威嚴重故獨重
之明其尊也鹿取其羣豹取其文大夫士同寅協恭
文章煥發故同用之殺於君也
向陽明而居順生氣而卧敬天威而變皆君子之奉
天道也
沐用淅稷之水而後靧用淅粱之水別其首與面也
髮濕用櫛木之梳乾則用象齒之梳順其滑與澁也
由是進機進羞克之以和平之氣工乃升歌感之以

和平之音凡以新沐氣虛致其養也
上體用絺下體用綌別貴賤也履蒯席而以湯洗足
履蒲席而以布絜身順先後也
玄者天色朱者陽色天子法天興陽故冠纓用之緇
者地色諸侯不敢擬天子故緇布用之
父有祖喪子姓不宜純吉
文者上之道武者下之道故足在手下曰武卷在冠
下亦曰武
上衣取乾而正色得五行一氣之純下裳取坤而間

色得五行二氣之雜
君子之燕服用新緜謂之繭用舊絮謂之袍有表而
無裏謂之絅有表裏而無著謂之褶
黼以昭斷故國君服黼裘以誓軍旅省耕斂
麑裘服於聽朔聘享羔裘服於朝君狐裘服於蜡祭
裼衣皆象裘色取其稱也
笏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以遠尊而伸
故飾竹本以象
居士道藝兼具有經綸之才故用錦帶示文也弟子

職分修爲敦忠信之實故用縞帶示質也
君子右徵角左宮羽事道宜修民道宜勤故在右動
作之方君道宜靜物道宜積故在左無事之方
路寢門外至應門則趨路寢門內至堂則行進而前
身微俯如揖退而後身微仰曰揚已上孔穎達傳

禮通統紀二
韠度下廣二尺象地上廣一尺象天長三尺象三才
頸五寸象五行兩角之肩與革帶博二寸象陰陽
在燕服曰韠在冕服曰韍
一命緼韍幽衡蓋爵位未隆緼者未見其命至卑故
色至隱耳再命赤韍幽衡蓋爵位差隆緼者微見其
命稍尊其色稍顯矣三命赤韍葱衡蓋位冠羣臣道
隆德盛其命貴故其色顯也
采齊詩之和者肆夏詩之嚴者

德極其純故玉用其粹體天之道故同天之章玉如
山之玄有鎮靜之德體陽道也如水之蒼有通達之
德體陰道也
用葦桃茢以防不祥桃以其性葦以其氣茢以其形
形不勝氣氣不如性故視貴賤爲多少之數
行聘私享爲公事自闑西入用介禮也私面私覿爲
私事自闑東入從臣禮也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往以予則舍我其誰定以一
則示民無二

仁主愛親而祖特親之親義主尊尊而祖又親之尊
輕則不至禰其祖重則不至卑其祖
品味有偏皆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辨道藝有異
尚不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
升車先於君子則式以待君子之升下車後於君子
還立以待君子之去
左陽生道右陰死道將軍尊故行伍尚左冀無覆敗
也士卒賤故行伍尚右示有必死之志也
天尊而無爲故止以日爲主猶之王燕飲則主之以

大夫王姬女則主之以諸侯也有祀必有配故又以
月猶祭社則配勾龍祭稷則配周棄也
生則氣魄合而爲人死則氣魄分而爲神爲鬼惟聖
人合立鬼神之名以爲教
朝踐以報神氣而反始之教寓焉饋食以報鬼魄而
洽情之教行焉
土穀之神屬地道爲陰故建社稷於國右爲地道所
尊而神道之心寓焉祖考之靈屬人道爲陽故建宗
廟於國左爲人道所向而不死其親之意寓焉

宮室有與阼房寢與爲尊所居阼爲主所在房則有
方寢則無侵扯有升合仰覆左爲升以象陽之升右
爲合以象陰之合仰爲斛以象顯有所承覆爲斗以
象隱有所庇鼎有上下大小口在上以象有所安乎
上足在下以象有所立乎下大者爲鼐以象氣之所
仍掩者爲鬲以象才之所任
兩君相見樂作主獻賓賓卒爵而樂止一節也賓酬
主主卒爵而樂止二節也升歌清廟之詩三節也堂
下吹象武之曲與夏籥更迭而作四節也

主讓賓賓尊主情相接也主以仁賓以義德相讓也
主厚飲食賓謹進退事相成也
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
食緦麻一年一會食
天地有尊卑之勢聖人法之以制君臣之禮山澤有
卑高之勢聖人法之以制貴賤之禮陰陽有動靜之
殊聖人法之以制經禮之大曲禮之小
衣服所常著爲日月星辰之象取象於天也宮室器
具各有尊卑大小之制取法乎地也禮記上孔穎達傳

饗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凡朝聘之賓客皆一饗而燕則無數 吳澂

吉服五則九章也七章也五章也三章也一章也凶服五則斬衰也齊衰也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 呂大臨

天地有禮神之玉無鬱鬯宗廟無禮神之玉有鬱鬯 鄭玄

王建大常畫日月象天地也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伏也孤卿不畫言奉王之教政而已大夫士雜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職也師都建旗畫熊虎

象其猛也州里建旟畫鳥隼象其勇捷也縣鄙建旐畫龜蛇象其捍難避害也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旞全羽旌析羽皆五色象文德也 呂大臨

棄禮本紀

囂訟 靜言庸違象恭 方命圮族 堯典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大禹謨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甘誓

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 五子之歌

畔官離次俶擾天紀 胤征

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 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 仲虺

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

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 伊訓

欲敗度縱敗禮 太甲

沉湎冒色敢行暴虐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播棄犁老昵比罪人 朋家作仇脅權相滅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

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泰誓七則
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
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
以爲大夫卿士 牧誓
汨陳其五行 洪範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
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
子哀大不友于弟 造民大譽弗念弗庸 康誥二則
在今後嗣王酣身 酒誥

大淫泆有辭 多士
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圖厥政不蠲烝 多方二則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 服美於人驕淫矜侉 畢命二則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匏有苦葉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靜女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魚網之
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新臺二則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
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二則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汶水滔
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二則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
之醜也 牆有茨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
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鶉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
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氓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
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遵大
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遵大路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 有女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有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蘀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狡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褰裳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丰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風雨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子衿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揚之水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溱洧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宛丘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東門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株林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隱公元年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隱公二年
秋。武氏子來求賻。隱公三年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隱公五年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桓公二年

春正月。公狩于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桓公四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桓公十有五年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莊公元年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莊公二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莊公四年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莊公五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莊公七年
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莊公二十

四年

天王狩于河陽。（僖公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文公五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文公九年）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宣公八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昭公三十年）

盜竊寶玉大弓。（定公八年）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定公十四年）

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禮運二則）

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今陳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

周制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奥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也。

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

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狩。則君親監之。今承王命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周語三則）

僭禮本紀

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僖公二十五年）

楚子觀兵於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爲之備使民知

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宣公三年）

新作雉門及兩觀胡傳曰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爲庫門而皋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爲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定公二年）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禮運）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強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郊特牲）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子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

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禮記

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口腹以亂百度亦惟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

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予一人予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予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爲公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爲也若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

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周語

禮之情文統紀

禮本於人情。情生而禮隨之。古者民淳事簡。禮制未有也。然斯民不能無室家之情。則已有冠婚之禮。不能無交際之情。則已有鄕射之禮。不能無追慕之情。則已有喪祭之禮。此人心自然之制也。

由是已還。燔黍捭豚。相愛之禮盡矣。猶未足也。積而至於籩豆鼎俎。徐行後長。相敬之禮盡矣。猶未足也。積而至於賓主百拜。然叩其眞情。籩豆鼎俎。未必如燔黍捭豚之厚也。賓主百拜。未必如徐行後長之客也。此人心當然之制也。

享食之文。揖遜拜跪。其本則敬而已。喪禮之文。擗踊哭泣。其本則哀而已。祭禮之文。祼獻酬酢。其本則誠而已。此人心懇然之制也。

日用三牲。可以爲養。啜菽飲水。亦可以爲養。襲冐絞給。可以爲葬。斂手足形。亦可以爲葬。庭實旅百。可以爲享。匏葉兎首。亦可以爲享。此人心同然之制也。朱熹

四則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名分之守。愛敬

之實。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文也。其本有家日用之常體。不可一日不修。其文又紀綱人道之始終。不可一日不講且習也。熹嘗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少加損益於其間。大抵謹名分。崇愛敬爲之本。至施行之際。則又畧浮文。敷本實。以竊附孔子從先進之意。朱熹家禮

禮之損益統紀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表記四則

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董仲舒策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代之道若循環然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罰豈不繆哉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 司馬遷高帝贊

文者古先聖王經世之道也上古洪荒斯人禽獸草木如也聖人為之紀綱法度典章禮樂以維持之使父子君臣夫婦兄弟莫不得其正故謂之文

文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理不相瀆亂也是以書稱堯為文思舜為文明禹為文命夫子於堯亦曰煥乎其有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為文物太中之道始建也

觀周之治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輯睦順指如意則文之振也穆昭而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者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為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紀綱文章為厲王之亂

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由郁郁之文觀之謂之忠可也謂之敬可也若曰夏尚忠商尚

敬夫文果離於忠與敬乎忠與敬可離於文乎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言三代之文質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 考索四則

禮之異同統紀

三禮之學說異者四有前人所行後人更之者有出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有後儒損益前代自爲一朝之典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墨始於晉髽始於魯廟有二主始於齊桓朝服以縞始於季康古者麻冕今也純古者冠縮縫今也橫縫同爲一代而異制如此是前人所行後人更之也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於西方子游曰於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子

夏曰爲之齊衰同師夫子而異說如此是出於聖門而傳之各異也

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於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於古後世猶且曰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明知二書出秦漢而尚然況作周禮者未嘗與儀禮謀作儀禮者未嘗與周禮禮記謀烏能無異是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爲一朝之典也

魯秉周禮而執羔執雁魯人已不自知至漢棄黃金

亂斷簡。諸儒各述所聞。故其學以霍大爲南岳。以大尉爲堯官。以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太宰太宗太卜大士爲六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遠而不敢辨。又烏能無異是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爲先代之訓也。

鄭玄註禮。今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二室。議大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當如辟雍。或以爲當如膠庠。或以爲當如成均瞽宗。詢其言

之所自。則皆三禮之書。察其書之所載。則皆周禮之制。然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大學一也。而名有六。此亦未定之禮也。鄭樵五則

禮之純駁紀

禮記出自孔氏七十二子各撰所聞。或錄舊禮之義。或述變禮之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叙得失。藏於石壁。以避秦灰

曲禮論撰於曲臺。而不及五禮之大本。王制著述於博士。而盡失先王之大意。月令摘於呂覽。而錄秦世之官。緇衣本乎尼子。而改爲論之文。禮運載夫子之說。有虧名教。經解引易之緯書。多牽諸論。明堂位論周公踐阼。檀弓載舜葬蒼梧。皆流俗之談。非根據之

語。儒行全無義理。如戰國游士之誇言。玉藻顛倒錯亂。且不可句讀。

禮記必去呂不韋之月令。漢儒之王制。擇冠婚喪祭燕射相見之禮。以類相從。然後可爲一書。若中庸大學子思孟子之論。不可附之禮篇。至樂記表記學記坊記燕居緇衣。當爲中庸大學之次。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又其次也。曲禮祭義祭法射義等篇。辰古已多。又王制月令下矣。唐王巖請刪去張說。不可令月令乃明皇刪定李林甫註之端拱中李至請復朝廷

祭祀儀制。多本唐註。至今不能改。鄭樵 三則

唐太宗召魏徵入曰朕昨夜讀周禮。眞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哉言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也。唐史

周禮之用。王莽敗於前。王安石敗於後。非周禮不可行。二人非行周禮者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知本之說也

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以漢儒多附

會也。雖然博而約之。自可弗畔。攷註 二則

禮之正變統紀

禮大夫沐稷。而君與士皆沐粱。大夫之臣曰私人。而君與士之臣皆曰私臣。大夫祭則堂之上下共尊。而君與士則堂下異尊。大夫內子拜尸西面。而君與士之妻則北面。大夫之於主婦不致爵。而君與士則致爵。大夫嗣子不舉奠。而君與士之嗣則舉奠。大夫賓尸。尸酢主人。乃設席。而君與士則先酢而設席。大夫前祭一日筮尸。而君與士則前三日筮尸。大夫祭之日視濯。而君與士則前祭一日視濯。馬端臨

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於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吳澄

禮之是非統紀

周禮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澗畧人主之身所以學者疑其非聖人之書今觀其措置規模不徒𢥠亮天地和洽人神而盟詛讐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及也貽謀燕翼後世豈無僻王皆賴前哲以免則周公之用心遠矣文中子居家不廢周禮太宗嘆爲真聖作深知周禮者

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則周禮在攝政

之六年故六官之首皆云辨方正位盖將復辟於成王也

周公營洛既成之後作周禮還歸在豐之後作周官鄭衆以作周官爲周禮則失之

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

五等之爵九畿之服九州十二境閩蠻貊狄祭天祀地朝覲會同之事皆非文王特政所得及也以是書而加文王非愛文王者

周禮固詳於理財然其規畫也似巧而惠下也甚厚其經入也若豐而奉上也甚約謂爲理財之書又非深知周禮者

孫處曰周禮建都之制不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爲之未經行也

周禮有缺文有省文有兼官有預設有不常制有舉大綱有副相副貳有常行有不常行其規模與他經

不類所以難通鄭樵八則

六典周公經治之法也漢武帝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不立學宮何休詆爲戰國陰謀謬矣鄭康成以爲致太平之迹亦未盡然盖治法至太平大備所以致太平者不專係於法之備也

禹之五服服五百里各指一面言之東西相距而爲五千周之九服方五百里則以其方廣言之東西相距其地亦止於五千何斥大封域之有則言五服不可分爲九非也

洛邑雖天地之中北近大河東西長南北狹不可規方千里然溫在河北洛陽在河東皆畿內地不以河爲限也不然商都河北邦畿千里何以見於商頌則言王畿不可方千里非也

井田之法凡九夫爲井在鄉遂則自一井積之方十里爲成又自一成積之方百里爲同所以言鄉遂授田之數也在家邑則自一井積而爲邑爲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所以定公卿之釆地也則言井田內外不應異法非也

三等之國分爲五等周公逆慮世變而欲制之也自公以下所食之地少附庸之國多欲其大小相維必建國時方定其地非取先王已制之國盡更張之也若曰徙封數大國則諸侯盡擾司徒之制言封國不言徙國也則言三等之國不可析之爲五非也

周禮有可疑者如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且祀昊天於南至服裘爲宜祀黃帝於季夏盛暑之月而亦服裘可乎

王搢大圭又執鎮圭以朝日以考工記考之大圭其長三尺抒上終葵首鄭康成謂玉方一寸其重一斤若圭三尺其博二寸有半其厚四分則其重殆三十斤而王能搢之乎

王乘玉輅建太常維者六人服皆衮冕夫衮冕王與上公之服也維太常者從行車後乃亦衣龍衮與王同服不幾於尊卑無辨乎

太宰六官之長也其屬六十而內小臣寺人九嬪世婦女御之職皆與焉以天子之政卿而宦寺宮妾悉爲之屬不已褻乎

天官既有世婦春官又有世婦且曰每宮卿二人謂之婦則不得以爲卿鄭康成乃曰如漢有長秋亦以士人居之夫士人爲卿則又不得謂之婦矣且王后六宮而天子六卿若宮有二卿則卿十有二人不已數之多乎

陳君擧曰主客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土地彊域之事合屬司空乃掌於司馬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朱熹曰不然周家以忠厚待臣既任之而復疑之耶其賓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

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故屬之司寇有威懷諸侯之意又官掌諸侯土地封疆有變則六師移之所以屬司馬也　朱子語錄

禮樂合編卷之六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叅閱

事親之禮本紀一　孝道　孝思　孝則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蠱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　大禹謨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岵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鴇羽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

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七月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 鳴鳩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
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維桑與梓必恭敬
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
我我辰安在 小弁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無父何
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父兮生我母兮
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
之德昊天罔極 蓼莪三則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下武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既醉
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爭
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里鄉黨稱其孝也兄
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
游稱其信也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

不敢對
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恒言不稱老
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食饗不爲
槩祭祀不爲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不服闇不登危懼辱
親也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君子已孤不更名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父召無諾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
不至變味飲食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
復故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以隨之
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 曲禮已上
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

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
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
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
也
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
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 已上坊記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父母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

而不趨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
疏節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
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已上玉藻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
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檀弓

事親之禮本紀二 侍膳 問寢 宗子 宗婦 庶子 介婦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
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
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偪屨著綦
婦事舅姑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佩紛帨
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衿
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
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
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

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惟所欲棗栗飴蜜
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
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
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
食則佐長視具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
布席各從其事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
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
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
而襡之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
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
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

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
升降出入揖遜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
唾洟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
褻衣衾不見裏
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
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
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閒面垢燂潘請靧足

垢燂湯請洗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
而待
加之事人代之已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
之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後怒
之不可怒子放父出而不表禮焉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
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
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
之不衰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
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
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父母雖没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舅没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富貴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

子弟若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後敢私祭 已上內則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

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文王世子二則

事親之禮本紀三（天子　諸侯　卿大夫　士　庶人　大孝　中孝　小孝）

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

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仁愛而民莫敢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

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況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況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況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

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

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人者乎

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國是以行成於內而立名於後世

曾子曰敢問子從父令可謂孝乎子曰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焉得爲孝乎

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　孝經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歟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敬乎

曾子曰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也

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歿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之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曾子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歿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春曰

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項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祭義 已上

孔子曰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悖乎耳趨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心

子路曰負重道遠者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食而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食藜藿為親負米之時不可復得也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草木欲長霜露不使賢者欲養二親不待故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也家語 二則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

孝子如執玉如捧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祭義二則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親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

曾子曰為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為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

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故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與兄言言順弟與弟言言承兄與君言言使臣與臣言言事君

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美言興焉故惡言不出於口煩言不出於己

險塗隘巷不求先焉以愛其身不敢忘其親也

君子之孝也以正致諫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

任善不敢臣三德

孝子之使人也不敢肆行父死三年不敢改父之道又能事父之朋友又能率朋友以助敬也故禮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

不耻其親君子之孝也是故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謂也

從而不諫非孝也諫而不從亦非孝也故孝子之諫達善而不敢爭辨由己為無咎則寧由己為賢人則亂

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為人子之道也已上曾子

本孝

事親之禮統紀（孝行　孝感）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甚悲孔子曰驅之乃丘吾子也擁鐮帶索而哭孔子問曰夫子何哭之悲也丘吾子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說苑）

曾子曰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喜者樂其逮親沒後嘗南遊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車轂百乘然猶北嚮泣涕者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韓詩外傳）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尸子）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

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搜神記）

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

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爲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歟（閒前）

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

曾子曰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第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和煎調養口之道也和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

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敗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呂覽孝行二則）

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天孽消滅景雲出游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怪草秀水出神魚（孝經援神契）

近取諸身則耳有聽受之用目有察見之明足有致

禮樂合編　卷之六　十七

遠之勞乎有飾衛之功功雖顯外本之者心也遠取
諸物則草木之生始於萌芽終於彌蔓枝葉扶踈榮
華紛縟末雖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猶四
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延篤仁孝論）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後漢書）
鍾鼓非樂云之本而器不可去三牲非致孝之上而
養不可廢
存器而亡本樂之道也謂器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
以傷行孝之累也修己以致祿養之大也

言有大養則周公之祀致四海之祭言以義養則仲
由之菽甘於東郊之牲夫忠菽行之薄于祿以求養
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
以義養也（范祥論三則）
大哉孝之為德也分渾元而立體道貫三靈資品彙
以順名功苞萬象用之於國動天地而降休徵行之
於家感鬼神而昭景福
若乃悖施備物尊仁安義柔色承顏怡怡盡樂蹙鮮
就養亹亹忘劬集包思藝黍之勤循陔有采蘭之詠

禮樂合編　卷之六　二十一

事親之道也冏冏如在哀哀罔極瘝斯流慟銜索輿
嗟灑風樹以隕心瓶寒泉而沫泣追遠之情也省德
筮仕正務移官居高匪危在醜無爭恊修升以匡化
懷履冰而砥節立身之行也
是以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祭黃蒸蒸弘七體
而垂令迹亦有至誠上感明祇下贊郛巨致錫金之
慶陽雍採蒔五之祉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
毳擾功文之廬（晉書已上）
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
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孝
之道君子之儀表也
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見其親之黨如見其
親（傅玄論二則）
消塵之孝河海之慈（孝贊）
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
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於宮五味莫貴於甘五色
莫貴於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春秋繁露）
烏鳥而有返哺況人而無孝心乎故詩曰相彼反哺

尚在翔禽（文選）

次四食於劇父母采倰若測曰食劇以若爲順祿也（太玄經）

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理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援神契）

事親之禮議統紀

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耶父耶衆人紛紜或父或君原時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諮之於原原悖然曰父也（魏志）

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揚子）

仁以枝葉扶疏爲大孝以心體本根爲先蓋仁孝同質而生純體之者則互以爲稱虞舜顏回是也若偏而體之則各有其目公劉曾參是也

忠孝者百行之寶歟忠孝不修雖有他善其猶玉屑盈庫不可琢爲珪璋對絲滿篋不可織爲綺縠雖多亦奚以爲（劉子言苑）

九日養親一日餓之寧可言飽多餓少同爲孝子（御覽）

越禮以加敬輕生以致養且曰親之疾弗瘳者子之肌可療焉乃折體斷股脊置於味苟親幸而未盡鄉里神其事以爲孝感乃聞之州縣聞之天子傳之於後旌之於門閭嗟嗟親之憂必以疾也非疾而自刑是致其憂者也苟居疾以剝膚由味而喪軀則所謂

陷之於不義者也禽之相食尚曰無有安在爲人父母而食其子者乎（陳堯原論）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曰則曷爲去親而事君田過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爲親也（韓詩外傳）

劉元城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雞鳴而起適父母之所曰不亦太蚤乎元城正色曰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君父一也今朝謁必雞鳴而起刑驅其後也若人子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爲古人矣（問奇）

事君之禮本紀

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大過）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睽）

飲食衎衎不素飽也（漸）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　思日贊贊襄哉（皋陶謨）

其弼直（益稷）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胤征）

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咸有一德）

迪惟前人光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　俾王在亶乘茲大命　明我俊民（君奭）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汝墳）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甘棠）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式微）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北門）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
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
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
予維音嘵嘵 鴟鴞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
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俾民不迷 節彼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小宛
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小明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 桑柔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
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夙夜匪解以事
一人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
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烝民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
門外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
而受命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

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
提之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
行不舉足車輪曳踵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
必告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後對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

朝言不及犬馬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已上曲禮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避君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君之答已也已上郊特牲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飲而俟

凡侍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飱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任左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已上玉藻

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坊記

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

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

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事君欲諫不欲陳

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事君慎始而敬終

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不可使為亂

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

惟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 已上表記

諫人之君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 已上檀弓二則

內亂不與焉外患不辟也

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

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 已上少儀

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僖公九年

荀息傅奚齊對晉獻公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

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僖公九年

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

出。僖公二十三年

季文子使太史克對莒僕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文公十八年

荀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宣公十二年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惟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

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旣戒且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昭公二十年

事君之禮統紀

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臣者愼也愼於其事以奉上也白虎通

正氣爲帝間氣爲臣春秋題辭

君壤地也臣草木也壤地美然後草木碩韓子

心道進退刑道滔赶進退者主制滔赶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君以利和臣以利信則上下無邪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

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管子二則

古之主者其所因多其所爲少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焉

夫爲人臣見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君疾臣之弼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

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君不猜其臣臣不隱於其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孔叢子二則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晏子

君得名則羣臣恃之君失名則羣臣欺之鬼谷子

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親愛所信一累也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疎親三累也何謂四責受重賞

而無功一責也居大位而不稱二責也爲理而不平三責也寬以御軍陳而奔北四責也鄧析子

上臣事君以人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董子

君有六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臣有六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荀悅漢紀

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忠劉子玄

權勢者人主之車輿大臣者人主之騶馬體離車輿之安手失騶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

御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足以爲治（淮南子）

君人者推赤心以接下者也臣人者推赤心以事上者也上下交感政是以和故大易之義在上者其道下降在下者其道上行則曰天地交泰上者自居其上下者自居其下則曰天地不交否然則爲上而下降甚易爲下而上達甚難

君人者其勢足以行人之道其貴足以顯人之德其富足以聚人其義足以感人賢人君子望景而歸之

故齊桓之德薄也猶能使管仲受執甯戚扣角況聖君乎此易之效也人臣者在貧賤之中處疏遠之地有上下之隔有左右之蔽自媒則有暗投之患因人則有苟合之刺故以仲尼之聖懷救世之心歷聘七十而不一遇況常人乎此難之效也

士之失君所喪者富貴耳莊老吏隱於陵躬耕商皓采芝君平賣卜未失其所以爲士也君之失士或喪既安之業或敗垂成之功紂踣於景厲流於彘晉哀奔吳項羽脅裂則失其所以爲君也（已上徐鉉論）

爲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爲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禮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

君者藏德於人者也臣者仰生於上者也爲君者量功而食之以足爲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

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人臣也者無愛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

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爲上而矯悖爲下而勝逆

君倍道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臣變故易常而巧官以諂上謂之騰亂至則虐騰至則北（已上管子君臣）

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夫事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事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莊子）

姬妻不難破家亂臣不難破國一妻擅夫衆妻皆亂

一臣事君衆臣皆赦 申子

世之君子使之爲一職之半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 墨子

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暗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

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孔叢 二則

爲人臣殺其身有益于君者則爲之況于存其身以善其君乎 尚書

事君者險而不懟怨而不怒 召公

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齊國之間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爲此仕者也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語門弟子曰救民之性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 晏子 二則

主執圓臣執方方圓不易其國乃昌 呂氏

君道知人臣術知事 鶡冠子

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 南華

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明君好問闇君好獨 說苑

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問誰加衣者左右對以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 韓非子

晉與楚戰有淖於前晉侯車陷於淖欒書將載公其子鍼爲右曰書退國有大事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奸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晉侯於淖而出 左傳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小畜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恒

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閑有家志未變也 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家人六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 繫辭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鷄鳴三則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已上曲禮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莫之而後取之

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

燭無燭則止。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內則已上

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

禮非祭男女不交爵。

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坊記已上

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牧誓

以妾媵爲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

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爲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爲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化天下以婦道。胡傳二則

齊家之禮本紀二 女德 女容 閨範 女職 婦學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召南行露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召南小星二則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

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召南野有三則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邶風綠衣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邶風燕燕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鄘風柏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鄘風偕老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
遇人之艱難矣 衛風中谷有蓷 已上女德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
象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鄘風
偕老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衛風碩人 已上女容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
逢彼之怒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
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邶風柏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邶風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涕泣如雨 邶風燕燕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 終風且
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曀曀其陰虺虺
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邶風終風二則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
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

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
婚如兄如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婚不我
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就
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
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邶風谷風四則 已上閨怨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自伯之
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杲杲
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衛風伯兮三則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牛
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
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
役苟無飢渴 鄭風君子于役二則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夏之日
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唐風葛生二則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陳風月出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
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小雅出車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采

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之子于狩言韔
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小雅采綠已上哲情）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衛風碩人女族）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泉原在
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淇水在右泉
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衛風竹竿歸寧）

齊家之禮議統紀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閒室之內儼若朝典陳元方兄
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裏兩不失雍熙之軌焉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
不沮人雄志（世說二則）
荀爽曰聖人制禮以隔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
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
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
堂知必爲災傅母不來遂成於灰春秋書之以爲高

行（魏書）
裴頠曰膏不厭鮮水不厭清玉不厭絜蘭不厭馨爾
形信直影亦不曲爾聲信清響亦不濁綠衣雖多無
貴於色斜徑雖利無尚於直春華雖美期於秋實冰
璧雖澤期於見日浴者振衣沐者彈冠人知正服莫
知行端服美動目行美動神天道祐順常與吉人
程曉曰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爲成婦
德闕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工簡則織
紝荒矣是以禮有功宮家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蘩之

貧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麗色妖容高
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禍形棘心玉體凡
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亡
張載曰婦道之常順惟厥正是曰天則是其帝命嘉
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克施克勤爾順惟何無
違夫子無然臯臯無然訿訿彼是而違爾焉作非彼
舊而革爾焉作儀惟非惟儀女生則戒王姬肅雍酒
食是儀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予誨言銅
爾提匜謹爾賓薦玉爾奩具素爾藻絢枕爾文竹席

爾奐兗念爾書訓思爾退安彼實有室爾勿從室遜
爾提提爾生引逸 已上女戒

禮樂合編卷之七

錫山日齋黃廣無蛙父纂述
木齋華琪芳芳侯父叅閱

庭闈之禮統紀 嬰兒 賢婦 賢母

伯禽與康叔封朝于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
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見商
子曰吾二子者朝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何也商
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
二子者往觀乎南山之陽見橋竦焉實而仰反以告

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商子曰二子盍相與觀乎
南山之陰見梓勃焉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
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
周公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
曰君子哉商子也 周書

孔子母顏名徵在叔梁紇皆求婚於其父父問曰陬
大夫父子爲仕誰能事之徵在曰從父所制曰汝即
能矣遂歸紇後與紇禱於尼丘生孔子 列國世家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

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子夏聞之曰善哉。商聞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

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

皆非吾所敢言也。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

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魯語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闔門與之言。皆不踰閾。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宴。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仲尼聞之以為別

於男女之禮矣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羞鼈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色無洵涕無掐膺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

叔姬羊舌子之妻叔向叔魚之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於晉去而之三室之邑邑人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受叔姬曰不如受而埋之羊舌子曰何不饗肸與鮒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曰吉[illegible]其子不擇肉子多不

義今肸與鮒童子也隨大人而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乃盛以甕埋壚陰後事敗吏至發而視之舌尚存吏曰君子哉羊舌不與攘羊矣 已上類編

孟子少時問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胎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 韓詩外傳

孟軻母舍近墓孟子少嬉游墓間母曰此非所以處子也乃遷舍市傍孟子戲賈人衒賣之事母曰此非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軻戲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處吾子矣 古苑

王孫賈事閔王王走出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歸則吾倚閭而望汝今王出汝不知處尚安歸賈遂入市呼市人攻殺淖齒齊亡臣相與求王子立之卒以復國 齊史

趙王以趙括爲將代廉頗括將行母上書言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

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母曰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王諾後秦軍射殺趙括趙前後亡卒凡四十五萬王以括母先言不坐 趙史

趙衰從晉文公奔狄狄人以叔隗季隗入文公以叔隗妻衰生盾及文公反晉復以趙姬妻衰生原同屏括姬請衰曰得寵而忘舊不義好新而慢故無恩富貴而不顧隘厄之交無禮棄此三者何以爲人固請

迎盾與叔隗以隗爲內子而已下之以盾爲嫡子使其子下之 晉史

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伯宗不從果爲三郤所害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

亟索士慭庇州犂焉得畢陽及欒弗忌之難畢陽實送州犂于荆 周語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窺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史記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視之是汝之無禮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妻 周書

從兄之禮本紀

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君陳）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杕杜 唐風）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常棣）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斯干）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何人斯）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頍弁）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角弓）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小宛）

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皇矣）

兄之行若中道則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則養之養之內不養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是故君子內外養之

飲食以齒力事不讓辱事不齒執觴觚杯豆而不醉和歌而不哀不衙坐不苟越不干逆色趨翔周旋俛仰從命不見於顏色（大戴禮 [illegible]則）

從兄之禮統紀

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迴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宣奕世之德蔽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鄰都揚休烈於渺土穎定弼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篩青蠅飛於竿旌無極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胸膂絕爲異身問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卽讐之計已決旆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悶之哽咽若存若亡

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讐士匄卒荀偃之事是故春秋

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聲况忘先人之讐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耻哉

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懸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耶 漢書劉表諫袁譚

夏侯湛昆弟誥曰咨爾昆弟淳琬瑁謨總瞻淳英哉文明柔順琬乃沈毅篤固惟瑁厥淸粹平理謨茂哉儁哲寘亮總其弘肅簡雅瞻乃純鑠惠和惟我蒙蔽極否於義訓嗟爾六弟汝其滋義洗心以補予之尤予乃亦不敢忘汝之闕

嗚呼小子瞻汝其見予之長於仁未見予之長於義也瞻曰命如何湛若曰我之肇于總角以逮於弱冠覺於今之二毛受學於先載納誨於嚴父慈母予其敬忌於厥身而匪予之纖介翼予之小疵使予有過未曾不知予知之迪改惟亦予是賴 晉書二則

聞夫六龍方駕斯有御天之功驷馬班如用效行地之力是故大鵬之始死轉北溟鄧林之初婆娑下土至於羽翮相資遂能負蒼天而遊畢青雲而立此則相須之道弘也至如梁山萬仞上干星辰楚殿三休俯臨風雨及土石異勢榱桷分離遂與沙麓俱崩坳塘共泯此則相須之道乖也是知同德者易爲功離心者難爲力故牝雞晨鳴三賢舉戮關雎樂得十亂同知

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方手足而猶輕擬

山岳而更重雲蚍可斷兄弟之道無分鶺鴒載飛急難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為重也故歌之於韶夏之舞誦之於風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倫風鬼神而動天地

夫兄弟之情也受之於天性生之於自然不假物以成親不因言而結愛鬩墻不妨於禦侮踰里猶惜於伐樹馭朽則須洛而歌彎弓則涕泣而道斯乃情存於不捨義形於惻隱豈如悠悠良辰從容永嘆而已是以四鳥食也不能容離別之聲三荊木也不能忍

分張之痛

是以通人君子全同生之重則恭順有章戒惟家之索而椒蘭無替夫妻和於鼎任兄弟形於清風綠衣無燕燕之悲角弓匪騂騂之嘆其或分星宅土開國承家則能藩屏維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問九鼎之重才能動俗不敢窺司馬之門遂使封豕長蛇望國門而斂迹井蛙篆燕覩盤石而飛鳴故能本支百代洪基峻極配合二儀平章百姓

其在白屋黃冠蓽門圭竇三逕五畝有足相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讓棗樂以簞瓢榮同華萼死生契濶白刃交前弟瘦兄肥無脊遠矣

或溺於私愛棄彼天倫生在膏腴乘藉地勢錫珪分竹奄有山河不能輔車相依股肱同患乃欲搖動我家宗拔塞我本源竟而青蠅飛於干旌無極遊於二壘集矢長勺撫劍共池是以五爭四裂非關蝕鬭之妖九合一匡猶見蟲流之禍

又有里閈之人繩樞之子栖息不過蓬蓽咀嚼不越糟糠無財可不忿爭乃復尺布斗粟不能相容雖毗

蕭介側目切齒遂使蕞爾箕帚蠢爾孩童萋菲其章咸是貝錦於是分裂蝸角稱鴻毛骨肉為行路之人兄弟無陝鬩之壑痛矣何必情矣宫之奇脣亡之歎深可撫心王叔治斷臂之言足為流涕

至如三叔狼顧七國鵄迍貔虎摶策江山表裏當其時也滄波可汲而斷泰山可蹦而覆朱旗尚卷蒼兕未馳不得高壘之謀勿俟銜枚之陣固以冰泮瓦解魚潰鳥驚身膏草莽名彰史策經過者為之廻車言談者為之洗耳斯豈時不利而兵不動者哉固以天

地所不容人神所共惡者也
假使驅長狄鴒遣風宋萬附輿慶忌叅乘㔟弓飲石
長劍掛頭冠雞佩猳拖象拉兕然而使之超九折跨
三危浮呂梁赴滄海五尺童子知其必斃何則道之
非也苟令心腹無瑕昆季輯睦雖使要離策杖不占
緩步周流九逵吝可危乎
近者劉荊州之意氣袁渤海之縱橫當其吐納荊揚
鞭笞河朔猛將厲於鵰鶚謀臣盛於雲雨從容嘯咤
有席捲八荒之心固以震慴人靈薰灼宇宙者既而

良圖未就壯志先秋瘡痏貫生蕭墻㷇潰天道與人
情共往生人與草木俱萎安得馬上而舞哉
若以骨肉遠而爲疏則手足無腹心之用判合近而
爲重則衣衾爲血屬之親若衣衾附體而可離手足
遠身而可絕斯則室家之不侔兄弟明矣夫與家者
所以避私同穴者示以不返故傳曰昆季一體又曰
兄弟之道無分若委支體於行路阻天倫於胡越非
所願聞 已上常德志論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
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
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
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管史
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覗如塗人者其
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兄弟而一人之身
也何岐爾我 蘇明允譜引
兄弟手足也今有人斷其左足以益右手庸何利乎
虺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爭利而相害何異
於虺兄弟而手足之親也何爭利害 司馬溫公家訓

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朋友聚
會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蚤者皆以
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
自竹馬遊戲以至鮐背鶴髮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
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不生其樂豈有涯哉 程伊川

事長之禮本紀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
則肩隨之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
禮也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幼子常視毋誑童子不衣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長
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則
掩口而對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
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向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
不呼
將適舍求毋固將上堂聲必揚
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
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
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
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
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
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
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
言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燭至起食至起
上客起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
出矣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願有復也則左右屏
而待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

舉之屏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已上曲禮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尊長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

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已上少儀

事師之禮本紀

能自得師者王仲虺之誥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咸有一德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喩能博喩然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愼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其此之謂乎

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弗

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

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

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已上學記

魯昭公曰予既生不免於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穀梁

孔子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往矣遂問禮於老聃家語

事師之禮統紀

師術有四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誦說不夌可以為師知微而論可以為師荀卿

哀公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堯學乎附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乎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

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羿善心者師心不師聖關尹子五鑑

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當天地父母文中子王道

青采出於藍而質青於藍者教使然也史記三王世家

日月不宇宙四指必迷所鄉矣仲尼人之準繩也子華子

學之有師亦如樹之有根也大智既成復能成就小智猶樹根生子子復能生根展轉相生種類不絕御覽

夫達師之教也。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則邪辟之道塞。不得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孫卿

智如泉源。行可以爲表儀者。人之師也。韓詩外傳

天下之師絕久矣。今之名師者。徒使組刺章句。希望科第而已。昔者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今賊人者皆是。皆取戾於孔子者也。惡得爲人師。王令師說

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晉書司馬越

南榮趎既遇老聃。瞿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餓十日而得太牢焉。賈誼新書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

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說苑

董子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漢記

裕後之禮本紀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五子之歌）

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仲虺之誥）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太甲）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大誥）

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梓材）

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酒誥）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麟趾）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文王）

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皇矣）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下武）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文王有聲）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假樂）

君子有穀詒孫子（周頌 有駜）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左傳）

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學記）

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禮運）

惇宗之禮本紀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堯典）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旅獒）

魯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文公七年）

人之有宗族然後貴重猶衣服之有冠冕也然後久

長猶水木之有本源也裂冠毀冕拔本塞源何以長世

肸聞之公族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根本從而亡也（叔向　三則）

吾不能亢身安能亢宗（子太叔）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大傳　已上）

周公踐阼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

朝則以官司士爲之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
父兄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于公族之喪
亦如之以次主人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兄齒
族食世降一等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公宮正
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
練祥則告
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
賻承含皆有正焉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
甸人公族無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
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
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
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
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
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
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
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
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
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

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太廟尊宗室而君
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
達矣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
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
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
有倫而衆鄉方矣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
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

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
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已上文王世子）
大宰宗以族得民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
瞽矇掌諷誦詩世奠繫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
昭穆諸子掌國之倅（周禮）
喪服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
也特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為人後者孰後後大
宗宗也曷為後大宗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
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
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
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
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
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
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之子
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
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

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臣諸父昆弟
詩曰宗子維城又曰大宗維翰（儀禮二則）

惇宗之禮議統紀

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盖當其爲宗則宗子統族人於外主婦統族婦於内死雖殤也必喪以成人齒雖七十也主婦不可闕居異邦也正祭不可舉妻死雖母在也禰不可屈尊與出嫁者不敢降其服賢者不敢干其任貴者不敢擅其祭衆車徒不敢以入其門凡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也惟其疾與不肖然後易之宋史

蘇洵曰吾少時見爲不義者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

寧其後少衰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越於某人也夫某人是鄉之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逐其兄之遺孤而不卹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別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厭惟富者之爲賢也而廉耻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慙而不容者也今吾知之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輿馬赫奕婢妾靚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其爵官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

蘇軾曰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今欲教民和親其道必始於宗族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

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

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

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婚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婚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夫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蘇文三

錢公輔曰范文正公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屏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此其大較也

錢公輔曰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宋文二則

書與詩序皆言九族。周禮小宗伯儀禮士昏禮記仲尼燕居特言三族。三族父子孫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及其末。舉三族則九族見矣。彼謂父族四者。父之姓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二族。巳女昆弟適人者子爲三族。巳女適人者子爲四族。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母之昆弟爲二族。母之女昆弟爲三族。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然於母之父母則合而爲一。妻之父母則離而爲二。可乎。爾雅於內宗皆曰族。於母妻曰黨而巳

九族之說。當從孔安國鄭康成爲正。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此九族降殺之差也。蓋以上親父。下親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曾高。以孫親曾玄。九也。然巳之所親。以一爲三。祖孫所親。以五爲七。記不言者。以父子一體。而高玄與曾同服。故不辨異之也。

方周盛時。宗族之法行。常棣行葦之美作於上。角弓頍弁之賜不聞於下。以此治國而國有倫。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法。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浸淫成俗。特君所統馭者。特服紀之律而巳。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爲義門。此名生於不足歟。巳上陳祥道禮書

君無適昆弟。使庶昆弟一人爲宗。統公子。禮如小宗。故曰有小宗而無大宗。君有適昆弟。使之爲宗以統公子。不復立庶昆弟爲宗。故曰有大宗而無小宗。公子一而巳。無公子可宗。亦無公子宗之。故曰有無宗亦莫之宗。

穀梁曰。燕。周之分子也。分子。卽別子也。然別子不特公子而巳。有來自他邦而爲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有起於民庶而爲卿大夫者。亦謂之別子。疏義二則

適庶之禮統紀

古者父歿立適子適子歿立適孫上以後先祖下以收族人謂之大宗大宗不可以絕故無子則族人以支子後之凡以尊正統而重適嗣也此亦自其無弟者言之

禮言爲後者四有正體而不傳重嫡子有罪疾是也有傳重而非正體庶孫爲後是也有正而不體嫡孫爲後是也然傳至嫡孫嫡孫無後則必立嫡孫之弟猶太子之母弟也

木之正出爲本旁出爲枝子之正出爲嫡旁出爲庶故伐枝不足以傷木伐其本則木斃矣廢庶不足以傷宗廢其嫡則宗絕矣本固而枝必茂嫡立而庶必寧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其然於是貴嫡而賤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不作子生則冢子接以太牢庶子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巳食而見冠則嫡子於阼階庶子於房外死則嫡子斬庶子期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以其傳重與不傳重故也

太子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則賢義鈞則卜又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謂太子死而無後則立嫡子之母弟以其猶出於嫡室也無母弟則立庶長以其不得已而立妾子之長也至立妾子之長則無問於貴賤

公羊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何休曰禮嫡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不識何

據云然夫嫡室所以配君子奉祭祀者也媵與姪娣所以從嫡室廣繼嗣者也故內則以冢子母弟爲嫡子書以母弟與王父同其重則太子死而無後立太子之母弟可也均妾庶也而立其母之貴者可乎左氏曰非嫡嗣何必娣之子又曰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蓋言此也

昔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弔以免司寇惠子舍嫡立庶而子游弔以麻衰皆重其服以譏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亦

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於見殺莒紀公黜太子僕
愛季佗而卒於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
卒以亂晉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
蓋嫡一而已立之足以尊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
矣立之則亂正統而啓覬覦之心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宣王立戲仲山甫曰天子
立諸侯而見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後魯人殺懿
公而立括則魯之禍宣王爲之也是以開國承家嚴
嫡庶之辨已上陳祥道

氏族之禮統紀一

詩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國語曰司商
協民姓左氏稱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
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
有官族邑亦如之
周語曰伯禹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祚以天
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富生物也祚
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
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
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
聚而已然氏亦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
言庶姓別於上則氏庶姓一也氏又可以謂之族故
羽父爲無駭請族隱公命以爲展氏則氏族一也
別姓則爲氏即氏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
故八元八凱出於高陽氏高辛氏而謂之十六族是
氏有不同族也商氏條氏徐氏之類謂之六族陶氏
施氏之類謂之七族宋之華氏謂之戴族向氏謂之

桓族是族無不同氏也
古者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武成宣氏
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於字則孟
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烏五鹿氏
於事則巫卜匠陶而受姓命氏粲然衆矣
國語曰教之世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以怵懼其動
則姓氏又可以示天下後世之勸戒也（已上陳祥道禮書）
春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鄭有行人
子羽皆能探討本源自炎黄而下如指諸掌（晉語）

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
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
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三代之後姓氏合爲一於
文女生爲姓故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姚嬀姞
妘婤姶妚嫪之類是也（鄭樵）
古者受姓受氏以族有功是時人皆土著故名宗望
姓衆郡國自表而譜系興焉所以推叙昭穆使百世
不得相亂也遭晉播遷胡醜亂華百宗蕩析士去墳
墓子孫猶挾譜錄以示所承而閥閱顯者至賣婚求

財汨喪廉恥唐初流弊仍扎天子屢抑不爲衰至中
葉風教又薄譜錄都廢牒常產之拘忘彝德之傳言
李悉出隴西言劉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訖無考按冠
冕皂隸混爲一區可太息哉（格記宋）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別婚姻也故紀世別
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
姓者生也聖人吹律定姓以紀其族人各具五常而
生正聲有五宮商角徵羽轉而相推五五二十五轉
生四時異氣殊音悉備故姓有百氏者何所以貴功

德下伎力勉人爲善也王父字者何所以別諸侯之
後也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
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
爲氏如王子瑕公子荆公孫賈孟氏仲氏叔氏季氏
是也
自族別而爲姓姓別而爲望望別而爲房故姓多則
訛其族望多則訛其姓房多則訛其望今夫劉氏一
族自堯陶唐氏至秦爲劉氏而其姓有六嬀氏一族
自舜別爲姚氏至齊王建之子別爲王氏而其姓有

四若是則姓多而訛其族杜氏一姓自杜伯之後爲杜城杜氏王赫子威之後爲濮陽杜氏一姓而五望張氏一姓自常山王耳之後爲河澗張氏至唐相亮爲鄭州張氏一姓而十望若是則望多而訛其姓清河崔氏一望而三房博陵崔氏一望而四房趙郡李氏一望而六房隴西李氏一望而四房則房多而訛其望

適夫人之子則以王父字伯仲爲氏仲孫季孫是也庶妾之子則以王父字爲氏展氏臧氏是也子孫爲

卿有大功德則生賜以族叔孫得臣是也公子之身有大功德則以公子之賜爲族仲遂是也其無功德死後乃賜族無駭是也 雜編

夫文之獘至於尚官尚官之獘至於尚姓尚姓之獘至於尚詐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

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爲商武庚爲羽似取諧韻至栁爲宮趙爲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義理乖僻者 呂才宅經

春秋侯國凡一百十五其姓與爵可知者四十有六晉楚之類是也姓可知爵不可知者一十有八焦陽之類是也爵可知姓不可知者一十有七沈尹之類是也其爵其姓皆不可知者三十有二陸渾之類是也

子長史記始黃帝迄漢武天子世次見帝紀諸侯世次見世家夏之後爲杞商之後爲宋苗裔歷歷可稽若云堯乃舜從高祖而舜乃妻其女鯀乃舜五世從叔祖與舜同爲堯臣而舜殛之湯與王季同世湯傳

十六世而爲紂王季傳一世而爲文二世而爲武文以十五世祖而臣事十五世孫武以十四世祖而伐十四世孫必不然矣子長之叙世次所以可疑

左氏嬴姓爲伯翳後班固又以爲伯益後韋昭以伯翳即伯益孟頡達以伯益爲皋陶子子長以皋陶之後封蓼伯翳之後封秦伯益之後不知所封是則伯益伯翳皋陶各爲一族翳與益不得爲一人而益不得爲皋陶子矣 山堂三則

古者司商以協民姓民庶之家無妄改也後世官曆

之書反著天老乞姓之文此何爲耶且如以雙姓爲出蒙雙奇姓爲出伯奇愳出愳公度出度支軍出寇軍皇出三皇春則自於春中有則自於有巢居本於先且居西本於西門豹芻因於牛哀之食芻茲因於才子之宣茲齋出於面勢之齋曲又若以童出於老童洪出於共工箕出於商紂伊縣唐堯昌縣昌意累出嫘祖聃出聃季載而畢本於畢耳之國其妄謬何可勝槩耶

張納碑言張本張星柳斂碣言柳因柳宿盧雷陳甄

既云聲轉仇求棗棘則謂仇改不學之過也魯公索氏將祭而忘其姓人是以卜其必亡隨文帝惡隨之從走去走爲隋不知隋自音妥尸祭鬼神之物殺裂落肉之名也卒之國以隋裂而終可不戒哉　路史二則

姓者統祖考之所自出百世而不變氏者別子孫之所自分數世而一變　世本

氏族之禮統紀二

太皞賜炎帝姓姜炎帝賜黃帝姓姬堯賜舜姓嬀賜伯夷姓姜賜禹姓姒賜契姓子賜稷姓姬是天子賜姓也

孟仲季臧東門子叔同出於魯也游國封印公父伯張同出於鄭也向華蕩樂鱗魚仲老同出於宋也欒高崔國叔仲東郭同出於齊也尋其流則可知其源矣　博議

秦興滅學而周官小史之職系世昭穆失其本宗及

漢司馬遷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之所由出至晉賈弼有姓氏簿狀賈希鏡有姓氏要狀唐李素有肉譜柳冲有姓系錄而路敬葦述之徒推叙昭穆使不相亂婚姻得之而有別親疏得之而有屬姓氏之學其可忽哉

漢高興徒步誓曰非劉氏而王無功而侯者天下共誅之先王公卿之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始尚官矣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其後進拔豪英論而錄之蓋七相五公

之所由興也
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冑卑寒士權歸右姓以定門
冑品藻人物始尚姓矣然其別貴賤分士庶不可易
也
魏朝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
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隴西
李冲女亦爲夫人詔司徒左長史宋弁定諸州士族
多所升降又詔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勳著當世
位盡王公者下司州吏部詳定此外應班士流者及

部落大人三世在給事尚書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俱
爲姓其大人後官不顯者本非大人而官顯者俱爲
族
晉宋官有世冑譜有世官過江則爲僑姓東南則爲
吳姓山東關中則爲郡姓代北爲虜姓虜姓者魏孝
文帝遷洛有八氏十姓出帝宗族諸國從魏者三十
六族九十二姓世爲落部大人郡姓者以中國士人
甲第閥閱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
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爲甲姓九卿若方伯爲乙
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丙姓吏部正員郎爲丁姓
凡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
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爲右族太和以郡四
姓爲右族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爲右族周建德
氏族以四海通望爲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
則爲右姓唐正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爲右姓路氏
著姓畧以盛門爲右姓柳冲姓族系錄凡四海望族
則爲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
晉賈弼撰氏族簿狀甄析士庶無遺宋王弘劉湛好

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爲選曹撰百
家譜以助銓序王儉又廣之王氏學本賈氏唐與言
譜者以路敬淳爲宗柳冲韋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姓
氏時謂肉譜至魏太和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
次第爲學選格名曰方司格（已上通考）
六代重門地故以蔭叙爲崇唐宋重學業故以科第
爲重（南史）
唐朝衆議以薛氏爲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
入郡姓直閣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光

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耶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為乃倅戟於地帝徐曰然則朕甲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

唐士人姓方好矜門地凡方姓貴人皆認為親武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父戲者笑曰既是方相姪只堪嚇鬼（唐書）

邢茅胙祭周公胤也此四姓實一姓退之謂徐與秦俱出韓與何同姓之類是也錢鏐有吳越人避其諱以劉去偏旁而為金王審知據閩人避其諱以沈去水而為尤二姓實一姓也今之稱複姓者如司馬則曰馬諸葛則曰葛歐陽則曰歐鮮于則曰于複姓將混于單姓矣（類苑）

曾南豐修家譜自以先世乃曾點之派歐陽文忠公否之茫茫渤海遙遙華胄將誰欺乎

歐陽公族譜取法史氏之年表蘇老泉族譜取法禮家之宗圖黃山谷族譜七世以上遠不可知疑不能明者悉略而不著蓋慎之也（宋史）

禮樂合編卷之八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候父參閱

絺交之禮本紀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隨）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 定其交而後求（繫辭）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木瓜）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伐木）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且樂
女轉棄予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
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谷風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曲禮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
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
儒行
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
也寧有已怨惟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

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
以壞　表記三則
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
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　緇衣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是故人之
相與也譬如舟車然相濟達也是故人非人不濟馬
非馬不走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
與君子游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游如履

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
夫君子愛口孔雀愛羽虎豹愛爪此皆所以治身法
也上交者不失其祿下交者不離於患是以君子擇
人與交農人擇田而田君子樹人農夫樹田田者擇
種而種之豐年必得粟士擇人而樹之豐時必得祿
矣　大戴禮四則
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又
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則與之

化矣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
之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烏之所藏者黑君子慎
所藏
孔子曰丘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
者處賜也好說不如已者
孔子曰非其地而樹之不生也非其人而語之弗聽
也得其人如聚沙而與之非其人如聚聾而鼓之
孔子曰船非水不可行水入船中其沒也故曰君子
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閑也

孔子將行無蓋弟子曰子夏有蓋可以行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長矣

孔子曰內行不修身之罪也行修而名不彰友之罪也行修而名自立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交賢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愼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孔子之剡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有間顧子路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不對有間又顧曰取束帛一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也士不中而見女無媒而嫁君子不行也孔子曰由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淸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子賢士也於是不贈終身不見

文王有疏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疏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

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已上家語

締交之禮統紀一

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文中子

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于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關尹子

君子愼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劉垢子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

與也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文中子

士有悍婦則良友不至國有姤臣則賢士不留郁離

事君不爲君所知忠未至也與人交不爲人所信義未至也。仲長統

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淮南子

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濕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焉所疑荀子

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揚子

管仲與鮑叔友仲從公子糾叔從小白小白入爲君魯人拘管仲而效之鮑叔言而相之故諺曰巫咸雖善祝不能自拔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膚自賣裘而不售士自譽辯而不信者也齊紀

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管子

易明斷金之義詩載譏朋之誚文會輔仁直諒多聞之友時濟其益紓衣傾蓋彈冠結綬之夫遂隆其好

至乃田竇衛霍之游客廉頗翟公之門賓進由執合退由衰異又專諸荊卿之感謝侯生豫子之投身情爲恩使命緣義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朱穆傳論

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協膠漆志婉孌於塤篪

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

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
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
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憑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
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
訛徂詐飈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
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
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
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
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

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
子誓徇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
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
聯騎居里閈而鳴鍾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子冀宵
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颯沓鱗萃分鴈
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欵誠援青松以
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
陸大夫讌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
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頗顧㬠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

劇談縱碧雞之雄辨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
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
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
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
曰談交
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
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哀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
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
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

相是曰窮交
馳騖之倫澆薄之俗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
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
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
黼黻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
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
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
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
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

而後動毫芒寡惑是曰量交
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
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
此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蚤綰銀黃夙昭民譽遒
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
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
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
輳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

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至於顧盼增其倍
價剪拂使其長鳴彰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
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
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
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
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
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
嶮巇一至於此 劉峻廣絕交書
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

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
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 嵇康絕交書
君之擇臣士之擇友當以氣志爲先患難爲急
人君不能無緩急士君子未嘗免憂患故漢高知周
勃可託文帝識亞夫可任信陵降志於朱亥袁盎不
拒於劇孟周文由閎夭而禦侮宣孟以靈輒而免難
孔聖得仲由而不聞惡言宋祖失穆之而謂人輕我
則擇臣求友得不先志氣乎
衛青之衰也故人多事冠軍而任安不去吳章之敗

也門人更名他師而幼孺自效此所以可貴也
善人良士祇可以淡水相成虛舟相值聞其患也則
策足先去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知其危也則奉身
而退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士之人如是曷若識劇
孟朱亥哉 李德裕臣友論
微鮑子之知管氏則諸夏遲爲左衽無歸生之說屈
建則椒舉死於他國大者濟天下叔牙爽吾是也小
者全宗族聲子伍舉是也
慈明奉元禮一如大人真長喪仲祖臨柩慟絕由是

近於骨肉之恩不止交遊而已矣。
王邑崇徽前好交事君卿梁松恃貴遺舊構陷伏波。
兩存其道而後兼善。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羨道義相成也又曰將恐將懼。
維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哀勢利相傾也。
師之儒宗則道不尊道不尊則門人不親友非學者。
則義不剛義不固則交道不重。
大雅之友掃除無妄之交風動利招則不侮機罔名。
駭則甘心鼎鑊傾之以勢則不畏於天地餌之以權。

則恐絕其親愛。
奇巧釣情者明哲所惡鋒芒逆物者道家不取受施。
忘惠者仁義之蠹跡均心異者蠻貊之俗面附背攜。
者人道所棄遠賢奔利者商販之行命可強不者僕。
妾恒性愛子遺親者犬彘之心。
吠形一發群響雷應銓擇多誤知之固難。
善交者不好甘而惡辛貴棄同而即和。
久要之約必存平生之言可復如樓護終身與呂公。
同食張蒼養楊恭母如親則家室有歸人誰虞然。李華

正交論

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也夫婦之合以人情
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者也是雖欲自廢
而理勢持之何能也惟朋友者舉天下之人莫不可
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我則義安所卒
歸。宋王回 告友

締交之禮統紀二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齊史二則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無遺策聞於國莊王見而問其情對曰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心日安此所謂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誠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職日益此所謂吉士也主明臣賢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之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觀人之交也莊王曰善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實未之許也

張堪於太學中見朱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范曄後漢書

宗承雅正不羣魏武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徒總朝政謂承曰今可爲交未承曰松柏之志猶存 楚國先賢傳

賓主之禮本紀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

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燭不見跋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 已上曲禮

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 郊特牲

無辭不接也無禮不相見也

諸侯相朝大夫相聘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

古人與客祭酒於地祭食于豆間示不忘本 大戴禮三則

誕嗣之禮本紀

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召誥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螽斯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斯干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生民

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 桓公六年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 曲禮

卜名上無取于天下無取于墜中無取于名山通谷無拂于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 儀禮

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饜也必以賄死遂弗視楊食我生叔向之母聞之往及堂聞其號也乃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終滅羊舌氏之宗者必是子也 左傳

胎教之禮本紀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齋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太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三月之末擇日剪髮爲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

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子師辯告諸父諸母名妻遂適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禮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於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妻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初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九年教之數日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已上儀禮

胎教之禮統紀

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爲子孫婚嫁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則子孫慈孝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以其母嗚呼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以爲後世戒

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之七月而就蔞室。太師持。

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蓍龜而御堂下。諸官皆以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倚斗而不敢煎調而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尚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

懸弧之義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其牲以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以柳柳南方之草夏木也其牲以狗南方牲也。中央之弧以桑桑中

央之木也。其牲以牛。中央牲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西方之草。秋木也。其牲以羊。西方牲也。北方之弧以棗。棗北方之草。冬木也。其牲以彘。北方牲也。五弧五分矢。射各以其方皆三。射四方所餘弧矢懸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所餘弧矢懸諸社稷門之左。

周后妃。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諠。獨處而不踞。雖怒而不詈。胎教之謂也。已上賈誼新書

稱名之禮本紀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于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

五官之長曰伯。其擯于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于諸侯曰天子之老。于外曰公。于其國曰君。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于外曰侯。于其國曰君。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于內自稱曰不穀。于外自稱曰王老。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諸侯使人使于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伯曰天子之力臣。
諸侯之于天子曰某土之守臣某。其在邊邑曰某屏
之臣某。其于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
曰孤。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
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公子曰臣孽。
士曰傳遽之臣。公士擯則曰寡大夫。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于

外曰子。于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
庶人曰妻。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于天子曰
老婦。自稱于諸侯曰寡小君。自稱于其君曰小童。自
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
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

相。長妾。
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于大夫曰
備埽灑。
仕于公曰臣。仕于家曰僕。
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已上曲禮

僕御之禮統紀

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中無宇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凡人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

周制坐事男女沒入縣官為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藁 周書四則

諸侯王以下及豪富人多畜奴婢有司條奏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人四十人年六十已上七十已下不在此數犯者以律論過節則沒縣官

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簡今改奴婢曰私屬禁不得買賣也 漢詔二則

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原之臧者被臧罪沒入為官奴獲者逃亡復得為婢 風俗通

荆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此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 方言

奴婢少才智者以為奚 僕禮

天地之性人為貴殺奴婢者不得減其罪 光武詔

周大夫妻淫於隣主父歸恐覺為毒藥使婢進之婢私曰進之則殺主父告之則殺主母因僵覆酒主父怒笞之妻恐婢泄因他過欲殺之婢就杖將死不言後主父之弟以告出其妻厚嫁其婢 列子

管子曰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浩浩乎仲不能知婢子問之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之水育育之魚未有家室我將安居甯子其欲室乎仲以其言告桓公 齊語

齊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弒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聵曰善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說苑

衛青為侯家奴與羣奴居有一鉗徒相青曰汝當封侯青曰為人奴虜免笞罵足矣敢望封侯

任安爲衛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家設食與騎奴同席而食安拔佩刀斷席別坐

齊俗賤奴虜而刀閒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惟刀閒收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 漢書 二則

蕭穎士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曰非不能去愛其才爾 梁書

鄭餘慶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隸卒者吾深鄙之 舊史

巡守之禮本紀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五載一巡守 舜典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周官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般

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天子非展義不巡守

天子將巡守。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已上王制
職方氏先戒四方諸侯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先道帥斶而巡戒令。
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太馭掌犯軷之禮。
土訓氏夾王車而行。待王問九州形勢山川所宜。
誦訓氏亦夾王車以上古久遠事告王道方慝詔辟忌知地俗。
天子乘金輅。建大旂。其方之諸侯。先于境首待之。所

過山川。使祝宗以三等璋瓚。流酌𩰪鬯。禮神。校人殺黃駒以祭。
毎宿舍。掌舍設梐枑。再重。其外則土方氏又設蕃籬。
既至方岳先問百年。就見之。若未滿百年八十九十者。路經其門則見之。不然則否。
天子令太師采歌謠賦詩以樂播之。以觀風俗。命典市納賈陳百物貴賤以觀好惡。命典禮考四時節氣。禮樂宮室車旂服制。
諸侯待王之牢禮一犢。

既熟陟。諸侯相見方岳之下。築壇埔外爲土埒方三百步開四門壇方九十六尺高四尺。上爲堂下爲三等。謂之三成。成毎等高一尺。其堂置司盟之神位。謂之方明。
見諸侯時。諸侯之上介。各以其君之旂置宮內。以表立位之處。訖王升壇訖諸侯各就旂而立。上揖之。有三儀。與王無親者推手小下之。與王婚姻之親者平推乎揖之。與王同姓者推手小舉之。
揖定諸侯乃升壇奠玉訖。乃以璧琮行享禮。謂之將幣。

諸侯既朝見王乃退而自相與盟。主宮之伯臨之。
巡守校獵還。公卿以下陳維陽亭都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已上周禮

巡守之禮統紀一

舜東巡守。登南山。觀河渚。受圖書。褒賜群臣。世紀

禹巡守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越絕書

周穆王守滲澤。得白狐玄貉。以祭河宗。穆天子傳

秦始皇巡隴西北地。出鷄頭山。過回中。治馳道。

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與魯諸儒議封禪。望祭山川事。乃遂上泰山。風雨暴至。休松下。因封松為五大夫。禪梁父。乃竝渤海以東。過黃腄。窮成山。登之罘。立石頌德。南登瑯琊。留三月。徙黔首三萬戶作瑯琊臺。

發童男女入海求仙。還過彭城。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不得。乃西渡淮。浮江至湘山祠。

始皇遊至雲夢。望祀虞舜于九疑山。上會稽。祭大禹。竝海西至原津。

漢武帝北歷上郡西河。五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還祠黃帝于橋山。迺歸甘泉。是年冬復巡海上。封泰山。禮肅然。自遼西歷北邊周萬八千里。

漢明帝南巡守。召校官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還幸南頓。勞享三老官屬。東巡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漢章帝北巡守。詔曰。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墾。悉以賦貧民。給與糧種。務盡地力。勿令遊手。所過縣邑。聽半入今年田租。以勸農民之勞。又勅方春所過無得發伐。車可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其明稱朕意。

隋煬帝命尚書右丞黃甫議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

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河。復自板渚引河灑滎澤入汴。又自大梁東引汴入泗達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又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舡數萬艘。

煬帝行幸江都。御小朱航。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

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裝飾無異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又有漾彩朱鳥蒼螭白鳯玄武飛羽青鳧陵波五樓道場玄壇樓船板艙黃茂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及載內外百官供奉之物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其挽漾彩以上者九千餘人謂之殿脚皆以錦彩爲袍又有平乘青龍艨艟艚䑿八櫂艇舸等數千艘並十二衛兵乘之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引不給夫舳艫相接二百餘里照耀川陸騎兵翊兩岸而行旌旗蔽野所過州縣五百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轝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煬帝二年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御端門大赦

煬帝三年車駕北巡至雁門頓榆林郡諭突厥啓民可汗召所部諸國朝行宮歷雲中泝金河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爲榦衣之以布飾

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

煬帝四年幸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親祭恒岳河北道郡守畢集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床床皆插鋼錐外向上施旋機弩以繩連機人來觸繩則弩機旋轉所處而發其外又以蝟周圍施鈴柱

煬帝五年西巡河右出臨津關至燕支山高昌王及西城二十七國謁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譟帝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服縱觀衣服車馬不鮮者郡縣督課之騎乘塡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自河西東還行經大斗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雪晦暝文武饑餒沾濕夜久不逮前營士卒凍死者大半後宮妃主或狼狽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

煬帝六年幸江都詔文武皆衣戎衣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要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勑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使可通龍舟并置驛宮草頓欲東巡會

稽
煬帝十一年。幸太原。汾陽宮避暑宮。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間。結草爲營居之。入雁門。可汗帥騎數十萬來圍。車駕還東都。
唐太宗幸九成宮。後幸河北。觀底柱。勒石陳德。
唐玄宗幸西京。先命重修宮室。極其壯麗。所過賜夏秋田租之半。
宋眞宗幸西京。朝諸侯。所過父老。引對。賜酒食。禁因具所犯以聞。葺行宮不得侵田苗。禁人馬損踐禾稼。

仍察民間疾苦。引逝負人訊。多蠲免。父老賜茶帛綫袍。貢香藥名馬。及饔餼方物。計直答之。中塗賜衛士緡錢。州府絲樓陳音樂百戲。悉有賚。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舉儀制禁之。奇才異行。鰥寡惸獨。官吏政迹卓異。貪墨蠹民者。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條析以奏。悉沛德意。已上二十一史

巡守之禮統紀二 警戒

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于水而崩。其右辛游靡長臂且多力。拯得王。周人諱之。
穆王得冀溫驪騄耳之駟。西巡守。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
唐太廟四室壞。明皇將幸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太廟屋材。皆苻堅時

物。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明皇大喜。從之。褚無量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明皇弗聽。
穆宗將幸華清宮。宰相師兩省供奉官。請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求面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至暮乃退。未明。穆宗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獨宮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從。晡時還宮。

敬宗游幸無常昵比群小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扆六箴六曰防微以諷輕出游幸略曰亂臣猖獗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睹貌獻餐斯可戒懼敬宗優詔答之

敬宗欲幸驪山溫湯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極言驪山之凶敬宗曰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溫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敬宗欲幸東都諫者甚衆皆不聽裴度從容言曰國

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自多難以來茲事遂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歲月間徐加完葺然後可往敬宗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

巡守之禮議統紀

巡者循也狩者牧也道德太平王者爲天循行以牧人也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躬親行之風俗通

王者必制巡狩之禮何尊天重民也所以五年一巡狩何五歲再閏天道大備王者恩亦當竟也所以至四嶽者盛德之山四方之中能興雲致雨也四嶽各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也以夏之中月同律度得其中也白虎通

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叔恬

唐虞五載巡守一嶽二十年方遍四岳周則四十八年矣若一出四岳皆遍且闕四時祭享唐虞衡山爲南岳周氏霍山爲南岳其制吉行五十里若以二月到東岳五月到南岳八月到西岳十一月到北岳路程遼遠必不能以此知每至一岳即歸義爲長崔靈恩

舜典王制明言二月東巡五月南巡八月西巡十一月北巡而崔靈恩乃以爲一年巡一嶽虞五載則二

十年而過周十二載則四十八年而過不知何據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治具提撕人心聖人運天下妙處蓋人心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闕一次巡守一次提撕此新新不已之意然唐虞五載周却十二年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處呂祖謙二則

巡守所以維持封建後世罷封建以為郡縣之制萬方一國四海一家如股體之分布如心手之相應萬里如在殿庭州縣如在堂陛挈其領而裘隨舉其綱而綱順政不必居九重之尊千乘萬騎之禁衛百司

庶府之扈從以勞民而傷財也真西山一則

始皇崩于沙丘煬帝死于江都二君假望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舉千乘萬騎無歲不出遐方下國無地不到至于民怨盜起覆祚殞身曾不旋踵雖秦隋所以召亡者固非一端儻非遊蕩無度則河決魚爛之勢亦未應如是其促也

巡守兵衛少不足以防姦徵求寡則不足以備用不若深居九重求賢審官內委任大臣以助其闕外分命大臣以治其方則垂拱仰成不出國門而天下治

矣

巡守在虞時則可五載在周時則可十二年在後世罷封建立州郡之時守令不世官政令守成憲雖廢世可也丘濬三則

封建之禮本紀

錫土姓。（禹貢）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武成）

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微子之命）

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康誥）

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蔡仲之命）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崧高）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賚）

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閟宮）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

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王制）

周武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使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皡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 隱公元年

晉封桓叔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隱公一年

封建之禮統紀

周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剪桐葉爲珪授曰以此封汝叔虞喜告周公公請曰天子封虞耶王曰戲也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于晉 周史

桐葉封小弱弟於唐當封耶公宜以將言於王不待戲而成之不當封耶公乃成其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爲之主得乎且公以王言不可苟設以桐葉戲婦寺亦從之乎凡王者之行設未當雖十易之不爲病況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教王遂過也吾意公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爲也 柳宗元辨

秦丞相王綰言諸侯初破請封建諸子始皇下其議於群臣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後屬疏遠相攻相伐周天子弗能禁今陛下神靈統一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易制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鬭不休以有侯王賴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 秦史

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
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
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
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
者虖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
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
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
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耶此時而欲爲治
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

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
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虖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
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
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
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
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
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當是時而陛
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又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
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倂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

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厪得舍人材之不逮
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
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
其後七年之閒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
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
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
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
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
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

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爲臣實皆有布衣
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
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
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
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
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
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
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
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

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
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
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
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
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
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
先反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
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狶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
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

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
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
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
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侯之皆忠附
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則莫若令如
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
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
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
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
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
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
其頗削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
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
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
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
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

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
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
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一脛
之大幾於腰一指之大幾於股平居不可屈伸一二
指搐身慮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
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
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
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

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盭。可痛哭者此病是也。賈誼治安策

御史大夫鼂錯說曰。高帝定天下。大封同姓。今吳王驕溢。即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亡人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漢書

北海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光武愛之。數被延納。顯宗在東宮。入侍諷誦。出則執轡。中興初。禁網尚闊。睦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名儒宿德。莫不造門。聲價益

廣。永平中。法憲頗峻。睦乃謝絕賓客。放心音樂。然性好讀書。常爲愛玩。歲終。遣中大夫奉璧朝賀。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將何辭以對。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雖螻蟻。敢不以實。睦曰。吁。危我哉。此乃孤幼時進趣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以來。志意衰惰。聲色是娛。犬馬是好。使者受命而行。其能屈申若此。漢書

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周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輪運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迎覲。宣王挾中興復古之意。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秦裂都會而爲郡邑。廢侯衛而爲守宰。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漢剖海內。立宗子。封功臣。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唐制州邑而立守宰。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失在制不在政。郡邑不得正其

制。守宰不得行其理。失在政不在制。諸侯歸商者三千。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是封建湯武之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柳宗元封建論

柳子厚云。諸侯各專其國。繼世而理。其人之賢不肖不可知。而民之理亂亦不可察也。又云。諸侯世祿在

位各據其地則天下雖有聖賢者生無以立於天下
蓋以封建爲非也所謂聖賢之立封建者道也非勢
也周諸侯亂天下非制失也失在政也天下諸侯雖
專國繼世而理亦不能亂雖世祿在位亦不能妨天
下之聖賢也　聖賢之制取法天地節制於人子厚
所謂勢者乃不得已之辭豈有取法天地節制於人
而曰不得已哉以此爲勢則天下孰不爲勢是則君
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分皆勢也何止封建已乎所故
曰封建者道也非勢也　諸侯者奉天子之法以理

其國也動靜進退莫不由天子是故山川神祇有不
舉者爲不恭不恭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
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
流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君討夫然則天下諸侯
莫敢不爲善矣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
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天下
八州各以其屬屬天子之吏吏以治伯伯以理正正
以理卒卒以理帥帥以理長長有不善則帥舉之帥
有不善則卒舉之卒有不善則正舉之正有不善則

伯舉之伯有不善則吏舉之上下相制雖有不肖者
固不敢爲不善矣設有爲者則流矣討矣所故曰雖
專國繼世而不能爲亂　封建所以待聖賢也安得
反妨聖賢設當聖賢不用之時乃封建失制之時也
曰天子之法不必行諸侯之惡不必絀故天下各據
其地而聖賢棄矣夫然豈在封建所故曰雖世祿在
位不能妨聖賢　若以湯武不去封建爲因其力以
得天下則是湯武苟於得天下也若封建果不利天
下益後世豈肯因而不革況封建者以天下爲公也

而守宰者示天下以私也封建者與天下共天下守
宰者欲以獨制天下公私之義固有差矣所故曰湯
武不去封建者蓋古之常道非因其力而不去也
且子厚不究天下之法亂而使諸侯叛反以封建爲
周之失制不究法不亂則不善莫由作位反以繼世
不肖致亂爲患不究非賢絀不肖爲當世常法而反
以聖賢不立爲慮不究聖賢立法制必取法天地而
利人反以立封建爲勢不究聖賢之心無所苟反以
湯武不去封建爲利其力所故曰子厚之論封建知

其末而不知其本也　子厚以守宰爲是者無他曰
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奬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
拜而不道朝斥之矣若有罪不黜有能不升法制不
能拘者皆巳亂之世也巳亂之世無不失也何止於
封建哉巳亂而罪之何異惡桀紂之不道而責湯武
姝商均之不肖而非堯舜也　古之一大國止今之
一郡耳是故其力易制其患易救漢一侯王之地如
古大國數十則漢豈行封建之法哉乃漢自爲之法
也若以漢自爲之法而疑古封建爲短是由以溺咽
之故欲去舟與食者也豈封建果非哉（宋廖偁封建論）
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唐太宗時魏徵李
百藥顏師古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
諸子之論廢矣　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
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父子兄弟相賊
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
幾絕故吾以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爲萬世
法（蘇軾罷侯置守論）

禮樂合編卷之九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叅閱

朝覲之禮本紀一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羣后
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舜典）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東方明
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蟲飛薨薨甘
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雞鳴）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折柳樊
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東方）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舃會同有繹（車攻）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庭燎）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
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赤芾在股邪幅在
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采菽）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奕〕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曲禮〕

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王制〕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玉藻〕

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郊特牲〕

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明堂位〕

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侯之復。萬民之逆。

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

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王眡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于三公及孤卿。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之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蔽謀

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夏官司士正其位朝夕視政三曰內朝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

朝士掌建邦外之朝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譁者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

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已上周禮

朝覲之禮本紀二

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胡傳曰列國于天子述職者爾如也自相朝聘可乎書之以示譏（隱公十一年）

滕子來朝胡傳曰桓公弒逆滕不能討先隣國朝之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今稱子狄之也（桓公二年）

秋七月杞侯來朝胡傳曰杞侯來朝何獨無貶齊欲滅杞杞侯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桓公二年）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左傳曰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胡傳曰曹伯既有疾而使世子出危道也父既有疾而承命朝桓非孝也（桓公九年）

秋郳黎來來朝胡傳曰中國附庸例書字郳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書名郳黎來介葛盧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莊公五年）

蕭叔朝公胡傳曰朝公在齊之穀非其所也禮非其所君子不受此春秋撥亂之意（莊公二十三年）

公朝于王所胡傳曰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貶正本之意也（僖公二十八年）

秋小邾子來朝左傳曰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以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昭公三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左傳曰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

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定公十五年

朝覲之禮統紀一

天子路寢門有五最外曰臯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內則路寢也臯門之內曰外朝朝有三槐九棘近庫門有三府九寺庫門內有宗廟社稷雉門外有兩觀連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閒雉門內有百官宿衛之廨應門內曰中朝中朝東有九卿室爲理事之處所謂中朝即中門也然不謂之朝而謂之門意者堂宇深邃難于聽對每日常朝則御其門歟

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內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有非常之事則於此詢萬民治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盖內朝以見羣臣或謂之路朝燕朝以聽政或謂之燕寢

鄉明以聽天下者王故王南鄉鄉王而荅之者三公故三公北面孤佐王者也故東面卿大夫佐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則從王者也順王所鄉故南面

大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

之位朝士掌外朝之位公族朝于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太僕掌之

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

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

公孤卿大夫每月朝叅之臣也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從者侍衛執役之臣也王族故士宗室之有職任者也虎士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者也大僕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及掌諸侯復逆者也大右即司右掌羣后之政令凡勇力之士能用五兵屬焉大僕從者有小臣掌公孤卿之復逆有御僕掌羣吏庶民之復逆遽令傳遽之令也

上傳告下爲臚下告上爲何已上通典

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鄉晨言觀其旂辰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

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蓋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體蹙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朝以先爲勤以後爲逸退以先爲逸以後爲勤朝而臣先于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于臣所以防怠荒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于朝夜後于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陳祥道

周公攝政七年成王既冠將復辟歸以天下未知成王之尊乃因六年五服之朝合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君而並見是以即明堂而權制其位成王南面坐周公但立其側荀卿猶云周公履天子之籍若固有之何紛紛也葉石林

朝著間有上下之位有前後之次入者必循序漸進不可參差立者必肅容守次不可錯亂非奏對不言不可聚而諠譁故當人臣朝見時小司寇擯而相之使之次第而進朝士則用鞭肅之後世人君出警入蹕鳴鞭肅衆蓋出於此謝邁

唐正衙日見羣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叅喚仗入閤百

官亦隨入則唐制天子未嘗不日見百官也其後不御正衙紫宸所見惟大臣及內諸司百官俟朝于正衙者傳問不坐卽退則百官無復見天子矣其後惟存朔望兩朝唐明宗始詔羣臣每五日一隨宰相入見謂之起居

一月之間朔望爲重見君必備服以盡禮唐人於常日則降而於朔望反殺失輕重矣 葉夢得二則

大將軍三公朝會天子爲起住入太常住車曰皇帝爲羣公起天子坐方前進

尚書令御史中丞司隸朝會各獨席故京師曰三獨坐 通典二則

朝覲之禮統紀二

受朝司几筵設黼扆於廟扆前南嚮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天子服衮冕負黼扆而立諸侯裨冕一一而入以行三享奉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秋冬覲遇將朝之早諸侯裨冕釋幣于禰皆乘墨車載龍旂弧韣瑞玉有繅至大門外上擯揖諸侯入王服衮冕負斧扆受朝享禮天子不下堂禮畢諸侯皆

肉袒廟門之東告聽事天子辭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拜

時會殷同諸侯至必先朝天子於國內然後爲壇于國外更行朝禮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春則拜日于東門之外夏則禮日于南門之外秋則禮月與山川丘陵於西門外冬則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加方明于壇上設六玉上珪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珪以祭之去方明以朝諸侯

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當四見始到入小見到正月

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

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衆。鍾以止衆。夜漏盡。鼓鳴則息。

春三王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圖籍。膺萬國貢珍。內撫諸夏。外接百蠻。乃盛禮樂供帳。置雲龍之庭。陳百僚而贊群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罍。班玉觴。嘉珍御。太牢享。爾乃

食舉雍徹。泰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鎗。管絃燁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太古畢。四夷間奏。德廣所及。伶佅兜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儀決。群臣醉。降煙熅。調元氣。然後撞鍾告罷。百僚遂退。

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不于宗廟。辟王也。周書

漢文帝與吳王濞詐病不朝。賜之几杖。務以德化。

漢詔蕭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漢宣甘露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詔議班次。有司曰。聖人之制。先京師。後諸夏。先諸夏。後夷狄。陛下聖德克塞。單于嚮風。奉珍朝賀。自古未有。禮儀宜如諸侯王。位下。蕭望之以為聖人正朔不及四夷。外而不內。宜待客禮。位次諸侯王上。詔從之。

後漢東平王蒼入朝。既至。升殿乃拜。天子親答之。其後諸王入朝。轉以輦迎。至省閤乃下。蒼以受恩禮過。不安。上疏辭。

梁冀帶劍入省。尚書張陵呵叱。令出。冀跪拜謝。陵不應。因劾奏。詔以一歲俸贖罪。

鄧通方幸。在上旁怠慢。丞相申屠嘉入曰。朝廷之儀。不可不肅。罷朝。召通曰。高皇帝之朝廷。小臣不敬。當斬。帝使赦通曰。此吾弄臣也。

舊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後前。魏太祖將討張繡。入見天子。始復此制。

魏鍾繇。元帝時有疾。拜起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虎賁士輿上殿就座。是後三公有

疾以爲故事。
神宗初即位。御史中丞王陶奏劾宰相韓琦不押常
朝班。陶黜知陳州。已上二十一史

朝覲之禮統紀三

周制。天子視朝之際。臣下入朝之初。大臣則逐位而
拜。羣臣則成列而拜。小臣則即其位而旁拜。左右侍
從之臣。則方有事而未暇也。故王於大臣。則答以特
揖。禮於羣臣。則答以旅揖。禮於小臣。則于再揖。後向
其旁答之。聽政畢。王將還內。侍衛門之左右者。始行
拜禮。王隨其所在左右揖。可見隆古位有尊卑。禮無
不答。秦尊君卑臣。此禮始廢。

漢高帝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先平明謁者治禮。

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幟。傳
言趨。殿下郎中夾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
吏。以次陳西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
設九賓臚句傳。于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諸
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莫不振恐肅敬。禮
畢。置法酒。諸侍坐殿上。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
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
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
之貴也。

漢儀。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觀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公納薦。大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大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弧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偪脛陪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

漢武帝夜漏未盡七刻。鍾鳴受賀。及贄。公侯璧。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食。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享。大作樂。

東晉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明始開殿門。晝漏上水五刻。皇帝乃出受賀。皇太子出會者。在三恪下。三公上。正朝元會。設白獸樽于殿庭。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

陳制。先元會十日。百官並習儀注。令僕以下。悉公服監之。設庭燎街闕城上殿前。皆嚴兵。百官設部伍而朝。宮人皆于東廊隔綺疎而觀。宮門既無籍。外人但絳衣者。亦得入觀。

隋制。正朝及冬至。文物充庭。皇帝出西房。即御座。皇太子鹵簿至明陽門外。入賀。復詣皇后御殿。朝訖。羣官客使入就位。再拜。上公一人詣西階。解劍升賀。降階帶劍。復位而拜。有司奏諸州表。羣官在位者俱拜而出。皇帝入東房。有司奏行事訖。乃出西房。坐定。羣官入就位。上壽。上下俱拜。皇帝舉酒。舞蹈。三稱萬歲。

唐制。元日大陳設。皇太子獻壽。次上公獻壽。次中書令奏諸州表。黃門侍郎奏祥瑞。戶部尚書奏諸州貢獻。禮部尚書奏諸蕃貢獻。太史奏雲物。侍中奏禮畢。然後中書令又與供奉官獻壽。殿上皆呼萬歲。

唐太宗貞觀元年。梁州都督竇軌請入朝。上曰。君臣共事。情猶父子。外官久不入朝。情或疑懼。朕亦頻數見之。問以人間風俗。許令入朝。上又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有湯沐邑。芻禾百車。待以客禮。漢家故事。為諸州刺史郡守創立邸舍于京城。頃聞都督刺史充考使至京師。皆賃房與商人雜居。既夜禮之不足。

必是人多怨嘆乃詔就京城閑坊造邸第三百餘所
上親觀焉
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奏天下太平萬機事簡請三日一臨朝許之
太尉長孫無忌等奏請視朝坐日上報曰朕登大位日夕孜孜猶恐壅滯衆務自今已後每日常坐又令百官寮朔望日服袴褶以朝
高宗詔每月一日太極殿受朝此後每五日一度太極殿視事朔望朝即永為常式京官文武五品依舊

五日一參
玄宗勅文武官朝參應著袴褶珂繖其有不著入班者各奪一月俸若無故不到者奪一年祿其行香拜表不到亦准此頻犯者量事貶降其衣冠珂繖仍許著到曹司
天寶三年冬至勅昊天上帝義在尊嚴恭惟祀典每用冬至既丁是日有事圓丘更受朝賀實深兢惕自今已後冬至宜取以次日受朝
唐以宣政殿為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治朝也以紫宸殿為便殿謂之入閤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別有含元殿含元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正衙則日見群臣百官皆在謂之常參
唐在京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文官五品以上及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每日常參武官五品以上仍每月五日十一日二十一日二十五日參三品以上直諸司及長上者各准職事參若雨霑失容及泥潦並停周喪未練大功未葬非供奉及宿衛皆聽不趨

唐升平日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謂之廊餐自乾符亂離之後秖遇月旦入閤日賜食
唐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
代宗廣德二年勅常參官遇泥雨准儀制令停朝參今軍國事殷若准式停恐有廢闕泥既深阻許延三刻傳點待道路通依常式
宋太祖御崇元殿受朝賀服袞冕退羣臣詣皇太后宮門奉賀帝常服御廣德殿羣臣上壽用教坊樂其

御殿儀仗本克庭之制唐禮殿庭七門皆列諸衛黃麾大仗宋朝太祖增創錯繡諸旗幷旄氅等著于通禮正至五月一日御正殿則陳之

太宗令有司復舉十五條一朝堂行私禮二跪拜三待漏行立失序四談笑喧譁五入正衙門執笏不端六行立遲緩七至班列行立不正八趨拜失儀九言語微喧十穿班仗十一閤門不即就班十二無故離位十三廊下食行坐失儀語諠十四不從正衙門出入十五非公事入中書犯者罰一月俸有司振舉拒不伏者錄奏乞行貶降其後每罰減半

仁宗詔輔臣曰朕欲元日率百官先上太后壽然後御天安殿可令禮院具儀太后曰豈可爲吾故後元會禮哉宰相王曾言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命不聽詔中書門下具儀注

熙寧二年監察御史裏行張戩程顥言每欲奏事必俟朝旨或朝政有闕及閫外事而機速後時則已無及況往復待報必由中書萬一事干政府或致沮格請依諫官例牒閤門求對或有急奏即許越次登對庶幾遇事入告毋憂失時詔依所請

宋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參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卽崇德長春二殿中書門下爲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至神宗元豐中官制始行詔侍從官而上日朝垂拱謂常參官百司朝官以上每五日一朝紫宸爲六參官在京朝官以上朔望一朝紫宸爲朔望參官遂爲定制

宋制凡番朝宰相樞密宣徽使起居畢升殿問聖體宰相奏事樞密宣徽使退候宰相對畢樞密使復入奏事次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羣臣以次升殿其見謝辭官以次入庭見者先之謝次之辭又次之巳上二十

史

冊立之禮本紀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鈗。立于側階。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

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顧命已上

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康王之誥

聘問之禮本紀一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輕財重禮之義也。

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于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于戰勝用之于戰勝則無敵用之于禮義則順治。聘義 已上

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

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旅幣無方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

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已上郊特牲

聘問之禮本紀二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胡傳曰隱公卽位九年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亦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天王遣使來聘非正也隱公九年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胡傳曰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周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諸侯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

則殘之今承命以聘弑君之賊故貶而書名又兼稱爵見春秋責相之意也桓公四年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胡傳曰此譏世官非公選也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旣囚仲爲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周衰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蓽門老而不用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戒人主狗大臣私意用子弟之弱者以亂國也桓公五年

天王使家父來聘胡傳曰聘弑逆而不加貶何也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責之備也虞史以人主大臣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以爲一體故帝庸作歌則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賡歌則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垂𦤺九官之徒不與也以爲一心故歸賵仲子會塟成風則宰咺書名於前而王不稱天於後來聘桓公錫桓公命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王不稱天以正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桓公八年）

祭叔來聘穀梁子曰不言使天子之内臣也内臣不得外交故不與使人君明此不容下比之臣人臣明此不爲交私之計矣（莊公二十三年）

荆人來聘胡傳曰荆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莊公二十三年）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胡傳曰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其書皆曰遂冢宰上兼三公來聘于魯天王之禮意厚矣魯既不朝京師又使公子遂往又以二事出褻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罪不待貶絕而自見（僖公三十年）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左傳曰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于有禮社稷之衛也（僖公三十三年）

冬楚子使椒來聘左傳曰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

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胡傳曰楚子思善悔過向慕中國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夫春秋立法謹嚴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貶之恕以宅心故向慕中國則進之此愼用刑重絕人之意也（文公九年）

秋天王使季子來聘公羊傳曰王季子劉康公乃王母弟也宣公享國十年不朝周而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喪不遣貴卿會匡王葬而使歸父會齊侯葬今使王季子來王靈益不震矣自是王聘春秋不書（宣公

十年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左傳曰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襄公七年

春來公使向戌來聘左傳曰向戌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

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襄公十五年

齊侯使慶封來聘左傳曰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爲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襄公二十七年

吳子使札來聘左傳曰公子札來聘謂穆子曰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大政不愼舉禍必及子聘齊謂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晏子納政與邑免於欒高之難。聘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政必及子子爲政以禮不然鄭將敗適衛說蘧伯玉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說叔向曰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胡傳曰札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 襄公三十九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左傳曰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昭公二年

聘問之禮統紀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蓺。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單子歸告王曰。陳國必亡。八年陳侯殺于夏氏。

王孫圉聘于晉。趙簡子問曰。楚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曰觀射父。能作訓辭。行事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叙百物。朝夕獻善敗。使寡君無忘先業。又能上下說鬼神。使神無怨痛。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以備賦用。戒不虞。共幣帛。享諸侯。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訓辭。寡君可免罪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聖能制議百物。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楚語

劉康公聘于魯。發幣于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周語

郤獻子聘於齊。齊頃公使婦人觀而笑之。郤獻子怒。歸請伐齊。范武子還自朝曰。燮乎。吾聞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於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爾勉從二三子。以承君命。惟敬。乃老。晉語

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爲笑焉。惟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廕人。而況君子之學乎。

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平公疾韓宣子贊授客館客問君疾對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徧諭也而無除今夢黃能入寢門人殺乎抑厲鬼耶子產曰昔者鯀違帝命殛之羽山化為黃能以入羽淵實為夏郊三代舉之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今周室少卑晉實繼之或者未舉夏郊耶宣子以告祀夏郊五月公見子產賜莒鼎（鄭語二則）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為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為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說苑）

會同之禮本紀一

公會戎于潛胡傳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無出入之防萌猾夏之漸其禍不可長也書會戎譏之也（隱公二年）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曰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隱公十一年）

蔡侯鄭伯會于鄧胡傳曰楚僭號稱王憑陵江漢三國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滅鄧虜蔡侯鄭以王室懿親為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桓公二年）

公會宋公于闞胡傳曰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弗削見屢盟長亂數會厚疑不以會盟為可恃也（桓公十一年）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公羊子曰姜氏負弑君之誅甫除喪往會其兄齊襄有王姬之戚未踰時出淫其

妹天下大惡覆載不容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
道也莊公二年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胡傳曰諸侯主
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桓非受命之伯諸侯相戴
爲盟主是無王也故四稱人以誅始亂莊公十三年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左傳曰宋公
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雎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
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
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

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
虐二國之君又用之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得死爲幸僖公十九年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左傳曰公孫歸父見晏桓
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
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
以不亡宣公十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
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

于向左傳曰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數諸朝
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
蒙荊棘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
剖而食之今諸侯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
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
人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
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嘷
我諸戎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爲先君不侵
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

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
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秦人角之諸戎
掎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
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
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
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
之能爲不與於會亦無瞢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
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襄公十四年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左傳曰會于商任錮欒氏也州綽刑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亦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襄公二十一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左傳

曰祁午謂趙文子曰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吾子不可不戒文子曰武將信以爲本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於牲上而已晉人許之（昭公元年）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左傳曰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

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昭公四年）

公會吳于鄫左傳曰會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

今棄周禮而必曰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于我乃與之（哀公七年）

公會吳于槖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哀公十二年）

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左傳曰衛殺吳行人懼謀于

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子木曰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摽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哀公十二年）

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貢請束錦見太宰嚭語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

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悅乃舍衛侯（哀公十二年）

會同之禮本紀二

晉陰飴甥會秦伯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歸 左傳

虢之會晉樂王鮒求貨于穆子曰吾爲子請于楚穆子不予梁其踁謂穆子曰有貨以衛身也出貨而可以免子何愛焉穆子曰非汝所知也承君命以會大事而國有罪我以貨私免是我會吾私也雖可以免吾其若諸侯之事何夫必將或衛之曰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則我求安身而爲諸侯法矣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衰將或導之是昭其不衰也余非愛貨惡

不衰也且罪非我之由爲戮何害楚人乃赦之

平丘之會晉昭公使叔嚮辭昭公弗與盟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貳也貳必失諸侯豈惟魯然夫失其政者必毒于人魯懼及焉不可以不恭必使上卿從之季子曰然則在意如乎若我往晉必患我誰爲之貳子服惠伯曰椒既言之矣敢逃難乎椒請從晉人執平子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夫盟信之要也晉爲盟主是主信也若盟而棄魯侯信抑闕矣以魯之密邇于齊而又小國也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不敢憚其患而於晉共其憂亦曰庶幾有益於魯國乎今信蠻夷而棄之夫諸侯之勉於君者將安勸矣其無乃得蠻夷而失諸侯之信乎子計其利者小國共命宣子說乃歸平子 穀梁

吳王昏乃戒令秣馬食士夜中乃令服兵擐甲係馬舌出火竈陳士卒百人建肥胡奉文犀之渠十行一嬖大夫十旌一將軍載常建鼓挾經秉枹爲萬人方陳皆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王親秉鉞中陳而立左軍皆赤常赤旟丹中朱羽之矰望之如

火右軍皆玄常玄旂黑甲烏羽之矰望之如墨既陳
去晉軍一里昧明鳴鍾鼓丁寧錞于振鐸勇怯盡應
三軍皆譁聲動天地晉師大駭不出乃令董褐請事
曰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爲期今大國越錄而造於獘
邑之軍壘曷故吳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貢獻莫
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孤欲守吾
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今會日薄矣恐事
之不集以爲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
在今日董褐還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

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
不可與戰主其許之乃就幕而會 吳語
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於周使醫鴆之不死臧
文仲言于僖公曰夫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
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
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朴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
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鴆
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
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

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于諸侯
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
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瑴乃免衛侯衛侯聞其臧
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
及君 公羊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
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
之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薄其要結而厚
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

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
矣又何加焉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
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於出責是之不果奉而暇
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矣其有勤也公
乃還 穀梁
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桓公曰余一人有事于
文武使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伯舅無下拜曰天威不
違顏咫尺小白承天子命敢隕越于下以爲天子羞
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

稱順焉。

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於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于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也。何衛之爲。人之有墻。以蔽惡也。墻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楚免叔孫。左傳 二則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于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遂與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於

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勝于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古史 附

禮樂合編卷之十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會盟之禮本紀一

邾儀父盟于蔑胡傳曰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爲事刑牲歃血要質鬼神非所貴也書此以惡隱公之私（隱公元年）

公及戎盟于唐胡傳曰春秋謹華夷之辨與戎歃血約盟非義也後世乃結戎許婚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求援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與盟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奚及（隱公二年）

齊侯鄭伯盟于石門胡傳曰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蓋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乎凡書盟者惡之也（隱公三年）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程子曰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詛盟詛盟煩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此參盟之始夫有參盟然後有主盟春秋華薄從忠於參盟書曰謹其始也（隱公八年）

公會齊侯盟於扈程子曰盟於扈要結姻好也莊公生於桓公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之事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婚姻失時不孝甚矣（莊公二十三年）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胡傳曰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有畏服之心其得與于盟所欲也故特書同（莊公二十七年）

齊高子來盟胡傳曰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之定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聖人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閔公二年）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胡傳曰盟于貫服江黃也江黃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右臂

桓公此盟服荊楚免民於左衽矣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僖公二年）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左傳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胡傳曰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於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春秋之盟於斯爲盛（僖公二年）

諸侯盟于首止。胡傳曰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爲襄王一擧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僖公五年）

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左傳曰秋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内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于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于鄭冬鄭伯請盟於齊（僖公七年）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僖公二十一年）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左傳曰晉侯盟于衛雍獻楚俘于王王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晉侯三辭從命胡傳曰天王勞晉侯於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僖公二十八年

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宛濮曰天禍衛國君

臣不協以及此憂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旣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僖公二十八年

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胡傳曰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子虎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于此上盟子虎是謂下陵僖公二十九年

公孫敖如莒涖盟左傳曰穆伯爲襄仲逆女于莒美自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使仲舍之復爲兄弟如初從之文公七年

宋司馬華孫來盟左傳曰書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爲敏文公十五年

諸侯會于扈左傳曰鄭子家以書告趙宣子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儵惟執事命之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壻池質焉文公十七年

會盟之禮本紀二

齊侯使國佐如師盟于袁婁胡傳曰諸侯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非有鋤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晉大夫以蕭同叔子爲質夫蕭同叔子齊君母也則亦悖矣由是國子不可 成公二年

晉鄭將盟士莊子爲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還 襄公九年

諸侯同盟于亳城北范宣子曰不愼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襄公十一年

晉文公合諸侯盟曰吾聞國君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于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寃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也 襄公二十六年

叔孫豹及諸侯會于宋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 襄公二十七年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左傳曰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

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相棄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稷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 昭公十一年

諸侯同盟于平丘左傳曰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是故明王之制使諸

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于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惟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 昭公十三年

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左傳曰敬子言于衛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乃使佗佗曰祝社稷之常隷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皐鼬將長蔡於衛佗私於萇弘曰若聞蔡將先衛信乎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佗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分物惟不尚年也成王殺管叔而蔡蔡叔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見之王而命以蔡若之何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冦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萇弘謀之范獻子乃長衛侯

定公四年

吳晉爭盟吳申叔儀乞糧於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哀公十三年

齊閭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于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太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

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爲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爲 哀公十四年

宋之盟楚人固請先歃叔向謂趙文子曰夫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歃雖後諸侯將戴之何爭於先若違德而以賄成事今雖先歃諸侯將棄之何欲於先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楚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今將與狎主諸侯之盟惟有德也子務德無爭先務德所以服楚也乃先楚人 哀公十四年

吳王夫差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成吾又何求若其不成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中心好吳也又非攝畏吾甲兵之強也大夫種勇而善謀既還翫吾國於股掌之上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于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獘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

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將盟越王使諸稽郢辭曰以盟爲有益乎前盟口血未乾足以結信矣以盟爲無益乎君王舍甲兵之威以臨使之胡重於鬼神而自輕也吳王乃許之荒成不盟

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楚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鄭人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

楚師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獘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子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已上哀公十五年

燕饗之禮本紀一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小雅鹿鳴）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小雅南山）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小雅蓼蕭）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小雅湛露）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小雅彤弓）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小雅菁菁）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小雅頍弁）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小雅鴛鴦）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小雅車舝）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小雅魚藻）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曾孫維主。酒醴

維醽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小雅行葦）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大雅公劉）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小雅魚麗）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小雅瓠葉）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大雅韓奕）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君舉旅于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後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差等所以明貴賤也（已上燕義）

王燕則諸侯毛

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

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之禮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如諸侯之禮子男饗禮五獻食禮五舉

掌客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已上周禮）

敬則用祭器

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
燕毛序齒。則異姓爲賓。
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
不脫屨而即席謂之禮。跣而上坐謂之燕。能飲者飲。
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閉門不出者謂之湎。已上大戴禮

燕饗之禮本紀二

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僖公十二年

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

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僖公三十年

衛甯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文公四年

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

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
二十九年

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
弓季武子賦節之卒章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
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
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先子 昭公二年

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
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
受將何以在 昭公十二年

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
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
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
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
曰寡人之願也 昭公十三年

重耳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
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
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
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
原其避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
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
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
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
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僖公二十三年

范宣子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
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
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

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
於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
命君子以為知禮 襄公八年

穆公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
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
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
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
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
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

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
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
於善爲諮諮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
臣獲五善敢不重拜（襄公四年）
晉郤至如楚聘楚子享之爲地室而縣焉金奏作於
下驚而走出子反曰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
不忘先君之好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
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兩君相見無
亦惟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賓曰世之治也諸侯

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有燕饗之禮享以訓
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政以禮
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扞城
其民也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然吾子主
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
食言（成公十二年）
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
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
享君不亦可乎樂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於房

去旌卒享而還（襄公十年）
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
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
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敝邑賦六月（襄公十九年）
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
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
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虫趙孟曰善哉民
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

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
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
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
禍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
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
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
稔者夫子之謂矣（襄公二十七年）

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爲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爲知禮（昭公六年）

晉侯與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昭公十二年）

燕饗之禮統紀（歷代燕饗志）

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殽烝原公相禮隨會私于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原公以告王召隨會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殽烝今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惟是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且惟戎狄則有體薦夫戎狄冒沒輕儳貪而不讓不佚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今我王室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龢協典禮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絜其酒醴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樽彝陳其鼎俎靜其巾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胡有孑然其效戎狄也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講聚三代之典禮于是修執秩以爲晉法（周語）

桓公與管仲飲酒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齊戒召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尚書）

漢高祖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賀禮畢置法酒諸侍

坐殿上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

高祖擊黥布還過沛留置酒悉召故父老飲道舊故爲笑樂上留帳飲三日召沛中兒百二十人上擊筑歌大風

鄭鮮之爲人通率在宋高祖坐言無所隱時人甚憚焉上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集惟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云尚書郎鄭鮮之詣門求啓事高祖大笑引入

唐制常以春秋之季仲月及誕聖節郊祀耤田禮畢巡幸還京凡國有大慶皆大宴羣臣於集英殿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有司預于殿庭設山樓排場爲羣僊隊仗六番進貢九龍五鳳之狀宰相率百官入宣徽閤門通唱致辭謝宰相升殿進酒各就坐酒九行每上舉酒羣臣侍或傳旨命酬即皆搢笏起飲再拜或上壽更衣賜花有差其兩府使相赴鎮還朝咸賜宴

宋太宗召宰相近臣賞花後苑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因賞花釣魚習射水心殿

宋太宗時直史館陳靖言古之宴饗者所以省禍福而觀威儀也故宴以禮成賓以賢序風雅之作茲爲盛焉伏見內殿賜宴羣臣拜舞方畢趨馳就席品列之序糾紛無別及至尊舉爵羣臣起立先後不整俯仰失節望令有司預依品位告諭其有踰越班次拜起失節喧譁者並令糾舉

御史中丞李昌齡言廣宴之設以均飫賜供事禁庭

當定員數籍姓名以謹其出入酒監之司或虧精潔望分命中使巡察從之

學士梁灝請以春秋大宴小宴賞花行幸爲四圖頒下閤門遵守從之 (已上二十一史)

燕饗之禮議統紀

君臣之分以嚴爲主朝廷之禮以敬爲主然一于嚴。敬則情或不通故先王制爲燕饗欲其好我而示我周行所以和樂而不流 朱熹

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故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

古者天子之於賓客有饗有燕饗在朝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則君親獻燕則不親獻

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 范祖禹 三則

人君賜宴于臣人臣受宴于君內則以廣恩惠外則以觀威儀施恩者固當以禮受賜者尤當以敬苟進退拜起之無節臣之罪也若酒殽禮度之簡略亦君之過歟李邑齡請命中使巡察梁顥請以所宴爲圖得之矣 丘濬

懷諸侯之禮本紀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舜典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仲虺之誥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湯誥

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

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梓材 二則

安勸小大庶邦 顧命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康王之誥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覲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裳裳者華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之屏之

譾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桑扈
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玄鳥
聖王務行禮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
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
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　昭公五年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與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
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
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
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

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慶
賀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上
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
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
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
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
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
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
間七十步當立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
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
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
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間五
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
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
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
王之所以撫萬邦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

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
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
灋則十二歲王巡狩殷國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
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
諸侯入王逆勞于畿及郊勞眂館將幣爲承而擯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子用穀璧男
用蒲璧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

繅璜以黼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烖則令哀吊之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毎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司儀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掌舍掌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爲壇壝宮棘門爲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
環人掌送逆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擇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彊
掌訝掌等籍以待賓客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于彊爲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㯉及委則致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爲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掌交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已上周禮)
凡到天子之境先謁關人關人報王王使小行人逆

勞于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勞授之及國天子賜舍吏司空致舍
古者天子爲諸侯不行禮義不修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政之法也 (已上大戴禮)

贄獻之禮本紀
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害也　大有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舜典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
侮　洛誥
水潦降不獻魚鼈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
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胄獻杖者執末獻民虜
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

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
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
尊卑垂帨
進劒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
鐓進几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
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雁者以繢受珠玉者以掬受弓
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
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

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
婦人之摯椇榛脯修棗栗　曲禮上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
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
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于民
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
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
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
結之民其不解乎　檀弓

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
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
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
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莊公二十四年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
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周禮

錫命之禮本紀

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洛誥）

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文侯之命）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無衣）

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王遣申伯路車乘

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崧高）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韓奕）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江漢）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胡傳曰春秋書王必稱天所頒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弒君篡國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桓無王王無天其罪非小（莊公元年）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胡傳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錫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

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獻功也來錫命非正也（文公元年）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

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已上王制）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
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
作牧九命作伯
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
命大夫四命其宮室車馬衣服禮儀各眂其命之數
（已上周禮）

錫命之禮統紀
以冀州之河南河內魏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
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
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
至第十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余龜用建冢社昔
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爲卿佐周邵師保出爲二伯外
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今更下
傳璽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侯印綬今
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爲民軌儀

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
二駟君勸分務本嗇民昏作粟帛滯積大業惟興是
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舃副焉君敦尚謙讓俾民興行
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
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人回面華夏充實是用錫
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哲思帝所難官人任賢群善
必舉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秉國之均正色處中纖
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
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

鉞各一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君以溫恭爲基孝友爲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魏公九錫文）

以并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鴈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弘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南至于華北至于陘東至于壺口西至踰于河提封之數方七百里皆晉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實紀綱諸夏用率舊職爰胙茲土封公爲晉公命使持節兼司徒司隸校

尉陔節授印綬策書金獸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茲玄土苴以白茅建爾國家以永藩魏室昔在周召並以公侯入作保傅其在近代酇侯蕭何實以相國光尹漢朝隨時之制禮亦宜之今進公位爲相國加綠綟綬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思弘遠猷崇正典禮儀刑作範旁訓四方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道和陰陽敬授人時嗇夫反本農殖維豐是用錫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光敷顯德惠下以和敬信思順庶尹允諧是用錫公

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鎮靖宇宙翼播聲教海外懷服荒裔款附殊方馳義諸夏順軌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簡賢料材營求俊逸爰升多士寘彼周行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嚴恭寅畏底平四國式遏寇虐苛慝不作是用錫公武賁之士三百人公明慎用刑簡恤大中章厥天威以糾不虔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爰整六軍典司征伐犯命凌正乃維誅殛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公饗祀蒸蒸孝思維則篤誠之至通于神明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

焉（晉公九錫文）

賞罰之禮本紀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

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大禹謨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皐陶謨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甘誓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殖有禮。覆昏暴。仲虺之誥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盤庚

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太誓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洪範

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畢命

不僭不濫。不敢怠遑。殷武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王制

蔡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襄公二十六年

周人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昭公五年

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昭公六年

賞罰之禮統紀

主有三術夫愛人不私賞也惡人不私罰也置儀設法以度量斷者上主也愛人而私賞之惡人而私罰之倍大臣離左右專以其心斷者中主也臣有所愛而爲私賞之有所惡而爲私罰之倍其公法損其正心專聽其大臣者危主也故爲人主者不重愛人不重惡人重愛曰失德重惡曰失威威德皆失則主危矣管子任法篇

聖人設厚賞非侈也立重禁非戾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設人之所不利欲以使則民不盡力立人之所不畏欲以禁則邪人不止正世篇

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于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爲之化不可得也權修篇

齊威王召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鄄子不救衛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臣聳懼齊國大治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

西門豹爲鄴令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璽文侯不忍而復與之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古史三則

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君見賞臣則損之以爲德君見罰臣則益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韓非子

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

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刻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司馬法

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陸宣公

聖人用刑賞煥然若陽春之自和故潤澤者不謝妻乎若秋霜之自降故凋落者不怨向秀

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

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蘇軾

威權之禮統紀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君之所以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版法篇

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于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于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于愚人賢者程行于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于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宰尹矣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于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于寵人則臣下輕君而重寵人矣人主不親視聽而斷制在下

托食于國者也 韓非子二則

君之所以爲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于臣矣勢在上則臣制于君矣 堂上遠于百里堂下遠于千里門廷遠于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壅滅絕侵壅之君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乎寳社稷先于親法重于民威權貴于爵祿 管仲法法篇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 生殺之柄專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決于重臣生殺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刼殺之患專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也 凡爲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爲用百姓弗爲使境內之衆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也 明法解三則

人主有五壅臣閉其主曰壅臣制財利曰壅臣擅行令曰壅臣得行義曰壅臣得樹人曰壅臣閉其主則主失位臣制財利則主失德臣擅行令則主失制臣得行義則主失名臣得樹人則主失黨此人主之所獨擅也非人臣之所得操也 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自將雕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 明君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羣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強 明君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 權柄者生殺之制也威勢者勝衆之資也然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共則威分 不謹其閉不固其存

虎乃將存不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國乃無虎大不可量深不可測同合刑名審驗法式擅爲者誅國乃無賊（已上主道篇）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命主妾無等必危嫡子兄弟不服必危社稷 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愛臣篇二則）

有國之君不大其都有道之臣不貴其家有道之君不貴其臣 一棲兩雄其鬬㘒㘒豺狼在牢其羊不繁一家二貴事乃無功夫妻持政子無適從（揚權篇二則）

人主使人臣雖有智能不能背法而專制雖有賢行不得踰功而先勞雖有忠信不得釋法而不禁此之謂明法 人臣爲主設事而恐其非也則先設言曰議是事者妬事者也人主藏是言不更聽群臣群臣畏是言不敢議事則忠臣不聽而譽臣獨任謂之進于言進于言制于臣矣 凡功者其入多其出少乃可謂功今大費無罪而少得爲功則人臣出大費而成小功小功成而主亦有害（南面篇三則）

人臣之侵其主也如地形焉使人主失端東西易面而不自知故人主使其群臣不游意於法之外不爲惠于法之內 正國者不可以𩡧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𩡧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 毋富人而貸焉毋貴人而逼焉毋專信一人而失其都國焉腓大于股難以趨走 爲人臣者聚帶劍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爲已者必利不爲已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𩡧（已上韓非子）

臣有二因謂內外也外曰畏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 恐不制則上失小不除則大誅 下君盡已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智（八經篇）

禮樂合編卷之十一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木齋華琪芳芳候父叅閱

宮闈之禮本紀（遴立嬪媵嫉妒 內治預政）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周南關雎）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周南樛木）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佑命爾。燮伐大商。（大雅大明）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大雅思齊）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邶風綠衣）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小雅白華）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小雅正月）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小雅瞻卬）

齊桓公葵丘之盟。曰毋使婦人預國事。（昭公二年）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

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昏義二則

宮闈之禮統紀一 禮數　慈仁　儉素　賢明　苦諫　寵幸　專權　參政

漢顯宗明德馬皇后伏波將軍援之女年十三入太子宮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修備上下安之顯宗即位以為貴人時后前母姊子賈氏亦以選入生肅宗帝以后無子令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

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見者每加慰納若素所寵引輒增隆遇

有司奏立長秋宮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立為皇后既正位宮闈愈自謙肅能誦易好讀春秋楚辭尤善周官董仲舒書常衣大練裙不加緣

帝嘗幸苑囿離宮后輒以風邪露霧為戒

時楚獄連年不斷囚相證引坐繫者甚衆后慮其多濫乘間言及惻然帝感悟之多所降宥時諸將奏事及公卿較議難平者帝數以試后后輒分解其理各得其情每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而未

嘗私於家

肅宗即位尊后曰皇太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帝請曰黃門舅旦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褒異又不錄勤勞無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后宮之家故不著也建初元年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有司因此上奏宜依舊典太后詔曰凡言事者欲媚朕以要福耳昔王氏五侯同日俱封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又田蚡竇嬰寵貴橫恣傾覆之禍為世所傳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令半楚淮陽諸國常謂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勑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倉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而已冀默愧其心而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

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固不許帝省詔悲歎

唐太宗文德長孫后隋右驍衛將軍晟女喜圖傳視古今善惡以自鑒矜尚禮法謹承諸妃消釋嫌隙俄為皇后性約素服御取給則止益觀書雖容櫛不少廢與帝言或及天下事辭曰牝雞司晨家之窮也可乎帝固要之訖不對後廷有被罪者帝怒詔繩治俟意解徐為開理終不令有冤下嬪生豫章公主而死后視如所生媵侍疾病輟所御飲藥資之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為元功出入卧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託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于朝漢之宮霍可以為戒帝不聽后啓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間太子承乾乳媼請增東宮什器后曰太子患無德與名器何請為從幸九成宮方屬疾會柴紹等急變聞帝甲而起后

與疾以從宮司諫止后曰上震驚吾可自安疾稍亟
太子欲請大赦汎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
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爲惡使爲善無效我
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爲
豈宜以我亂天下法
時房玄齡小譴就第后曰玄齡陛下布衣舊非大故
不可棄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
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妾生無益於時死不可以厚
葬

后嘗采古婦人事著女則十篇又爲論斥漢之馬后
不能檢抑外家使與政事常誠守者吾書無條理勿
令至尊見及崩宮司以聞帝慟示羣臣曰后此書可
用垂後
太宗以長樂公主嫁長孫冲降敕有司資送倍永嘉
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
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奈何資送公主反倍長
主乎帝入告后后嘆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
其故今覩其引禮義以抑人主私情乃知眞社稷臣

也請遣中使齎錢絹賜徵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
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
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
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漢孝惠帝張后宣平侯敖女敖尚弟姊魯元公主呂
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后欲使生子萬方
終無子遂使陽爲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殺其母
立所名子爲太子後呂氏滅后廢處北宮
漢武帝陳后長公主嫖女初武帝爲太子長主有力

取長主女爲妃及帝即位擅寵驕貴十餘年無子後
以媚道覺廢處長門宮
漢成帝許后平恩侯嘉女元帝悼傷母恭哀后居位
日淺而遭霍氏之害故選嘉女以配太子成帝即位
立爲后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久之寵益衰後以
媚道祝詛廢處昭臺宮
漢孝宣帝養掖庭號曾孫與許廣漢同寺居廣漢以
女與曾孫數月立爲帝公卿議立后皆心儀霍將軍
女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

后霍夫人顯爲淳于衍女醫當后免身毒之衍即擣
附子齎入宮飲后后崩顯遂勸光納成君果立爲后
未幾光薨立許后子爲太子顯復教皇后令毒太子
皇后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
后事泄廢處昭臺宮乃自殺
唐太宗立皇子明爲曹王明母楊氏巢剌王之妃也
有寵於上文德皇后崩欲立爲皇后魏徵諫曰陛下
方比德唐虞柰何以辰嬴自累乃止
唐太宗既葬長孫皇后於昭陵即苑中作層臺望之

引魏徵同升徵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
此昭陵也帝曰然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
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臺
劉禕之竊謂舍人賈大隱曰太后廢昏立明安用臨
朝稱制不如返政以安天下之心大隱密奏之太后
不悅或誣禕之受金太后命王本立推之本立宣勅
示之禕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勅后怒賜死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耶有
功答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徐有功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反復辭
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雖死法終
不可改如是再三終不挫折
南唐烈祖殂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翰
林學士李夷鄴曰此非先旨必奸人所爲大行嘗云
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
於天下汝曹何遽爲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僚
裂之必矣遂寢
宋眞宗將立莊獻后劉氏李文定公爲翰林學士屢

上疏諫以劉后起寒微不可母天下后深啣之
眞宗不豫劉后諷宰臣丁謂欲臨朝中外無敢言者
時宰相王沂公曾謂后戚錢惟演曰漢呂后唐武氏
皆據非其位其後子孫誅戮不得保首領公后之肺
腑何不入白皇后萬一宮車不諱太子即位太后輔
政豈不爲劉氏福乎若欲稱制以取疑天下非惟爲
劉氏禍恐亦延及公矣惟演大懼入白之議遂止
劉太后臨朝魯肅簡公屢有獻替太后問唐武后何
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默然時有上

言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臣衆不敢對公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

尊眞宗姚儀李氏爲宸妃卒姚儀實生帝劉太后既取爲已子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帝雖長不自知也至是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時爲首相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頃后獨立簾下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時有詔欲鑿宮城垣

出喪夷簡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崇勳懼告太后迺許之

劉太后欲以天子袞冕見太廟臣下依違不決薛簡肅公獨爭之曰太后必若王服見祖宗若何而拜乎太后不能奪爲改他服太后崩上見羣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先帝乎上大寤卒以后服葬

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爲太后文正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

宋眞宗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李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議遂寢

宋仁宗親庶務言者多追詆太后時事范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餘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宋英宗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者尤少恩左右多

不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嫌隙一日韓琦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病母可不容乎后意不解修進曰太后事先帝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琦又進曰臣等在外聖躬若失調護太后不得辭其責后驚曰是何言我心更切也同列聞者爲縮頸流汗

韓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爲

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帝大感悟。

曹后稱制。韓琦欲還政英宗。而御寶在太后閤。皇帝行幸。即隨駕。琦因請祈雨。比乘輿還。御寶更不入后閤。琦即於簾前具述皇帝聖德。都人瞻仰。且天下事不宜久煩聖慮。太后不悅。琦倒立簾外。不去。得一允言。即再斤駕起。遂促儀鸞司撤簾。英宗自此得親政。簾既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已上二十一史

宮闈之禮統紀二 皇后 嬪御 冊立

周宣王嘗蚤卧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欲。窮欲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罪。王曰過從寡人起。非夫人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蚤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

楚莊王夫人樊姬。初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肉。三年而王改。

齊桓公好淫樂。夫人衛姬。爲不聽。鄭衛之聲。

漢成帝游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

唐太宗數調兵。討定四夷。治翠微玉華等宮。賢妃徐惠上疏極諫曰。東戍遼海。西討崐丘。士馬罷耗。漕饋漂沒。捐有盡之農。趣無窮之欲。圖未獲之衆。喪已成之軍。故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爲易亂之符。又

日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伎巧為
喪國斧斤珠玉為戕心酖毒侈靡纖美不可以不遏
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其訓切精懇如此帝善其
言優賜之

唐高宗將冊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謀於趙公無忌英
公勣將以死諍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舅脫
爭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勣請先
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
名不可遂良出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有
今日且當不諫之時躬奉遺詔不效其愚衷何以下
見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終寢

天后祀先蠶時上苦風眩議使天后攝政郝處俊諫
曰天子理外后理內天之道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
宗之天下不傳之子孫而委之天后乎中書侍郎李
義琰曰處俊之言至忠上乃止

漢武帝鉤弋夫人子弗陵年七歲多智上奇愛之欲
立以其年稚母少猶豫久之一日帝忽譴責鉤弋夫
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廷獄夫人還

顧帝曰趣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問左右曰外人
云何左右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往古
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
恣莫能禁汝不聞呂后耶故不得不先去之

魏北珪將立齊王嗣為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
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珪召嗣諭曰漢武帝殺
鉤弋夫人以防母后預政外家為亂汝當繼統故吾
遠迹古人為國家長久之計耳嗣性孝哀泣不自勝
焉

宋仁宗時王懿敏公言進女口事帝笑曰德用實進
女口已服事朕左右公曰臣之憂正恐在陛下左右
耳帝即命宮臣賜王德用所進女口錢各三百千押
出內東門帝泣下公曰陛下既不棄臣言亦何遽也
帝曰朕若見其人留戀不肯去恐亦不能出矣少時
宮官奏宮女已出內東門帝動容而起

漢明帝明德馬皇后云吾當含飴弄孫不能干政

唐憲宗懿安皇后郭氏生穆宗帝崩中人有為后謀
稱制后怒曰吾效武氏耶今太子雖幼尚可選重德

爲輔吾何預政事哉
范祖禹言於宣仁皇后曰古之帝王所與爲婚姻者
必大國諸侯先聖王之後勳賢之裔不然則甥舅之
國也不以微賤上敵至尊故其福祚盛大子孫繁昌
昔黃帝娶於西陵舜娶於嬀汭大禹娶塗山成湯娶
有莘太王娶太姜王季娶太任文王娶太姒皆鉅族
著姓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故族姓不可
不貴后深然之
鄒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后立浩上

疏言賢妃與孟后爭寵而孟后廢今乃立之殊累聖
德乞追停冊禮帝曰此祖宗故事豈獨朕耶浩對曰
祖宗大德可法者多陛下不取而效其小疵耶帝變
色持浩疏躊躇明日章惇詆其狂妄遂竄新州
唐武宗聞揚州娼女善酒令敕監軍選獻之節度使
杜悰不從監軍表其狀上曰選娼女入宮豈聖天子
所爲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敕勿選
元祐初禁中下開封覓乳母十人范祖禹聞即上疏
曰陛下未近中宮先近幸左右好色伐性傷於太早
陛下承天地宗廟社稷之重守祖宗百三十年基業
爲億兆父母豈可不愛惜聖體哉太皇太后曰乳媼
之說外間虛傳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
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
言之何益太皇太后深嘉之
漢安帝時中常侍樊豐等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
外競爲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賂楊震疏曰臣聞政
以得賢爲本治以去穢爲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
庭王聖賤微得奉聖躬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

屬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
使往來帝不聽
仁宗一日幸張貴妃閣見定州紅甆器愕問安得此
物妃以王拱辰所獻對上怒曰嘗戒汝勿通臣僚饋
遺不聽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妃愧謝久之乃已
妃又嘗侍宴端門服燈籠錦上亦愕問妃曰彥博以
陛下眷妾故有此獻上終不樂十七史

宮闈之禮統紀三 太上皇

唐肅宗即位。李輔國與張后謀遷太上皇於西內。後山人李唐見肅宗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肅宗泫然泣下。

宋徽宗還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太上意不可測。綱曰。此無他。不過欲知朝廷事爾。綱往具道帝聖孝思慕。請陛下亟還京師。回鑾時宜大慰帝心。勿問細故。太上感悟。出玉帶金魚

象簡賜綱。且曰。卿捍守社稷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道太上意。帝始釋意。已上二十一史

儲貳之禮本紀一 太子納君 讒間出奔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堯典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益稷

晉侯爲太子申生城曲沃。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閔公元年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宗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

里克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

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修已而不責人則可免於難。

太子帥師公取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事也衣之麗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麗

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有常服矣不獲而麗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麗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爲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

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閔公二年）

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

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僖公四年）

楚王使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遣之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昭公十年）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胡傳曰凡公子出

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今蒯聵復國而書納見蒯聵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公子罪衛人之拒之也。哀公元年

儲貳之禮本紀二 庶子廢立 爭立恃寵 謀立辭國

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愛共叔段欲立之武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惟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蚤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隱公元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

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隱公三年

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隱公四年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隱公三年

衛人立晉胡傳曰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未有為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為諸侯而不受之王也今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隱公四年

齊小白入于齊胡傳曰糾不書子明糾不當立也小白繫齊明小白長宜有齊也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禀命以王法絕之也王法雖可絕視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徙義而聖人稱之莊公九年

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有此四德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君嬖淫也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文公六年

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曰

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文公七年

公薨于楚宮立子野卒立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以姊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

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襄公二十八年

衛靈公遊於郊郢僕公曰余無子將立汝不對他日又謂之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哀公二年

晉獻公烝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公悅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莊公二十八年

楚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大有事於羣望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

庭使五人齊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昭公二十一年

晉侯執曹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奔宋成公十三年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棄其

宮何稱乃舍之。昭公十四年

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昭公二十六年

齊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立公子武孟。齊人殺之。宋敗齊師。立孝公。五公子爭立。國遂大亂。僖公十七年

儲貳之禮統紀　歷代廢立志

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并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史記

漢高祖嬖戚姬。生趙王如意。欲廢太子。御史大夫周昌廷爭。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欣然而笑。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乎。上猶欲易之。呂后請留侯畫計。遣金玉幣帛。聘四皓。詣闕。上宴。太子侍。四人從。年皆八十餘。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為者。四人各言姓名。上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

太子夙故來上曰煩公調護太子四人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視曰我欲易之彼四人之輔羽翼已成難動矣竟不易太子

漢武帝太子據仁恕溫謹甚愛之但嫌其才能不類己皇太后太子寵寖衰常不自安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太子敦重好靜必能安天下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聞皇后與太子意有不安可曉之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用

法大臣皆不悅毀欲搆太子太子常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太子知之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常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使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乃誅融是時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埳輒埋木人祭之以為呪詛上心既以為疑嘗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江充與太子有隙因

言上疾祟在巫蠱上以充治巫蠱獄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教太子矯節收捕充等繫獄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收捕充等斬之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太子反已成上怒捕斬反者太子兵敗南犇城門詔收皇后璽綬后自殺壺關三老上書曰皇太子為漢適嗣江充迫蹵太子造飾姦詐太

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冤結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太子自度不得脫乃自經時田千秋訟太子冤立拜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

劉表二子琦琮後妻蔡氏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全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

外而安乎琦意感悟。

隋文帝受禪以太子勇爲皇太子。勇性寬厚。率意無矯飾。帝性節儉而勇服用侈。嘗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戒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汝當以儉約爲先。乃能奉承宗廟。吾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時復觀之以自儆戒。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勇多內寵。獨孤皇后深惡之。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爲奪嫡計。廣問計於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

能移主上意者。惟楊素耳。素所與謀者。惟其弟約。請與約圖之。述因道廣意。且說曰。太子失愛於皇后。主上素有廢黜之心。請立晉王。在賢兄口耳。約然之。以白素。素贊帝廢勇爲庶人。廣弑帝于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

唐太宗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要結朝士。賂權貴。謀立。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謀殺泰。吏部尚書侯君集。漢王元昌勸太子反。承乾上變。勅長孫無忌等參鞫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何以處承乾。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詔廢承乾爲庶人。幽於右領軍府。漢王元昌賜自盡。侯君集等皆伏誅。魏王泰自入侍。奉上面許立爲皇太子。長孫無忌請立晉王。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如此。甚憐之。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昔者既

立承乾爲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泰恐立晉王治。謂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問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因自投於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遂立晉王治爲太子。

唐武后欲以姪武三思爲太子。狄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今欲繼統。非廬陵王不可。且姑姪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永世無極。立姪。則未聞姪爲天子而祔姑於太廟也。后怒罷議。武后召仁傑謂曰。朕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陛下姓。兩翼。二子也。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

唐玄宗開元。武惠妃譖太子瑛曰。太子陰結黨與。將害妾母子。亦指斥至尊。上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申生。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故終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又有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異謀者。上問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決。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爲庶人。尋賜死。上念春秋高。三子同日誅死。繼嗣未定。常忽忽不樂。高力士曰。豈非以郎君未定耶。但推長而立。誰敢爭。遂立忠王璵爲太子。

唐德宗立宣王誦爲皇太子。郜國大長公主適駙馬都尉蕭升。不謹。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怒。幽主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婚。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孝友溫仁。近已長立。泌曰。陛下惟有一子。柰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乎。上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臣惟愛家族。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姪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太子常居少陽院。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若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

罪大矣上曰為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吾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必無此慮願太子起敬起孝一日上召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遂不廢太子

宋太宗不豫宗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宰相呂端問

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皇后令繼恩召端議所立端知有變即紿繼恩使入書閣鎖之亟入宮后問端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

真宗不豫宰執以祈禳宿內殿時太子幼荊王元儼有威名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宰相李迪患之未有以遣也適內司有以金盂貯水過前者問何之對曰王所須迪取案上筆攪水令黑令持去王見之大驚意宮中忌惡之毒之也即上馬去

宋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內侍任守忠建議欲援立昏弱以邀大利及帝即位又乘帝疾語言妄誕交媾兩宮一日韓琦出空頭勅一道歐陽修已簽趙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槩不敢違既而琦坐政事堂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當死遂謫蘄州取空

頭勅塡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中變也其黨史昭錫等悉竄南方中外快之

太常少卿李綱刺臂血疏宋徽宗曰皇太子監國禮之常也今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若假皇太子位號使為陛下守社稷收將士心以死捍敵天下可保遂傳位於皇太子巳上二十一史

儲貳之禮統紀二

張釋之參乘徐行。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追止之。劾不敬。薄太后聞之。帝免冠謝。后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

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心知太子無事。重哀王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乳養。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治獄。無輕重欲皆殺之。使至。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

男子成方遂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識視。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蒯聵出奔。輒距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獄。天子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廷尉驗治。坐誣罔不道腰斬。

漢明帝為太子。大中大夫鄭興子衆以通經知名。太子及山陽王荆因梁松以縑帛請之。衆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松曰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遂不往。及松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於蕃。

漢順帝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暠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車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皇惑。不知所為。暠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今常侍來。無詔信。何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太子不可入。梵急馳奏。得詔太子乃入。喬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

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賓客如雲。邴根

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從容問之。答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唐德宗令王叔文直東宮。太子欲言宮市之弊。人皆贊美。叔文獨無言。罷坐。太子謂叔文曰。君何獨無言。叔文曰太子視膳問安外。不合輒預他事。陛下在位歲久。如小人離間。謂殿下收取人心。則安能自解。太子聞之曰。苟無先生。安得聞此言。

鄒浩召自新州入對。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

諫草安在對曰已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與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乃使其黨僞爲浩疏有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以爲己出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之語帝詔暴其事逐追冊茂爲太子而竄浩於昭州已上二十一史

教世子之禮本紀

昔周公攝政踐祚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欲令成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賛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賛之胥鼓南春誦夏絃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

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

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覲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成德也

仲尼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

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于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已上文王世子）

古者年八歲而出就外舍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居則習禮文行則鳴珮玉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珮玉為度上有雙衡

下有雙璜衝牙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行以采茨趨以肆夏步環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大戴禮）

教世子之禮統紀

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皆不欲其善不能故也王卒使傅之問于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

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又詠物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

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不濟不可爲也
晉文公問胥臣曰吾欲使陽處父傅讙也而教誨之
其能善之乎對曰是在讙也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
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
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
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俟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
其何善之爲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人生而學非
學不入公曰奈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
鎛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火僮昏嚚

瘖僬僥官司所不材也以實裔土夫教者因體能質
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原以卬浦而後大 國語二則
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
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
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
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
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
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
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

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
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
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
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義禮以道習之逐去邪
人不使見惡行于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
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
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
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
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

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
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
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
學記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
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
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
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
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于太傅太傅罰其不則
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

于上。則百姓黎民化悔于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嚴則有紀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

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于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鼂錯上書漢文帝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技藝過人

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爲心也竊願陛下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上善之拜錯爲太子家令

漢武帝爲太子據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

晉元帝立子紹爲太子帝好刑名家以韓非子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善納之

陳宣帝太子叔寶欲以左戶部尚書江總爲詹事令

管記吏部尚書孔奐曰江有潸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藉弼儲宮竊有所難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道之職帝卒以總爲詹事領之總與太子爲長夜飲太子亟微行遊總家上怒免總官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厨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邢蒿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發嗜鮑魚而公弗與太公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

而可以養太子哉邢蓋有見太公之傅太子者矣

李綱仕隋爲太子洗馬一日太子勇宴客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惑視聽豈不爲殿下累乎請正其罪後勇廢文帝切讓宮僚無敢對綱獨曰陛下不素教故太子至此太子資中人耳柰何歎舞鷹犬纖兒使日侍側帝曰朕過矣至唐拜詹事數諫太子不納乞歸高祖曰知公直士幸卒輔吾兒（已上二十一史）

立後之禮本紀

晉討趙同趙括趙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奚求爲後韓厥言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十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乃立武而反其田（成公八年）

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惟其才也遂立羯秩奔邾（襄公二十三年）

季孫攻臧氏臧紇斬六門之關以奔邾自邾如防使

來告曰紇非能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襄公二十三年）

知宣子將以瑤爲後知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辨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知宗必滅弗聽知果別

族于太史爲輔氏及知氏亡惟輔果在（附古史）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遊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檀弓二則）

禮樂合編卷之十二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木齋華琪芳芳侯父恭閱

內侍之禮統紀（清忠此謐）

晉文公既入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爲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

漢元帝時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順帝中常侍良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衆者匪榮伊

辱固辭之。

呂強爲人淸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諸侯上象四七下裂茅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並爲列侯宦祐薄品卑人賤讒諂媚主佞邪徼寵疾妬忠良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陰陽乖剌闒不由茲又後宮綵女數千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民有饑色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塡積後庭豈無憂怨又今

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連接丹書素堊雕刻之費不可殫言喪塟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効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師曠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饑色此之謂也又前召議郞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切言極對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膏脣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曲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而爲司隸校尉楊球所誣一身旣斃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熲家屬則忠正路開衆怨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強上疏諫不省黃巾賊起帝問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諸常侍人人求退中常侍趙忠等遂共構強云欲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傳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強強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

家豈能對獄吏乎遂自殺

唐劉貞亮性忠強識義理順宗立淹痼弗能朝惟李忠言牛美人侍美人以帝旨付忠言忠言授之王叔文叔文與柳宗元等裁定然後下中書忠言素懦謹每見叔文與論事無敢異同惟貞亮乃與之爭又惡朋黨熾結因與中人劉琦薛文珍等同勸帝立廣陵王爲太子監國帝納其奏貞亮召學士衛次公鄭絪等至金鑾殿草定制詔太子已立盡逐叔文黨委政大臣議者美其忠憲宗之立貞亮有功然終身無所

寵假。

馬存亮元和時。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東尤精。伍無罷士。都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曰。吾嘗爲子卜。當御殿食。我與焉。吾聞上晝夜獵。出入無度。可圖也。韶每輸染材入宮。衛士弗呵。乃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爲變。有詰其載者。韶急殺之。斬關而入。帝擊毬清思殿。驚。將幸右神策。存亮出迎。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

已入清思殿。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等。率騎兵討賊。射韶及玄明。皆死。遲明盡捕亂黨。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監淮南軍。中尉王守澄誣宰相宋申錫謀立漳王湊。上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宜召他相議其事。守澄乃止。後致仕。存亮建事六朝。以忠謹稱。

嚴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胯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廳事。惟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過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帝遷鳳翔。求致仕。後徵爲兩軍中尉。遵美曰。一軍尚不可爲。況兩軍乎。固辭不起。隱青城山

後梁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王或時須錢蒱博及給使令人。而承業靳之。王乃置酒錢庫。令其子繼岌爲承業舞。承業以寶帶及幣馬贈之。王

指錢積。呼繼岌小名謂承業曰。和哥乏錢。七哥宜以錢積與之。帶馬未爲厚也。承業曰。郎君纏頭。皆出承業俸祿。此錢大王所以養戰士也。承業不敢以公物爲私禮。王不悅。憑酒以語侵之。承業怒曰。僕老敕使耳。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霸業也。不然王自取用之。何問僕爲。不過財盡人散。一無所成耳。王怒。顧李紹榮索劍。承業起挽王衣泣曰。僕受先王顧託之命。誓爲國家誅汴賊。若以惜庫物死于王手。僕下見先王無愧矣。今日就王請死。曹太夫人聞之。

遽令召王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
進適已笞之矣明日太夫人與王俱至承業第謝之
未幾承制授承業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
公承業固辭不受

晉王李存勗欲即帝位宦官張承業諫曰河北甫定
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何
不先殄朱氏復列聖深仇然後求唐后而立之汎掃
宇內合爲一家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
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其不可止乃
慟哭歸晉陽不食而卒贈左武上將軍謚正憲

唐僖宗時黃巢陷長安忠武節度使周岌降之嘗以
夜宴急召忠武監楊復光左右曰周公臣賊將不利
於內侍不可往復光曰事已至此義不圖全即詣之
復光泣謂曰公自匹夫爲公侯奈何捨十八葉天子
而臣賊乎岌亦流涕曰吾不能獨拒賊故貌奉而心
圖之今日召公正爲此耳因瀝酒爲盟分軍八千與
光將之以擊朱溫敗之遂克鄧州（以上二十一史）

內侍之禮統紀二

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秦始皇聞趙高通獄法拜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
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按高法當死始皇以高
敏於事赦之復其官始皇崩於沙丘高矯詔立胡亥
爲太子長子扶蘇將軍蒙恬皆賜死二世讌然謂高
曰人生世間猶騁六驥過決隙吾欲悉耳目之好窮
心志之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所能行而
昏主之所禁也然沙丘之謀諸公子大臣疑焉恐爲

變陛下嚴法刻刑盡除先帝故臣更置陛下所親信
則高枕肆志寵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爲法律令高鞠
治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高多以私怨殺人恐
大臣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
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
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
示神明於天下也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
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
下稱聖主矣二世乃不坐朝廷事皆決於高丞相李

斯以為言高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欲言之久矣上居深宮欲見無閒高曰請候上閒語君於是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斯高奏事斯至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高因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其長男由守三川輒與盜通而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乃屬高治之斯因上書言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二世乃私

告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二世令高案斯父子謀反狀榜掠千餘痛自誣服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遂腰斬咸陽市拜高為中丞相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嘿或言馬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鹿者法後羣臣皆畏高高前言關東盜無能為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鹿下章邯數却關東皆畔沛公屠咸陽高恐誅陰與婿咸陽令閻樂謀弒二世于望夷宮立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使齋見廟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刺殺高夷三族

漢元帝宦官石顯自知擅權恐天子一旦入閒言乃時歸誠取一言為驗顯常使至諸宮有所徵發先白上曰恐漏盡宮門閉請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於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且果有人上書告顯矯詔開宮門者天子得書笑以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

辱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事類此者非一臣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天子憐而愈寵信之初元帝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貴幸傾朝巧慧習事能探人主微指持詭辨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建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

古不近刑人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後大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言顯短顯求索其辠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他事論死自是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心欲附之薦昭儀兄謁者逡修敬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爲侍中逡請間言事言顯專權天子大怒罷逡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爲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廼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顯聞衆洶洶言殺望之恐爲天下學士譏訕以貢禹明經著節乃深自結納薦禹歷位九卿以掩殺望之之罪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及成帝卽位遷顯爲長信

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懣不食道病死

漢安帝太尉楊震數論中常侍樊豐等罪被譖罷爲庶人飲酖而卒

閻太后臨朝中常侍孫程聚謀迎濟陰王卽位收閻顯等誅之封程等皆爲列侯程食邑萬戶是爲十九侯

議郎蔡邕對言不宜聽小吏雕琢太臣帝覽奏嘆息宦者曹節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中常侍程璜使人飛章言邕私事下雒陽獄劾邕大不敬當棄市呂強愍邕力爲申請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

漢和帝與中常侍鄭衆謀誅竇憲策勳頒賞衆受少辭多帝賢之常與議政宦官弄權自此始

漢桓帝召唐衡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共定議誅梁冀詔賞誅冀之功封萬戶世謂之五侯超死四侯轉橫天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華侈相高兄弟親戚宰州臨郡辜校百姓與盜無異

也。
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委之褒善糾惡肅清朝府。滂疾惡如讐。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屬資。資用爲吏。滂寢不召。富賈張汎賂遺中官。得顯位侍勢縱横。晊勸瑨收捕。既遇赦。瑨竟誅之。小黃門趙津貪横。太原太守劉瓆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之。中常侍侯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瑨瓆。帝大怒。徵瑨瓆下獄。有司奏當棄市。竟死獄中。瑨瓆素剛直。

以經術知名。當時天下惜之。
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忿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班下郡國。建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郤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辭逮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陳蕃上書極諫。帝託以辟召非人。策免。
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爲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自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

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赦天下。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漢靈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共相朋結。諂事太后。數出詔命。封拜竇武陳蕃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操弄國權。今不誅。後必難圖。武深然之。會日食。蕃謂武可因此斥罷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給事省內。門戶主近署財物。今乃使與

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者豈可盡廢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畧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蘇康等皆坐死武復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節召所親歃血共盟謀誅蕃武皆誣死遷太后於南宮時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

張讓有監奴典任家事通貨賂威稜震赫扶風人孟佗者貲甚饒與奴朋結傾囊饋遺奴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吾力能辦也曰望汝曹爲我一拜耳時公卿

求謁讓者車每塡門佗一日詣讓蹔不得前監奴望見爲率諸蒼頭迎拜於路共轝入時賓客大驚謂佗善讓遂爭賂佗珍寶旬日間積貲至巨萬佗分以遺讓讓大喜

漢靈帝起自侯家宿貧每嘆桓帝不能作家故每聚錢爲私藏又寄藏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恒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於是宦官肆志無復忌憚起第宅並擬帝宮讓與趙忠說帝令天下田畝稅十錢各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守令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廉吏不肯之官者皆迫之時河南司馬直除鉅鹿太守以素有清名爲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歎曰爲民父母而割剝百姓以悅貪殘吾不忍也辭疾不許行至孟津爲上書極陳當世之失禍敗之戒卽吞藥自殺

曹節疾惡膺等下詔輒申黨禁或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范滂詣獄其母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滂受教拜辭顧其子曰

吾欲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聞者莫不流涕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有行義者一切指爲黨人睚眦之忿或未嘗交關亦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已上二十一史

内侍之禮統紀三

唐明皇在藩邸高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内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加驃騎大將軍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决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太子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帝不名而呼將軍初太子瑛廢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力士曰推長而立孰敢爭儲位遂定先事知祿山變啓帝圖之不答帝幸蜀力士從進齊國公從上皇徙西内自李林甫安祿山輩因之取將

相其家富厚不貲作寶壽寺鍾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鍾施禮錢十萬有求媚者至十扣二十扣然性和謹善觀時俯仰不敢驕横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後爲李輔國所中流巫州赦還慟大行而死

李輔國以閹奴爲閑廐小兒肅宗爲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擢家令判元帥府八軍司馬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

以委之輔國内深賊外謹密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不忌也帝還京拜殿中監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决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應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出則介士三百人爲衛官呼五郎李峴當國詔敕不由中書出者必審覆輔國不悅以不爲高力士所禮衘之一日妄言於帝曰太上皇交通外人玄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願徙入禁中帝不寤會帝

疾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忽五百兵遮道太上驚幾墜馬問何爲者輔國馳奏曰興慶宮湫陋陛下奉迎乘輿還宮力士厲聲曰五十年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令馭太上馬與力士對執轡奉太上還西内太上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張皇后疾其顓權召太子誅之太子不從更召越王兖王圖之輔國即伏兵捕因二王殺后於他殿代宗立輔國以定策功愈跋扈謂帝曰大家第坐宮中外事聽奴處决帝亟欲剪除

惲其握兵尊爲尚父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關白册
司空兼中書令又詔進封博陸郡王帝積不平遣使
夜刺殺之抵札首溷中誅右臂告泰陵
唐肅宗張皇后謀廢太子元振發其謀以是太子卽
位元振總禁兵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判元
帥行軍司馬再遷驃騎大將軍權震天下在輔國右
凶決又過之軍中呼十郎裴冕與元振忤貶施州來
瑱守襄漢有功元振嘗請屬不應誣殺瑱素惡李光
弼數謀蝎以疑之瑱等上將冕光弼元勳既誅斥方

帥繇是攜解吐蕃党項內侵詔集天下兵無一士奔
命者虜扣便橋帝蒼黃出居陝京師陷帝顧公議不
與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帝還元振衣婦
衣私入京師圖不軌御史劾按長流溱州行至江陵
死
唐肅宗討安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
不置元帥但以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代宗
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迎華陰乘輿六師
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處置使專領神策軍

賞賜不涯朝恩恃功岸無忌是時郭子儀有定天下
功居人臣第一朝恩心娟之乘相州敗與程元振醜
爲詆譖子儀憂甚俄而吐蕃陷京師卒用其力王室
再安朝恩內慙乃勸帝徙洛陽爲近臣所折乃止朝
恩好引輕浮後生講五經大義謂才兼文武永泰中
詔判國子監會釋菜執易升坐言鼎有覆餗象以侵
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
測也載銜之朝恩有賜墅表爲佛寺爲章敬太后薦
福卽后謚以名祠壞曲江華清諸宮館及將相故第

費無慮萬億遣盜發子儀先冢子儀詭辭自解以安
衆疑神策都虞侯劉希暹能騎射諷朝恩置獄北
軍陰縱惡少年橫捕富人付吏考訊因中以法錄貲
產入之軍皆誣服寃死故市人號入地牢朝廷裁決
朝恩或不預輒怒曰天下有不由我乎帝聞不喜養
息令徽服綠與同列爭朝恩見帝曰臣之子位下願
得金紫在班列上帝未答有司已奉紫服于前令徽
稱謝帝滋不悅元載用散騎常侍崔昭判京兆厚以
財結其黨皇甫溫周皓自是朝恩隱謀悉爲帝知遂

倚藏決除之殺之禁中

唐憲宗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惲爲太子上不許上服金丹多躁怒宦官多獲罪上暴崩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弑逆其黨諱之但言藥發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共立太子殺承璀

唐敬宗狎暱羣小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夜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軍將蘇佐明等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上於室內劉克明矯稱上旨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樞

密使王守澄中尉魏從簡定議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追討賊黨盡斬之

竇文場霍仙鳴並隸東宮事德宗涇師亂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竇霍率宦臣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命主左右軍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帝忌宿將難制以兩人監左右神策軍權振朝廷諸方節度大將多出其軍臺省要官走門下丐援引者足相躡藩鎮賂遺累至鉅萬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林學士鄭絪奏言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耶遂爲著令也德宗遂焚其麻

王守澄招權納賄文宗不能制嘗密與翰林學士宋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文宗以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以申錫同平章事謀誅宦官申錫以密旨諭吏部侍郎王璠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知之注令神策都虞侯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湊文宗怒命守澄捕申錫於禁中鞫之貶爲開州司馬卒於貶所後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賜酖殺之

李訓鄭注既得幸數以微言動文宗文宗見其才辨

意訓可與謀大事且以訓注皆因王守澄以進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二人相挾朝夕計議所言於上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中或時休沐賓客塡門賂遺山積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與上有密謀也

始鄭注與李訓謀至鎭選壯士數百皆持白梃懷巨斧爲親兵會王守澄葬滻水注奏請入護葬事因以親兵自隨仍奏令內臣中尉以下盡集滻水送葬注因闔門令親兵斧之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

如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不若使行餘璠以赴鎮爲名多募壯士爲部曲并用金吾臺府吏卒先期誅宦者行餘璠立言約及中丞李孝本皆訓素所厚也故列置要地獨與是數人及舒元輿謀之餘人不知也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宰相帥百官稱賀訓元輿勸上親往觀之以承天貺上許之先命宰相及兩省官詣左仗視之良久而還訓奏臣與衆人驗之殆非眞甘露上顧左右中尉仇士良魚志弘帥諸宦者往視宦者旣去訓

遽召郭行餘王璠曰來受敕旨璠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訓已見使人召之令入受勅獨東兵入邠寧兵竟不至仇士良等至左仗視甘露韓約變色流汗士良怪之曰將軍何爲如是俄風吹幕起見執兵者甚衆又聞兵仗聲士良等驚駭走出門者欲閉之士良叱之關不得上士良等奔詣上告變訓見之遽呼金吾衛士曰來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百緡宦者曰事急矣請陛下還宮卽舉軟輿迎上扶升輿決殿後罘罳疾趨

北出訓攀輿呼曰臣奏事未竟陛下不可入宮金吾兵已登殿羅立言帥京兆邏卒三百餘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百餘皆登殿縱擊宦官流血呼冤死傷者十餘人乘輿入宣政門訓攀輿呼益急上叱之宦官郗志榮奮拳毆其胸偃於地乘輿旣入門隨闔宦官皆呼萬歲百官駭愕散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走馬而出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遜語上慚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副使劉泰倫魏仲卿各帥禁兵五百人露刃出閤門逢人輒殺李

訓奔鳳翔未至爲人所禽斬其首以來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皆斬獨柳下親屬無問親疎皆死孩稚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上不豫知士良使人齎密敕授鳳翔監軍斬注滅其家士良等各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

仇士良欲廢帝謂翰林學士崔慎由曰上政令荒闕太后欲立嗣君學士當作詔慎由驚曰上高明之德在天下安可輕議士良歷階數帝過失帝俛首慎由

誌其事藏箱枕內援其子徙討除之

仇士良因甘露之變動挾李訓以鉗制宰相天子拱手莫敢誰何嘗謂直學士周墀曰爾試況朕何如主墀再拜曰陛下堯舜主也帝曰所以問謂與周赧漢獻孰愈何云堯舜墀惶駭曰陛下厲精求治成康文景未足擬何自方季主帝曰赧獻受制強臣朕乃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赧獻遠甚因泣下墀伏地流涕帝尋大漸

唐武宗時士良以觀軍容使請老詔可中人羣送還第良謝曰諸君善事天子能聽老夫語乎天子不可令閑暇暇必觀書見儒臣則必納諫智深慮遠郤玩好省遊幸則吾屬恩必薄而權輕矣爲諸君計莫若殖貨財盛鷹馬日以毬獵聲色蠱其心使悅不知息則必斥經術闇外事而萬幾乃在吾握恩澤權力將焉往哉衆再拜士良用事時凡殺二王一妃四宰相極貪酷二十餘年而恩禮不衰皆此術也

楊復恭本廚諸孫謂恭帝禪唐輒名復恭與其子守亮謀不軌分布諸子爲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帝頗知

詔罷其兵出監軍鳳翔不肯行丐致仕詔可賜几杖復恭乃遣腹心殺使者於道與守亮書曰承天門隋家舊物也兒但積粟訓兵何進奉爲吾披荊榛立天子既得位便廢定策國老忝負心門生天子何韓建獲之獻闕下斬於獨柳

劉季述謀廢帝立太子議既定一日帝方坐乞巧樓見兵入驚墮牀將走季述乃手持帝坐以所持銀杖畫地責帝曰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一某日某事爾不從我罪二數至數十未止皇后出徧拜曰護大家勿使怖若有罪惟軍容議季述乃出百官奏曰願奉太子監國帝曰昨與爾等飲甚歡何忽至是后遂以傳國璽授季述帝就輦入因少陽院季述爲液金以完鐍穴墻通飲食矯詔立太子祚

唐僖宗寵田令孜擢中尉呼爲爹父令孜頗讀書招權納賄除官賜緋紫皆不關白上喜與諸王鬭鵞一鵞至五十萬尤狎昵內圉小兒賞賜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上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鉗口莫能言

劉季述既誅韓全誨知不免乃求麗姝知書者數十人侍帝左右為內詗及朱全忠兵入全誨等遂火乞巧樓劫帝西幸是時帝與后相視泣都民崩沸長樂門外若丘墟然帝入鳳翔全忠兵至晝夜攻城外兵詬守者曰劫天子賊守者詬外兵曰奪天子賊攻慼帝令去四大惡俄全誨張彥弘皆傳首全忠入又捕殺中官七十人誅第五可範等八百人於內省

唐明宗宦者孟漢瓊為宣徽使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直以宮中之命取府庫財不復關白樞密院及三司所取不可勝紀

宋徽宗內侍梁師成頴慧習文法初領睿思殿文字外庫出入傳上旨政和間漸得幸因竄名於進士籍中累遷至河東節度使多畜書畫邀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密為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以父事之稱為恩府先生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因擇善書吏習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庭莫能辨于時天下方禁誦蘇軾文祈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文乃出。

童貫多權譎蔡京之進貫有力焉京既相謀取青唐以貫從李憲久熟西事遂以兵十萬屬王厚專閫而貫監其軍師既發會禁中火。帝下手札驛止貫毋西。貫啓視遽納韡中厚問故應曰上趣成功耳師竟出復四州捷聞帝奇之自是遂驕恣選置將吏俱捷取中旨不復關朝廷猥進發書樞密院是時人稱蔡京為公相。稱貫為媼相。

宋理宗時。宦者董宋臣逢迎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豪奪民田引優倡入宮招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　已上二十一史

內侍之禮統紀四

漢高祖臥禁中十餘日樊噲乃排闥直入上獨枕一宦者臥噲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事乎高帝笑而起

漢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

漢順帝洛陽宣德亭地拆引公卿舉士對策李固曰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宜去其重權裁罷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事厭塞升平可致上覽對以固爲第一拜議郎宦官叩頭謝罪朝廷肅然第疾甚詐爲飛章以陷之出爲洛令固棄官歸漢中

順帝聽中官以養子襲爵御史張綱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不願也上書云文明二帝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頃者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願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

五侯貪縱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布上言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尺一拜用不

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皆死獄中

小黃門張讓弟朔貪殘無道畏司隸校尉李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破柱取付雒陽獄受辭畢殺之

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見帝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

罷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良久趨出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發疽卒

皇甫規擊降諸羌徵還拜議郎論功行賞宦官徐璜左悺從規求貨規終不答

漢靈帝使宦者趙忠討論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謂

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慇懃於燮曰南容少答我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

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楊秉劾奏參曰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今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保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餚饍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昔懿公刑邴歜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爲至戒侯覽侯參貪殘元惡宜急屏斥投界有虎檻車徵參詣廷尉參道自殺

太守劉瓆成瑨詔獄太傅陳蕃疏曰寇賊在外四肢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汎肆行暴虐姦媚左右前太守劉瓆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

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使天威爲之發怒必加刑謫已爲過甚況乃重罰令伏刀劍乎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

鉅鹿張角反以中常侍封諝徐奉等爲內應郎中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繕修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侵掠百姓無所告訴故聚

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御史承旨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大將軍何進秉朝政袁紹勸進悉誅宦官太后未從進用紹計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時并州牧董卓亦在召中即時就道進謀泄中官懼思變張讓伏兵省下詐以太后詔召進入斬進紹引兵捕趙忠等斬之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殺之凡二千餘人讓將帝夜至小平津河南中部椽閔貢厲聲責讓速死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投河死

曹節王甫等殺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蕃友朱震收葬蕃屍匿其子逸事覺繫獄誓死不言逸得免武掾胡騰殯斂武屍亦坐禁錮武孫輔年二歲詐以爲巳子與令史張敞共匿之亦得免

司隸校尉楊球奏誅王甫及子長樂少府萌沛相吉皆死獄中

靈帝連有災異郎中審忠上書曰陳蕃竇武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遂造逆謀摧蹋省闥執奪璽綬橫誅蕃武共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苟營私門多蓄財貨州郡牧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生夷寇起天意憤盈日食地震所以譴戒人主誅鉏無狀昔高宗以雉雊之變獲中興之功陛下發赫斯之怒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若除父母之讐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帝不省

傅燮抑中官疏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今張角起于趙魏黃巾亂於六州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懼甫益深爾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

唐睿宗宦者閻興貴以事屬長安令李朝隱朝隱警獄帝召見勞曰卿爲赤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及諸州朝集使宣示以朝隱所爲加一階爲大中大夫

唐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爲輕已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獎遣中使邵光綸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上怒杖光綸而流之

唐德宗義成監軍宦者薛盈珍欲奪節度使姚南仲

軍政南仲不從屢毀於德宗又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南仲牙將曹文治追及務盈於長樂驛殺之自作表雪南仲之冤遂自殺德宗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亦至京師待罪於金吾詔釋之召見德宗問盈珍擾卿耶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愷悌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德宗默然竟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

宋璟以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在途不交一言

唐代宗翰林待詔柳伉疏曰犬戎以數萬衆犯關度隴歷秦渭掠邠涇不血刃而入京師謀臣不奮一言武士不力一戰提卒叫呼劫宮闈焚陵寢此將帥叛陛下也自朝儀之滅陛下以爲智力所能故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廷無一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塡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者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視今

日病何繇至此乎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豎離間將相而幾于亡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陛下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下詔引咎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請赤臣族以謝疏聞帝乃詔盡削元振官爵

唐憲宗因王承宗不奉詔制以吐突承璀爲行營招討處置等使討之翰林白居易曰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

度使印承璀乃制將也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印承
璀乃都統也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
笑中國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
自陛下始乎又恐諸道恥受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
立陛下寧忍徇彼之欲而自隳法制以損聖明乎諫
官孟簡呂元膺等亦極言其不可上不得已削承璀
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

李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
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

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
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眞忠
臣也

裴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
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爲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
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

憲宗問李絳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
能如是憲宗曰此家奴耳嚮以其驅使之久故假以
恩私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內侍之禮統紀五

唐舊制御史二人知驛憲宗以宦者爲館驛使左補
闕裴璘諫曰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宜塞侵官之源絶
出位之漸事有不便當戒於初令或有妨下必在大
上不聽

唐以宦者爲宮市使役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有
農夫以驢負柴宦官稱宮市取之農夫曰我有父母
妻子待此後食今不取直而歸我有死而已遂毆宦
者街吏擒之以聞詔黜宦者賜農夫絹十疋

唐士大夫深嫉宦官事有小相涉衆共棄之建州進
士葉京嘗預宣武庫宴識監軍面既及第遇之塗馬
上相揖因而謗議諠然遂沉廢終身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監察御史元稹奏令停務朝廷
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
傷稹面上復引稹前過貶爲江陵士曹白居易言中
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
益暴横人無敢言者

唐文宗宦官益横劉蕡對策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

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忠良無腹心之寄閹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貢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夏官不知兵籍止於奉朝請六軍不主兵事止於養勳階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

姦觀釁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考官左散騎常侍馮宿見策歎服畏宦官不敢取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裴度韋處厚抑之

五坊使毆百姓鄠令崔發命擒人曳之詰之乃中使也敬宗怒收發繫御史臺發與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破面折齒幾絕給事中李渤上言縣令不應曳中人中人不應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所犯在赦後中人橫暴一至此若不早正刑書恐四夷藩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不聽李逢吉言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病陛下方以孝理天下所宜矜念即命釋其罪仍慰勞其母

昭儀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言王涯儒生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構逆若宰相實有異圖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內臣擅令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橫被殺傷臣謹當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爲陛下心腹外爲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加諫檢校司徒復上表讓曰安有死冤不申而生者荷

祿乎因暴仇士良等罪惡士良憚之

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爲千牛給事中李中敏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恚

宣宗召翰林學士韋澳託以論詩屏左右語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何如曰陛下威斷非前朝比宣宗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卿謂策將安出曰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中擇有才識者與謀宣宗曰此乃末策自衣黃衣綠至衣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

宣宗嘗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

僖宗日夕宦官同處待外臣殊薄左拾遺孟昭圖疏曰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車駕西幸宰相僕射為賊所屠前夕黃頭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登樓並不召朝臣入城僉群臣不顧君上罪固當誅若陛下不恤羣臣於義安在夫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

司之天下天下者四海九州之天下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豈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尚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疏入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遣人沉於蟇頤津

樞密使宋道弼景務修專橫崔胤日與昭宗謀去宦官由是南北司各結藩鎮為援以相傾奪良相王摶明達有度恐其致亂從容言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致速姦變胤譖摶姦邪為道弼輩外應遺書朱全忠表論之上迫於全忠復召胤同平章事貶摶崖州司戶流道弼務修皆賜自盡

崔胤專制朝政與昭宗密謀盡誅宦官及道弼務修死宦官益懼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渥等陰相與謀錮上少陽院進士李愚上韓建書曰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竊計中朝輔

弼雖有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稷是依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不能用

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為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

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即因希度遣振如京師孫德昭爲左神策指揮使崔胤遣判官石戩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皇上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他人手矣德昭慨季述每酒酣必泣因戩密以胤意諭之乃結右軍董彥弼周承誨除夜伏兵安福門外元旦王仲先入朝至門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呼曰逆賊已誅請陛下出勞將士上與后毀扉出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季述王彥範繼至爲亂挺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族誅其黨二十餘人以德昭承誨彥弼爲節度使並同平章事時謂三使相胤進位司徒

崔胤欲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翰林學士韓偓屢諫曰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胤不從昭宗召偓曰敕使中爲惡者如林何以處之曰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寘之法然後撫諭其餘曰恐爾曹謂吾心有所

貯自今無可疑矣乃擇忠厚者爲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以萬數豈可盡誅帝王之道當以重厚鎭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終不能成大功上曰此事終以屬卿

李茂貞請誅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遣使囊全誨等二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曏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間不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李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時鳳翔所誅宦官七十二人全忠誅九十人

宋太宗時張洎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藍敏政爲學士太宗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覆轍言過矣洎慙而退

眞宗內侍江守恩擅取民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坐貶帝嘗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深以爲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英宗遣內侍王昭明體量軍情詞訟有賞罰與其帥議大事以聞許歲乘驛奏事諫官呂誨言唐季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奈何又增置此貟其權與安撫使均矣乞罷之不聽

內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詔王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為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

宋仁宗內侍任守忠議建昏弱交搆兩宮韓琦出空頭勑一道令歐陽修趙槩簽召守忠立庭下曰汝罪

當死遂謫蘄州取空頭勑塡與之即日押行

范祖禹疏曰漢元帝任石顯殺蕭望之廢劉向鄧后臨朝中官用事順帝五侯專政桓靈十常侍擅天下附之寵三族遣之臧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曹操因以簒漢唐明皇使高力士決省章奏因進李林甫楊國忠肅宗任李輔國殺張皇后及二王代宗用程元振播遷于陜德宗以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天子由其所立憲宗弑于陳洪志敬宗弑于劉克明文宗任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朝廷半空僖宗呼田令孜為父黃巢賊起播遷于蜀劉季述廢昭宗于東內韓全誨劫幸鳳翔朱全忠因以簒唐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上言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宸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塞禍亂之源矣至熙寧元豐閒李憲總兵

熈河兼領三路致永樂陷沒王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口勑募兵師徒凍餓死亡最甚宋用臣興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權舟船置堆垛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為國斂怨此三人雖加誅未足謝百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陛下近召內臣十人而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子既得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

畀及論宦官養子疏曰古者肉刑之一曰宮聖人除之所以重絕人之世今陛下不以為意使宦官之家

競求他子勦絕人理希爵賞爲門戶之庇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具數夫有疾而夭者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盛而繼嗣未育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詔進獻爲宦官者一切罷放有擅宮童稚寘以重法沮者必謂罷則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掌典他務之過也陛下若令宦者兼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令專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宣傳詔旨分幹職任則有外廷三班之臣在何必區區

中人哉今既罷進獻姑許養子爲後但勿去其勢耳於內臣不至傷恩於陛下不爲害義天心必應聖嗣必廣矣。

鬼章聚兵洮岷。神宗遣內侍李憲乘驛往秦鳳熙河。措置邊事。詔諸將皆受節制。御史彭汝礪言鬼章之患小用憲之患大憲功不成其患小功成其患大

孝宗擬以德壽官提舉陳源帶淛西副總管給事中趙汝愚論駁以爲不當。帝諭宰臣曰汝愚言有理。且可防微杜漸。遂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樞密院遵守永爲定制。

張子韶對策至晡時。未畢。貂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其策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堯舜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誥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監察御史洪天錫疏言天下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帝欲易疏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雖憑怙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不若未知之爲愈也不報

宋朝祖宗成法內侍爲承宣觀察者。帶橫行。雖有一二正任。皆老疾及歷年既多丐祠祿者。然後與之高孝兩朝。其爲正任承宣使者。不過數人。餘皆奉祠已

二十一史

內侍之禮議統紀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王宮之戒已舊矣漢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武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永平中始置員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阼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太后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

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基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氷紈務穀之積盈牣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翫充備綺室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衒達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罹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羣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然矣　范曄宦者傳論

三代以嬖色取禍嬴氏以奢虐致災西京自外戚失祚東都緣閹尹傾國何者刑餘之醜理謝全生聲榮無暉于門閥肌膚莫傳於來體推情未鑒其敝即事易以取信加漸染朝事頗識典物故少主憑謹舊之庸女君資出內之命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或敏才給對飾巧亂實或借譽貞良先時薦譽非直苟恣凶德止于暴橫而已然眞邪並行情貌相越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視聽詐利既滋朋徒日廣直臣抗議必漏先言之間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所

忠賢所以智屈社稷故其爲墟東漢宦者傳論

唐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爲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門閤守禦廷內掃除廩食而已武后時稍增其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其稱旨者輒拜上品將軍列戟於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持節傳命光焰殷殷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至

萬計監軍持權節度反出其下於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爲中人所占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倚爲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遷政在宦人舉手伸縮便有輕重至慓士奇材皆養以爲子巨鎮彊藩則爭出其門故昏君蔽於所昵英主禍生所忽玄宗以遷崩憲敬以弑殞文以憂憤至昭而天下亡矣跡其殘氣不剛柔情易

遷褻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爲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唐宦者傳序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信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

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藉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

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歐陽修宦者傳論

中官之屬命寄刑餘手不披聖賢之書名不掛賢良之籍柔情易狎殘氣不剛受命則無違忤之嫌使令則有稱愿之效甘言悲辭假語巧識能以狐媚之餘沫陰擾驪龍之頤珠吐雲籠日呼吸百端變絕遷藺張弛萬狀兩金和寶盈仞金穴冰紈霧縠僭擬上方第宅棊列于都鄙子弟支附于門墻而腐身薰子以自衛者又不可勝數

請乞之章無一日不上批答之旨無一日不下京師之武弁藉左右以罔利左右之宦官藉武弁以營差連篇累牘指地坐名窺伺迎逢無所顧忌而甚則欲挾奏撫按舉刺有司以天朝之奴隸而抗衡節鎮之帥臣以刀鋸之餘生而顛倒天下之豪傑

憑藉威靈如穴社之鼠凌鑠縉紳如傅翼之虎規奪利權如據巢之鳩逍遙禍害如脫矢之兎

小任者大任之漸也輔國之先龎兒也利權者兵權

之漸也貫之先明金局供奉官也恩澤者權力之漸也士良之殖財貨極侈靡令人主悅而不息也

人主惟有所疑於外則必退而有恃於內疑在四方恃在宗藩疑在宗藩恃在戚畹疑在戚畹恃在奄尹其類愈褻而愈親於體若纖芥中衣而至於腧也其病愈入而愈不可為若腠理腸胃而傳於髓也夫釋九牧蕃宣之固而厝國於所甚私舍萬邦黎獻之尊而托身於所甚褻幸而身安國定猶為國家羞之而兆隨之以危亡乎及其禍本成毒流盡人主躊躇憤

歟。不可如何。大臣圖之而陳宋敗。小臣圖之而訓注敗。親臣圖之而何賓敗。遂委國於盜臣之手。與之俱斃。其始特起於不信天下非薄士君子之一念。而不知其禍乃至此烈也。

歷世宦寺爲患。劇於唐。棘於宋。而猶易爲於漢。漢鉤黨之禍。社稷從之。烈已。然王甫巨瑞也。陽球一日而尸其父子。張讓至貴倨也。李膺扶戶破柱。捽捕其弟而戮之。當其時。以一司隸校尉之任。誅討豪權。如收賤隸。此亦足以見漢法之尊。而宦寺之猶易制矣。何

也。時固與於政而未與於兵。故能假人主之威權。而未至執天子之命。使有識之臣。處以和平。猶可相安。而不至於大亂。故曰易爲也。至唐觀軍容之使出。而巷伯與弓矢之命矣。神策尉護之權設。而黃衣專莞鑰之任矣。鳳翔成而虎旅逼省署矣。西川狩。而乘輿遷草莽矣。既典禁兵。而復與外兵。既護諸將。而爲之監。又邀結諸將以爲外藉。當其勢成黨固。天子嚬齘而無所愬。雖有計臣謀士。固未能猝起而圖之。況彼若訓。賊若徹者哉。愚故曰劇也。宋興。鑒唐之失。一二勑使委任中外。未有厚獎。乃一試之童貫。而國削主危。愚故曰棘也。由此言之。中人之與政也。其禍淺。而其任兵也。其禍巨。盜兵於多事之日也。其劫持顯而弄兵於無事之日也。其醞釀陰。兵之以扞周廬司徼察也。其操柄輕。而兵之以謨軍國撻四夷也。其竊權重。已上中使策記

巷伯之嫉惡。寺披之事君。鄭衆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間豈無賢才乎。顧人主

不當與之謀議政事。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司馬溫公斷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朱齋華　琪芳芳侯父參閱

外戚之禮統紀

漢呂太后欲王諸呂問右丞相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太后不說問左丞相平太尉勃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太后喜罷朝陵退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啑血盟諸君不在耶今高帝崩

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何面目見高帝於地下乎平勃曰於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陵無以應於是太后立呂產爲梁王呂祿爲趙王封女弟嬃爲臨光侯令呂祿爲上將軍居北軍呂產居南軍

陳平患諸呂力不能制恐禍及已嘗燕居深念陸賈謂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平用其計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衰

諸呂欲爲亂朱虛侯章知其陰謀告兄齊王襄令發兵遺諸侯王書陳諸呂罪產等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謀曰諸呂擁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益呂氏之資也乃留屯滎陽使使諭齊王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子寄與祿善勃使劫商令寄紿說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立九王呂立三王布告諸侯皆以爲宜今太后崩足下不急之國乃將兵留此爲大臣

諸侯所疑何不歸將印以兵屬太尉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足下高枕而王千里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未決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令持節矯內太尉北軍復令寄說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以爲不欺巳遂解印以兵授太尉勃勃入軍門令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呂產不知祿巳去北軍迺入未央宮欲爲亂至殿門弗得入太尉勃迺與朱虛侯逐產殺之因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
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遂以申屠嘉爲丞相
元帝御史大夫闕多舉馮野王行能第一帝曰吾用
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爲比
遂以少傅張譚爲御史大夫
成帝封舅王崇爲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
侯四月黃霧四塞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隱諱諫大
夫楊興等皆以爲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
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外戚未曾有也

太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
王氏九侯五大司馬子弟怙勢莽獨折節勤身博學
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諸母曲有禮世父
鳳病莽親嘗藥鳳因託太后及帝拜新都侯莽旣貴
節操愈謙盡散其輿馬衣裘振施賓客交結權近爲
延譽譽遂傾其諸父尤好爲激發之行課兄子同已
子同日內婦后將軍朱子元無子買婢奉之孔休謁
莽曰君面有瘢美玉可滅卽解瑑休辭曰君嫌其賈
耶輒椎碎以進匿情求名類此

王莽侈口蹷頤露眼赤睛大聲而嘶長七尺五寸好
厚履高冠以氂裝衣反膺高視瞰臨左右待詔曰莽
所謂鴟目虎吻豺狼之聲者也能食人亦當爲人所
食莽誅之自後嘗翳雲母屏非親近莫得見
太皇太后以莽爲大司馬領尙書事賜號曰安漢公
加九錫詔稱假皇帝遂卽眞定天下之號曰新
莽殺子宇戚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汎鄉侯
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置毒酒弒帝作策命藏
金縢立孺子嬰尋廢爲安定公諸侯兵從宣平門入

斬莽傳其首懸於市百姓共提擊之
漢光武貴人足陰識以軍功當增封識讓曰天下初
定將帥有功者衆臣託屬掖廷仍加爵邑不可以示
天下此爲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
陰興光烈皇后母弟從光武征伐欲封之讓曰臣未
有先登陷陳之功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令天下觖望
誠所不願光武嘉之皇后問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
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愚心實不安
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夸奢益爲觀聽所譏后感其

言。深自降挹。

章帝欲封爵諸舅。馬太后不聽。

竇太后臨朝。竇憲兄弟皆在親要之地。崔駰以書戒憲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稱爲賢。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福。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憲刺殺都鄉侯暢。太后怒。懼誅。自求擊北匈奴贖罪。大破之。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而還。以憲爲大將軍。兄弟驕縱。袁安奏貶四十

餘人。竇氏大恨。樂恢劾憲。書奏不省。憲風州郡脅恢飲藥死。帝詔憲車駕會長安。憲至。尙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人臣無稱萬歲之制。議者慙而止。宦官鄭衆定議誅憲。帝以太后故。不欲名言。令自殺。

安帝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閻顯等並有威權。

梁冀鳶肩豺目。洞睛儻眄。口吟舌言。性嗜酒。能挽滿彈棊格五六博蹴鞠意錢諸戲。又好臂鷹走狗。騁馬鬭鷄。妻孫壽色美而善妖。爲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要步齲齒笑。冀亦改輿服恒制。作平上軿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交相媚悅。壽性鉗忌。能制馭冀。冀甚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官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屛御者。託以言事。因私焉。宮兼內外寵。威權震赫。刺史二千石無不趨謁者。

扶風人孫奮富而慳。冀故遺之馬乘。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告之郡縣。認奮母爲壽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遂收拷奮。奮兄弟俱

死獄。悉沒其貲至億七千餘萬。是時四方貢獻。上第者必先輸冀。次進乘輿。冀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爲宅。俱殫極土木。相誇耀。連房洞戶。柱壁雕鏤。窗牖間皆有綺疎青鎖。圖以仙靈雲氣。飛梁石磴。陵轉廻通。金玉珠璣。在處堆積。又廣辟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絶澗深林。有若天造。奇禽馴獸。飛走翔舞其間。

冀一門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尙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

七人在位二十餘年窮極盛滿威行中外百僚側目
時下邳人吳樹除宛令之官謁辭冀賓客都在宛以
情託樹樹正色對曰小人姦穢比屋可誅明公以椒
房之重處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宛爲大都
士之淵海今自侍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多託非
人誠非敢聞命冀黙然樹到縣誅殺冀黨之橫行者
數十未幾中酖毒
杜喬周舉分行州郡張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
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

疑以外戚蒙恩居阿衡之任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
貪叨以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帝不能用
與中常侍五侯謀之鋭發虎賁羽林士三千人圍其
第冀夫婦即日自殺宗戚無少長皆棄市當是時事
從中發莫知其故使者星馳電爍公卿失其常度官
府市里若鼎沸然數日乃定
晉武帝立皇后楊氏后叔父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
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
得以免禍許之帝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

及弟珧濟用事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
帝疾篤駿獨侍禁中輙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
帝崩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官出辭駿不下殿以
虎賁三百人自衛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
司馬門外表求過塋而行尚書左丞傅咸曰宗室外
戚相恃而安但召大司馬共崇至公以輔政無避也
駿不從詔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
已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周公大聖猶致
流言况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山陵既畢明公當

悉思進退之宜駿不從駿以賈后險很多權忌之以
其甥段廣張劭管機密典禁兵賈后遂謀誅駿廢太
后殺駿于馬廐收駿弟珧濟皆夷三族送太后于永
寧宮
晉惠帝賈后族兄賈模賈謐並預朝政賓客盈門謐
雖驕奢而好客喜延士大夫石崇陸機陸雲潘岳等
皆附謐號二十四友初后爲妃嘗以妒手殺數人又
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武帝怒將廢之荀勗楊珧共
救得不廢至是滛虐日甚患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執

政使帝詔賜楚王瑋使誅之又以專殺誅瑋委任親黨以賈模爲散騎常侍加侍中模數爲后言禍福后反以毀己疎之模憂憤卒后與趙粲賈午謀害太子遂使黃門輩誘之後庭游戲名譽寖減太子性剛知賈謐驕貴不能假借謐譖太子於后后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既至置別室以帝命賜酒三升使盡飲之因醉稱詔使書潘岳所作書草字半不成后補之呈帝召公卿入示之廢爲庶人幽于金墉城衆情憤怒謀廢賈后復太子時趙王倫執兵柄孫秀曰太子

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不若遷延緩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爲太子復讐豈徒免禍更可得志倫然之因遣謐等密除太子以絶民望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趙王倫矯詔將兵入斬賈謐於西鍾下收賈后廢爲庶人幽之建始殿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詔捕賈氏親黨斬之

裴頠爲尚書左僕射侍中頠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以親戚進惟恐其不居位也俄復使頠專任門下事頠上言后族何常安能自保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戚皆保其宗昔穆叔不拜越禮之饗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固讓不聽

宋明帝慮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爲宰相門族强盛或有異圖遣藥酒賜景文敕曰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敕至景文正與客棋發看已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爭刼局竟斂子內奩畢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客中直兵焦度趙智略憤怒曰大丈

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作墨啓答敕致謝飲藥而卒

唐太宗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爲右僕射無忌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爲宰相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爲切骨之戒上不聽以無忌爲司空固辭上曰吾爲官擇人惟才是與今日 非私親也

武后立承嗣爲魏王三思爲梁王爲郡王者數人三思以親王兼宰相又求爲太子賴狄仁傑言而止上官婕妤三思通焉因薦於韋后引入禁中上遂與圖議政事使與韋后雙陸而自居旁點籌三思遂與后通張柬之等勸誅諸武不聽以三思爲司空同中書門下三品敬暉等帥百官上表降諸武王爵以安內外由是三思與韋后日夜譖敬暉等將不利社稷不若封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爲王並罷知政事上遂封爲五王三思令百官復修則天之政

不附武氏者斥之爲五王所逐者復之三思忌暉等尚在京師與韋后譖之不已皆坐貶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請推按上益怒不及整巾履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斬乃未耶璟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固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乃命與杖流嶺南三思惡宋璟出爲檢校貝州刺史三思陰令人疏皇帝穢行於天津橋請

加廢黜上大怒命御史大夫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敬暉等皆使人爲之雖云廢后實謀大逆請族誅之上以暉等皆賜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於瓊瀼諸州崔湜說三思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使者湜薦大理正周利用乃命攝右臺御史以往殺五王三思嘗言我不知世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三思與駙馬武崇訓請廢太子太子與大將軍李多祚矯制發羽林千騎兵殺武三思崇訓并親黨十餘人

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淫亂后白上杖殺之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復言皇后淫亂宗族彊盛安樂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圖危社稷上召欽融面詰之欽融頓首抗言神色不撓上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安樂公主合謀於餅餤進毒弑中宗后臨朝攝政徵諸府兵五萬人使韋捷韋璿韋錡韋播等分領中外連結謀去睿宗時玄宗爲臨淄王陰養勇士匡復韋播等欲立威數搒捶萬騎皆怨憤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訴臨淄王王諷誅諸韋皆踴躍効死遂勒兵入

斬韋璿等又斬韋后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婕妤及在宮守門諸韋親黨尸韋后於市

章敬皇后弟吳溆德宗時爲金吾大將軍朱泚反據長安欲擇大臣入京城察之從臣畏憚莫敢行溆獨請行上說溆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爲臣吾幸託肺腑非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陷難之臣使聖情慊慊耳遂奉詔詣泚泚反謀已决館溆客省尋殺之

穆宗疾大漸宦官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取制書手裂之兄太常卿釗密上牋曰若果徇宦官請臣請先率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終於吾兄

宋李遵勗在祥符中尚萬壽長公主天聖中章獻太后臨朝一日屏左右問曰外人有何言遵勗不答太后固問之遵勗曰無他聞但聞人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時還政耳太后默然已上二十一史

外戚之禮議統紀

外戚以顯榮致禍敗者何哉豈不由祿以恩升位非德舉識慚明哲材謝經通假椒房之寵靈總軍國之樞要或威權震主或勢力傾朝居安而不慮危務進而不知退驕奢既至釁隙隨之是以呂霍之家誅夷於西京梁鄧之族勦絕於東都至若樊靡卿之父子竇廣國之弟兄陰興之守約戒奢史丹之掩惡揚善斯並后族之所美也干時縱溢者必以凶終守道謙沖者永保貞吉此非其效歟建於晉難始自宮掖楊駿藉武帝之寵私叨竊非據賈謐乘惠皇之蒙昧成此厲階遂使悼后遇雲林之災愍懷濫湖城之酷天人道盡喪亂弘多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此之謂也爰及江左未改覆車庾亮世族羽儀王恭高明領袖既而職兼出納任切股肱孝伯竟以亡身元規幾於敗國豈不哀哉若褚季野之畏避朝權王叔仁之固求出鎮用能全身遠害有可稱焉晉書外戚篇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太宗檢責倖裁賞賜貞觀時戚里無敗家

高中二宗柄移艷私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老嬰頸血
一日同汙鐵鑕玄宗初年法行近親裹表修勅天寶
奪明委政妃宗階召反虜遂喪天下楊氏之誅噍類
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
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閹尹參變後宮雖多
無赫赫顯門亦無刀鋸大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
名少者蒙責輕 唐外戚傳序

宗藩之禮統紀一

漢高祖微時時與賓客過嫂食嫂厭叔佯爲羹盡櫟釜客去視釜中尙有羹以是怨嫂即位盡封諸昆弟伯子獨不封太上爲言高祖曰某非忘之爲其母不長者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

燕王澤初爲營陵侯齊人田生游乏貲干澤澤贈金二百斤田生報澤陰如長安私結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說卿啓太后封諸呂卿如其言太后大喜遂王諸呂賜卿金千斤卿以半與田生生弗受因說曰

呂產王諸大臣未服今營陵侯澤尙觖望幸亟言太后王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復如言太后遂王澤琅琊王之國生勸澤急行毋留甫出關太后使人追之弗及而止其後誅諸呂王與謀焉

齊王肥子朱虛侯章忿諸呂擅政嘗入侍燕飮高后令章爲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從事高后曰可酒酣章進曰請爲太后歌耕田歌曰深耕穊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及拔劍斬之還報太后大驚

業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劉氏稍強
梁王武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四十餘
城多大縣大治宮室爲複道自宮連屬于平臺三十
餘里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儗
于天子招致四方豪傑如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俱
至作兵弩弓數千萬王以太后少子愛之賞賜金錢
百萬珠玉寶器多于京師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
迎關下入同輦出同車漢法朝見留長安不過二十
日今留半歲常與帝飲太后前太后心欲以爲帝嗣

袁盎曰當立子不得立弟議格王使人刺殺盎帝遣
田叔按問太后憂不食日夜泣不止帝患之田叔還
至霸昌廄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帝曰梁有之乎叔
曰上毋以梁事問也今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
誅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上大然
之使叔謁太后曰王不知也所知者羊勝公孫
詭耳已伏誅王無恙也太后立起坐餐王因上書請
朝請闕謝罪
河間王德修學好古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

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
秦舊書周官尚書禮樂記孟子立毛詩春秋博士修
禮樂被服道術造次必于儒者武帝時獻雅樂策問
三十餘事其對得事之中文約指明薨謚曰獻
劉向本名更生能屬文辭獻賦頌數十篇淮南有枕
中鴻寶苑秘書言神僊使鬼鑄金其父治淮南獄得
其書向奇之獻上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方
不驗下之吏吏劾鑄僞黃金論死兄陽城侯入國戶
半贖罪上亦奇其材得減死徵受穀梁講五經于石

渠復拜郎中給事黃門是時災異數見上封事極諫
譏刺王氏言多痛切上見之歎息居列大夫前後三
十餘年
東海王彊初爲皇太子以母郭后廢不自安力請備
藩國光武不忍遲回久之以彊廢不以過封東海王
仍兼食魯郡二十九縣先是魯恭王嘗起靈光殿極
壯麗帝因詔彊都魯顯宗立王執禮愈恭屢疏求還
東海及薨天子覽書悲慟特詔傳相曰王恭謙好禮
以德自終遣送之物務從省約其茅車瓦器以彰王

卓爾獨行之志

明帝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鶩過山陵浸遠孤心悽愴如何如何間饗南宮因閱視書藏器物不言哀而哀自至惟王孝友何獨不然今送光烈皇后假紒帛巾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寒泉凱風之思且令後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願王保精神加供養苦言至戒望之如渴

魏陳思王曹植操之子時法待藩國峻迫寮屬皆賈

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

魏宗北海王袞謹慎好學未嘗有失文學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舉措有過當奏有義亦宜聞遂共表稱陳袞聞之大驚懼謂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所以為益也

晉汝南王亮持節都督關中武帝大漸炎以政事楊駿聞之從中書監華廙索詔視遂不還亮懼駿辭疾駿欲討亮亮問計廷尉何勖勖曰今朝廷皆歸心于公公何不討人而懼為人所討夜馳赴許昌得免及駿誅詔以亮為太宰錄尚書事給千兵百騎與太保衛瓘對掌朝政亮論誅駿功過差由是失望楚王瑋有勳而好立威亮憚之欲奪其兵權瑋甚憾乃承賈后旨誣亮與瓘有廢立之謀矯詔夜以兵圍之兵登墻而呼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盡力距戰弗聽遂為李肇所執

趙王倫庸下無智策復受制孫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于倫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矯作禪讓之詔義陽王威及駱休等逼奪天子璽綬夜漏未盡內外百官以乘輿法駕迎倫惠帝乘雲母車鹵簿數百人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倫從兵五千人入自端門登太極殿即帝位同謀者咸超階越次奴卒厮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謂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時齊王冏河間王顒成都王穎並擁強兵各據一方討倫檄至倫秀始大懼秀遽走出右

衛將軍趙泉斬之。迎天子于金墉。自端門入升殿。遣
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
齊王冏主簿王豹致牋曰。伏思元康已來。宰相在位。
未有一人獲終者。乃事勢使然。非皆爲不善也。今公
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欲冀長存。不
亦難乎。今河間樹根于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新野
大封于江漢。三王各以方剛強盛之年。並典戎馬處
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
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退則據于蒺藜。冀此求

安。未見其福也。長沙王乂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
骨肉。何不銅駞下打殺。冏乃奏豹讒內間外。坐生猜
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
兵之攻齊也。翊軍校尉李含奔長安。詐云密受詔。使
河間王顒誅冏。遂斬于閶闔門外。
長沙王乂開朗果斷。才力絕人。虛心下士。甚有名譽。
三王舉義。乂率國兵應之。遷驃騎將軍。開府。復本國。
及河間王顒將誅冏。傳檄以乂爲內主。冏遣將襲乂。
乂將左右百餘人。手斫車幰。露乘馳赴宮。閉諸門。奉

天子與冏相攻。起火燒冏府。連戰三日。冏敗。斬之。并
誅諸黨與二千餘人。乂前後破顒軍。將士同心。皆願
效死。而乂奉上之禮未有虧失。張方潛與殿中將收
乂。送金墉城。尋勒兵三千收乂至營。炙殺之。冤痛之
聲。達于左右。三軍莫不垂涕。
成都王穎拜車騎將軍。賈謐嘗與太子博爭道。穎在
坐。厲聲呵謐曰。皇太子國之儲君。賈謐何得無禮。謐
懼。由此出穎爲平北將軍。鎮鄴。趙王倫之篡也。穎發
兵應冏義。舉衆二十餘萬。爲倫將士猗所敗。又使趙

驤率衆八萬。與王彥俱進。猗奔潰。穎乘勝長驅。殺孫
秀。幽趙王倫。迎天子反正。助冏攻張泓。冏自以首建
大謀。遂擅威權。穎入朝。天子親勞焉。穎拜謝曰。此大
司馬臣冏之勳。臣無預焉。即辭出。歸鄴。冏馳出送行。
穎住車言別。流涕。不及時事。至鄴。拜受徽號。讓九錫。
表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以振陽翟饑人。及冏敗。穎
懸執朝政。事無巨細。皆就鄴諮之。穎恃功驕奢。而憚
長沙王乂在內。微使就第。會乂被執。穎增封二十郡。
拜丞相。河間王顒表穎宜爲儲副。遂廢太子覃。立穎

爲皇太弟乘輿服御皆遷于鄴僭侈日甚左衛將軍陳眕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奉大駕討穎軍次安陽衆十餘萬穎欲走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罷甲縞素出迎請罪司馬王混勸穎距戰穎遣奮武將軍石超率衆五萬次于蕩陰王師敗績矢及乘輿侍中嵇紹死于帝側左右皆奔散乃棄天子于稾中穎改元建武尋爲羯朱等所敗鄴中大震穎單車而走河間王顒遣張方率甲卒二萬救穎故將公師藩汲桑等起兵迎之顒復拜穎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

給兵千人鎮鄴穎至洛而東海王越率衆迎大駕所在降起帝詔鎮南將軍劉泓收捕穎穎棄母妻與二子渡河頓丘太守馮嵩執穎及二子送鄴范陽王虓幽之虓暴薨長史劉輿慮爲後患秘不發喪僞令人爲臺使稱詔夜賜穎死（巳上二十一史）

宗籓之禮統紀二

宋衡陽王義季嘗大蒐于郢有野老帶苫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遊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殺之始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恐非勸農之義義季止馬曰此賢者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國人皆享王賜矣斯飯也不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

建平王景素好文多藏書有蚕譽而竟以得人心致謗憂懼日積嘗獨處曲臺有鵲集承塵飛鳴相追景

素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參風煙之上止則隱長林之下饑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于物得失不關其慮豈不樂哉巳卒見殺

梁臨川王宏極意貨賄後庭數百千人皆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擬齊潘妃好食鯖魚頭日必進三百庫室垂百間帝一日就宏飲半醉謂曰吾欲觀汝後房宏甚懼及檢視皆錢庫也每百萬一聚懸黃標千萬一庫懸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佰指計見錢三億餘萬他物不知其數帝笑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

初魯褒有錢神論時豫章王綜以宏貪而吝爲著錢愚論

宜豐侯修爲秦梁二州刺史人號慈父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有勸捕之者修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見飛鳥千羣蔽空而至瞬息間食蝗殆盡莫知其爲何鳥上聞降璽書勞之

齊彭城王浟嘗爲滄州刺史介絜絶塵民間幽隱纖微畢洞沃縣主簿張達詣州夜投旅舍食鷄羹旦入

謁浟謂曰食鷄羹何不還值也達惶恐謝他摘發皆類此已徵爲侍中士民送別悲號載道有老公百許相率具饌白曰殿下來五載惟飲此鄉水未嘗此鄉食茲行矣聊獻薄蔬浟重其意爲食一口

周廣川公深多智畧齊遣將竇泰趣潼關文帝將襲泰諸將難之深獨曰竇泰高歡驍將欲每伏之今大軍就蒲坂則高歡必堅拒竇從外援內外受敵取敗道也若選輕銳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而高歡持重未即來救竇可擒矣竇擒則歡勢自阻迴師禦之可全制勝文帝喜曰正獲我心未幾獲竇泰高歡沙苑之役諸將皆懼惟深獨賀文帝問故對曰歡撫河北甚得衆心雖乏智謀人皆用命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非衆所欲惟歡耻失竇泰愎諫強來所謂忿兵一戰擒之必矣何爲不賀帝然之未幾歡果大敗文帝嘗言深是吾家陳平

北齊上黨王渙以文宣妃李氏配馮文洛文洛故帝家奴也乾明初詔原渙勅李氏還第而文洛猶以舊意修餙詣李李盛列侍衛引文洛入立階下數之曰

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幸蒙恩詔得返藩闈汝是誰家奴猶欲見侮遂杖之一百流血灑地而去

趙郡王叡譽望日隆漸被疎忌乃撰集古忠臣事號曰要言以寄意後主立和士開擅朝叡請出爲兗州刺史太后固留之叡執不可曰吾受先王遺旨嗣主幼冲豈宜使邪臣在側太后爲酌酒賜之叡正色曰今所論國家大事非爲卮酒徑拂袖出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吾寧死見先皇未幾禍及

魏孝文皇帝意圖徙都陽言南伐命太常筮之得革卦帝曰湯武革命之兆也任城王澄進曰今有事伐叛不得云革命帝曰象云大人虎變非耶澄曰陛下龍興既久豈方同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是我社稷任城柰何沮衆澄曰社稷誠陛下之社稷但臣是社稷之臣得與聞國事久之乃密詔澄諭以本旨澄曰此眞所謂革也自是南遷之計遂定

東阿公順勁直謇諤元叉擅朝順除黃門侍郎不造門謝叉曰卿何聊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方委政宗

輔叔父宜秉至公舉士報國柰何以王爵賣恩而責人私謝乎自此見憚出爲恒州刺史順自負才地不得居中日縱酒不視事及叉解領軍乃復徵入爲黃門侍郎親友郊迎賀之順曰不憂不入正恐入而復出耳時徐紇間順于太后出順太常卿順奉辭適紇侍順指紇奏曰此人是魏之宰嚭紇脅肩出順抗聲曰爾刀筆小人正堪爲几案間吏寧忝玆執戟遂振衣起太后失色疾讒諂盈朝作蒼蠅賦以寄意

齊衡陽王鈞性嗜文學嘗手寫五經置巾箱中曰巾箱中有五經既便檢閱且一更手寫永不忘于是諸王爭效之世傳巾箱五經自此始嘗游孔珪園林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復與山人交鈞答曰身處朱門情遊碧海形入紫闥意在靑雲張融嘗謂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

武陵王曅出爲江州刺史上以曅方出鎭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喩意曅曰先帝賜臣此宅使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一日與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柈帝笑曰汙貂對曰陛下愛

其羽毛而疎其骨肉

宋臨川王道規有將畧追桓玄於崢嶸州道規兵不滿萬而玄兵勢甚盛諸將皆憚之議退道規曰彼衆我寡彊弱勢異今若畏懦不進必爲彼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恇怯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陳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曹操官渡皆以少制多吾雖才謝古人豈得先爲自弱遂衆力進大破玄軍尋斬玄

唐太宗將討高麗先遣都督張儉以輕騎度遼道宗

請以百騎往。帝許之。約其還。曰去歸二十日。留十日。觀覽山川得覲天子矣。已入賊地。相險夷。度營陳。將還。會高麗兵斷其路。道宗更走間道。謁帝。如期。帝壯之。賜金五十斤。絹千匹。帝東征。詔道宗李勣爲前鋒。既度遼。拔蓋牟城。虜救集。時道宗騎裁四千。虜衆十倍。諸將懼。欲保險。俟帝至。道宗曰。賊遠來。兵必疲。我一鼓摧之。固也。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吾爲前軍。當淸道迎乘輿。尙何待。勣善之。遂選壯騎突進。賊營。勣合擊之。賊遂破。

御史中丞漢。少事韓愈。通古學。爲詞雄蔚。其剛畧亦類愈。愈愛重之。妻以女。擢進士第。敬宗侈宮室。船賈有獻沈香亭材者。帝受之。漢諫曰。以沈香爲亭。亦何異瑤臺瓊室。其在史館。論次憲宗實錄。頗稱直筆。

高祖時。蕭銑據江陵。河間王孝恭數進策圖銑。尋奉命行。破銑二鎭。所獲戰艦。悉縱放江中。諸將曰。得舟可濟。吾用柰何資賊。孝恭曰。銑境地險。士衆。若城未拔。而援至。我且有內外憂。舟雖多。何所用。今放之。令銑瀕江鎭戍見艫舳蔽江。下必謂銑已敗。不卽進。覘候。往返淹其救期。則吾且拔江陵矣。已而救兵到巴陵。見船果疑。不進。銑內外阻絕。遂降。孝恭故有識量。常奉命討輔公祏。將發。大饗士。杯水忽變爲血。坐皆失色。孝恭怡然。徐曰。諸君勿憂。吾仗威靈問罪。杯中血。安知非賊人授首象乎。立取飮盡。卒擒公祏。

渤海王戡。明六經。擧進士。就禮部試。見吏唱名乃入。心恥之。徑返江東。隱陽羨里。所論著數百篇。

霍王元軌好讀書有識力。太宗嘗問羣臣曰。朕諸弟孰賢。魏徵曰。臣愚不能盡知。惟數與霍王言。臣未嘗

不自失。帝曰。朕亦器之。於前代孰比。對曰。經學文雅。漢河間東平也。王嘗與劉玄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玄平。答曰。無長。問者不解。玄平曰。人有短。乃見長。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曹王皐嘗攝溫州事。州大饑。發官廩數十萬爲賑。僚吏懼。請先聞。皐曰。人日不再食且死。何俟命。脫殺我而活衆。其功大矣。旣貸。乃自劾。上優詔答之。爾時適武岡戍將王國良據縣叛。朝廷發四郡兵討之。不下。皐以河南觀察使至。遺之書。國良得書喜且疑。請降

未決阜乃即日單騎自稱使者造國良壘大呼曰有識曹王者乎我是也來受降良安在一軍愕眙國良即迎拜叩頭謝。

讓皇帝憲於玄宗爲兄玄宗嘗賜五王宅環列宮側。於宮西建樓署曰花萼相輝時有鶺鴒數千翔樓浹日人以爲友于之感帝嘗於萬歲樓從複道上見衛士食已棄餘竇中帝嘗怒命高力士杖殺之憲進曰從複道上窺人之私失大體且以性命輕餘餐奈何帝遂止涼州獻新曲帝御便坐召諸王觀良久憲曰

曲雖佳然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將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帝默然未幾安史亂帝幸蜀思其言爲之流涕。

建寧王倓閫恢復被讒賜死肅宗與李泌語及倓事。泣下泌曰陛下亦聞黃臺瓜乎其詞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尚云可四摘抱蔓歸陛下今一摘矣愼毋再帝愕曰公安得有是言是時廣平有大功亦爲后所構得泌言而始安。

宋秦王廷美子德文少嗜學諸子百宗皆手自抄撮。工詞章眞宗以其刻厲如諸生嘗因進見呼之曰五秀才宮中由是悉稱五秀才帝封禪德文奏賦頌帝賜詩令屬和數言願得名士爲師友因從學士楊億遊億卒德文爲詩十章悼之天聖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嘗稱五相公而不名以比漢東平王蒼。

太宗第八子元儼特鍾愛期以年二十始就封故宮中稱爲二十八太保豐頤廣顙名聞外夷平生嗜書。

聚書萬卷尤善二王書法工飛白仁宗益崇寵之性方嚴嘗問翊善王渙曰元昊平未渙對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問者畏其言[illegible]史

籍田之禮統紀

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爲醴酪齊盛。祭義

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

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協風至。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

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國語

蠶繅之禮本紀

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王先公。 祭義 二則

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然後可以事神明。 祭統

仲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獻功者。比其小大與其麤良而賞罰之。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周禮

重農之禮本紀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 舜典 二則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益稷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無逸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君牙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

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

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九月築場圃
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
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
播百穀 七月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
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
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信南山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
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
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
無疆 甫田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既方既皁既堅既
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
有神秉畀炎火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

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
穗伊寡婦之利 大田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
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
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
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生民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
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
奄觀銍艾 臣工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噫嘻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
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
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
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
載芟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良耜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大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序。凡國祈年于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灋。而縣于邑閭。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以平其興。周禮 已上

童教之禮本紀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蒙

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繫辭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舜典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泰誓

重民五教。武成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洪範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畢命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君牙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小宛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板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抑

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

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以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僖公二十七年左

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襄公二十三年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經解

天有四時。春夏秋冬。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吐納雷霆。流形庶物。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有物將至。其兆必先。是故天地之教。與聖人相參。

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強果則下廉耻。此之謂七教。是故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愨。女憧。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布諸天下而不窕。內諸尋常之。

室而不塞

孔子爲魯大司冦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冦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孔子喟然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禮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歛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云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心惟曰未有慎事言必教而後刑也（已上家語）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材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管子附）

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荀悅）

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董仲舒）

立政之禮本紀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大禹謨）

圖厥政莫或不艱（君陳）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畢命）

晉悼公卽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困乏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左行辛爲司空使修士蔿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侯奄鐸遏寇爲上軍尉籍偃爲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霸也（成公十八年）

晉侯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

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襄公九年）

楚蔿掩爲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修賦車馬甲楯之數旣成以授子木禮也（襄公二十五年）

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襄公二十五年）

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二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

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襄公三十年）

叔向問晏子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公棄其民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則十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陳氏燠休之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

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公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昭公三年）

齊侯疥遂痁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欲誅祝固史嚚以辭賓晏子曰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其祝史薦信無愧心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適遇淫君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

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鬼神不饗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

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昭公二十年）

子產謂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蚤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昭公二十年）

鄭駟歂嗣子太叔爲政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定公九年）

禮樂合編卷之十四

錫山日齋黄廣無蛙父纂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任賢之禮本紀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皋陶謨）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咸有一德）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盤庚）

良臣惟聖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說命）

克閱于乃邑謀介（多方）俊民甸四方（多士）

廸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　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　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立政）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兔罝）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粲兮 緇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

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文公以爲下車大夫 僖公三十三年

季文子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善仲美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舜舉八愷使主后土地平天成舉八元布教四方內平外成 文公十八年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禮運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貴於已者處賢者之可得於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子路問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可得乎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

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幷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家語三則

齊桓公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優笑曰易哉爲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爲不易乎哉 大戴禮

舉賢之禮本紀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 益稷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湯誥

旁求俊彥啓廸後人 太甲

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說命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君陳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干旄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舉其偏不爲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襄公三年

哀公問孔子曰請問取人之法對曰事任於官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求智能者焉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

鄭無子產乎子曰吾聞鮑叔進管仲子皮進子產未聞二子之進賢巳之才者也

孔子閒處喟然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則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人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又誰下哉子曰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尅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

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道而無下天下若子哉 家語

三則

九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 文王世子

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與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出使治之 地官

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 穀梁

舉賢之禮統紀一 選舉 好賢 信任 器使 知人 寵禮

禹之治天下也得咎繇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闇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誧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蝡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大傳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驁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驁霸王者亦

輕其士縱夫子驁祿爵吾庸敢驁霸王乎遂見之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譏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為卿

齊書

二則

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如甯遬請置以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

必忠不避死亡不重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決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五子之能也 管子

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

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

魯侯欲以孔子爲司徒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丘爲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 新論二則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晉史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

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 呂氏春秋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孰矣奉而進之君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新序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衣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胄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琴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晏子

齊桓公得管仲隰朋。正月之朝。令具太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立。管仲隰朋東面立。桓公贊曰。自吾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王無乃耽于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藂刺虎豹者。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朞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謁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朞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乎。桓公曰善。因禮之。朞月而四方之士並至。

楊因見趙簡主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來見。簡主聞之。絕食而歎。跽而行。左右進諫曰。居鄉三逐。是不容衆也。事君五去。是不忠上也。簡主曰子不知也。夫美女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直之行。邪私所憎也。遂出見之。因授以爲相。而國大治。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螳螂也。其爲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於是迴

車避之。而勇士歸之。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爲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疏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爲仲父。齊國大安。而遂伯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伯矣。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

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已上說苑

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使斶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國策

舉賢之禮統紀二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直木已傅。曲木無所施矣。管子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

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

魏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尚有徑寸之寶。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肦子者。使守高唐。則趙

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將。然變也甞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公曰。謹受教。

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已上古史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鉤鑿屋室雕文以寫龍。龍聞而下之。葉公棄而走。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不遠千里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饒曰。臣將去君而鴻鵠舉矣。哀公曰。何謂也。饒曰。君獨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鬭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雖有此五者。君猶日瀹而食之。何則。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鴻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魚鱉。啄君菽粟。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臣請鴻鵠舉矣。周書二則

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

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
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
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
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
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
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
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
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
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

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左氏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於途者以爲君子也問之
知爲越石甫齊人纍之解左驂贖之載與歸至舍不
辭而入越石甫怒曰君子詘乎不知已而信乎知已
請絕晏子乃出見之遂以爲上客晏子
趙簡子游于河而樂之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
人古乘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
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
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

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古乘曰鴻鵠高
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上之毳無尺
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爲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
能爲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
乎將盡毛毳也
衛君問于田讓曰寡人封侯盡千里之地賞賜盡御
府繒帛而士不至何也讓對曰君之賞賜不可以功
及也君之誅罰不可以理避也猶舉杖而呼狗張弓
而祝雞矣符子三則

王斗謂齊宣王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
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
工者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故曰
不如愛尺縠也宣王於是舉士五人齊大治
甘茂謂秦武王曰臣聞魏文侯令樂羊伐中山三年
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
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
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
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

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若曾子之母也。疑臣者不適三人。恐王爲臣之投杼也。王曰。寡人不聽也。於是與之盟於息壤。攻宜陽。五月不能拔。樗里疾公孫衍果爭之。王告茂。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遂拔宜陽。國策二則

唐雎見春申君曰。臣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爲勇。西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棊之所以爲能者。以散恭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爲天下梟。而令臣等爲散乎。卮言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若棄寡人。豎刁可使從政乎。對曰。不可。豎刁自刑以求入君。其身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然則易牙可乎。對曰。易牙解其子以食君。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若用之。必爲諸侯笑。及桓公沒。豎刁易牙乃作難。卮史

通事舍人元行沖博學多通。仁傑重之。行沖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行沖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

狄仁傑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曲阿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率爲名臣。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唐書二則

魏文侯觴大夫於曲陽。飲酣。文侯喟焉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爲臣。蹇重舉手進曰。臣請浮君。文侯曰。何以。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曰。善。受浮飲之。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豫讓之功也。說苑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于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孔子用于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言不用眞儒故也。如用眞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楊子

樂羊攻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幕下而啜之。盡一杯。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歸。其母隨之啼。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曰。夫。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召以爲子傅。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西巴以有罪益信。韓非

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各夬隨疏之。或一人而數人稱之。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文武百官。各稱其職。宋史

舉賢之禮統紀三

德義未明于朝者。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君子。其爲怨淺。失於小人。其爲禍深。管子

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

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

大橈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曆。羲和作占日。尚義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舂。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氷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

二十官之事而使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

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

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

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徤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

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

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 已上說苑

勇者可令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塡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而不可令守藏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

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

隨衛之珠百代之傳寶以之彈鵶則不如泥丸之勁也棠谿之劍天下之銛也因之穫穗曾不如鉤鎌之功也

水火木金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瓶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刑而皆有任故伊尹之與土功也長頸者使之踏鍤强脊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緍傴僂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便效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 已上鴻烈

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致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

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于所適施之于其所宜 楊子

范蠡吠於犬竇文種聞而拜之鮑龍抱石而吟仲尼爲之下車堯之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 文子

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

夫亂人者芎窮之與藁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惟歐冶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 劉子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伯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 國策

賢主之用人猶巧工之制木也大者爲舟航柱梁小者爲枅栱修者爲櫚榱短者爲侏儒枅櫨無大小修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員各有所施

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寗戚也斷之於耳

而已矣

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

以刖守門以宦守宮以矇視準以瞽審音此善用無用之人也以逄蒙御車以王良操織織錦者使之鍛攻王者使之坊此不善用有用之人也 說林

官制之禮本紀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六卿分職

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已上周官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已上立政

剡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剡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

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昭公十七年）

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　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法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地維不殖。財物不蕃。萬民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流散。曰危。危則飭司徒。父子不親。長幼失序。君臣上下乖離異志。曰不和。不和則飭宗伯。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疾怨。兵弱不用。曰不平。不平則飭司馬。刑罰暴亂。姦邪不勝。曰不義。不義則飭司寇。度量不審。舉事失理。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飭司空。（家語二則）

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導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絜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

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國君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屬大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制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戎事。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賜與侈於近臣。凡是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度無禮。升降揖讓無容。周旋俯仰視瞻無儀。凡此屬太保之任也。天子宴瞻其學。左右之習反其師。答遠方諸侯不知文雅

之辭應羣臣左右不知已諾之正簡聞小誦不倚不習凡此屬少師之任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禮冠帶衣服不以制御器在側不以度縱上下雜采不以章忿怒說喜不以義賦與集讓不以節凡此屬少傅之任也天子飲酒而醉食肉而餕餕而惰飢而惏暑而渴寒而嗽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天子自爲開門戶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環面御器之不舉不藏凡此屬少保之任也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大國之忌不知

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屬太史之任也

平仁而有慮者使是治國家而長百姓慈惠而有理者使是長鄉邑而治父子直愨而忠正者使是蒞百官而察善言愼直而察聽者使是長民之獄訟出納辭令臨事而絜正者使守內藏而治出入愼察而絜廉者使是分財臨貨主賞賜巧謀而知務者使治壤地而長百工接給而廉中者使是治諸侯而待賓客猛毅而度斷者使是治軍事爲邊境此之謂九用九用有徵乃任七屬一曰國則任貴二曰鄉則任貞三曰官則任長四曰學則任師五曰族則任宗六曰家則任主七曰先則任賢已上大戴禮

與師爲國者帝與友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伯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厮役爲國者亡可立待矣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厮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徘優侏儒逃隱聲

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賈誼官人附

官制之禮統紀

唐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隱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

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奏行之明皇降制自今事非的須祕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宋初承唐制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亦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豫本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記注司諫正言非持旨供職亦不任諫諍其官人受授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凡仕者以登臺閣升禁從爲顯宦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爲輕重議者多以正名爲請神宗慨然欲更其制乃置詳定官制局于中書命翰林學士張璪樞密副承旨張誠一領之

宋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神宗自即位欲更制度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又用判吏部蘇頌議凡文武銓注之法悉歸選部分左右曹掌之初中書有堂選百司郡縣有奏舉皆不隸于有司王安石以中書總庶務選徒留滯不能精擇言于

帝欲罷堂選曾公亮執不可而止至是旣罷內外長吏舉官法堂選亦廢

命官之禮本紀

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舜典）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臣作朕股肱耳目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益稷）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啓乃心沃朕心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說命）

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涖事惟煩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龐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周官）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君陳）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僕臣正厥后克正

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王曰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冏命）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卷阿）

世臣之禮本紀 老臣附

人惟求舊。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盤庚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召誥

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天壽平格。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君奭

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畢命

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纘乃舊服。無忝祖考。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君牙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秦誓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緜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崧高

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文公七年

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襄公二十七年

翰苑之禮統紀

內史、掌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

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二則周禮

漢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外府。有御中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內禁。

延憙二年、始置秘書監一人、明帝時、張酺數侍講於御前。靈帝時楊賜劉寬俱侍講於華光殿、而未以侍講名官、

唐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太宗時召以草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謂之北門學士。玄宗初制翰林待詔、以張說張九齡等爲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迺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勅、後又改供奉爲學士、別置學士院、專掌內命、內安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

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

開元中、始召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講、

唐制史館修譔、掌修國史、秘書郎、掌四部圖籍。校書郎、掌讎典籍、刊正文章。

宋翰林學士、掌內制制誥赦敕、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親王、公主、宰相除拜、則草詞、赦降德音、則先進草、乘輿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

宋有秘書監、掌古今經籍圖書。國史實錄。天文曆數之事、官有監少監丞、屬有著作郎、秘書郎、校書正字、各以其職隸於長貳、

宋太祖因唐制、建昭文史館集賢院。於禁中。昭文集賢置大學士、直學士、史館置監修國史、修譔、直館、昭文亦置直館、集賢又有修譔校理之職、名數雖異、而職務畧同、

太祖謂宰相曰、北門深嚴、當擇審重士處之、范質曰、竇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端明、今又遷兵部尚書、難於復召、上曰、禁中非此人不可、卿當諭

朕意勉再赴職

太宗時張洎欲遷翰林上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

眞宗以楊徽之夏侯嶠並爲翰林侍讀學士視朝之暇卽命講說嘗曰朕聽政之餘惟文史是樂講論經義寧有倦耶

司馬光言於英宗曰竊見祖宗時常召侍從近臣從容講論委曲詳悉一則欲使下情上通二則欲知能否才器今陛下龍飛宜詔侍從近臣每日輪一員直

資善堂夜則宿於崇文院以備非時宣召

歐陽修曰館閣之職號爲儲才之地兩府闕人則取于兩制兩制闕人則取于館閣館閣者儲輔相之地也祖宗用人凡有文章有材有行者莫不蓄之館閣而長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爲賢輔相其餘不爲輔相而爲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 以上二十一史

史臣之禮本紀

趙穿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乎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宣公二年

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

往聞旣書矣乃還 襄公二十五年

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兢所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

魏謩爲起居舍人上就取記注觀之謩不可曰記注兼書善惡儆戒人君陛下但力爲善不必觀史爲也上曰朕向嘗觀之曰此向日史官罪也若陛下自觀史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 唐書二則

諫臣之禮本紀

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天子齊戒受諫 王制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保氏掌諫王惡 周禮二則

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莊公九年

孔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妻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妻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子放兄棄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魯哀公問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丘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奚疑焉孔子曰昔者明王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

舉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家有爭臣三人則祿位不替父有爭子不陷無禮士有爭友不行不義故子從父命奚詎為孝臣從君命奚詎為貞夫能審其所從之謂孝之謂貞矣 家語二則

諫有五一曰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

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正諫篇 已後附

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盡言於君用則留不用則去謂之諫用則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亢君命反君事竊君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謂之弼 臣術篇

九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

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

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爲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爲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爲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

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與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　夫龍之爲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主之逆鱗則幾矣　韓非子

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　鬼谷子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　新書

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　文中子

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是人君與

諫者交相益之道也 陸宣公

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不質君于人中恐君之不變也 呂覽

人情位高則惜其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 白居易上書

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畋獵者畋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與諫者一鬬是非一決怒氣耳故禮稱五諫直諫爲下 杜牧論諫

諫臣之禮統紀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戰國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至秦漢爲糺察之任其署漢謂御史府亦謂御史大夫寺亦謂憲臺後漢以來謂御史臺亦謂蘭臺寺亦謂憲臺門北闢主陰殺也故御史爲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 通典

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史隸焉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召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御史蕭至忠曰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不相關白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

秦初置諫議大夫掌論議無常員漢武帝更置諫大夫光武又以爲諫議大夫唐承隋制復置隨宰相入閣宋置諫院

唐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宋改左右補闕爲左右司

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
秦始制給事中漢因之唐定為四員宋制凡制勅有
所不便準故事封駁
唐太宗貞觀元年制曰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
入閣議事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奏
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
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
惑上心自古納諫者昌拒諫者亡夫人臣進言于上
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有雷霆之威彼晝度
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
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
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稷利也帝曰非卿
言我不知諫之益
宋制御史入臺滿十旬無章疏者有辱臺之罰（已上臺諫
省諫之制）
漢順帝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
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綱獨埋車輪於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

靈帝時桓典為侍御史宦官畏之典常乘驄馬京師
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東晉成帝時趙主虎患貴戚豪恣乃擢殿中御史李
巨為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
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睿宗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
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噬御史懲姦慝亦
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
肅宗在靈武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
笑語喧縱監察御史李勉劾其不恭帝歎曰吾有李
勉朝廷始尊
穆宗夏州節度使李佑拜大金吾違詔進馬侍御史
溫造劾之佑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
日膽落于溫御史矣
真宗時田錫居諫署直言時政得失封疏凡五十二
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耶
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闕失方在
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嗟惜久之

宋仁宗時韓絳奏孫抃非糾繩才抃手疏曰臣覩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訐人爲風采捷給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趣令視事未幾抃舉吳中復爲監察御史未始識面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薦識面臺官耶

趙抃彈劾不避權倖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爲小人雖小過當力過而絕之君子不幸詿誤當保全

愛惜以成就其德京師目爲鐵面御史

張昇指切時政無所避畏仁宗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恃祿養望者多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黃治爲中丞直言無隱嘗奏云因言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于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其無誤孝宗深然之爲人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常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

蘇軾言於英宗曰宋朝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權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獘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

猫以去鼠不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盜不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狥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 匕上二十一史

禮樂合編卷之十五

錫山日齋黃　廣撫蛙父纂述
未齋華珙芳芳侯父參閱

相臣之禮本紀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說命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洛誥

附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生予小子垂拱仰成畢命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桑柔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跋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烝民

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三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不聞以妾與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而無積昭公五年

相臣之禮統紀

漢文帝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帝問左丞相陳平平曰有主者帝曰主者爲誰平曰陛下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帝稱善勃自愧不如平

丙吉尙寬大掾吏有罪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

吏名吾竊陋焉嘗出逢羣鬭死傷不問問牛喘或譏吉失吉曰民鬭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當問也方春未熱而牛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爲知大體

仲長統曰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昔者霍禹竇憲鄧隲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之畏乎 法誡篇

楊顒諫諸葛亮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失爲家主之法也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今明公躬自校簿書不亦勞乎 已上漢書

唐太宗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相魏徵私其親戚無狀彥博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

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尙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

魏徵曰臣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

房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與如晦引拔士類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

狄仁傑入相婁師德實薦之仁傑意頗輕師德太后覺之問曰師德知人乎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太后曰朕知卿乃師德所薦可謂知人仁傑出歎曰我爲婁公包容久矣一日太后曰卿欲知譖卿者名乎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請改之不願知譖者名也

唐宰相皆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騶從不過數人士民或不之避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公卿走避居則重關複壁以石甃地牆中置板如防大敵一夕

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唐代宗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綰性清儉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

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爲相日賜御僎可食十人遂爲故事袞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爲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崔祐甫欲收時望推薦引拔常無虛日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不詳愼苟平生之未識何以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

唐德宗與李泌論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也泌曰天命惟君相不可言君相所以造

命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上曰盧杞言無不從泌曰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而喪邦也

德宗謂李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宰相之職天下事咸共平章不可分也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矣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賈耽陸贄趙憬盧邁爲相百官白事更讓不言遂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

從之其後日一易之。

李絳惡義方媚事吐突承璀。出爲鄜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同年許季同。上曰朕詰李絳必不爾明日上詰絳曰人於同年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善之

吐突承璀引李鄘爲相。鄘恥由宦者進。至京師因辭相位。

憲宗御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李絳曰漢文帝時兵木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爲樂哉憲宗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爲悅媚如李絳眞宰相也

憲宗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愼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 己上唐書

宋太祖倚任趙普。普嘗薦某人爲某官。帝不許。明日普復奏其人亦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帝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群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不與普堅請帝怒且起普亦隨之帝至宮普立宮門不去竟得俞允。

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

眞宗常以李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李沆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

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

李沆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

李沆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

寇準數短王旦於帝而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

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益賢旦

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寇準以上聞王旦被責第拜謝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慚謝

寇準託人語王旦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城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且道旦所以薦準準愧歎以爲不可及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

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麻下帝以即位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之云敏中方

謝客門闌悄然瞯其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太耐官職

仁宗嘗問置相於王素素對曰惟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

韓琦爲首相法令典故問曾公亮文學之事問歐陽修三人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修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司

韓魏公爲相王曾公爲亞相趙康靖歐陽文忠公爲

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該文學則曰問西廳。至於大事則自決之。

李昉爲相每見客必問三事。民間有何疾苦。爲政有何術業。時政有何闕失。民命國政人材皆自一一問答之間得之。

范文正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恍若自失。

仁宗御大慶殿受朝。暴感風眩。趣行禮而罷。翼日文

彥博召內侍都知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耶。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

陳升之既相。神宗問司馬光曰。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姦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拗耳。

司馬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眞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女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及入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光懼亟還。太后遣內侍梁惟簡勞光。問爲政所當先。請開言路。詔榜朝堂。於是上封事者千數。

司馬光得疾。折簡與呂公著曰。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屬公。既而詔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遼人聞之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也。

王珪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馬廷鸞扼於賈似道力求去。陛辭帝曰丞相何不勉爲留。廷鸞對曰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矣。泣拜而出。已上宋書

使臣之禮本紀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四牡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皇華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北山

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曰爾既許不穀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宣公十五年

晉師從齊師擊馬陘齊侯使國佐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爲國佐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曰必質其母是以不孝令也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全無顧土宜非先王之命也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晉及國佐盟於爰婁
成公二年

使臣之禮統紀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客見則稱天子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憱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禮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儐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

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渾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

景公使晏子使楚楚王進橘致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曰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于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曰齊人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曰江南有橘過江化爲枳地使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地使然乎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魏文侯使舍人毋擇獻鵠于齊侯毋擇行道失之徒獻空籠見齊侯曰寡君使臣毋擇獻鵠道饑渴臣出而飲食之而鵠飛冲天遂不復反念思非無錢以買

鵠也惡有爲其君使輕易其幣者乎念思非不能拔劍刎頸腐肉骨暴於中野也爲吾君貴鵠而賤士也念思非不敢走陳蔡之間也惡絕兩君之使故不敢委身逃死來獻空籠惟主君斧鑕之誅齊侯大悅曰寡人今者得茲言三賢於鵠遠矣寡人有都郊地百里願獻子大夫以爲湯沐邑毋擇曰惡有爲其君使而輕易其幣而利諸侯之地乎遂出不反

趙王謂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易寡人璧可予否。相如曰秦彊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璧不予城奈何。

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不予趙城曲在秦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臣願奉璧往遂如秦秦王見璧大喜傳示美人及左右相如視秦王無意償城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衝冠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臣以布衣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逆秦驩不可乃使臣奉璧拜送於庭大王見臣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城故復取璧大王必欲

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睨柱欲擊秦王恐破璧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其詐使從者衣褐懷璧間道歸趙而親至秦廷請誅左右欲殺之秦王恐終不得璧畢禮而歸之

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問使者曰歲亦無恙耶民亦無恙耶王亦無恙耶使者不說曰臣奉使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豈先賤而後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苟無民何有君故有問舍本而問末者耶乃進而問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耶是其為人也有糧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葉陽子無恙乎是其為人哀鰥寡卹孤獨振困窮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於孝情者也胡為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於王下

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安陵君使唐雎使秦秦王謂唐雎曰寡人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安陵君不聽寡人輕寡人與雎曰否安陵君受地於先王而守之雖千里不敢易豈直五百哉秦王怒謂雎曰公亦嘗聞天子之怒乎雎對曰臣未嘗聞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屍百萬流血千里雎曰大王嘗聞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雎曰否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

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于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謝曰先生坐何至於此夫韓魏滅亡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漢武帝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使衛律誘以富貴欲降之武不應律曰不聽吾計後雖復欲見我尚可得乎武罵曰汝爲人臣不思顧恩義畔主背親爲

降虜於蠻夷何以汝見爲單于乃幽武大窖中絕不飲食武齧雪吞旃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徙武北海上使牧羝曰羝乳乃得歸武秉節十九年旄盡脫

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恐持大漢節對詭衷獨拜單于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

宋高宗遣洪皓如金粘沒喝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真忠臣也因止劍士爲皓跪請得流遞冷山 已上古史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害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

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奉使篇

守令之禮統紀

孔子曰善爲吏者樹德不能爲吏者樹怨槩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

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爲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兄事五人可以教弟友十一人可以教學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

子賤爲單父宰過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有釣道二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者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與共治

子賤治單父鳴琴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子賤子賤答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也

子貢爲信陽令辭孔子行子曰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君子固有盜者耶子曰夫以不肖伐賢奪也以賢伐不肖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暴也取人善以自爲己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者乎吾聞之曰知爲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爲吏者枉法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

子路治蒲見孔子曰由願受教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絜可以親上已上周書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鄣乎簡子曰保鄣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爲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曰。吾善子。使治東阿。子治而亂。何也。晏子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不治。請死。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曰。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于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景公下席謝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

人。無復與焉。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鄴。告曰。人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西門豹爲鄴令。秋毫無私利。而甚簡左右。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去。

董安于趙人。簡子使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令。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漢武帝拜卜式爲中郎。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

淮南袁甫詣中領軍何勗。自言能爲劇縣。勗曰。惟欲宰縣。不爲臺閣職。何也。甫曰。譬繒中之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穀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爲齋。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黃霸馳名于州郡。而息譽于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昔然也。勗善之。除松滋令。

漢宣帝曰。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

黃霸爲潁川太守。尚寬和。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絕簿書。盜財物。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知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

道去其泰甚者耳治爲天下第一

龔遂爲渤海太守對宣帝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

杜詩爲南陽太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廉范遷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

民夜作以防火災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百姓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五袴 已上漢書

北魏諸郡牧守共謁丞相宇文泰泰命河北太守裴俠獨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默然無敢應者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爲獨立君 北史

劉寵拜會稽太守清甚山陰老叟齎百錢以送寵選一大錢受之

守令之禮議統紀

孔子曰吾覩子路之治蒲也有三善焉入其境田疇盡易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寛故民不偷至其庭堂簾肅然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政不擾夫政也豈徒聲色乎哉 古史

左雄疏曰漢興三百餘載俗浸彫敝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辨爲賢能以理已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

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疢疾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罹毀因罪而引高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踰等匹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克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灾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古之諸侯自今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

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
者從家邀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
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
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矣 漢書
白居易對曰臣聞牧宰古者五等之國也於人有父
母之道焉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所宜弛張舉措由其
心威福賞罰懸於手然後能鎮其俗移其化也今縣
宰之權受制於州牧州牧之政取則於使司迭相拘
持不敢專達雖有政術何由施行況又力役之限賦
斂之期以用之費省爲求不以人之貧富爲度以上
之緩急爲節不以下之勞逸爲程縣畏於州州畏於
使雖有仁惠何由撫綏此猶束舟楫而望濟川絆騏
驥而求致遠臣恐龔黃卓魯復生於今日亦不能爲
理矣 唐書

考課之禮統紀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舜典
諸侯各朝於方岳大明黜陟 周官
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
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
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
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
成歲事制國用 已上王制

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
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小司徒歲終則考其屬官之治成而誅賞令羣吏正
要會而致事
小司寇歲終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已上周禮附
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舉殿最
漢郡守辟除令長得自課第刺史得課郡國守相而
丞相御史得雜考郡國之計晝天子則受丞相之要
宣帝始親政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

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公卿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又詔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庾死者。所坐各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眞僞毋相亂。

漢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

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增愛。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王也。

晉武帝時杜預承詔爲黜陟之課。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按。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

唐考功之法。考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官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愼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自近侍至于鎭防。有二十七最。一最四善爲上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最二善爲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爲

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爲下中。居官諂詐。貪濁有狀爲下下。此所謂九等也。凡定考皆集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

宋初循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卽遷。太祖謂非循名責實之道。罷歲月敘遷之制。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磨勘。非有勞績。不許進秩。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序。無過犯。

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凡考第法內外選人周一歲爲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未替更周一歲書爲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其後又立審官院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私累者考課院主之

趙普曰治國莫如用賢用賢莫如歷試歷試莫如責功責功莫如核考況三考之典出自唐虞四善之科垂於令式當治世之激勸不問公卿由近代以因循止及州縣遂使居官食祿賢愚無分別之因日寵揆

私升出有泛濫之弊請令後除節察防禦團練刺史及武臣外伏請先自宰相次百執事至于賓客僚佐等皆請逐歲書考所冀事皆師古理得從長退不肖而進賢才更無疑慮勸奉公而修職業各盡器能倘書考之請遂行則太平之期可待

司馬光曰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羣情未洽績效未著在上者疑之同列者嫉之在下者怨之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體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市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患積弊以遺後人當是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賞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已上二十一史

銓衡之禮統紀

天官大宰以八法治官府

夏官司士掌羣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

漢制郡縣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爲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爲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爲御史大夫然張釋之十年不得調楊雄三世不徙官蓋未

有資格之拘也至成帝建始四年始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公卿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而選曹之制遂始於此

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

北朝魏崔亮爲吏部侍郎乃奏爲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薛淑上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何謂銓衡書奏不報魏之失人自亮始

唐文選則吏部主之武選則兵部主之皆爲三銓之法在尚書則典其一爲尚書銓在侍郎則分其二爲中銓東銓其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取其體貌豐偉二曰言取其言辭辯正三曰書取其楷法遒美四曰判取其文理優長四者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五品以上不試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

張九齡曰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臣愚謂欲治之

本莫若重守令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

玄宗疑吏部銓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請分吏部爲十銓以禮部尚書崔琯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詔入禁中決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吳兢表以爲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丙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闕冗之人況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事乎

裴光庭爲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躡級。不得踰越。於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謂之聖書。宋璟爭之不能得。及光庭卒。蕭嵩以爲非求才之方。奏罷之。詔曰。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事。更造格以方寸爲差。若循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自今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守文奉式。循資例如故。

沈既濟言於德宗曰。古今選用之法有三。曰德。曰才。曰勞。今吏部之甲。雖曰度德居任。量才受職。計勞升

敘。然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曆。言辭俯仰之間。安行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衆流茫茫。耳目不足。非鑒不明。擇不精。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請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主明目達聰。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

正刑典。責成授任。誰敢不勉。

陸贄言於德宗曰。前代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舉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證行能。息馳騖也。自今凡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況今之宰輔。則往日臺省長

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僥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

宋制。吏部銓。惟注擬州縣官幕職。文臣。少卿監以上。中書主之。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武臣。刺史副率以上。內職。樞密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其後典選

之職分爲四文選曰審官東院曰流內銓武選曰審
官西院曰三班院元豐定制而後銓注之法悉歸選
部以審官東院爲尚書左選流內銓爲侍郎左選審
官西院爲尚書右選三班院爲侍郎右選
太祖詔吏部南曹以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書門下
引驗以聞
眞宗朝試身言書判者第推恩迺特詔曰國家嚴吏
治而以四事程其能爰命從臣精加詳考以成資闕
爲差擬率以爲常後議者以身言書判爲無益迺罷

神宗熙寧四年遂定銓試之制凡守選者歲以二月
八月試斷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後增試經
義法官同銓曹撰式考試第爲三等上等免選注官
優等升資如判超格無出身者賜之出身自是不復
試判仍去免選恩格若歷任有舉者五人自與免試
注官
蘇軾曰近歲吏多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
人去者一人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
事而食此用人之大弊也十巳上二一史

貢舉之禮統紀
漢韋彪曰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
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
張昌齡與王公治皆有文名考功員外郎王師旦知
貢舉黜之上問其故師旦曰二人文體輕薄終非令
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效之傷陛下雅道上善之
唐太宗敕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
誦爲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
三道進士試大經十帖

代宗時楊綰疏曰古之選士取行實近世尚文辭朝
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欲其返淳崇
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薦
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廷問經義
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卽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
歸
穆宗命楊汝士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各以書屬
牓出所屬皆不預及第者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
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於上曰

今歲禮部殊不公所取進士皆以關節得之上問諸學士皆曰誠如文昌言穆宗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詔黜朗等十人貶徽宗閔汝士等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耶取而焚之時人多之

宋知貢舉王祐上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因詔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歐陽修言於仁宗曰往時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館

職第一人及第不十年即至輔相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第二人以下無復得試往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止令上簿候闕人乃試所謂進賢路狹也帝因令韓琦舉士得二十人召試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爲之語曰寧登瀛不爲卿寧抱槧不爲監

宋祁奏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莫若使士皆土著教之學校仁宗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通考爲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仁宗切於求士進士諸科一舉而獲選者至千三百餘人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翰林學士歐陽修知貢舉痛抑之凡爲人所推譽者皆被黜

仁宗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

義十條兩經通八三經通六五經通五爲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未幾以登第者衆驟致顯擢復下詔定其選次之格以裁抑之

神宗時同知貢舉呂公著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得擢第一時直史館蘇軾謂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答

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請絀之。

王安石言於神宗曰士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於是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

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麤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第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爲期集費。

司馬光奏曰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専引知識則嫌于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才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每歲于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材試之有效隨科授職所賜告命仍具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繆舉之詔從之

武舉試義策于秘閣武藝于殿前司及殿試則又試騎射及策于庭策武藝俱優爲右班殿直武藝次優爲三班奉職又次借職末等三班差役王安石曰先

王收勇力之士欲備禦侮之用則記誦何所施帝從之。

三省上言令進士純用經義何以收詔誥章表。於是改置宏詞科帝以宏詞不足盡士改立詞學兼茂科歲附貢士院試去檄書而增制誥中格則授館職歲不過五人。已上二十一史

定諡之禮統紀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於行也表記

死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郊特牲

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諡曰類曲禮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檀弓

楚恭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恭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楚語

太史公曰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牧野乃制諡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已名生於人史記

晉賈充老病自憂諡傳從子謨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充卒以外孫為嗣太常議諡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絶父子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案諡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諡荒公帝不從更諡曰武

秦秀議何曾諡曰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執司徒之均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敗壘代之美壞人倫之教生天地之醜示後世之傲莫大于此謹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諡繆醜公時雖不同秀議而聞者懼焉

范弘之議謝石諡曰石階藉門蔭屢登崇顯當淮淝之捷勳拯危墜雖皇威遐振狡寇天亡因時立功石亦與焉又開建學校以延胄子雖盛化未洽亦愛禮存羊然古之賢輔大則以道事君侃侃終日次則厲身奉國夙夜無怠下則愛人惜力以濟時務今石位居朝端任則論道唱言無忠國之謀守職則容身而

已不可謂厲身坐擁大衆侵食百姓大東流于遠近怨毒結于衆心不可謂愛人工徒勞于土木思慮殫于機巧紈綺盡于婢妾財用糜於絲桐不可謂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國之所去也按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貪以敗官曰墨宜謚曰襄墨公晉書已上

北魏鄭羲爲西兗州刺史貪鄙納女爲嬪徵爲秘書監及卒尚書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激濁揚清羲雖夙有文業而治闕廉清尚書何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謚文靈北史

唐許敬宗卒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貊按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爲繆敬宗孫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王福畤議以爲謚者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義不可奪

韋湊上書曰故太子重俊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避之太子據鞍督兵自若鄉使宿衛不守禍可忍言今謚爲節愍臣竊惑之漢成帝之爲太子不敢絶馳道而重俊稱兵宮內跨馬御前無禮甚矣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興兵以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爲逆也又足嘉乎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大義未絶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漢戾太子困江充之讒發憤殺充非圖遏君父也及其孫爲天子始謚曰戾重俊可謚曰節愍乎請改謚睿宗深然之

唐楊綰卒謚文貞或謂其與元載交游嘗爲載薦太常謚不當梁肅議曰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

曰貞大慮克就曰貞憂國忘身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民惠禮曰文不恥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若其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非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臧孫辰縱逆祀不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坫不得謚敬是知議名之道取其所長則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魏徵立言正色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蘇瓌封詔沮邪其志明矣終不能守傳稱不以一眚掩

大德此魏蘇二公所以謚文貞也楊公之名請如前議

故相呂諲卒獨孤及議謚曰肅嚴郢駁加以忠肅及重議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謚法亦春秋之微旨也在懲惡勸善不在哀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故杜如晦謚成王珪謚懿陳叔達謚忠溫彥博謚恭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其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爲襃一字不必爲貶

故將郭知運卒已五十年子英乂請謚太常謚曰威崔厦駁其明贈已加今踰時不宜謚獨孤及曰贈者一時之寵謚者不刊之令安可以歲久而廢易名當開元時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知運討之以張王室今朝廷方將命將帥宜襃之以勸握兵者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爲殁者之子孫以爲哀榮寵贈之具也 唐書已上

宋仁宗朝夏竦卒賜謚文正司馬光曰竦謚無以復加豈易克當且竦得此謚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正人良士況天下皆知竦爲大邪雖謚以正此不足以掩竦之惡適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夫謚法所以信於後世者爲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儁傑之士棠美謚者後世皆疑之則謚法將安用哉

神宗時歐陽修卒李清臣議謚曰公爲一世學者師法述作數千百萬言以傳先王遺意天下方溺於章句聲律公爲一變教化之功最多唐韓愈李翺權德輿孫逖宋楊億皆謚文太師宜以文謚公常忝天下

政事乞早立皇子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廉方公正曰忠不改於文而傳之以忠議者之盡也請謚文忠 宋書已上

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 程頤

堲讒之禮本紀

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舜典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立政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秦誓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唐風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已上小雅

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貪飲食。冒貨賄。侵欲崇侈。聚歛積實。不分孤寡。不恤窮匱。謂之饕餮。舜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季文子

禮樂合編卷之十六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叅閱

冕服之禮本紀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玄端以祭。裨冕以朝。玉藻

祭之日。王被袞冕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郊特牲

典命。上公九命。其衣服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衣服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衣服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衣服亦如之。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衣服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衣服各眡其命之數。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

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爲之。而掌其禁令。

屨人。掌王之服屨。爲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

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綠衣素沙辨外內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綠衣素沙（周禮上）

王后褘衣夫人揄狄君命翟狄再命褘衣一命禮衣士褖衣

惟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

衮衣之冕十二斿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驚衣之冕繅九斿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斿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斿用玉百二十玄衣之冕三斿用玉七十二

冕紘之以武設之以紐貫之以笄固之以紘（已上儀禮）

冕服之禮續紀

皇太子冕服凡陪祀天地宗廟正旦冬至朝賀服衮冕衮冕九章冕九旒旒九玉金簪導紅組纓兩玉瑱玄衣纁裳五章織山龍華蟲宗彝大裳四章織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黼領蔽膝隨裳色織火山二章革帶金鈎觻玉佩綬五采用赤白玄縹綠織成純赤質三百三十首小綬三色同大綬間織三玉環大帶白表朱裏上緣以綠白襪赤舄

皇太子朔望朝降詔降香進表四夷朝覲朝貢服皮

弁服皮弁用烏紗冒之前後各九縫每縫中綴五采玉九金簪朱纓玉圭絳紗袍紅裳素白中单蔽膝隨裳色玉佩大帶大綬襪舄

太皇太后皇太后首飾髻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枝相繆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皆翡翠爲花

公主以上皆帶綬以綵組爲緄帶金辟邪爲帶玦

公特進列卿世婦中二千石夫人入廟助祭者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自二千石以上至皇后皆以

䄡衣爲朝服

宋加皇后十二鈿步搖大手髻公主三夫人手髻七鈿公夫人五鈿世婦三鈿命婦紺繒幗皇后入廟服袿襡大衣公主以下如晉制

隋加皇后花十二樹妃公主一品命婦九樹二品至五品花有差后禕衣鞠衣青衣朱衣四等九嬪服闕翟命婦服褕翟

宋禁非命婦不得服泥金銷金眞珠裝綴衣服

皇太后宜準皇帝袞服減二章衣去宗彝去藻不佩劍金龍花十二株前後垂珠翠各十二旒詔名其冠曰儀天

命婦以金爲首飾及其釵釧纓珥環毋得爲牙魚飛魚奇巧飛動若龍形非命婦家毋得衣珠玉凡帷幕幙幔簾旌牀襦毋得純錦徧繡 已上二十一史

冕服之禮辨統紀

陳祥道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二人雀弁儀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服止於爵弁而荀卿又曰士韋弁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弁爲敬可見韋其質也爵其色也爵弁卽韋弁耳

楊時曰冕弁之制上得以兼下下不得以兼上惟皮弁爵弁爲上下之通用故祭儀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巡牲是致敬於祭牲而用皮弁也卜三宮之夫人世婦皮弁而使入蠶室是致敬於祭服而用皮弁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致敬於祭菜而用皮弁也皮弁之用多於爵弁天子與士共之者也

馬端臨曰冕則卿大夫以上服之而可以兼服弁弁則士以下服之不可以僭服冕非惟位有尊卑不可躐服而事有大小亦不可倒服故天子之冕以之奉祀其次則初卽位服之伊尹以冕服奉太甲康王麻冕黼裳是也納后妃服之冕而親迎是也養老服之冕而總干是也躬耕籍田服之冕而朱紘躬秉耒是

也至於日視朝等事則服皮弁而已
卿大夫之冕則朝王及助祭服之其次則服以受遣
奉冊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至其私家
則雖奉祀亦服皮弁而已
林駉曰虞帝十二章以法乾坤以昭象物所以彰天
子之盛德也周禮無十二章之文司服惟有衮冕至
玄冕說者謂周登三辰於旗冕服惟有九章蓋不過
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
無三辰耶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則十二

章備矣
陳祥道曰禮記天子爲籍冕而朱紘諸侯爲籍冕而
青紘士冠禮緇衣冠緇組紘蓋朱者正陽之色天子
以爲紘青者少陽之色諸侯以爲紘緇者陰之色而
士以爲紘卿大夫冕弁之紘無所經見
朱熹曰祀先公服鷩冕蓋雖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然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但鷩冕雖與諸侯同
是九旒而天子九旒則十二玉諸侯九旒則九玉也
楊氏曰禮有輕重則繅旒有隆殺惟祀天祀先王皆

致其隆不容有所輕重也
馬端臨曰先儒疑服有六而冕止於五遂謂衮衣大
裘二服而同冕不知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披衮衣
龍衮所以襲大裘也則是服與冕皆五矣
陳祥道曰周禮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端者取其
正也古者端衣或施之冕或施之冠大戴記曰武王
端冕而受丹書樂記曰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荀卿
曰端衣玄裳絻而乘路此施於冕者也冠禮冠者玄
端緇布冠特牲禮主人冠端玄內則子事父母冠綏

纓端韠紳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公西華曰端章
甫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立虎門之外此
施之冠者也則是玄端素端非特士之齊服而已
馬端臨曰天子祭則冕服朝則皮弁常服亦皮弁朔
旦則玄冕諸侯助祭於天子則冕服自祭於其廟則
玄冕常朝則朝服朔旦則皮弁大夫助祭於諸侯則
玄冕自祭於其廟則皮弁私朝則玄端夕深衣士祭
則玄端冠則皮弁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庶
人深衣

陳祥道曰瑱以充耳。紞以垂瑱。周官弁師王之五冕皆玉瑱。詩於衛夫人言玉之瑱也。於衛武公言充耳琇瑩。於衛之臣子言褎如充耳。齊詩言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尚之以瓊華瓊瑩瓊英。則瑱不特施於男子也。婦人亦有之。不特施於冕也。弁亦有之。

何洵直曰大裘天子吉服之上。若大圭大路比。是裘之在表者。記曰大裘不裼。說者曰無別衣以裼之。蓋他服之裘襲。故表裘不入公門。事天以報本復始。故露質見素。不爲表褐。而冕亦無旒。何必服他服以藩飾之乎。凡裘上有衣謂之裼。裼上有衣謂之襲。襲者裘上二重衣也。太裘本不裼。鄭志乃云裘上有元衣。與裘同色。蓋趙商之徒附會爲說。不與經合。

冕服之禮議統紀

乘輿祀天地服大裘。裘以禦寒。理非當暑。按漢明帝詔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沈約宋書志云晉魏郊天亦皆服衮。今諸郊祭天地皆服衮冕。其大裘請停。

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玄冕三旒衣無章。夫天子以十二爲節。義在法天。豈有四旒三章翻爲御服。若諸臣助冕與王同。便是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又王著玄冕之時。羣臣無着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亦猶祭祀之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覆巢設哲蔟之官。去鼃置蟈氏之職。雖曰古禮。事不可行。唐長孫無忌

虞書十二章。日月星辰象聖王光明照下土也。山布散雲物象聖王澤需下人也。龍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布教也。華蟲雉身被五采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虎蜼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人恃以生象聖王爲物之賴也。黼能斷割

象聖王臨事能火也。黻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

周制衮冕以祀先王。以龍爲首章。龍德應時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制鷩冕以祀先公。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賢才。能守節也。制毳冕以祀四望。四望岳瀆之神。虎蜼者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冕以祭社稷。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制玄冕以祭羣祀。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昭異名也。此正朔所以三而改。文質所以再而復也。

虞周之法服畢矣。今表請制大明冕十二章。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此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與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不可畢陳於法服也。楊炯上

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謂兩已相背。取其辨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蔡沉

臣伏見鑾輿出幸。法駕首途。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褒衣博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棨之間。儻馬有驚逸。人從顛墜。遂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傍。絓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抑亦有損威儀。

議者以秘閣有梁武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如張

僧繇畫羣公祖二疏兵士着芒屩。閻立本畫昭君入匈奴婦人着帷帽。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劉子玄二則

冕以周官爲本。凡十二旒。間以采玉。加以紘綖笄瑱之飾。衮以虞書爲始。凡十二章。並無珠翠犀寶。蓋明水大羹。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衮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臣願陛下服周之冕。觀古之象。復先王之制。詔禮官一切改造。宋李育上言

章服之禮本紀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坤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皐陶

爲絺爲綌服之無斁。周南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邶

芃蘭之支童子佩觿　芃蘭之葉童子佩韘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　大車哼哼毳衣如璊。衛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羔裘豹飾孔武有力。羔裘晏兮三英粲兮。衣錦褧衣。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鄭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檜

有虞氏皇而祭縞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

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犴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

士不衣狐白

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

朝玄端夕深衣

以帛裏布非禮也

士不衣織無君者不貳采

衣正色裳閒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纊爲繭縕爲袍禪爲絅帛爲褶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

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

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玉藻上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圜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禮記深衣

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左傳二則

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羞服之式

大司徒以本俗安萬民六曰同衣服周禮二則

章服之禮統紀一

漢官儀天子冠通天諸侯王冠遠遊諸侯冠進賢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二千石以下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諸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天子十二旒三公九卿諸侯七其纓各如其綬色漢書

漢宣帝謁者奏定服制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制曰可漢書

漢天子之冕前後旒用眞白玉珠魏明帝好婦人之飾改以珊瑚珠晉元帝初過江服章多闕而冕飾以翡翠珊瑚雜珠後郊祀元會臨軒改服黑介幘朱組爲纓無綏重白玉珠十二旒王公八旒卿七旒晉書

隋文帝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

唐太宗貞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

高宗上元元年敕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帶四品五品服緋金帶六品七品綠銀帶八品九品青鍮石帶庶人黃銅鐵帶

高宗永徽二年五品以上隨身魚銀袋以防召命之詐出内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飾袋

中宗咸亨三年五品以上改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

武后延載元年都督刺史亦準京官帶魚袋又改佩魚皆爲龜尋復舊出繡袍賜文武三品以上官袍文各有訓誡諸王飾盤石及鹿宰相鳳池尚書鴈左右衛將軍麒麟武衛虎鷹揚衛鷹千牛衛牛豹韜衛豹玉鈐衛鶻左右監門獅子金吾衛豸

開元以後百官賞緋紫必兼魚袋謂之章服

宣宗重惜服章有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賜或半歲不用其當時以緋紫爲榮

宋制朝服一曰進賢冠二曰貂蟬冠三曰獬豸冠皆朱衣朱裳進賢五梁冠一品二品侍祠朝會則服之中書門下則冠加籠巾貂蟬諸司三品御史臺四品兩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御史大夫中丞冠獬豸角兩梁冠四品五品侍祠朝會則服之六品以下亦服衣無中單無劍佩綬御史則冠有獬豸角

宋因唐制爲公服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綠九品以上服青其制曲領大袖下施橫襴束以革帶幞頭烏皮鞾自王公至一命之士通服之

宋太祖給中書門下樞密宣徽節度使及侍衛步軍都虞侯以上皇親大將軍以上天下樂暈錦三司使學士中丞内客省使駙馬留後觀察使皇親將軍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鵰細錦三司副使宮觀判官黃獅子大錦防禦團練使刺史皇親諸司副使翠毛

細錦權中丞知開封府銀臺司審刑院及待制以上知檢院鼓院同三司副使六統軍金吾大將軍紅錦諸班及諸軍將校亦賜窄錦袍有翠毛宜男雲鴈細錦獅子練鵲寶照大錦寶照中錦凡七等應給錦袍者皆五事

太宗出魚袋賜近臣由是内外升朝文武官佩魚服紫者飾以金服緋者飾以銀後俱以入銜巳上二十一史

章服之禮統紀二

齊桓公好衣紫闔境盡被異綵晉文公不好羔裘舉臣各衣牂衣魯哀公好儒服舉國皆着儒衣趙武靈王好鵕鸃國人咸冠鵕冠紫非正色牂非美裘儒非俗服鵕非冠飾而競之者隨君取好也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桓公患之管仲曰君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于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郤吾惡紫臭于是日朝中莫衣紫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中莫衣紫也 齊史

哀公問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也不知其儒服 家語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服浣濯之衣以朝 齊史

叔孫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廼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婁敬戍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服

漢文帝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

孫權每賜周瑜衣寒暑皆百領諸將莫有及者

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服常服絳衣以從魏以來名爲五時朝服今止給四服闕秋服三年一易

文帝詔與朝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 漢巳背上

桓車騎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車騎大怒使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桓公大笑着之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厚澤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

令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墻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

阜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新書二則）

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臣不可以疑主賤不可以冐貴下不麥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以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以等上下而差貴賤

知天道者冠鉥知地道者履蹻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珮韘能正三軍者搢笏衣必荷規而承矩負繩而準下（通典二則）

冠制之禮統紀一

緇布冠一曰進賢爲始冠之冠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門郎小吏一梁梁因之爲乘輿宴會之服則五梁唐親王則加金附蟬爲飾

牟追冠以皁絹爲之長七寸高四寸廣五寸後廣二寸制如覆杯漢大射辟雍諸公卿大夫冠之

通天冠本秦制高九寸正竪頂少邪却迺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爲述駁犀簪導乘輿所常服晉加金博山宋加黑介幘齊改用玉簪導梁加冕爲平天冠隋加附蟬十二首施珠翠唐改翠緌朝會祭祀則服之述鷸鷸知天雨故冠像焉

長冠漢高帝制曰劉氏冠以竹皮爲之高七寸廣三寸爲享廟服晉去竹用漆纚救日備諸祀冠之梁沈宏議竹葉冠不可爲祭服改爵弁

遠遊冠似通天而無山述漢天子五梁太子三梁諸侯王通服之翠羽爲緌綴以白珠隋制皇太子元朔入朝釋奠服之

高山冠。亦名側注冠。中外謁者僕射行人使者所服。
魏明帝以制似通天遠遊。除去卷筩。
法冠。秦滅楚。獲其君冠。賜御史。以纚為展筩。鐵為柱
梁。一名柱後惠文冠。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隋
加二真珠。為獬豸角形。大業中改制一角。獬豸神羊
一角。能別曲直故也。
建華冠。漢制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形似縷鹿。
鄭子臧好聚鷸冠。建華是也。舞人服之。
趙惠文冠。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

其冠文細如蟬翼。故名惠文。
方山冠。漢制似進賢。以五采縠為之。樂人服之。冠衣
各如其方之色。
巧士冠。漢制高七寸。似高山。惟郊天黃門從官四人
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前。
却非冠。漢制似長冠。縮垂五寸。有纓緌。宮殿門吏僕
射亭長服之。
樊噲冠。噲入項羽軍。裂裳裹楯。造次冠而入。制似平
冕。後代殿門司馬衛士服之。

術氏冠。漢制。前圓。差池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
却敵冠。晉制。似進賢。殿門衛士服之。
翼善冠。唐太宗帝以幞頭起於後周。便武事者也。方
天下偃兵。採古制為翼善冠。自服之。
皇。其制無文。蓋爵弁之類。夏后氏因之曰收。純黑。前
小後大。殷因之曰冔。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周因制爵
弁。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前小後大。廣八寸。長尺二寸。
如冕無旒。皆三十升布為之。士冠禮三加。成人服之。
皮弁。士冠禮。三王共皮弁。以鹿皮為之。其服用等級。

隋大業中用烏漆紗。加璂。天子十二真珠。皇太子及
一品九璂。三品八璂。下至六品各殺其一。六品以下
無璂。惟天子用金稜。後制鹿皮賜近臣。
韋弁。晉以韋為之。頂上少尖。為車駕親戎中外戒嚴
之服。
幘。古者有冠無幘。秦加武將首為絳袙。以表貴賤。後
稍稍作顏題。漢孝文續之為耳。崇其巾為屋。文者長
耳。謂之介幘。武者短耳。謂之平上幘。稱其冠也。尚書
幘收三寸。名曰納言。以忠正明近職也。迎氣五郊。各

如其色。從韋服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幘無屋。示未成人也。喪幘却摞。反本禮也。制紺幘以齊。青幘以耕。緗幘以獵。貴賤通服之

帢。魏武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以色別其貴賤。因遂以慶弔。

帽。古人上有幘而無幘。魏管寧常着帛帽。宋制黑帽綴紫標。陳制高頂帽。天子及庶人通冠之。皇太子在上省則烏紗帽。在永福省則白紗。後周着突騎帽。唐宋制烏紗帽。聽訟宴賓服之。

葛巾。東晉制。以葛爲之。形如帢。尊卑共服。亦名爲角巾。

幅巾。後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爲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皆服之。趙魏間謂之承露。郭林宗謂之角折。用全幅帛而向後褋髮。俗人謂之褋頭。

纓。天子玄冠玄纓。諸侯素纓。士大夫以下皆皁冠皁纓。

簪。以瑇瑁爲擿。長一尺。端爲華勝。上爲鳳凰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

簂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

貂蟬。漢官儀。侍中左蟬右貂。蟬居高食潔。口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已上通志略 參輿服志

冠制之禮統紀二

上古衣毛而冒皮見鳥獸有冠角鶡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

黃帝造冕旒始用布帛唐虞以上冠布無緌

黃帝作冕垂旒目不邪視也充纊示不聽讒言也

夏后以牟追以收商章甫緇以冔周冕弁

楚莊王好觟冠楚國傚之 淮南子

酈食其謁沛公衣儒衣冠側注 史記

秦獄法吏冠柱後惠文冠及張敞弟武爲梁相敞遣

使送之曰何以治梁武曰馭黠馬利其銜策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爾 漢書

鶡冠子居深山以鶡爲冠 劉向別錄

宋康王爲無頭冠以示勇 戰國策

宋鈃尹文爲華山冠以自表 莊子

魏牟見趙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國於牟對曰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縰則國治且安王曰社稷至重而比之二尺縰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者非爲其敗縰而冠不成歟 桓子新書

哀公問孔子曰昔舜何冠孔子不對公曰有問於子不對何也對曰舜之爲君好生惡殺任賢授能賢君舍是不遵而冠是問是以緩對 家語

成王問周公曰舜之冠何也周公曰古人有冒皮而句領然鳳凰巢其樹麒麟聚其域也 尚書大傳

龍逢諫桀曰臣觀君之冕非冕冠危石君之履非履履春冰未有冠危石而不壓蹈春冰而不陷者也 符子

冕旒如繁露何也答曰綴而下垂如露之繁多故曰繁露 崔豹古今注

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使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王莽頭禿因施巾故里語曰王莽禿幘施屋 蔡邕獨斷

何汝爲謁者持赤幘同僚問之曰月當食至晡日果食 益部耆舊傳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作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對曰君服之百姓亦多服故貴鄒君因自斷其纓國中皆不服長纓 韓子

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

不免結纓而死左傳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絕其冠纓告王取火來視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柰何欲顯婦人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歡羣臣皆絕冠纓盡歡而罷說苑

魏文帝遣使於吳求通犀簪羣臣曰貢有常典魏所求非法宜勿與孫權曰彼在諒闇中所求若此寧可復與之言禮以簪付使江表傳

齊伐楚子發將軍當之其三郄齊師逾強有善偷者

夜出取幘明夕取枕明夕又取簪悉歸之齊師大駭今夕不去楚軍恐取吾首還師去之淮南子

陶潛在家郡將候潛值酒熟取葛巾漉酒漉酒畢復還著之沈約宋書

大將軍何進禮鄭玄甚優玄不受朝服惟服幅巾一宿而去別傳

沈慶之隨宗慤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

何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開府沈慶之於殿前戲之曰尚之何不着鹿皮帽廣記

高昂轉司徒好着小帽世因稱司徒帽後魏書

獨孤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詰旦吏人咸慕信而側帽後周書

陸遜破曹休於石亭還上脫翠帽賜遜吳志

石虎皇后出以女騎一千為鹵簿冬日皆著紫綸巾鄴中記

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玄武貌之最嚴威者繁露

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後以為冠冠之始也今武冠則

其遺象三禮圖

冠雖弊禮加之於首履雖新法踐之於地六韜

履雖鮮弗以加枕冠雖弊弗以苴履新書

珮玉之禮本紀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

凡帶必有佩玉惟喪否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珮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已上玉藻

子貢問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經解

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大戴禮

圭璧之禮本紀　笏附

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

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

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

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贈賓客。

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

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

璧羨以起度

穀璧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　周禮上

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子男執皮帛。

天子圭中縪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

土圭尺有五寸。祼圭尺有二寸。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　儀禮上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笏入太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玉藻

圭璧之禮統紀

天子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

六瑞之制有圭之銳璧之圓以象天之體用其名有鎮桓信躬穀蒲以別君德之降殺信躬之名則取諸身而象之鎮桓穀蒲之名則取諸物而象之也

繅有五采之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韋衣而畫之就成也五就五帀也

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四玉一石伯子男三玉二石

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

諸侯執所受圭以朝天子無過者給使歸國有過留其圭三年

封建則有圭璧徵召則有符節二者皆重器故俱以玉爲之

諸侯之朝天子有圭璧以爲信有馬幣以爲贄並陳于庭圭璧則合而還之馬幣則受之

大宗伯作六瑞自王以下皆言執小行人掌六瑞自王以下皆言用則執者自人言之也用者自王言之

也執之所以行禮用之所以合符
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鎭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齊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瑗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黃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達於天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
古人之度在樂則起於黃鍾在禮則起於璧羨璧之

圓凡九寸以其旁之一寸而羨其上下則横徑八寸而袤十寸以十寸之尺而起度則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八寸之尺而起度則八寸爲尋倍尋爲常使度或不存天下後世因璧羨而可考已上非璧疏
古者貴賤皆執圭書君上之政令有事則搢之腰帶中五代來惟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綴手板頭以紫囊裹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板板主於敬不執笏示非記事官也
笏忽也君有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
玉德之美象義之辨竹禮之節天子尚德諸侯貴義大夫士則循禮而已此笏所以異也魚須文竹竹而以魚須文之也竹本象可也竹本而象飾之也大夫近尊而其勢屈士遠尊而其禮伸此飾所以異也
笏只在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君前不可手指人物用笏指之常插在腰不手執
圭鎭寶也笏服飾也圭則執之以爲信笏則執之以爲飾
天子笏玉爲之制似圭天子與公侯伯之圭上鋭下

方形類笏故後人誤以圭爲笏然笏非執則搢不可須臾去身若圭則天子以禮神諸侯以朝見天子不過於常事時暫捧而即奠之不常執也已上笏記

帶韠之禮本紀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於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

凡帶有率無箴功

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 已上玉藻

帶韠之禮統紀

革帶古之鞶帶也謂之鞶革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至騶寺皆服之其有囊綬則以綴於革帶其戎服則以皮絡帶代之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

辟猶冠裳之辟積也率縫合之也天子諸侯大帶終辟則竟帶之身辟之大夫辟其垂士辟其下而已

凡帶有玉有金有銀有犀其下銅鐵角石墨玉之類各有差等玉帶不許施於公服犀非品官通犀非特

旨皆禁重名器也

陳祥道曰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爲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皆朱綠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

舜始作韍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
天子朱韍諸侯赤韍貴者以朱芾卑者以韎韐
天子之韠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與
山大夫前方挫角其會山士韍韋
韍長三尺象三才頸五寸象五行上廣一尺象天下
廣二尺象地
冕服謂之韍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
韍韠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
士冠禮於皮弁玄端皆言韠特牲於爵弁言韎韐詩

於素韠言韠於朱芾赤芾言芾是韠者芾之通稱而
芾於韎韐異其名尊祭服也
韠之作也在衣之先其服也在衣之後其色則視裳
而已若祭玄衣纁裳故朱韠大夫祭緇衣素裳故素
韠士祭玄端玄裳黃裳雜裳故爵韠 已上要義

傳璽之禮統紀一

秦始皇以印稱璽以玉不通臣下用制乘輿六璽曰
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
天子信璽
秦始皇得藍田白玉爲璽螭虎鈕令李斯篆文曰受
命于天既壽永昌
漢高祖至霸上秦皇子嬰封皇帝璽降
漢舊儀凡六璽皇帝行璽封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
徵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

漢昭帝時霍光輔政殿中一夜相驚光卽召持節郎
取璽郎不與光欲奪之郎按劍曰頭可斷璽不可得
光善之
漢號璽曰漢傳國璽藏長樂宮王莽簒位請璽太后
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太后怒罵曰若自以金
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正朔服制當自更作璽何用此
亡國不祥璽爲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死欲與此璽
俱葬終不可得太后涕泣左右皆垂涕舜亦悲不能
止良久乃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傳國璽

太后寧能終不與耶太后聞舜語切恐莽脅之乃出
璽投之地璽上螭一角缺以授舜舜奏之莽大悅
王莽敗帶璽避火於漸臺商人杜吳殺莽不知取璽
公賓斬莽首幷取璽與王憲李松斬憲遣璽上更始
更始上璽赤眉赤眉立劉盆子光武敗盆子於宜
陽赤眉君臣面縛上璽光武光武祠高廟受國璽
董卓時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
投井孫堅討董卓頓軍城南有五色氣從井中出堅
使人浚之得漢傳國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

昌一角缺
袁紹有僭盜意拘孫堅妻逼求之紹得璽見魏武舉
向肘後紹敗得璽還漢以禪魏魏以禪晉
後漢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皆令賜印璽
漢曹皇后諱節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以璽綬抵
軒下
元璽六年蔣幹遣劉猗賫傳國璽綰晉求救猗負璽
私行數里忽黃霧四塞迷途不得進取乃還易行璽
始得去

永和八年冉閔大將軍蔣幹以傳國璽付河南太守
戴施施獻之百僚皆賀璽光照洞徹上盤螭文隱起
文曰昊天之命皇帝壽昌蓋秦璽也石虎刻其旁曰
天命石氏
晉義陽王威附趙王倫倫篡位使威奪玉璽上執威
強爭毀上指及乘輿反正詔誅威曰奪吾璽者正此
人也
晉時傳國璽與斬蛇劍俱爲乘輿所寳斬蛇劍至惠
帝時武庫火燒之遂亡及懷帝沒胡傳國璽沒於劉

聰後又沒於石勒及石虎死胡亂穆帝帶還江南
晉元帝東渡歷數帝無玉璽北人皆云司馬家白板
天子
梁末侯景敗以傳國璽自隨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
趙思賢掌之曰若我死宜沉於江勿令吳兒復得之
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
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術送至鄴
鄴城得玉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刻其旁曰
魏所受傳國璽

唐制。天子有傳國璽。及八璽。皆玉爲之。神璽以鎭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召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書。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召兵四夷。

哲宗元符元年。咸陽縣民段義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爲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元元符。

元御史中丞崔彧得拾得妻所售玉印。監察御史楊桓辨之。以爲秦璽。進之。七上二十一史

傳璽之禮統紀二

湯放桀。服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座。再拜曰。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尚書

黃龍五采負圖而出。舜前白玉檢。黃金繩。芝爲封泥。兩端有文曰天王有玉璽。五字。傳袤三寸。春秋運斗樞

璽印信也。在君則封冊幾服。表信神祇。在臣則授職君上。顯用民下。玉璽譜

晉左衛陳陽於府事前淮水中得璽。其文曰。王者不隱其過則玉璧見。晉中興書

慕容永稱藩。奉璽。方六寸。厚三寸。上蟠螭爲鼻。合高四寸六分。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命於天。皇帝壽昌。鳥篆隱起。巧麗驚人。玉璽譜

晉江寧縣民虞延墾地。得白玉麒麟璽以獻。文曰長壽萬年。晉紀

劉曜於龍門河水中得一玉璽。文曰。克壽永昌。曜以爲天錫。劍璽。齋九日而受。趙書

韓強在長城縣西山巖石間中得玄璽一所。方四寸。

呂光時陳平仲得玉璽傳三寸長四寸光澤無文向日視之字在腹中有三十四字（涼州記）甄象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受茲親用魏帝為之改容

魏太祖崩洛陽賈逵典喪事時鄢陵侯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魏志）

傳璽之禮辨議統紀

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子嬰以降漢漢以傳魏晉亂為劉石二虜所得冉閔殺石氏置璽于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尚尚遣兵入鄴助守因給得璽以歸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為白板天子晉蓋恥之謂給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為慕容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為苻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

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是乎亡矣謂晉果給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隋煬帝死宇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死以歸唐唐傳朱梁梁亡歸於後唐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縱之者不知晉出帝重貴降遼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既焚今璽先帝所為群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真偽之故雖盡究詰而至於重貴降遼之日

秦璽之燬於火也巳灼然矣哲宗蔡京乃復得之咸陽豈堅之所瘞至此始出乎其後徽宗復製二璽悉爲金人俘去詭妄之臣託爲秦璽責而徵之至基禍黷武亦獨何哉劉定之

玉璽秦子嬰以降漢自高祖迄獻帝所實用者皆此璽也永嘉之亂没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其文曰受命于天皇帝壽昌者晉所自刻者也非秦璽也大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於隋代者謂之神璽乃燕慕容氏所刻者也非秦璽也劉裕北伐得之

關中歷晉暨陳復爲隋有者其文雖與秦同乃姚秦所刻非秦璽也開運之末没於耶律後爲女眞所獲者則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乃石晉所刻非秦璽也蓋在當時皆誤爲秦璽不知秦璽之亡則巳久矣若元人所得璽楊桓考証以爲秦璽考璽在漢爲元后所擲螭角有微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此印其螭角無玷其旁無魏所刻字非秦所製者明甚豈元人所得拾得妻者即宋元符所得于咸陽民家之故物乎眞西山

玉璽方四寸秦始皇命李斯篆其文孫壽刻之子嬰奉璽降漢世因謂之傳國璽王莽篡位使王舜迫太后求之出璽投地刓螭角微玷後歸光武董卓亂掌璽者投井中孫堅於井中得之後徐璆得以送獻帝尋禪魏魏禪晉五胡亂華爲劉石所得後復歸東晉傳至隋陳蕭后攜之入突厥唐太宗求之不得貞觀四年蕭后始自突厥奉璽歸唐朱溫篡唐璽入梁梁亡入後唐廢帝自焚自是璽不知所在嗟夫璽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自秦以後相傳以爲受命璽

得是璽也遂傳以爲眞有受命之符無是璽也乃至目之爲白板天子一何愚且惑哉三代有道之長享國皆至數百年初未聞有此璽也秦自作璽之後僅七八年遺臭聞於沙丘肉袒負於軹道易在其爲壽且昌耶由是觀之璽之有無何足爲國重輕哉丘濬

璽何所本哉二帝三王不聞傳是物而後爲君也秦始有璽書使秦善也而璽無所本附不當法使秦不善也璽雖美擊而破之爲宜又何足傳大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爲而受之君者不可以失失之則不

敬天子之璽亦一代所用而非受之于天者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不必襲之秦唐有天下宜刻唐璽不必襲之隋所以正位凝命革去故而鼎取新也苟以爲不然曷不於二帝三王監之 胡寅

禮樂合編卷之十七

錫山日齋黄　廣無蛀父纂述
朱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符節之禮本紀

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

司關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有内外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内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已上周禮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 昭公二十九年

宋襄夫人殺襄公之孫大司馬握節以死故書其官

傳曰節國之符信也握之以死示不廢命也 胡傳

符節之禮統紀
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留三年不得見客言之楚王
乃往見楚王王悅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而得見
出而告人曰吾不識秦之道乃當由楚也物固有近
之而遠遠之而近
漢制符節令一人六百石爲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
遣使掌授節尚符璽郎中四人舊二人在中主璽及
虎符竹符之半者
劉章已殺呂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章欲奪節謁者

不肯章乃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
入北軍復報大尉勃勃起拜賀曰所患獨產今已誅
天下定矣
漢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令持節矯納周勃北軍
漢節純赤太子持赤節武帝加黃旄以相別
漢蘇武使匈奴單于幽武大窖中絕飲食武齧雪與
旃不死匈奴徙武北海上使牧羊武杖漢節牧羊臥
起持節節毛盡落
閩越圍東甌武帝遣嚴助發兵會稽以節斬一司馬
遂收東甌
張騫使月氏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持漢節不失
太傅馬日磾假節循撫州郡袁術在壽春借節觀之
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死
漢昭帝遣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
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
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
入穹廬單于愛之
漢遣鄭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爲匈

奴拜單于放兵圍臣今復銜命必挫折臣臣誠不忍
將大漢節對氈裘拜
光武使吳漢收謝躬令岑彭助漢爲方略上以常所
自持節授岑彭
漢中平六年始復節上赤葆
韓千秋兵入越破數小邑越以兵擊千秋等滅之使
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
諸葛豐爲司隸校尉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賓
客犯事與章相連豐適逢許侍中私出駐車舉節欲

收之章馳入宮門自歸於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董卓謂袁紹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㪍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晉廣州人逐刺史郭訥迎王機爲刺史訥乃持節出避之機入城就訥求節答曰天朝所假等威義不相與自可遣兵來取之機懸而止

唐制有符寶郎四人掌天子八寶及國之符節有事

則請於內既事則奉而藏之大朝會則奉寶進於御座行幸則奉以從焉大事出符則藏其左而班其右以合中外之契兼以敕書小事則降符函封使合而行之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旌以顓賞節以顓殺

魏公子無忌請如姬盜晉鄙兵符救趙

楚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江水大至王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節不將符不敢行沉水而死

漢立尉佗爲南越王剖符通使

文帝與郡守爲銅虎符發兵遣使

文帝爲竹使符以竹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與郡守各分一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以代古珪璋

終軍初入關棄繻去繻即符也裂帛邊合以爲符

唐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木契符其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京都留守折衝府捉兵鎮守之所及左右金吾宮苑牧監皆給之畿內則左三右一畿外則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在外用始第一周而復始

宮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箱右箱給開門符

閉門符亦左符進內右符監門掌之

蕃國亦給雄雌各十二銘以國名雄者進內雌者付其國朝貢使各齎其月魚而至不合者劾奏

傳信符以給郵傳通制命

皇太子監國給雙龍符左右皆十

兩京北都留守給麟符左二十右十九

東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諸州朱雀符西方諸州騶虞符北方諸州玄武符皆左四右三左者進內右者付外行軍所亦給之

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左二右一左者進內
右者隨身
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
題其位姓名官有二者加左右皆盛以魚袋三品
以上飾以金五品以上飾以銀刻姓名者去官納之
不刻者傳佩相付
天子巡幸則京師東都留守給留守印諸司從行者
給從行印
木契符以重鎮守愼出納畿內左右皆三畿左右皆

五皇帝巡幸太子監國有軍旅之事則用之王公征
討皆給焉
木契左右各十九太極殿前刻漏所以左契給之右
以授承天門監門晝夜勘合然後鳴鼓
玄武門苑內諸門皆有喚人木契左以進內右以授
監門有勑召者用之
魚契所降皆有勑書
尚書省符與左同乃用大將出師
旌以顯賞節以顯殺旌以降帛五丈粉畫虎有銅龍
一首纏緋幡紫縑爲袋油囊爲表節懸畫木盤三相
去數寸隅垂赤麻餘與旌同
樊子蓋檢校河南內史有治績爲別造玉麟符以代
銅虎
漢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
宗廟
唐代宗給功臣鐵券藏名於太廟
唐昭宗賜吳越王錢鏐鐵券宋太祖遣使求之按制
以造用金塡其字功臣初封者錫之

唐天寶中置節度使受命日賜節得以專制軍事行
即建節府樹六纛宋凡命節度有司給門旗二龍虎
旗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
唐制差撥驛遣使則門下省給傳符以通天下之信
宋符券皆樞密院主之舊有銀牌以給乘驛者潤一
寸半長五寸面刻隸字曰勑走馬銀牌凡五字首爲
竅貫以革帶
樞密院給券謂之頭子太平興國三年李飛雄詐乘
驛謀亂伏誅遂罷樞密院券別製新牌潤二寸半長

六十易以分書上級二飛鳳下級二麒麟兩邊年月貫以紅絲條

宋高宗開大元帥府製金字牌凡赦書及軍機要切則用之自內侍省遣焉日行五百里

宋高宗更定行宮殿諸門號勑入禁衞號黃綾八角三千道入殿門黃綃以方一千道入宮門黃綃以圓八千道入皇城門黃綃以長八千道其后更殿門號以黃綃圓宮門以緋黃綃方皇城門以緋紅綃圓上巳

二十一史

符節之禮議統紀

陳祥道曰節之為物或玉或角或金或竹守邦國用玉節守都鄙用角節此用以守者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此用以使者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此用於使與民者

析竹為符節全竹為管節小行人有管節而掌節無之掌節所掌謂之邦節使邦國者所執也小行人所達謂之天下之節非王官所掌也

掌節無都鄙之使節以使都鄙者無節特以旌節行之也小行人無璽節以其所掌者使節而貨賄之事不預也

吳澂曰節有牝牡相合以為驗金為之鑄則有堅而不變之義竹為之函而加以英飾則有儀文相接之禮節所以輔王命傳所以輔邦節

丘濬曰凡乘傳者必有節有文書自外入者以節傳納之於內有文書自內出者以節傳出之於外

節非但在遠朝廷宮府居室皆用之

古人用圭表信亦謂之節

制寶之禮統紀

五代周始造二寶。其一曰皇帝承天受命寶。一曰皇帝神寶。宋太祖受禪傳二寶。

宋製大宋受命之寶。至太宗又別製承天受命之寶。是後諸帝嗣服。皆自爲一寶。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凡上尊號則以所上尊號爲文寶用玉。塡以金盤龍紐。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之印。中書奏覆狀流內銓歷任三代狀用之。二曰御前之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內用之。三曰詔書之印。翰林詔勑用

之。皆鑄以金。後並改印爲寶。

宋眞宗作受命寶。其文曰恭膺天命之寶。參知政事王曾書之。遣內侍諸少府監文思院視工作。

宋仁宗禁中火。寶冊悉焚。詔改作寶冊。用黃金二千七百兩。

皇祐五年。奉宸庫得良玉廣尺。厚半之。上以其希世之寶。不欲以爲服翫。因作鎭國神寶。命宰相龐籍篆。而參知政事劉沆書其上。寶成以進。召近臣宗室觀於延和殿。

宋徽宗從于闐得大玉踰二尺。色如截肪。帝又制一寶。赤螭紐。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凡十六字。篆以蟲魚。制作之工。幾於秦璽。其寶九寸。檢亦如之。號曰定命寶。合前八寶爲九。其後詔以九寶爲稱。以定命寶爲首。

高宗中興御府藏玉寶。一曰鎭國神寶。二曰受命寶。二寶封禪用之。三曰天子之寶。答外夷書用之。四曰天子信寶。舉大兵用之。五曰天子行寶。封冊用之。六曰皇帝之寶。答鄰國書用之。七曰皇帝信寶。賜鄰國

書及物用之。八曰皇帝行寶。降御劄用之。已上二十一史

印綬之制統紀

漢舊儀諸侯王印黃金橐駝鈕文曰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銅印鼻鈕文曰印

漢王玉押銀鏤文貴人長公主銅鏤

漢王太子黃金印龜鈕文曰章不至二百石皆爲通官印

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漢王曰

善趣刻印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漢王方食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令趣銷印

項羽欲封人印刓敝而不與

漢武時據土數五故五字爲印文若印文不足五字則以之字足之

漢武令刻玉印賜欒大文曰大通將軍

馬援上書曰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魏諸官印各以官爲名印如漢法斷二千石者章印制兩漢以後人臣有金印銀印銅印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

宋神宗給奉使印鑄諸路提舉官印詔三省印銀鍍金給事中印爲門下外省之印舍人印爲中書外省之印

神宗別鑄禮部貢舉之印舊制貢院有印院廢印亦隨毀禮部遇鎖試則牒印廢事故也

神宗詔臣僚所授印亡殁並賜隨葬

高宗鑄三省樞密院銀印鑄行官留守印

南渡之初有司印章多失尚方重鑄給之加行在二字或冠年號以別新舊然贗僞猶未能革至紹熙初禮部侍郎李巘言文書有印以示信防姦給毀悉經省部具有條制然州縣沿循或以縣佐而用東南將印以掾曹而用司寇舊章名既不正敝亦難防請令有司製州縣官合用印記舊印非所當用者毀之上從其請由是名實正而眞僞別矣

孔愉經餘亭放龜溪中龜中流左顧後以功封餘亭

侯及鑄侯印而龜左顧更鑄亦然。印工以聞愉愉悟乃取佩晉中興書

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令人擿之化爲石顥命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上之藏官後議郎汝南樊衡夾上言堯舜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搜神記

龜鈕抱甲負文隨時蟄藏以示臣道功成而退虎鈕取其威猛以懾服羣下。漢官儀

印有八角十二芒凡印欲周正上除下平。光明潔清

爲善。相印經

相印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楊利從仲將受法以語許士宗私以法占吉凶十可八九

印有六體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皆所以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漢書

劉邠取印匱著器中使管幣籤之。幣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實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匱也。鄴志

夏侯嬰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漢書

段熲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東觀記

漢賜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改曰新匈奴單于章使王駿授單于令上故印單于受詔左姑夕侯蘇曰未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受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罷陳饒謂諸將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予人令視印知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不如椎破故印以絕禍根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求故印將率示以破印單于飲恨勅兵入寇漢書

古之入山者佩黃神白章印其潤四寸其字百二十。以封泥著之所住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抱朴子

方回隱於五柞山中爲人所刧閉之室中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言得方回一丸泥門戶不可開列仙傳

漢諸侯王金璽綟綬徹侯金印紫綬相國丞相金印紫綬。

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左右前後將軍金印紫綬御史

大夫銀印青綬

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僕射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

漢天后玉璽赤綬

漢賜匈奴黃金璽盭緺綬

晉皇太子金璽朱黃綬

貴人夫人貴嬪是爲三夫人。皆金章紫綬。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爲九嬪。銀印

青綬

皇太子妃金璽纁朱綬。諸王妃公主封君金印紫綬。郡縣公侯夫人銀印青綬

宋皇太子金璽朱綬。諸王金璽纁朱綬。郡公金章玄朱綬

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金章紫綬。相國綠綟綬

尚書令僕射中書令監秘書監銅印黑綬。尚書左右丞秘書丞銅印黃綬

司馬大將軍太尉驃騎車騎以下諸將軍並金章紫綬。鷹揚伏波以下諸將軍諸軍司馬並銀章青綬。光祿大夫太子詹事左右衛以下諸將軍諸校尉中郎將諸都尉中尉並銀印青綬。

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銀印黑綬。

郡諸侯金章青朱綬。縣鄉亭侯金印紫綬。州郡史銅印墨綬

諸王嗣子金印紫綬。郡公侯嗣子銀印青綬。

匈奴護羌諸校尉銅印青綬

乘輿黃赤綬。五采黃赤縹紺。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

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八尺。三百首。

諸國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

九卿中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

百二十首。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皆黄綬一采淳黄圭長丈五尺六十首。自青綬以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紫綬以上縌綬之間得施玉環玦凡先合單紡爲一絲四絲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絲細少者絲麤皆廣

尺六寸。

趙飛燕爲皇后其娣上遺五色文綬

大司空朱浮奏曰車府丞玄黄綬乘輿五采用黄今以爲綬何黄多也可更用赤絲爲地

馮魴孫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爲侍中遷衛尉能取悦當世爲安帝所寵帝嘗幸其府留飲十許日賜駁犀具劒佩刀紫艾綬

李忠發兵奉世祖封武固侯時無綬上自解所佩綬以賜忠 已上二十一史

璽印綬之禮議統紀

天子之所佩曰璽臣下之所佩曰印無璽書則九重之號令不能達之於四海無印章則有司之文移不能行之於所屬此後世事也三代以前則未之聞上之所以示信於下者惟圭璧與符節而已 馬端臨

璽書二用始見於襄公自楚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然此乃季武子書而用璽記之者是時上下印章皆名璽故也自秦以來惟天子印得稱璽故其制詔謂之璽書臣下不得用也 丘濬

漢時居是官則佩是印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也後漢張渙云吾前後十腰銀艾銀則銀印艾卽綠綬十云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之組是也 孔安國

晉孔琳當桓玄時建議曰古者皇王傳國之璽及公侯襲封之印皆奕世傳用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之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内外羣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金銀銅炭之費不可勝言愚謂衆官印即用一印無煩改作則知是時每一官別鑄印也 丘濬

旌旗之禮本紀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

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

王畫日月象天地也諸侯象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伏也孤卿不畫奉王之政教也畫熊虎象其猛毅也畫鳥隼象其勇捷也畫龜蛇象其捍難避害也羽皆五色象其文德也

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祭祀會同賓客各建其旗置旗門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斃之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已上周禮

輅車之禮本紀一

坤爲大輿 坎爲矯輮爲弓輪其於輿也爲多眚 繫辭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顧命

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嶲式視馬尾顧不過轂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

兵車不式武車綏旌德車結旌

史載筆士載言

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已駕。僕展軨效駕。奮
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君出就車。則僕並轡授綏。左右攘辟。車驅而騶至于
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
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僕御婦人。則進左手。

後右手。曲禮上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禮器

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特牲

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
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
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
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
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
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
翣羽蓋。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䄙尾櫜。疏飾。小服皆疏。
素車。棼蔽。犬䄙素飾。小服皆素。薻車。薻蔽。鹿淺䄙。革
飾。駹車。雚蔽。然䄙。髹飾。漆車。藩蔽。豻䄙。雀飾。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
車。庶人乘役車。
木車。王始遭喪乘之。素車。卒哭乘之。薻車。既練乘之。
駹車。大祥乘之。漆車。既禫乘之。

重翟。后從王祭乘之。厭翟。從王享諸侯乘之。安車。朝
見乘之。翟車。出桑乘之。輦車。宮中乘之。
凡賜車。闕。毀。折。入齎于職幣。
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
車之萃。凡會同軍旅。共革車。各以其萃。大喪。廞革車。
小喪共匶路。大射共三乏。
虞封奔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
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天王使家父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

求財 左傳二則

孔子曰自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家語

黃帝作車引重致遠少昊加牛禹時奚仲加馬 附

尸子曰文軒六駃是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小亡則大者不成也

莊子曰秦王有疾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為車以類取之也

賈誼曰古之為路輿也蓋圜以象天二十八橑以象

列星軫方以象地三十輻以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理前視則睹鸞和之響四時之運此乃輿教之道也

臧哀伯曰大路昭其儉也旂縿昭其數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輅車之禮本紀二

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為多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

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三寸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

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

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

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
不藃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
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
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
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摶以行石也
是故輪雖敝不甐於鑿
凡揉牙外不廉而内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
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其輻

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沉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眡
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
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
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
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
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
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輈人爲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
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
有三理一者以爲媺也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
也軓前十尺而策半之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
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
易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
輊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無故惟轅
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

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惟轅直且無橈
也
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久
和則安輈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
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
御衣衽不敝此惟輈之和也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
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
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

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

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已上考工記

几筵之禮本紀

牖間南嚮。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顧命

司几筵。大朝覲。大享射。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彫几。

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

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純。

每敦一几。

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已上周禮

尊彝之禮本紀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春祠夏禴。祼用鷄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

修酌。大喪大旅存奠彝。

鬯人。祭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修。山川四方用蜃。祼事用概。疈事用散。大喪之大渳設斗。共釁鬯。齊事共秬鬯。弔臨共介鬯。周禮上

鹵簿之禮統紀

漢制。皇帝居黃屋左纛。鈎旗在前。屬車在後。翠鳳之駕。旌旗車旄頭。先驅驂乘。有大駕。有法駕。有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前。皆爲省中。備千乘萬騎。出長安。祠天於甘泉備之。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車馬之衆盛矣。皆安居而不譁。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必撞鍾。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

百司必備物而後動。凡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一曰供奉仗。二曰親仗。三曰勳仗。四曰翊仗。五曰散手仗。輦有七。一曰大鳳輦。二曰大方輦。三曰僊遊輦。四曰小輕輦。五曰芳亭輦。六曰大玉輦。七曰小玉輦。轝有三。一曰五色轝。二曰常平轝。三曰腰轝。大駕鹵簿。先五路以行。

天子將出。大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庭。侍中奏請中嚴。有司陳鹵簿。諸衛以次陳殿庭。既外辦。太僕卿升執轡。乘輿以出。天子升路。太僕卿授綏。黃門侍郎前奏。

請發鑾駕勅警蹕鼓傳音。玉金象木革五路皆有副。車有指南記里鼓等十二乘。輿有相風行漏腰輿輦。有大輦方輦小輦以旗計者二十有七。有青龍白虎辟邪應龍之類以隊計者七。有清游朱雀步甲持鈒之目。以兵計者自金吾果毅佽飛至衙門左右廂凡大駕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分爲二十四隊。列爲二百十四行。仗則有黃麾仗細仗儀刀仗殳仗。衛則有親勳翊衛散手衛儀物有曲直華蓋。六寶香蹬大繖雉尾障扇花蓋。先輦團扇之屬。戎器有鈒戟。弓箭。橫刀。

褓。稍。儀刀。班劍。黃鉞。楯。櫕弩。黑鍪甲之屬。服飾有平巾幘。緋裲襠。大口袴。朱綠緌綬。紛武弁。朱衣。革帶。赤綦襖。紫誕帶之屬。鼓吹有棡鼓。金鉦。大鼓。長鳴。鐃鼓。大橫吹。笛。簫。觱篥。大角之屬。凡五部。七十五曲

宋制。宋初因唐五代之舊。其殿庭之儀則有黃麾大仗。黃麾半仗。黃麾角仗。黃麾細仗。凡正旦冬至五月一日大朝會。大慶冊受賀受朝則設大仗。月朔視朝。則設半仗。外國使來則設角仗。發冊受寶則設細仗。其鹵簿之等有四。一曰大駕。郊祀大享用之。二曰法

駕。方澤明堂宗廟籍田用之。三曰小駕。朝陵封祀奏謝用之。四曰黃麾仗。親征省方還用之。已上文獻通考

營建之禮本紀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越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召誥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示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洛誥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小雅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大雅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魯頌

春新作南門。春秋僖公二十年

新作雉門及兩觀。定公二年

營建之禮統紀

晉平公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築臺是奪民時也乃罷役

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大小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先王之爲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

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今君爲此臺也以瘠民臣不知其美也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三年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者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遽召尚書曰書之寡人不肖好爲大室香子止寡人也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蔂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旣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地不足爲臺趾王必先伐諸侯盡有其地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林木人徒倉廩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奉給王之臺者臺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然無以應乃罷

趙文子爲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而見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駕而往曰吾不善子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今子貴而忘義富而忘禮吾懼不免何敢以告文子歸令之勿礱也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爲後世之見之也其斲者仁者之爲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爲也

秦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

山復營渡渭屬之咸陽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關
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

漢高祖見蕭何治未央宮甚壯麗怒曰天下匈匈數
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
定可因以就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
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
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

武帝起栢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

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室
之修日盛

武帝栢梁臺災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
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東鳳
闕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
南玉堂璧門立神明臺井幹樓輦道相屬

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
殿成謂羣臣曰鍾離意尚在不得成此殿也

晉孝武初謝安欲增修宮室王彪之曰中興之初即

東府為宮殊為儉陋蘊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堂不
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
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強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
耶

隋文帝仁壽宮成見制度壯麗大怒曰楊素殫民力
為離宮為吾結怨天下素慮獲譴以告封德彝德彝
曰公勿憂俟皇后至必有恩詔明日果召素獨孤后
曰公知吾夫婦老無以自娛盛飾此宮豈非忠孝賜
錢百萬

唐太宗修洛陽宮備巡幸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
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
營繕何前日惡之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
隋世陛下役瘡痍之民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
矣太宗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隋帝何如桀紂對曰
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太宗曰吾思之不熟乃
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
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
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

絲二百匹

房玄齡高士廉問竇德素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太宗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豈有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太宗甚愧之

宋太祖詔曰開諸道藩鎮郡邑公宇及倉庫凡有隳

壞弗即繕修因循歲時以至頹毀及僝工充役則倍增勞費自今治所廨舍有無隳壞及所增修著以爲籍迭相符授幕職州縣官受代則對書於考課之曆損壞不全者殿一選修葺建置而不煩民者加一選

已上二十一史

學校之禮本紀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棫樸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思齊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泮水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

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鄉。升于學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王制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文王世子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故古之王者建國君

民教學爲先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學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不問學不躐等也七者教之大倫也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以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今之教者呻其佔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

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則易或失則止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樂記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左傳

學校之禮統紀

公卿之元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入小學知父子之道長幼之節入大學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故爲君則君爲臣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

漢章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大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孔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

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百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宋仁宗時判國子監王拱辰田況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院爲太學置內舍生三百人

宋神宗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三百人上舍生百人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生封彌謄錄如貢舉法外舍試入第一第二等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爲上一優一平爲中俱平若一優一

否爲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如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時方尙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

朱熹曰小學教之以事大學教之以理 已上二十一史

養老之禮 本紀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凡五十養于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者使人受

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于遊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惟絞紟衾冒死而後制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惟衰麻爲喪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

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庶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于虞庠

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王制上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

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內則

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于其國則稱名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曲禮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於東序終之以仁也以上文王世子

尚齒之禮本紀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于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修乎軍旅衆以義使之而弗敢犯也

食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

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
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
必與之揖讓而後及爵者 已上祭義

鄉飲之禮本紀

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
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
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
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則
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鬬辨矣不鬬辨
則無暴亂之禍矣

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

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
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
也

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
氣也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盛于東南此
天地之盛德氣也仁氣也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
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輔賓主者接人以仁者也

故坐于東南而坐僎于東北以輔主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

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後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後成教成教而後國可安也

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亨狗于東方祖陽氣之發于東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東方春春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夏夏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秋秋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冬冬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

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

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降說屨升坐修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

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已上鄉飲酒義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五十六

讀法之禮木紀

正月之吉州長屬民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法亦如之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法如初

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

二千五百家為州州有長五百家為黨黨有正百家為族族有師。二十五家為閭閭有胥。皆以歲時屬民

禮樂合編　卷之十七　五十七

讀法州長則以正月及正歲是一歲而再讀也。黨正則以四時之孟月是一歲而四讀也族師則每月而一舉行是一歲而十二讀也他如州長之祭祀州社。黨正之春秋祭禜族師之春秋祭酺其非時而讀法者又不止一也。已上周禮

禮樂合編卷之十八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叅閱

大射之禮本紀一

侯以明之。益稷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太甲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盤庚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車攻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

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賓之初筵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行葦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放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附投壺

大射之禮本紀二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

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

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其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射之爲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

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

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

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

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

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所

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已上射義

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行告卒令取矢已上周禮

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

𠂤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已上大戴禮

威儀之禮本紀一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舜典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柏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小雅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慎爾出話。敬爾威儀。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大雅

坐如尸。立如齊。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室中不翔。

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

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曲禮上）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席
上亦然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
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凡行容惕惕廟中齊齊
朝廷濟濟翔翔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
肅立容德坐容莊
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

戎容暨暨言語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燕居告溫溫
立容辨卑毋讇頭頸必中山立時行盛氣顛實揚休
玉色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
君子居恆當戶寢恆東首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
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
瑟（玉藻上）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少儀）
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表記）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
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
君子蓋猶猶爾（檀弓）
單子會韓宣子於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
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襘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

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襘結之中所以
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
為王官伯而會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
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昭公十一年）
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
也（襄公二年）

威儀之禮統紀一

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師然翼翼然整以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以婉軍旅之容湢然肅然固以猛喪紀之容怮然慴然若不還

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若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不若垂綱

言有四術言敬以和朝廷之言也文言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

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曰經立因以微磬曰共立因以磬折曰肅立因以垂佩曰卑立立容也

肘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坐容也

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然而任行容也

其始動也穆如驚倏其固復也旄如濯絲跘旋之容也

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

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以舉項衡以下寧速無遲背下之狀如屋之玄拜容也

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體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

右持綏而左臂詘存劍之緌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

禮介者不拜不式不頓不言反抑式以應兵車之容也

立而跛坐而蹁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以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識得族宜家

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 新書

威儀之禮統紀二

柯陵之會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晉郤錡見其語犯郤犨見其語迂郤至見其語伐齊國武子見其語盡魯成公曰寡人懼不免于晉單子曰君何患焉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目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而知其心目以處義足以步目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目體不相從何以能久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日離其名

晉侯爽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揜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于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十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弑齊人殺國武子（國語）

君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謹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田駢）

士傲小物而志屬于大似無勇而未可恐狠勢固橫敢而不可辱害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節物甚高而細利弗賴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富貴弗就而貧賤弗朅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衛寬裕不訾而中心甚厲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國士之容也（呂覽）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以行上有雙珩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約其間琚瑀以頳

之故詩曰和鸞雝雝萬福攸同（賈誼）

龍之神也其惟飛龍乎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在小不寶在大不窕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昏卒不妄饒裕不廳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此之謂有威儀（孔子[illegible]語）

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故君子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

民懷之故詩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
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媟慢以爲階可無愼乎。昔宋敏
碎首于棋局陳靈被禍于戲言閻邴造逆于相訴子
公生弑于嘗寵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
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
昔惠晉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興國。郤犨以傲
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圉以大明招亂。蓮罷以
旣醉保祿。良霄以鶉奔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
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
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于結襘之間。言不越
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
貴。進作有方。動靜有常。帥禮不荒。故爲萬夫之望。徐幹

三則

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
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
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窒。大都王宮之
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
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

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千
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
小人敬以除其刑。劉向

飲食之禮本紀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處外。醯醬處內。蔥渫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毋揚飯。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

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

當食。不嘆。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已上曲禮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凡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

三牲用藙。獸用梅。

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

不食雛鼈。狼去腸。狗去腎。貍去正脊。兎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鼈去醜。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食棗桃李。弗致於核。瓜祭上環。

食中棄所操。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君子。已上內則

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郊特牲）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雜記）

梗陽人有獄請納賂於魏獻子獻子將食問誰在庭曰閻明叔褎在召之使佐食比已食三歎既飽獻子問焉曰人有言曰惟食可以忘憂吾子一食之間而三歎何也同辭對曰吾小人也貪饋之始至懼其不足故歎中食而自咎也曰豈主之食而有不足是以再歎之既食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是以三歎獻子曰善乃辭梗陽人（左傳）

飲食之禮統紀

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膑

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雋觾之翠述蕩之掔旄象之約丹山之鳳丸

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醴水之魚朱鱉……

毖酒之禮本紀

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未濟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胤征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耉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酒誥上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其既醉止。

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賓之初筵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小宛

陳敬仲飲齊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莊公二十二

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

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昭公九年

言行之禮本紀

咸其輔頰舌。媵口說也。咸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困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繫辭

惟口出好興戎。大禹謨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謨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說命

其惟不言。言乃雍。無逸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正月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小弁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抑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愼辭哉。左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昭公八年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

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

君子溺於口。

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表記 四[illegible]

言行之禮統紀

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孔子

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與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　新序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惡我鳴以故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雖東徙亦不能免人之惡也　徐幹

言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能追也口者機也舌者兵也出言不當反自傷也故蒯子羽曰言猶射也括既離弦雖悔焉不可追矣　說苑

聖人之言似于水火水測之而益盈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楊子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　老子

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僞　淮南子

有理而無益于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君子

非好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

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行欲先人言欲後人　曾子二則

君子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慍怒而教行於閨門不諫論而風聲紀乎鄉黨

言有辯而非務者行有難而非善者故言必中務不苟為辯行必思善不苟為難

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掩者行也　賈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于明遠必有驗于近大必有驗于小微必有驗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　楊子三則

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莊子

贈人以言重于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于黼黻文章聽人之言樂于鍾鼓琴瑟　荀子

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宏遠而

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

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莊子二則

日月者天之文也山川者地之文也言語者人之文也天失文則有謫僭之變地失文則有崩竭之災人失文則有傷身之禍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丹書初則炳久則渝言渝乎哉 揚子三則

飛潛之禮本紀 出處窮達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見龍在田德施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躍在淵進無咎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龍德而隱者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龍德而正中者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

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

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乾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括囊无
咎愼不害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 坤
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屯其膏施未光也 屯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需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履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泰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隨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蠱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國之光尚賓也 觀我
生觀民也 觀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賁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肥遯
无不利无所疑也 遯
往蹇來譽宜待也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往蹇來
連當位實也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往蹇來碩志
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蹇
鼎有實愼所之也 鼎耳革失其義也 覆公餗信

如何也 鼎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歸妹
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 繫辭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
其明農哉 洛誥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君奭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
之人兮 簡兮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勿諼 考槃在
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勿過 考槃在陸碩人
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勿告 考槃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
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
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伐檀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豈其食

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衡門

子路問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何如子曰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家語

報施之禮本紀

父之讐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讐不同國 大戴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曲禮

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表記

齊桓公將伐山戎使人請助於魯魯許之而不行齊伐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伐遠而

遠誅近鄰非霸王之道君所得山戎之寶器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不進周公之廟桓公乃分寶獻之廟明年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也

子羔爲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

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于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趙宣子田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晉侯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

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爲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之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已上各傳）

持盈之體本紀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謙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豐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大禹謨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 祭義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何則衛心以爲量者存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存乎我者階殺

止乎其域繫乎彼者豐約惟所遭遇落葉俟微飈以隕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何者欲隕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盡於人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筲可以定烈士之業言遇時也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絫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自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玩居常之安耳僭從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

者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故曰天可讐乎而時有炫服荷戟立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于阡陌之上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裁物者哉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云且夫政由甯氏忠臣所爲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是以君奭怏怏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目博陸之勢而成王不遣嫌介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與嗟乎光于四表德莫富焉王

曰叔父親莫昵焉登帝天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大德至忠如此之盛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又況養大名以冐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傷心之怨然後威窮

乎衆主而怨行乎上下衆心日㑋危機將發而偃仰瞪眄謂足以夸世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知聚歛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之踰量蓋爲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而遊子狗高位於生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惟此而已夫蓋世之業名莫大焉衆主之勢位莫盛焉率意無違欲莫甚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可益盈難久持超然自引高揖而退則巍巍之盛仰邈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愈逸而名愈邵此之不爲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爲窮流一簣之釁積成山嶽名編凶頑之條身厭荼毒之痛豈不謬哉（陸機豪士賦序附）

讓禮之主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

齊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襄公二十八年）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爲里室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昭公三年）

謝瞻爲宋臺中書侍郎其弟晦爲右衛將軍時晦權已重自彭城還家賓客輻輳門巷塡咽瞻謂晦曰吾家素以恬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以籬隔門庭曰

曰吾不忍見此聊以朝廷咨事語啓嚐故向親舊陳說用爲戲笑以絶其言

顏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室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常語竣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

唐太宗以崇文本爲中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可

懼親賓有來賀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

武攸緒恬澹寡欲求棄官隱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所爲攸緒遂優游巖壑太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與奴耕種與民無異後徵攸緒入朝令以山服見不名不拜屢加寵錫皆辭不受朝貴謁候寒温外不交一言

王僧虔固辭開府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我若復有此授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累年不拜（史二十一　五則）

存亡之禮本紀

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何如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襄公二十三年）

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

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襄公十四年）

衛獻公出奔齊甯喜許其復國父叔文子曰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襄公二十五年）

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

必不免。善人國之主。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襄公三十年

穆叔語孟孝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孝伯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

而又甚焉。襄公三十一年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人神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昭公元年

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爲。公曰。諾。吾告二子。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昭公三年

魯人見周原伯魯。與之語。不說學。歸語閔子馬。曰。周其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昭公十八年

內蛇與外蛇鬬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莊公十四年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

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室。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成公十年

去國之禮本紀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境大夫寓祭器于大夫士寓祭器于士。

大夫士去國踰境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于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于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于朝出入無詔于國惟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曲禮上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大戴

憂國之禮本紀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戡黎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商今其有災我

興受其敗胥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微子）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北風）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桃）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誰能亨

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匪風）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水）

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天方薦瘥喪亂弘多　瑣瑣姻亞則無膴仕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節彼南山）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

赫宗周褒姒滅之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正月）

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浩昊）

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　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小旻）

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蕩）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雨無正）

感時之禮本紀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旄丘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歎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

此百罹尚寐無吪 兎爰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葛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下泉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小宛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都人士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苕之華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何草不黃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匪鶉匪鳶翰飛

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四月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桑柔

禮樂合編卷之十九

錫山日齋黄　廣撫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冠帶之禮本紀

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

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冠者禮之始也

聖王重冠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

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曰冠者嘉禮之重者也故行之於廟 冠義

士冠禮筮於廟門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即位於門東西面有司如主人服即位於西方筮賓如求日之儀筮人執策抽上韇受命主人東面旅占卒進告吉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禮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冠禮夏之末造也 郊特牲

曾子問曰將冠者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掃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如將冠子未及期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

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曾子問）

女子許嫁笄而字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大戴）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

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初醮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

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儀禮已上）

歲星爲年紀十二月而一周於天天道備故人君子十二可冠夏殷天子皆十二而冠（大戴）

孔子曰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爲此人君早冠之義也（冠頌）

冠帶之禮志統紀 皇帝 太子

漢改皇帝冠爲加元服用正月甲子若丙子爲吉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冠皆於高廟如儀謁見

漢和帝以正月甲子乘金根車駕六龍軒至廟成禮乃廻軫反宮朝服褉宴撞太簇之庭鍾咸獻壽

漢獻帝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爲賓加賜玄纁駟馬賜貴人王公卿司隸校尉城門五校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爲太子舍人

東晉諸帝冠儀一加幘冕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先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衮服以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將加冕太尉讀祝侍中繫玄紞脫帝絳紗服加衮服冠事畢太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 晉書

北齊制皇帝加元服以玉帛告圓丘方澤以幣告廟擇日臨軒中嚴羣官位定皇帝著空頂介幘以出太尉盥訖升脫空頂幘以黑介幘奉加訖太尉進太保之右北面讀祝訖太保加冕侍中繫玄紞脫絳紗袍加衮服事畢太保上壽羣官三稱萬歲皇帝入溫室移御座而不上壽後日文武羣官朝服上禮酒十二鍾米十二囊牛十二頭又擇日親拜圓丘方澤謁廟 北齊史

漢成帝五鳳元年皇太子以正月冠賜丞相以下帛赦徒作杜陵諸王遣使行事 漢書

晉惠帝爲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儀王十五而冠遂革使命 晉史

齊武帝孫南郡王昭業冠從尚書令王儉議使太常持節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之儀國官陪位拜賀如常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公車門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慶冠後赴日謁廟 齊書

後魏孝文帝冠皇太子恂於廟詔曰司馬彪漢志漢帝有四加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與正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朕以爲有賓諸儒

皆以爲無賓魏史

唐貞觀五年正月有司上書皇太子將冠禮宜用二月爲吉請遣官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稱准陰陽家用二月爲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禮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當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蹔失唐書

穆帝將冠臺符問修復未畢吉凶不相干爲可加元

服否太常王彪之議禮雖有喪冠當是應冠之年服制未終若須服制終便失應冠之年也禮所以冠無定時月令便准喪冠闕饗樂而行事然加衮冕火龍煥然以准喪儀情有不體若別有事必速加元服權諸輕重不須修復畢者便當准喪冠

冠帶之禮疏統紀

始冠用緇布冠太古齋時之冠也其有下垂之緌乃後人所造惟初冠暫用之冠畢則敝棄不用

三加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

委貌所以安正容貌章甫所以表明丈夫毋追追堆也以其形名之此三代始加之緇布冠也

周弁弁曰大殷冔冔曰覆夏收收曰歛髮此三代三加之爵弁也

冠以白鹿皮曰皮弁服用十五升之素布而辟積其

腰中冠與服同色質素可貴三代皆以此爲再加之服禮正義

大夫諸侯之冠一如士禮所謂無生而貴也

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南面醮亦戶外

緇布之麁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愈加而愈尊衍義

冠帶之禮引統紀

成王將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佞。嗇於時。惠於財。任賢使能。祝辭四加而後退。見於祖廟曰。令月吉日。加子元服。去爾幼志。順爾成德。冠禮十九。見正而冠。古之通禮也。周書

孟懿子曰。始冠加以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也。

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爲人君。以爲成人之事者也。

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冠也。與人君無異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譏焉。家語二則

魯襄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趙文子冠。見欒武子。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王。華則榮矣。實之不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至而益戒。不足者爲寵驕。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吾聞古之王者。德政既成。又聽于民。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獻詩。使勿兜。風聽臚言于市。辨妖祥于謠。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之。

盡戒之術也。先王疾是驕也。見郤駒伯。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有墻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成子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諫取惡。不憚死進。也可不

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温季子季子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之見張老而語之張老曰善矣從欒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三郤亡人之言也何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 晉語

婚姻之禮本紀一

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坤

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志類也 睽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歸妹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

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

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頃筐壓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國風巳上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邶風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齊風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唐風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饑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爾。式歌且舞。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小雅巳上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韓侯娶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大雅巳上

婚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愼重正婚禮也。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雁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雁。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笲棗栗段修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

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
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
婦順者順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後當于夫以成絲麻
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
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
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

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
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婚禮者禮之本也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
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
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
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
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
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

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于天日爲之食婦順不修
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
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
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
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爲天王服
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以上婚義
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婚禮不賀人之序也
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
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小儀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
備埽灑 曲禮
孔子曰天地合而萬物興夫婚禮萬世之始也 哀公問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
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
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
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天
也以知帥人者
卽內自盡又外求助婚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

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

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巳上郊特牲

凡嫁子取婦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周禮

婚禮不稱主人遠耻也宋公使公孫來納幣稱宋公辭窮公羊

女在國稱女在途稱婦入國稱夫人公羊

孔子對哀公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婚爲大大婚既至冕而親迎親迎者敬之至也故君子以敬爲親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妻子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身也者親之枝也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王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

哀公問孔子曰禮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有夫也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不是過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舉生閉藏乎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因時以合偶男女窮天數也家語巳上

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婚禮殺于此

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是故審其倫而明其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

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閨門事在供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

婦有七出七出者不順父母無子淫僻嫉妬惡疾多口舌竊盜不順父母者爲其逆德也無子者爲其絶世也淫僻者爲其亂族也嫉妬者爲其亂家也惡疾者爲其不可供粢盛也多口舌者爲其離親也竊盜者爲其反義也

三不去謂其有所取無所歸也與其經三年之喪也先貧賤後富貴也大戴

婚姻之禮本紀（親迎 納幣 夾婚 辭婚 卜婚 爭婚）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胡傳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書履緰逆女以志變常（隱公二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胡傳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俗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隱公七年）

公子翬如齊逆女胡傳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婚之禮失其節矣故書（桓公三年）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胡傳曰祭公不稱使見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矣（桓公八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胡傳曰往逆則稱王后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逮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桓公九年）

夏單伯逆王姬胡傳曰逆王姬使我爲之主也其不言如者義不可受于京師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胡傳曰魯于王室爲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于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以莊公有父之讐而爲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

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讐爲重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莊公元年）

王姬歸于齊胡傳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不異垂訓之義大矣（莊公十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胡傳曰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于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夫子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

同亞不朽。莊公十二年
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莊公二十二年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胡傳曰。昏義以正始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二十四年
莒慶來逆叔姬。胡傳曰。諸侯嫁女于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莊公二十八年
冬杞伯姬來求婦。胡傳曰。婚姻大事也。杞獨無君乎。而夫人主之也。故特書于策。以爲婦人亂政之戒。傳公三十一年

公子遂如齊逆女。胡傳曰。喪未期年。遣卿逆女。蓋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討結婚于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不待貶而罪自見矣。宣公元年
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寡人。徼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若而人。以備嬪嬙。叔向對曰。寡君不能獨任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未敢請。君若惠顧敝邑。賜之內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昭公三年
齊欲娶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後戎伐齊。齊請師於鄭。鄭太子忽率師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其故。對曰。無事于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受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桓公六年
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其鳴

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爲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

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于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莊公四年）

晉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蚤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及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襄公三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

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汏侈已甚子其戒之宜子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讎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閽而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婚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昭公五年）

鄭徐吾犯之妹美子南聘之矣子晳又使強委禽焉犯懼請於二子使女擇焉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適子南子晳怒櫜甲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執戈逐之子晳傷子產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用兵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速去之（昭公九年）

婚姻之禮統紀（禮儀 爭婚 同姓婚 得婚 辭婚）

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為禮

諸侯以璧二兩加琮大夫庶人璧二兩加束修二

後漢禮物以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皇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鳥九子婦陽燧鑽玄象天纁法地羊祥也羣而不黨雁則隨陽清酒降福白酒歡之由粳米養食稷米粢盛蒲衆多性柔葦柔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須祿長命縷縫衣延壽

膠能合異類漆內外光好五色絲章采屈伸不窮合歡鈴音聲和諧九子墨長生子孫金錢和明不止祿得香草為吉祥鳳皇雌雄伉合舍利獸康而謙鴛鴦飛止須匹鳴則相和受福獸體恭心慈魚處淵無射鹿者祿也鳥知反哺孝於父母九子婦有四德陽燧成明安身（漢書）

晉所司奏婚禮納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圭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玄纁束帛加羊古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穀圭諸侯加大璋納采告期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夫家自備（晉書）

吳魯婚姻百世不通

盧蒲癸娶慶舍女同宗也人謂之曰男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曰宗不余避余焉避之詩賦斷章予取所求焉

禮曰以禮防人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同姓故也

王基當世大儒而不達禮為子納司空王沈女以姓同而源異

子產曰僑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

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婚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漢光武胡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王導初至江左請婚於陸玩玩曰培塿無松柏薰蕕不同器玩不為亂倫之始 晉書

漢雋不疑為京兆尹大將軍欲以女妻之固辭久之以病免

劉表欲以任女妻桓階階自陳結婚處拒不受 漢書二則

中官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傳公明公明不娶轉以女妻荀或或父緄慕衡勢誠或妻之為論者所譏 典略

孫權遣使為子索關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 三國志

賈詡嫁娶不結高門天下論智計者歸之 魏志

楊駿欲以女妻鄭默曰每讀雋不疑傳常嘉之 傳

楚昭王敗鍾建負季芉以從將嫁季芉季芉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昔者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 古史

張負有女孫陳平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負既見之喪所隨平至其家家乃負郭窮巷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以女孫妻之曰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

張耳常亡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 漢書

溫嶠姑從劉氏家值亂離惟有一女甚慧姑屬嶠索婿嶠密自有婚意答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答云喪家之餘乞得麤相存活便足慰吾餘年敢希汝比却數日嶠報姑云已得婚處門第麤可婿身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大笑曰固嫌是此老奴果如所疑

阮修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助皆名士也至有求入錢不得者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咸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卧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 世說三則

喪制之禮本紀一 劉恤殉 衰服 葬禮諡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舜典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說命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顧命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在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秦風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檜風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

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胡傳曰。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壞法亂紀。自王朝始。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貶而書名。隱公元年

癸未。葬宋穆公。胡傳曰。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弒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而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隱公三年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胡傳曰。桓公威加四海。幾於改物。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事。然柩方在殯。四隣謀動。

至九月後葬以此知功利在人淺矣（僖公十八年）

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爲（成公二年）

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哭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襄公十二年）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左傳曰

叔孫成子逆公喪于乾侯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胡傳曰昭公之薨已越葬期至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季孫意如所制不得專也（定公元年）

秋七月癸巳葬我昭公左傳曰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

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定公元年）

季孫卒於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定公五年）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哀公十六年）

喪制之禮本紀二（孔子萬世喪禮之極）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

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

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
簨簴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
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
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
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
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
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

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後食之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
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
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
齊夫子曰有無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
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
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
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
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
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
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
手之卷然夫子爲弗聞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

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
其爲故也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
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
是乎書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子曰吾聞諸老聃
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

利者吾弗知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卒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已上檀弓

喪制之禮本紀三　聖門弟子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之。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

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

曾子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

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

爲而死其親乎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爲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諸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

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已上檀弓

喪制之禮本紀四 春秋時人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亡

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也
刑士貢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
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皐將爲成宰遂爲
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
死而子皐爲之衰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自
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
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

趨而走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
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其
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
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
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
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
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
必毋廢斯爵也至於今旣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

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
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
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
也
讀朙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檀弓上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路馬死。埋之以帷。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人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成子高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疾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歛班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歛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於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檀弓上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弔之日不飲酒食肉　曲禮上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

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

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君于大夫將葬吊于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吊之（已上喪記）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昭公二十年）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

錫山日齋黃　廣無址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參閱

喪制之禮本紀六（天子　諸侯　大夫　士　庶　小斂　大斂　服制　杖）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凡生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有血氣之屬者莫知于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曾鳥獸之不若也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然則何以至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

然則何以三年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

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于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

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

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于容體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于聲音者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

樂此哀之發于言語者也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于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于居處者也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于衣服者也

喪有四制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

不祖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
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
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
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
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

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
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悵焉
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
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旗識之愛之斯
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爾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奠以素器以生
者有哀素之心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
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
輠輪者于是有爵而後杖也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父有服宮中不與于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
服不舉樂于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于采
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凡喪有無後無無主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

喪具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
君卽位而爲椑歲一漆之藏焉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惟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
相誄非禮也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
服勤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曾申問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

母焉何常聲之有
免喪之外行于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
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于人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
年之喪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士喪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
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
服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天子之哭諸侯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爲之
不以樂食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卽位可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
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
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
爲無後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
既葬而從政小功緦麻之喪既殯而從政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
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

善歟

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繼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于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于正堂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

免者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惟

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惟杖屨不易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之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喪制之禮本紀七 初喪 居喪 斉衰 送葬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于北牖下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

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

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內妻未命則死于下室士之妻死于寢

天子崩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

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綿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

棺槨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

君裏槨虞筐大夫不裏槨士不虞筐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

復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

爲君使公館復私館不復在野則升乘車之左轂復

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

名婦人稱字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隣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墻然
三日而後殮者亦俟其生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喪
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旣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朝奠日出夕奠建日
小歛大歛啓皆辯拜朝夕哭不帷
歛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練衣黃裏縓緣葛要絰繩屨無絇角瑱鹿裘衡長袪
袪裼之可也
凡馮尸者君于臣撫之父母于子執之子于父母馮
之婦于舅姑奉之舅姑于婦撫之妻于夫拘之夫于
妻于昆弟執之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
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仁者可觀其
愛焉知者可觀其理焉彊者可觀其志焉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

廬宮之大夫士禮之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
坐焉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
六十不成喪七十惟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于內
居喪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
門隧
居喪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
止復初不勝喪乃比于不慈不孝

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
也
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如君命則受而薦
之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
父母之喪人請見之不辟涕泣而見不請見人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
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惟父母之喪見星而行
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後行過國至竟哭盡

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惟以哭對可也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于宮而後之墓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

哭父之黨于廟母妻之黨于寢師于廟門外朋友于

寢門外所識于野

孔子惡野哭者

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四紼皆啣枚司馬執鐸左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執紼三百人執鐸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

既塟柱楣塗廬不于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

塟日虞弗忍一日離也

既塟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塟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塟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避也

君于卿大夫比塟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

適墓不登壟助塟必執紼臨喪不笑望柩不歌入臨不翔

送喪不由徑送塟不辟塗潦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于祖考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死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

孔子曰塟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

祔塟者不卜宅 七祀曲禮檀弓曾子問大小記雜記服問四制周禮儀禮因事祭用

祭祀之禮本紀一 郊社 禘嘗 祀君 配 功臣 雩 立廟 逆祀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觀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萃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柴望秩于山川。舜典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 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太甲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盤庚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說命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高宗肜日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武成

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金縢

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洛誥

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呂刑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采蘩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采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

以莫不庶。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天保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楚茨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信南山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甫田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生民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既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雲漢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

燕飲福祿來成 鳧鷖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文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豐年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潛

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

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閟宮

九月考仲子之宮胡傳曰考者始成而祀也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也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別立宮祀之非禮也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隱公五年

季梁謂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　桓公六年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胡傳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　閔公二年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左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逆祀可乎　文公二年

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恌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　昭公十年

立煬宮胡傳曰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毁而無立　定公元年

祭祀之禮本祀二 祭典 祭義 祭主

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埋少牢于泰昭。祭時也。祖迎于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曰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大夫三祀。曰族厲。門。行。適士二祀。曰門。行。庶士庶人一祀。或戶。或竈。

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

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

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

君子之教人也。必由其本。祭者。教之本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上順于鬼神。外順于君長。內孝于親。如此之謂備。惟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

君子非有大事則不齊。非有恭敬則不齊。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欲。專致其精明之德也。

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頖宮。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

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
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稾
鞂之尚明之也大羮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
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
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于祼聲莫重于升歌舞莫重
于武宿夜
祭有十倫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
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

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
上下之際焉
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
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
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
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
物內則盡志
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惟有德之君爲能
行此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

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尸至尊以至尊
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故明君在上
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古之人曰善終者如始
餕其是已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
觀政矣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
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
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
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與施

惠之象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
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
以觀政矣故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大夫祭器不
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祭祀不祈不麾蚤不樂葆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
薦不美多品
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俎以骨爲主骨有貴賤
殷人貴髀周人貴肩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

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

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擇其毛而卜之吉養之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家造祭器為先

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于丘木

餕餕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畏萬民服

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何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子曰九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不敢以卑廢尊也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

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

祭天以煙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祭地以埋為歆神之始以血為陳饌之始宗廟以灌為歆神之始以腥為陳饌之始然則天地宗廟皆以樂為致神之始故曰大祭有三始

孔子曰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于東方朝市之于西方失之矣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奥夫奥者老婦之祭也盛于盆尊于瓶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爲由也而不知禮乎

有神降於莘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對曰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馨香其惠足以同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則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麄穢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

宮之奇告虞公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

史嚚曰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之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章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穀梁曰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太祝掌六祝之辭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

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
五曰攻六曰說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
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
曰齍號六曰幣號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
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
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
享右祭祀

祭祀之禮本紀三 郊 社 宗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
兆于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于其質也器用陶匏
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
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
日以至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
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
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上帝之牛角繭栗必在滌三月后稷之牛惟具所以
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
大報本反始也

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以其祖配
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以配月
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于東
祭月于西以別內外以端其位
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

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
酒政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
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
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以饗
帝於郊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於郊而風

雨節寒暑時
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
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
成羣立社曰置社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于北墉下答陰之義也
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
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于地取

法于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
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惟爲社事單出里惟爲
社田國人畢作惟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
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
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地官大司徒設社稷之壝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
宜木名其社與野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社稷

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

州長以歲時祭祀州社

大宗伯以血祭社稷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大師帥有司立軍社奉主車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諸侯五大夫

三適士二官師一廟士庶人無廟四時祭于寢

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

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祭皇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

大宗伯祼享先王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守祧掌先王先公之廟祧若將祭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黝堊之其遺衣服藏焉將祭則授尸

隸僕掌五寢埽除糞灑之事祭祀修寢

小吏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上春釁玉鎮及寶器若遷寶則奉之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

嘗則不烝烝則不礿

孫可爲皇父尸子不可爲父尸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可也

孫爲王父尸于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

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尸神象也祝將命也縮酌用茅明酌也明水涗齊貴新也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夫人尸飲
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在
廟中則全于君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入廟門則全
于臣全于子
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
至也
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
閒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
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
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直祭祝于
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遠
諸人乎祭于祊尙曰求諸遠者與
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羹定詔于堂三詔皆不同
位盖道求而未之得也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殷人尚聲
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
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閒也周人尚臭臭陰達于淵泉
灌以圭璋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
達于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
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內然
後會于太廟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君
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
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

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及入舞宮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
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
之祭也與境內樂之
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
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
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
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致齊于內散齊于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

孝子將祭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修宮室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薦俎豆序禮樂備百官于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與神明交。

孝子之祭其立也敬以詘其進也敬以愉其薦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于面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致愛則存致慤則著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禘嘗之義大矣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

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動乎下和之至也。

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古者于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

凡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飲養陽氣故饗禘有樂食養陰氣故食嘗無樂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熟其殽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

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饗之也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雁

月朔必薦新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腥肆爓腍不知神之所饗也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大廟示不敢專也

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

鼎有銘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

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

祭祀之禮本紀四 郊見 告朔 山川 [illegible]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左傳曰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胡傳曰魯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 僖公三十一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胡傳曰乃不郊爲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牛不稱牲未卜日也 宣公三年

九月辛丑用郊胡傳曰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釁叩其鼻血以薦也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況敢用人乎 成公十七年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襄公七年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 定公十五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穀梁子曰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卽變異也 成公七年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左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胡傳曰猶朝于廟者其不已之詞 文公六年

大雩左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胡傳曰大雩者雩于上帝用盛樂也 桓公五年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

下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從其方

天子祭天下各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餘視伯子男

孟春之月乃修祭典祀山林川澤

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季冬乃畢山川之祀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夏四月猶三望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封內者則不祭然則曷爲三望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惟泰山河海潤于千里故望〈僖公三十一年〉

學習樂
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行事必以幣
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于所征之

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
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于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昔
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
二主自桓公始也

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
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天子命有司特牲告社告所以征之事而受命焉
主車主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于道左社主
居于道右

司巫若國大旱帥巫而舞雩

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
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名曰雩禜于南郊之旁命樂正
習盛樂舞皇舞

仲春之月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祀高禖天子親往
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
于高禖之前

大宗伯國有大故旅上帝及四望

小宗伯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

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
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于是乎禜之

梁山崩晉侯召伯宗重人曰國主山川山崩川竭君
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秪取誣焉天
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
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

疾病乃行禱五祀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禱祠以時招梗禬禳之事以
除疾殃

男巫春招弭以除疾病

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
子乃難以達秋氣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

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商之
興也檮杌次于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鸑
鷟鳴于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于鄗是皆明神之志

者也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帶卒國人懼壬寅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霄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 昭公七年

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

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昭公七年

叔向問子產曰寡君疾病卜曰實沈臺駘爲祟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其季世曰唐叔虞有文在手曰虞遂名之成王封太叔於

唐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昭公元年

五行之官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獻子曰誰氏之五官也曰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熙爲玄冥此三祀也顓頊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有子曰

句龍爲后土此二祀也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穀梁

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屬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祭典有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國語

西紀曲禮月令禮運禮器郊特牲玉藻祭法祭義祭統儀禮內事祭用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一

錫山日齋黃　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侯父叅閱

貢賦之禮本紀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島夷皮服。冀州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兗州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青州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徐州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揚州

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荊州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豫州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梁州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厥貢惟球琳琅玕。雍州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禹貢

初稅畝。魯宣公十五年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魯哀公二年

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且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魯哀公三年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秕。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秕。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粟米人之上食。柰何其以養鳥。夫君者

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烏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爲一體也

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薄疑曰不然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曰其父死于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

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可遷矣已上春秋傳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焉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已上周禮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祭用數之仂喪用三年之仂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已上王制

貢賦之禮統紀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歲倍此由課多也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虞人反裘而負薪也徒惜其毛而不知皮盡而毛無所傅

秦舍地而稅人收大半之賦

漢高祖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官用以定賦

文帝詔賜天下民租之半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廑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

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唐始定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一曰租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粟二石二曰調每丁隨鄉土所出歲輸絹或綾絁共二丈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日為絹三尺

代宗始以畝定稅斂以夏秋

德宗時楊炎為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為定而均收之

神宗患田賦不均詔司農重定方田及均稅法要之天下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歲以九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其稅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租額稅數為限舊嘗收蹙奇零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為升絹不滿十分而收為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凡越額增數皆

禁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溝路墳墓皆不立稅

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朕不受獻也

光武詔曰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

和帝時南海獻荔枝龍眼奔騰險阻死者繼路臨武

長唐羌上書陳狀。帝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大官勿復受獻。

安帝詔曰凡供薦新味多非其節或鬱養强熟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順時育物乎傳曰非其時不食自今當奉祠陵廟及給御者皆須時乃上。

順帝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礱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還之。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爲貢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太宗謂朝集使曰任土作貢布在前典當州所產則充庭實比聞都督刺史邀射聲名厥土所賦或嫌其不善踰境外求更相倣效遂以成俗極爲勞擾宜改此弊不可更然。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絕學士錢徽懇諫罷之。帝密戒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宋太祖詔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眞宗時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俾其進龍花蕊帝怒黜愈。

孝宗詔諸路或假貢奉爲名漁奪民利果實則封閉園林海錯則强奪商販至於禽獸昆蟲珍味之屬則抑配人戶致使所在居民以土產之物爲苦仰州軍條具土產合貢之物聞於朝當議參酌天地宗廟陵寢合用薦獻及德壽宮甘旨之奉止許長吏修貢外其餘一切並罷州郡因緣多取以違制坐之。以上二十一史

經制之禮本紀

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

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

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五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經土地而井牧其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

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疆予任甿。以土均平政。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

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稅。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

工以飭財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

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

泲。其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二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其穀宜五種。周禮已上

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為田八萬一千億畝。方百里者為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王制

理財之禮統紀一（鑄錢 造幣 輸粟 課馬 賣爵 煑鹽 募田 鹽鐵 入奴婢 均輸）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疋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孝惠時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于是募民能輸及轉粟于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

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修矣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耻辱焉當是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幷豪黨之徒以武斷于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上無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

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抏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

其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

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于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于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于此

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蹛無所食議令

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

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于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

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

遣大將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仍再出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皆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

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

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

山東被水菑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蹛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冶鑄煑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

重困

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

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以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

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而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

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

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大農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釱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

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

諸賈人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筭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筭商賈人軺車二筭船五丈以上一筭

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於是以式爲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并爲齊太

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九卿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置均輸以通貨物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

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

得行其後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惟真工大姦乃盜爲之

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

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

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已上平準書

理財之禮統紀二 散則將則帛賤商穀 商賈務發積貯貴粟

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

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

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民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

民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故民人以垣墻為藏閉。天子以四海為匣匱。

三桓專魯。六卿分晉。不以鹽鐵。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姓。在蕭墻而不在朐邴也。

李悔多實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者。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兩盈。而況于人事乎。故利於此者。必耗於彼。

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鹽鐵論

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

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

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

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

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

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

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歲熟取穀予之絲漆繭凶取帛絮與之食太陰在卯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

倚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馬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

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耶。

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樹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

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閒千樹
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
萬家之城帶郭千畝。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
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
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
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
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
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醬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

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个。其軺
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
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
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
革千石。漆千斗。蘗麴鹽豉千答。鮐鮆千斤。鯫千石。鮑
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
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貪賈三之。廉賈
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
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
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
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
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
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
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
賢人深謀于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
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于富厚也。壯士在軍。攻城
先登。陷陣卻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
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

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
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
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
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
富厚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
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矜。必
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為
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
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

畫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
夫纎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塚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貨殖傳

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作重幣行之於是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行之亦不廢重於是有子權母而行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民離而財匱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弗聽卒鑄大錢 周語

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并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若粟多而財有餘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皆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

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用之在上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忘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

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遨遊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

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

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晁錯

理財之禮 統紀三 節用 通商 開籍 謹侯 務農 貴粟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可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牧民

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 士經

末產不禁則野不辟

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

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於其

間則上下相疾

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之不止雖大國必危夫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眾鄉分治也 權修

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於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鄣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立政

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 乘馬

王主積于民霸主積于將士衰主積于貴人亡主積于婦女珠玉故先王慎其所積 一日不食比歲歉三日不食比歲饑五日不食比歲荒七日不食無國土十日不食無疇類盡死矣 樞言

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而衣服修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雜文采本資少而末用多者侈國之俗也

粟行於三百里則國毋一年之積粟行于四百里則國毋二年之積粟行于五百里則衆有饑色 八觀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穉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穉也謂之逆 重令

陰陽進退滿虛亡時其散合可以視歲惟聖人不爲歲能知滿虛奪餘滿補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

先王知衆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也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

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 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敺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 治民

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劒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窑也 七臣

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食 禁藏

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陰凍釋而秇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內耳也 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 乘馬

桓公曰吾何以爲國管子曰惟官山海爲可耳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曰海王之家謹正鹽筴 海王

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故民力可得而盡 利出

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

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親君若父母　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視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　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　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五者不可畢用故天子籍於幣諸侯

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　穀賤則以幣予食布帛賤則以幣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　玉起于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南西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絶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也　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

賈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什去九 臣乘　春十日不害耕事夏十日不害耘事秋十日不害斂實冬二十日不害除田此之謂時作 國軌　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饘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 權數　凡不能調民利者不可以爲大治　一歲耕五歲食粟賈五倍一歲耕六歲食粟賈六倍二年耕而十一年食富能奪貧能予乃可以爲天下善爲天下者毋

曰使之使不得不使毋曰用之使不得不用　海內玉幣有七筴陰山之礝碈一燕之紫山白金一發朝鮮之文皮一汝漢水之右衢黃金一江陽之珠一秦明山之曾青一禺氏邉山之王一 揆度　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　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守國者守穀而已矣 輕重　金生而粟死粟死而金生金一兩生於境內粟十二石死於境外粟十二石生於境內金一兩死於境外

國好生金於境內則金粟兩死倉府兩虛國弱好生粟於境內則金粟兩生倉府兩盈國強
今夫蛆蟓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爲蛆蟓蚼蠋亦大矣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
已上商子

理財之禮統紀四 均輸 和糴 戶役 酒榷 市舶 營田 度牒 坊務

漢武帝用桑弘羊言置均輸官于郡國盡籠天下之貨貴則賣之賤則買之使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物價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

漢章帝尚書張林言縣官宜自交阯益州上計吏來市珍寶收採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詔議之尚書僕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商販無異非明主所宜行帝不從

唐德宗以宦者爲宮市使置白望數百人抑買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名爲宮市其實奪之諫官御史數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頗嘉納以問判度支蘇弁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游手萬家無生業仰宮市取給上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宋太宗詔宮中買物有原不出產處毋得抑配擾民

宋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仁宗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內侍參

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務一切收市擾人甚矣乃申舊令使皆給實直其間內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宜以見錢售之

真宗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進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仍令優與其直

神宗制置三司條列司始制均輸法以通天下之貨制爲輕重歛散之法使富商大賈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權假發運使以錢貨資其用度俾周知財賦有無而移用之得以從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所當供辦者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以發運使薛向領其事時議多以爲非後迄不能成

神宗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爲兼幷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京師置市易務

徽宗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戸願請比歲例增給詔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紬絹計綱赴京

孝宗臣僚言熙寧初創立市舶以通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待價懷遠之意實寓焉

蘇軾曰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自與商賈爭利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

捐五百萬緡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矣

魏文侯相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糴一使人通足價平則止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

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

唐都關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歲不登天子常就東都以就食玄宗時有彭果者獻策請行和糴于關中自是京師糧廪溢羡玄宗不復幸東都

德宗時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實邊存轉運以備時

貞元四年詔京兆府于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

先給價值然後收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于時價或先歛而後給直追集停擁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樂輸

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熟請畿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戸督陌有稽違則追蹙鞭撻甚于稅賦號爲和糴其實害民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于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俟歲儉卽減價糶與貧民

眞宗景德元年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自兵罷後凡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卽止市糴其後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陝西增糴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歛散未得其宜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豫給令隨稅納斛斗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其青苗法以錢貸民春散秋歛取二分息

司虣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

之

漢典有酒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

文帝詔戒爲酒醪靡穀

武帝初榷酒酤

昭帝詔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自占租賣酒升每四錢

唐初無酒禁肅宗以稟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

德宗罷酒稅官自置店收利以助軍費

唐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務。

宋置諸州麴務再下酒麴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翟思請諸郡醋坊日息調度之餘悉歸常平。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新芻凡疏材木材畜聚之物。

唐德宗時始用戶部侍郎趙贊稅天下竹木十取其一以爲常平本。

漢宣帝五鳳中耿壽昌白增海租蕭望之言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復與民魚乃出。

均人凡均力役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

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漢高祖初爲算賦。

齊高祖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也頃民

僞已久乃至竊注爵位盜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版停私而去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改籍書終無得實以何料算能革斯弊

唐令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每里設正一人掌案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坊正在田野居者爲村別置村正

唐制凡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

凡里有手實法歲終具民之年與地之濶陿爲鄉帳。鄉成於縣縣成於州州成於戶部

凡天下戶口其貧産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

代宗敕天下戶口委制使縣令據見在實戶量貧富等第科差不得依舊帳籍

宣宗詔州縣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科差簿送刺史檢署訖鏁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科差

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

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
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
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
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秦始皇令百姓納粟一千石拜爵一級

漢靈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
於西園立庫以貯之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
五百萬

唐肅宗御史鄭叔清奏請側敕納錢百千與明經出
身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

宋孝宗詔曰鬻爵非古制也自今除歉歲民願入粟
賑饑有裕於衆聽取肯補官其餘一切住罷見在綾
紙告身繳赴尚書省毀抹

唐玄宗天寶末安祿山反楊國忠遣御史崔衆至太
原納錢度僧尼道士旬日得百萬緡

穆宗時李德裕言初徐德與爲壇泗洲募人爲僧以
資上福人輸錢三千淮右小民規影傜賦失丁男六
十萬不爲細變

宋神宗熙寧元年錢公輔言祠部遇歲饑河決鬻度
牒以佐一時之急自今宮禁恩賜度牒裁減稍去剩
度之冗是年因公輔始賣度牒

熙寧二年賜五百道度牒付陜西宣撫司易見錢糴
穀七年又給五百道付河東運司修城

高宗紹興七年有言欲多賣度牒者高宗曰一度牒
所得不過三百文一人爲僧則一夫不耕其所失豈
止一度牒之利

漢武帝始筭商車

唐肅宗兩京陷沒民物耗弊乃籍江淮富商右族貲
貨十收其二謂之率貸

德宗國用不給借富商錢約罷兵乃償之搜督甚峻
復稅間架筭除陌錢

宋太祖詔所在不得苛留行旅齎裝非有貨幣當筭
者毋得發篋搜索又詔榜商稅則例于務門毋得擅
改更增損及創收

太宗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
得收其筭

太祖令樸買坊收抵當至元初亦有此法有以銀五十餘萬兩樸買天下差發者有以銀五萬兩樸買燕京酒課者有以銀一百萬兩樸買天下河泊橋梁渡口者

神宗元豐中王安石行新法既罷坊場河渡又并祠廟罷之募人承買

哲宗御史中丞傅堯俞言監司以今歲蠶麥並熟催督積年逋負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積年之欠且令帶納一料候秋成更令帶納

孝宗時朱熹言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曹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羸餘以相補助貧民有所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

光宗時趙汝愚言諸縣措置月椿錢其間名色類多違法最為細民之害試舉其大者則有曰麴引錢曰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骨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巳上

二十一史

司市之禮本紀

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車不粥于市宗廟之器不粥于市犧牲不粥于市戎器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姦色亂正色不粥于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于市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

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王制二則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凡治市之貨賄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

使微。
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聽。期外不聽。
廛人掌斂市紋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者。

斂而入于膳府。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布之不售。貨之滯于民用者。以其賈買之。褐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柢。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已上周禮

救荒之禮本紀

晉薦饑。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之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僖公十三年
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叔

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僖公十四年
大饑。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襄公十年

魯饑臧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齊大旱春饑景公問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對曰凶年力役不興馳道不修祈以幣玉祭祀不懸祀以下牲自貶以救民之禮也哀公二年

山東大蝗姚崇曰蝗滿山東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食苗曾不救乎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

成災明皇乃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呑蛭而疾愈孫叔殺蛇而致福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矣

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釋之

河南北江淮荆襄陳許等四十餘州大水溺死者二萬餘人陸贄請遣使賑撫德宗曰聞所損殊少卽議優恤恐生姦欺贄奏曰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則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今遣使巡撫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苟不失人何憂乏用乃遣中書舍人京兆奚涉等宣撫諸道水災

憲宗因南方旱饑遣鄭敬等宣慰賑恤將行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官値歲饑穀價日增或請抑

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既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宋仁宗時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全活流民五十餘萬已上二十一史

一穀不升謂之慊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韓詩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二

錫山日齋黃廣無蛙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佚父參閱

富國之禮統紀（帑藏　斂收　外計　鹽鐵　茶　鑛　禁）

漢制。大司農卿一人。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主帑藏。

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諸物衣服寶貨珍膳之屬。凡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皆屬焉。後漢始以屬司農。水衡都尉主上林苑。後漢省之。并其職於少府。

唐制。戶部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其屬有四。一曰戶。掌戶口土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之事。以租庸調斂其物。以九等定天下之戶。二曰度支。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涂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三曰金。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四曰倉。掌天下軍儲出納租稅祿糧倉廩之事。以義倉。常平倉。備凶年平穀價。

唐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皆歸大盈庫。供天子給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憲宗元和二年。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縣千四百五十三。天除鳳翔等十五道。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辦。止於浙東西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三萬餘人。

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宋太祖以軍旅饑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人。始於講武殿置封樁庫。嘗欲積縑帛二百萬易胡人首。

太宗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復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

陳傅良曰。唐代宗時。劉晏掌江淮鹽鐵之榷。歲入六

百餘萬緡。是時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憲宗時作元和國計錄。天下二十三道。而十五道不申戶口。而歲租賦所倚辦者八道。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江鄂。曰宣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南齊高帝時。奉朝請孔顗上書曰。鑄錢之弊。在輕重屢更。重錢之患。在於難用。而難用為無累。輕錢之弊在於盜鑄。而盜鑄為禍深。人所以盜鑄。而嚴法不能

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所以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其輕重可得貨之宜也。以為開置錢府。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則府庫以實。國用有儲。

真宗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富民十六戶主之。

周禮。鹽人掌鹽人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

唐劉晏為鹽鐵使。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其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其後乃至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居其半。宮闈服御。軍饟百官祿俸。皆仰給焉。

宋初鹽鈔未行。是時於建安軍置鹽倉。乃令真州發運。是時李沆為發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

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

陝西河東顆鹽。舊法官自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鹽。任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般運之費。

唐德宗初。稅茶。凡出茶州縣。及商人要路。每十稅一。以所得稅錢。別貯。若諸州水旱。以此錢代其賦稅。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

仁宗初建茶務。歲造大小龍鳳茶。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

神宗熙寧七年。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

管子曰。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銚。若其事立。行服連軺輂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若其事立。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

唐太宗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帝曰。朕之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

專言稅銀之利。欲以桓靈待我耶。迺出萬紀。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刓敝。每念茲事。深疚於懷。未能捐金於山。豈忍奪人之利。自今桂陽監歲輸銀課。宜減三分。

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礬利。開成三年罷之。以礬。山歸州縣。

宋太祖命晉州制置礬務。許商人輸金帛絲綿茶及緡錢。官以礬償。已上二十一史

漕運之禮統紀

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　兗州。浮于濟漯。達于河。　青州。浮于汶。達于濟。　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　揚州。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荊州。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豫州。浮于洛。達于河。　梁州。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雍州。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禹貢

吳城邗溝。通江淮。

大司農鄭當時言。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

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上以為然。

諸葛亮在蜀。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魏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後魏自徐揚州內附之後。經略江淮。轉運中州以實

邏鎮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濟滙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

隋文帝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于蒲陜虢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置募運米丁又於衛置黎陽倉陜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發河南諸郡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又發河北諸郡開永濟渠引沚水南達于北河通涿郡

唐都關中歲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不過二十萬石

玄宗時裴耀卿請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栢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餘

裴耀卿請罷陸運而置倉河口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京師益漕魏濮等郡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

代宗時劉晏領漕事晏卽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

河陰斗米費錢百二十晏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斗米減錢九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

宋朝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爲本故置三轉般倉於眞楚泗三州以發運官董之江南之船輸米至三倉卸納卽載官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

其家汴船詣轉般倉。漕米輸京師。往來摺運。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

元都于燕。去江南極遠。而百司庶府之繁。衛士編民之衆。無不仰給于江南。自伯顏獻海運之言。而江南之糧。分為春夏二運。至京師者歲多至三百萬石。

元初糧道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灤旱站。陸運至淇門。一百八十餘里。入御河以達于京。後又自任城分汶水西北流。至須城之安民山。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阿。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後因海口沙壅。又從東阿陸轉至二百里。抵臨清。下漳御至京。

至元二十六年。以壽張縣尹韓仲暉等言。自安民山開河北至臨清。凡二百五十里。引汶絶濟。直屬漳御。建牐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近。以節蓄洩。賜名會通河。巳上二十一史

屯田之體統紀

漢文帝從鼂錯言。募民徙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

昭帝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宣帝後將軍趙充國將兵擊先零羌。充國言擊虜以殄滅為期。願罷騎兵屯田。計度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騎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且條上留田便宜十二事。

曹操從棗祗請建置屯田。以祗為屯田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

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斷。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司馬懿督兵伐吳。欲廣田蓄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為昔破黃巾為屯田積穀

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巳定事在淮南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且田且守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得七萬之衆五年之食

晉羊祜鎮襄陽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儲及其季年有十年之積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每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種糧使償所負粟一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何承矩爲屯田使於凡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發諸州兵萬八千人給其役於雄莫霸等州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定水灌溉

虞集爲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受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世襲如軍官之法（已上二十一史）

恤民之禮本紀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堯典

政在養民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大禹謨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皋陶謨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五子之歌

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太甲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盤庚

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康誥

用顧畏于民喦　民若有功。召誥

治民祇懼不敢荒寧　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無逸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鄘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魏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檜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雁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

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

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已上小雅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大雅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周禮

省災之禮 本紀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堯典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高宗肜日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晳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洪範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十月之交

已。已。日有食之。胡傳曰。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精曆筭者。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隱公三年

螟。胡傳曰。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

曰蟊。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詩去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隱公五年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胡傳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隱公九年

有年。胡傳曰。桓有年。宜大有年。存而不削者。緣二公獲罪于天。宜得水旱凶荒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

也。故以爲異。特存耳。桓公三年

無氷。胡傳曰。周官凌人之職。頒氷于夏。今仲冬燠而無氷。則政治縱弛所致。故書。桓公十四年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胡傳曰。前此五國連衡。旅拒王命。後此齊桓晉文更覇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爲法度廢絶。威信凌遲之象著矣。莊公七年

冬。多麋。胡傳曰。麋多則爲異。以其害稼也。害稼則及人矣。莊公十七年

秋。有蜮。胡傳曰。蜮含沙射人。魯人闢于朝。魯史書于策。何也。蓋蜮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惡氣之應也。莊公十八年

大無麥禾。胡傳曰。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莊公二十八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僖公冬

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著其勤也（僖公三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左傳曰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胡傳曰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祭於物象之變亦審矣（僖公十六年）

秋大雨雹胡傳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雹者戾氣也陰脅陽臣侵君之象政在大夫萌於此矣（僖公二十九年）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左傳曰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胡傳曰孛惡氣所生闇亂不明之象斗綱紀星也紀綱彗者所以除舊布新也後此宋弒昭公齊弒懿公晉弒靈公天之示人顯矣（文公十四年）

秋螽胡傳曰宣公虛內事外去實務華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冬蝝生胡傳曰始生曰蝝旣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

饑胡傳曰春秋饑歲多矣書于經者三宣公獨有其二（宣公十五年）

冬大有年程氏曰宣公弒立水旱饑饉史不絕書是

冬乃有大年所以爲異（宣公十六年）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劉絢曰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綏于遷主言災則不恭自見（成公三年）

梁山崩左傳曰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國主山川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伯宗請見之不可遂告而從之胡傳曰山川崩竭當時諸侯未有戒心故六

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成公五年）

冬有星孛于大辰申須曰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愼曰若火作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皡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壬午胡傳曰大辰心也心爲明堂天子之象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孛星加心象天子適庶將分爭也（昭公十年）

大雨雹季武子問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

而出之其藏冰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以風壯而以風出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災誰能禦之（昭公四年）

八月乙未地震左傳曰萇弘曰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昭公二十三年）

有鸜鵒來巢左傳曰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胡傳曰鸜鵒不踰濟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陰居陽位臣逐君象也（昭公二十五年）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僖公十四年）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左傳曰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僖公十五年）

夏大旱左傳曰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僖公二十一年）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胡傳曰哀公問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况君乎是故

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夫子書此蓋除惡於微慮患於豫之意（僖公三十三年）

春王正月雨木冰胡傳曰雨而成冰封著于樹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沙隨苕丘之事（成公十六年）

冬十月隕霜殺菽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定公）

秋宋大水左傳曰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浡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莊公十一年）

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應饑（襄公二十八年）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災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昭公九年）

宋衛陳鄭災左傳曰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梓慎登大庭庫望之曰宋衛陳鄭火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亦不復火方鄭之火也子產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昭公十八年）

鄭大水龍鬬於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弗我覿也龍鬬我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昭公二十一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天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

禨也。若無禨德。又何禨焉。若德之禨。禨之何損。乃止。（昭公二十六年）

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不禜。（哀公六年）

桓宮僖宮災。左傳曰。桓僖災。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

愼守。宮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蓋桓僖親盡。其宮無以存也。（哀公三年）

冬十有二月。螽。左傳曰。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哀公十二年）

軍伍之禮統紀

大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周禮）

管子曰。作內政。而寄軍令。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

有良人。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游。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

死。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强。君有此士也三萬人。方行天下。以誅無道。以屛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二十國爲州。州有牧。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班固志

漢調兵之制。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二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爲庶民。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

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爲方鎭兵。及其末。强臣悍將。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京師。曰禁軍。

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道皆置府。三年更以道爲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車騎府統之。六年廢十二軍。既而復之。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太宗貞觀十年。總置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隸諸衛。

宋兵制大槩有三。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備征戍。曰禁軍。諸州之鎭兵。以分給役使。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在所防守。則曰鄉兵。又有蕃兵。其法團結塞下。隊伍旗幟。營壘器械。一如鄉兵之制。已上二十一史

宮禁之禮統紀

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辨外內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則執燭。

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

作宮衆則令之

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內外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奉書以使於四方。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趨。（已上周禮）

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三百人。

漢京師有南北軍。南軍衛尉主之。

武帝時置期門羽林。

後漢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五官中郎將。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

中。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戶。出充車騎。左右僕射。主虎賁郎習射。左右陛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中郎。侍郎。郎中。節從。皆羽林中郎將。羽林郎。皆掌宿衛侍從。常選漢陽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補。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禁軍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從禁軍。太宗時置百騎。武后時改爲千騎。睿宗時增至萬騎。肅宗時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軍。

十六衛。曰左右衛。曰左右驍衛。曰左右武衛。曰左右威衛。曰左右金吾。曰左右領軍。曰左右監門。曰左右千牛。每衛有上將軍。有大將軍。有將軍。自左右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巡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

宋志。禁兵者。天子之衛兵也。殿前侍衛二司總之。其最親近扈從者。號諸班直。其次總於御前忠佐軍頭司皇城司騏驥院。皆以守京師備征伐。其在外者。非屯駐屯泊。則就糧也。太祖令天下長吏擇本道驍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

仁宗公主以夜入宮。左正言王陶言周禮閽人掌宮門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宮之令。糾其出入。謹嚴周衛。杜絕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惲。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未辨眞僞。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略無譏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勘劾。

同知諫院司馬光言。式律夜開宮殿門。及城門者。皆須有墨敕魚符。其受敕人具錄所開門并出入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大將軍以下。俱詣閤覆奏。御注聽。卽請合符門鑰。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內外並立隊。然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符雖合。不勘而開。若勘符不合而爲開。及不承敕而擅開閉出入者。其刑名輕者徒流。重者處絞。已上二十一史

京衛之禮統紀

漢中尉秦官掌徼巡京師武帝更名執金吾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

唐初始置軍府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鐮二隊具火鑽一胸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

宋於京畿四面置輔郡以潁昌為南輔以襄邑縣建名輔州為東輔鄭州為西輔澶州為北輔詔四輔屏翰京師（已上二十一史）

田獵之禮本紀

田獲三品有功也（巽）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無逸）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大叔于田）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還）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駟驖）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七月）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田車既

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
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
大庖不盈。（車攻）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
從其羣醜。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
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
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吉日）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曲禮）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
充君之庖。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
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
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
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王制）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
者亡其國。（郊特牲）

春正月。公狩于郎。胡傳曰。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
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
以狩。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如鄭有原圃。秦有具
囿。皆常所也。非其所而必書。是春秋謹微之意。（桓公四年）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穀梁子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
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公與齊侯
不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
非人子矣。（莊公五年）

秋蒐于紅。公羊子曰。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于是
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
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桓莊之狩必
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昭公八年）

大蒐于比蒲。胡傳曰。三綱。軍政之本。君有三年之感
而國不廢一日之蒐。則無本矣。曰大蒐。越禮也。（昭公十一年）

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
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
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

官君子韙之（昭公二十年）

大蒐于昌間胡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非馳射擊刺之末也今魯國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舞八佾旅泰山其宰則據大都執國命政本亡矣何蒐爲（昭公二十二年）

春西狩獲麟左傳曰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胡傳曰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哀公十四年）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禰亦如

之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禁厲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

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大司馬中春教振旅以旗致民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弊獻禽以祭社

中夏教茇舍羣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遂以苗田車弊獻禽以享礿

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太常諸侯載旂軍吏

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書其事與其號焉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徒皆行及表乃止三

鼓摝鐸。羣吏奬旗。車徒皆坐。又三鼓。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旣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

之。小禽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奬鼓皆駴。車徒皆譟。徒乃奬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已上周禮

田獵之禮統紀 歷代田獵志

湯出見張網四面。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罹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解其三面。止置一面。更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不用命者。乃入吾網。漢南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矣。歸者四十餘國。

西伯將出獵。卜曰。非龍非彨。非熊非羆。非虎非貔。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大吉。西伯齋三日。田于渭之陽。見呂尚坐而漁。與語大悅。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因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載之歸。立爲師。謂之師尚父。

孟孫獵得麑。使西秦巴持之。其母隨而呼之。西秦巴不忍而與其母。孟孫適至求麑。對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爲其子傅。曰。夫子不忍麑。又且忍吾子乎。

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天雨。君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不一會期哉。乃往自罷之。魏于是始強

於諸侯。

漢武帝獵長楊。召見司馬相如。相如請爲天子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爲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藉此三人爲辭。其卒章歸之節儉。因以諷諫。

漢武帝獵新秦中。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停徼。誅北地太守以下。

漢成帝從胡客大校獵。宿萯陽宮。命左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歐漢中。張網羅罝罘。捕熊羆虎豹之屬。載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阹。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楊雄上長楊賦。藉翰林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

唐太宗獵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前及馬鐙。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

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于一獸。上悅。爲之罷獵。

唐太宗狩驪山。時陰寒晦冥。圍兵斷絕。上登山望見之。顧謂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墮軍法。刑之。則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之。

唐武宗獵太白原。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武宗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武宗出畋稍希。五坊無復橫賜。

後唐明宗敕解縱五坊鷹隼。內外無得更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明宗曰。不然。朕昔常從武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稼無幾。以是思之。獵有損無益。故不爲耳。

宋太祖獵近郊。賜宰相樞密使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侍衛諸軍校皆錦袍。五方以鷙禽細犬從出城。每行數里。召衆官飲。至頓賜食。上每中禽。從官貢馬稱賀。親王以下。射中者賜馬。

宋太宗畋近郊。詔曰。三田之制。一曰乾豆。謂腊之以

供祀。今既親射獲禽。宜奉先登俎付所司薦享太廟。著于令。

宋仁宗獵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以旗鼓。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天子按轡中道。親挾弓矢而獲禽。至楝店。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嘆其衣食麤糲而能享壽。各加恩勞遣。衛士奏技。駕前掉鞅挾槊決勝。免民田在圍內租稅一年。已上宋史

田獵之禮統紀 禁令 法從

前期十日。兵部徵衆庶循田法。虞部量地廣狹。表所田之野。本司建旗於所田之後。前一日未明。諸將各帥士徒集旗下。不得諠譁。旗弊後至者罰。

百官設行宮殿便坐并設王公從官坐帳。

旌門建旗以表領軍將軍一人。將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

收禽吏二十四人。配護軍十二兩。

校獵之官着袴褶。有帶二品以上備鞘鞬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

將領部曲先獵一日布圍。

殿中郎率護軍部曲在大司馬之後。尚書僕射以下。會宣武場列爲重圍。

設留守填街位雲龍門外。內官道北外官道南。設從官位雲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設先置官位行上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

駕出。剛日發引。次舍如常。皇太子入守。

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嚴。上水一刻。搥一鼓。爲

一嚴上水二刻搥二鼓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雲龍門引仗爲小駕鹵簿百官著朱衣集廣莫門外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搥三鼓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散騎常侍給事黃門散騎侍郎等官劍履上殿正直侍中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印上水五刻皇帝出服通天冠黑袴褶黑介幘乘闟猪車駕六黑騵詣行宮太常陳鼓笳鐃簫角各百二十官戎服騎從鼓行入圍服鈒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見銜枚而進

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于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者不射

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期處而止

大司馬爲屯北旗門二甄師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門入親射禽

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鼓六十陳于皇帝東南西向六十陳于皇帝西南東向皆乘馬諸將皆鼓行赴圍

乃設驅逆之騎百有二十

既設驅逆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王公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駕前有司斂小綏驅獸出帝前一驅過有司整餝弓矢再驅過有司奏進弓矢三驅過帝乃從禽左射之鼓吹皆振每驅必三獸以上帝發抗大綏次王公發抗小綏次諸侯發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

凡射獸自左而射達于左髃爲上射達左耳本爲上射達右耳本爲次射左髀達右䯚爲下射羣獸相從不得盡殺已傷獸不得重射逆向人者不射其面出表者不逐之田

將止虞部建旗于田內雷擊駕鼓及諸將之鼓士徒譟呼諸得禽者獻于旗下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上者供宗廟次者供賓客下者充庖厨餘即于圍下量犒將士服鈒者輸弥而還

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舍正直侍中跪奏還宮制曰可

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爲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

苗獮蒐狩之禮簡戎事也苗者毛取之蒐者搜索之狩者守留之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攫鷙鳥不搏蝮蠆不螫鳥獸虫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豢牢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必反本五穀以祀宗廟餋萬民也今禽獸害稼穡故以田言之孝子巳有三牲必田狩者以爲巳之所餋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也

巳祭取餘獲陳于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禽中者取之鼎之取于國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于澤揖讓之取也 巳上通志略

田獮之禮統紀 箴規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五子之歌

周辛甲之爲太史也命百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冐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

告僕夫 周書

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講大事材不足備器用則君不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于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則君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師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

略地焉遂往陳魚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左氏

梁君出獵見白鴈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鴈駭者梁王怒命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年卜云必須人祀文公曰求雨為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而雨人君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龍登車曰善哉今日獵得善言也 古史

景公田十有八日不反晏子往見衣冠不正公望見晏子下車急曰夫子何遽對曰國人皆謂君好獸無

乃不可乎公曰寡人有吾子猶心有四肢有四肢故心佚寡人有吾子故寡人佚晏子曰若心有四肢而得佚則可令四肢無心乎公乃罷田歸 晏子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猎魚鱉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于是乎禁罝䍡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

翼穀卵蟲舍蚔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而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漢武帝獵長楊司馬相如諫曰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切為陛下不取

漢成帝校獵楊雄從諫曰昔在二帝三王宮室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袤數百

里田車戎馬器械儲偫奢麗誇詡非湯文三驅之意也

桓南郡好獵每田獸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麏兎騰逸叅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爲賊曹叅軍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答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芒也玄自此小差

唐高祖校獵于華池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諫議大夫蘇世長對曰陛下游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見大樂上色變既而笑曰狂發也世長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

唐高宗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津曰油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唐玄宗大蒐鳳泉右補闕崔向疏曰臣聞天子二田將以閱兵講武戒不虞也詩美宣王之田徒御不驚有聞無聲又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則知大綏將下亦有禮焉側聞獵於渭濵有異于是六飛馳騁萬騎騰躍衝翳晉蹴蒙朧越嶄嶮靡樣漿紅塵坐昏白日將暗毛群擾攘羽族繽紛左右戎夾並伸驍勇攢鏑亂下交𠃍霜飛而降尊亂甲爭捷其間豈不殆哉夫環衛而居綦容攸待清道而出行人尚驚如有墜駕之虞流矢之變獸窮則搏鳥窮則攫陛下復何以當之哉惟深思後慮以誡後圖天下幸甚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三

錫山日齋黃　廣無虬父纂述
・木齋華琪芳芳侯父叅閱

軍旅之禮本紀一　貞律 整戎　聲討 干旌　太師 獻俘　●貞戎 軍號

師貞丈人吉无咎。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左次无咎未失常也。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以亂邦也。師

大師相遇言相克也。同人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離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大禹謨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甘誓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胤征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泰誓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牧誓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武成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牛馬。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費誓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鄭風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

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於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陳風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豳風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

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

乘以先啓行　戎車旣安如輊如軒四牡旣佶旣佶
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吉
甫燕喜旣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
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
簟茀魚服鉤膺鞗革　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
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
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

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
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亶
不聰胡傳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
不遑朝矣　已上小雅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
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

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
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
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旣出我車
旣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
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王旅嘽嘽如飛如
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
克濯征徐國　大雅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翩彼
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
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周頌
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
繯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
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
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
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

軍旅之禮本紀二 伐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傳曰衛州吁將修怨于鄭。公問衆仲曰州吁其成乎。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隱公四年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曰王以諸侯伐鄭。爲魚麗之陳。王卒亂。祝聃射王中肩。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桓公五年

齊人伐山戎。胡傳曰齊人齊侯也。稱人。譏伐戎也。齊侯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畧。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貶之以爲好武功者戒也。莊公三十年

衛人伐邢。左傳曰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僖公十九年

夏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僖公二十四年

衛人伐齊。左傳曰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展禽。齊侯未入境。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罄。野無青

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僖公二十六年

秦人伐晉。左傳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

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文公三年）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左傳曰。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雨甚。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襄公十八年）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左傳曰。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於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奉五父立之。蔡殺之。我又與蔡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今陳介恃楚眾。馮陵我敝邑。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陳知其罪。授手於我。用敢獻功。趙

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襄公二十五年）

冬。楚子蔡侯陳侯越人伐吳。左傳曰。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敝邑。卜之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吉孰大焉。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昭公五年）

楚子伐徐。左傳曰。尹喜帥師圍徐。楚子次于乾谿。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其與我乎。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惟是桃弧棘矢。共其王事。齊王舅也。晉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

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豈其愛鼎王
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
而不我與若求之其與我乎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
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
不羹賦皆千乘其畏我乎曰畏君王哉祈父謂子革
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君其若之何子革曰
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遂及乾谿之難 昭公十二年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左傳曰晉圍鼓鼓人或請以
城叛穆子弗許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

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
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
以欲城而邇姦圍鼓三月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
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
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
邑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昭公十五年
楚子伐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
所以怒我而怠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

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
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必攜矣
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
侯逸 桓公八年
鄖人伐楚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鬬廉曰師克在和
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
焉莫敖曰卜之曰卜以决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
蒲騷 桓公十一年
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

扞采樵者以誘之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
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 桓公十二年
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
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
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
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
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
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令德見莫
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

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桓公十三年）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十六年楚伐鄧滅之（莊公六年）

楚子伐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申叔時使齊反王欲縣陳叔時不慶王讓之對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過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宣公十一年）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成公十六年）

吳子欲伐楚問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始病（昭公三十年）

吳伐我左傳曰吳將伐魯王問公山不狃對曰魯雖

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哀公八年）

楚武王侵隨隨人使少師董成王毀軍而納少師少
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
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
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
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
不知其可也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桓公六年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
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

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
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
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于無棣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
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
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僖公四年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若潛
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不可公辭焉
召孟明西乞白乙出師東門之外蹇叔哭曰孟子吾

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爾墓之木拱
矣蹇叔之子哭而送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
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
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僖公三十二年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左傳曰齊侯伐曹討
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
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
反之而又討人難以免矣 文公十五年
公侵鄭左傳曰侵鄭取匡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

使季孟南門入出自東門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
叔文子曰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
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將以為質此羣臣所
聞也今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姒之子惟周
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
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定公六年
邾人戰于升陘左傳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
不設備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
恃也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邾師

于升陘我師敗績（僖公二十二年）
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左傳曰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
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
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
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
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
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
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
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

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
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
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
可也（僖公二十二年）
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左傳曰晉拘宛春于衛且私
許復曹衛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
吏曰以君避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
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
避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

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
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晉侯聽輿人之誦曰原田
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
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
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
恥不如戰也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僖公二十八年）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左傳曰晉師救鄭及
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會聞用師觀
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

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
成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
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
不姦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于親外姓選于舊舉
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
有服章禮不逆矣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
者何必楚彘子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

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師而卒以非夫惟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楚子將飲馬於河而歸伍參欲戰孫叔敖弗欲曰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遂疾進師晉桓子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楚師軍於郯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中夜有聲（宣公十二年）

季孫行父會晉郤克及齊侯戰于鞍左傳曰齊晉戰于鞍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聲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成公二年）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左傳曰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曰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太宰伯州犂侍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側亦以王卒告曰楚之

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楚師宵道晉入楚軍三日穀（成公十六年）

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僖公五年）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左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

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僖公二十七年）

晉人秦人圍鄭左傳曰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

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用之闕秦以利晉惟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僖公三十年）

楚子圍鄭左傳曰楚克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宣公十二年）

楚子圍宋左傳曰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宣公十四年）

公會晉侯圍齊左傳曰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沉玉而濟齊侯登巫山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畏其衆也乃脫歸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襄公十八年）

軍旅之禮本紀四 入獲執敗逆楚 救戍次乞師

秋入衛左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衛師敗績閔公二年

秦人入滑左傳曰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以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師出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

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孟明曰鄭有備矣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僖公三十三年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左傳曰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戰于韓原獲晉侯以歸僖公十五年

鄭獲宋華元左傳曰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華元樂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宣公二年

晉人執虞公左傳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

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惟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鬼神惟德是依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晉滅虢遂襲虞執虞公僖公五年

晉侯執曹伯歸京師左傳曰凡君不道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晉侯既執曹伯諸侯

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成公十五年）

公敗齊師于長勺左傳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莊公十年）

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僖公二年）

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左傳曰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於秦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僖公三十三年）

越敗吳於檇李左傳曰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定公十四年）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胡傳曰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酅弗及罪魯也凡書追者在境內則譏其不預追戎於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譏其深入追齊師至酅是也（僖公二十六年）

齊侯襲莒。杞殖華還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華周對曰。貪貨棄令。亦君所惡也。昏而受令。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襄公二十三年

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

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越及吳平。哀公元年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之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宣公十五年

虞師晉師滅下陽。左傳曰。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懦而不能強諫。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晉帥師會虞滅下陽。僖公二年

楚子滅蕭。左傳曰。楚子圍蕭。師人多寒。王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司馬卯號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

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宣公十二年

次師于郎。以俟陳人蔡人。胡傳曰。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雍榆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莊公八年

王室亂。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也。今王室實

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耻王室之不寧晉之耻也獻子懼與宣子圖之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會黃父（昭公二十四年）

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分取焉若楚遂亡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辭曰子

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秦師乃出（定公四年）

軍旅之禮統紀一（道法　機權　情勢　戰守　火攻　用間　地形）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

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夫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廟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始計）

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居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萁秆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故兵貴勝不貴久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作戰

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

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次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轀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闉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之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守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故知勝有五知可與戰不可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五者知勝之

道也故曰知彼知已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已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已每戰必敗 謀攻

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見勝不過衆人之善知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為多力見日月不為明目聞雷霆不為聰耳古

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為勝敗之政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軍形

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鬬衆如鬬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相生如循環無端孰能窮之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彍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

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兵勢

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故能為敵之司命進而不

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我
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
也我不欲戰雖晝地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
之也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
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
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
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
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
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故

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
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
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敵雖衆可
使無鬬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
兵之極至於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人皆
知我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戰勝
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
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

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
之神 虛實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莫難
於軍爭軍爭之難者以迂爲直以患爲利故迂其途
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軍
爭爲利衆爭爲危舉軍而爭利則不及委軍而爭利
則輜重捐故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
爭利則擒三將軍勁者先疲者後其法十一而至五
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半至三十里而爭利

則三分之二至故軍無輜重則亡無委積則亡故不
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
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兵以詐立以
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
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震掠鄉分衆廓地分
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軍
政曰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視不相見故爲之旌旗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人既專一則勇
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夜戰多

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人之耳目也三軍可奪氣
將軍可奪心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
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
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
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陳此治變者也故
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從銳卒勿攻
餌兵勿適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追此用兵之
法也 軍爭
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圮地無舍衢地

合交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
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故智者之慮必雜
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故
屈諸侯者以害役諸侯者以業趨諸侯者以利用兵
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以有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
有所不可攻也故將有五危必死可殺必生可虜忿
速可侮廉潔可辱愛民可煩此五者將之過也用之
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九變

凡處軍相敵絕山依谷視生處高戰隆無登此處山
之軍也絕水必遠水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水內令半
渡而擊之利欲戰者無附於水而迎客視生處高無
迎水流此處水上之軍也絕斥澤惟亟去無留交軍
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此處斥澤之軍也
平陸處易右背高前死後生此處平陸之軍也凡軍
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處實軍無百疾是謂
必勝丘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
助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凡地有絕澗天

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隙必亟去之勿近也吾遠之敵
近之吾迎之敵背之軍旁有險阻潢井蒹葭林木翳
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也近而靜者恃其險
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
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
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
者樵採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
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

伏而立者儀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肉食者軍無糧也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諭諭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窘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精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兵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令素行者與衆相得也行軍

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隘形者我先居之盈而勿

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六者地之道也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六者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弛吏強卒弱曰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六者敗之道也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兵者動而不迷

聚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地形

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我得亦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諸侯之地三屬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爲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衆

者爲圍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爲死地散地則無戰輕地則無止爭地則無攻交地則無絶衢地則合交重地則掠圮地則行圍地則謀死地則戰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去國越境而師者絶地也四通者衢地也入深者重地也入淺者輕地也背固前隘者圍地也無所往者死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之屬爭地吾將趨其後交地吾將謹其守衢地吾將固其結重地吾將繼其食圮地吾將進其途圍地吾將塞其闕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故兵之情圍則禦不得已則鬬過則從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絶人馬之力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夫覇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

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隳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犯三軍之衆若使一人犯之以事勿告以名犯之以利勿告以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兎敵不及拒
九地

凡火攻有五一曰火人二曰火積三曰火輜四曰火庫五曰火隊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日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軫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

之火發於內則蚤應之於外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
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攻之不可從則止火可發見
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火發上風無攻下風晝風
久夜風止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故以火佐
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強水可以絕不可以奪夫戰勝
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故曰明主慮之良
將修之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
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
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說亡國不可以復存死

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
之道也 火攻

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
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相守
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
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之主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
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
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
紀人君之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
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爲
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間也生間者反報
也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
非聖智莫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
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間事未發而先聞
者間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
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

名令吾間必索知之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
之導而舍之故反間可得而用也因是而知之故鄉
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爲誑事可
使告敵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
必知之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昔殷
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故明君賢將
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
動也 用間

軍旅之禮統紀二

上畧設禮賞別姦雄著成敗中畧差德行審權變下畧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聖人體天賢人法地智者師古（中畧）

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千里迎賢其路遠致不肖其路近是以明王舍近而取遠（下畧）

富之而不犯者仁也貴之而不驕者義也付之而不

轉者忠也使之而不隱者信也危之而不恐者勇也事之而不窮者謀也 農一其鄉則穀足工一其鄉則器足商一其鄉則貨足此謂之三寶人君無以三寶借人借人則君失其威（六韜）

六賊一曰臣有大作宮室池榭遊觀倡樂者傷王之德二曰民有不事農桑任氣遊俠犯歷法禁不從吏教者傷王之化三曰臣有結朋黨蔽賢智障主明者傷王之權四曰士有抗志高節以為氣勢外交諸侯不重其主者傷王之威五曰臣有輕爵位賤有司羞為上犯難者傷功臣之勞六曰強宗侵奪陵侮貧弱傷庶人之業 王者之道如龍首高居而遠望深視而審聽故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而不殺大賊乃發（上賢）

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 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 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

人將動必有愚色 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 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發啓）

天地不自明故能長生聖人不自明故能名彰

天下之人如流水障之則止啓之則行靜之則清與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靜矣（文啓）

大蓋天下然後能容天下信蓋天下然後能約天下仁蓋天下然後能懷天下恩蓋天下然後能保天下

權蓋天下然後能不失天下 順路

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應天道腹心一人主贊謀應卒揆天消變總覽羣謀保全民命謀士五人主圖安危慮未萌論行能明賞罰受官位決嫌疑定可否天文三人主司星曆候風氣推時日考符驗校災異知人心去就之機地利三人主三軍行止形勢利害消息遠近險易水涸山阻不失地利兵法九人主講論異同行事成敗簡練兵器刺舉非法通糧四人主度飲食備蓄積通糧道致五穀令三軍不困乏奮

威四人主擇才力論兵革風馳電掣不知所由伏鼓旗三人主伏鼓旗明耳目詭符印謬號令闇忽往來出入若神股肱四人主任重持難修溝塹治壁壘以備守禦通才三人主拾遺補過應對賓客論議談語消患解結權士三人主行奇譎設殊異非人所識行無窮之變耳目七人主往來聽言視變覽四方之事軍中之情爪牙五人主揚威武激厲三軍使冒難攻銳無疑慮羽翼四人主揚名譽震遠方動四境以弱敵心遊士八人主伺姦候變開闔人情觀敵之意以為間諜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託鬼神以惑眾心方士三人主百藥以治金瘡以痊萬病法算二人主計會三軍營壘糧食財用出入 王翼

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有大勝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擒將之符長九寸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寸却敵服遠之符長七寸警眾堅守之符長六寸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寸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寸失利亡士之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泄者皆誅之 陰符

諸有陰事大慮當用書不用符主以書遺將將以書

問主書皆一合而再離三發而一知再離者分書為三部三發而一知者言三人人操一分相參而不使知情也此謂陰書 陰書

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動莫大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　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莫過狐疑　夫將有所不言而守者神也有所不見而視者明也故知神明之道野無衡敵對無立國 軍勢

夫兩陳之間出甲陳兵縱卒亂行者所以為變也深草蓊翳者所以逃遁也谿谷險阻者所以止車禦騎

也隘巷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拗澤窈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淸明無隱者所以戰勇力也疾如流矢急如發機者所以破精微也設伏詭奇遠張誑誘者所以破軍擒將也四分五裂者所以擊圓破方也因其驚駭者所以一擊十也因其勞倦暮舍者所以十擊百也奇技者所以越深水渡江河也强弩長兵者所以踰水戰也長關遠候暴疾謬遁者所以降城服邑也鼓行讙囂者所以行奇謀也大風甚雨者所以搏前擒後也僞稱敵使者所以絶糧道也謬號令與敵同

服者所以備走北也戰必以義者所以勵衆勝敵也尊爵重賞者所以勸用命也嚴刑罰者所以進罷怠也一喜一怒一與一奪一文一武一疾一徐者所以調和三軍制一臣下也處高敞者所以警守也保險阻者所以爲固也山林茂穢者所以默往來也深溝高壘願以多者所以持久也

凡三軍悅懌士卒畏法敬其將命相喜以破敵相陳以勇猛相賢以威武此强徵也三軍數驚士卒不齊相恐以敵强相語以不利耳目相屬妖言不止衆口相惑不畏法令不重其將此弱徵也三軍齊整陳勢以固深溝高壘又有大風甚雨之利三軍無故旌旗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淸鼙鼓之聲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大勝之徵也行陣不固旌旗亂而相遶逆大風甚雨之利士卒恐懼氣絶而不續戎馬驚奔兵車折軸金鐸之聲下以濁鼙鼓之聲濕以沐此大敗之徵也

凡攻城圍邑城之氣色如死灰城可屠城之氣出而北城可克城之氣出而西城可降城之氣出而南城不可拔城之氣出而東城不可攻城之氣出而

復入城主逃北城之氣出而覆我軍之上軍必病城之氣出高而無所止用兵長久凡攻城圍邑過旬不雷不雨必亟去之城必有大輔此所以知可攻而攻不可攻而止其微

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薜簦笠者其甲冑干櫓也钁鍤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絍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鏺草棘其戰車騎也

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壍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

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衛大櫓前後拒守絕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傍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藜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火雲萬炬擊

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壍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濟大水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絕江 軍器

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也越絕險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也前易後險者車之困地也陷之險阻而難出者車之絕地也圮下漸澤黑土黏埴者車之勞地也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者車之逆地也殷草橫畝犯歷浚澤者車之拂地也車少地易與步不敵者車之敗地也後有溝瀆左有深水右有峻阪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潰陷前不能進後不能解者車之陷地也此十者車之死地也 戰車

凡以騎陷敵而不能陳敵人佯走以車騎返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北踰險長驅不止敵伏我兩傍又絕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而無以返入而無以出是謂陷於天井頓於地穴此騎之死地也所從入者隘所從出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彼寡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也大澗深谷翳茂林木此騎之竭地也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三軍戰於兩水間敵居

表裏此騎之艱地也敵人絕我糧道往而無以還此騎之困地也汙下沮澤進退漸洳此騎之患地也左有深溝右有坑阜高下如平地進退誘敵此騎之陷地也此九者騎之死地也 戰騎

明主鑒茲必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故當敵而不進無建于義矣僵屍而哀之無建于仁矣

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不和于陳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

道者所以反本復始義者所以行事立功謀者所以違害就利要者所以保業守成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

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覇二勝者王一勝者帝

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强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强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强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吳子圖國

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于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强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

之利而引去之士貪于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愼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于戰習于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饑渴務于取遠三曰師旣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起上不能止四曰軍資旣竭薪芻旣寡天多陰雨欲掠無所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鄰不至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解甲而息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

諸如此者擊之勿疑。

有不占而避之者六一曰地土廣大人民富衆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四曰陳功居事任賢使能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六曰四鄰之助大國之援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

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料敵上

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

教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知者爲謀主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三軍進止無當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山之端。治兵上

軍之所至無刊其樹木無發其屋無取其粟無殺其六畜無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應變

暴寇之來必慮其強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氣必衰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也。

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今使一死賊伏于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狼顧何者恐其暴起而害己也是以一人投命足懼千夫 勵士

已上尉繚子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四

錫山日齋黃　廣無埄父纂述

未齋華琪芳芳候父叅閱

任將之禮統紀

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上齋三日至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其將以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辨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

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爲之謀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內吏遷上賞百姓歡悅將無咎殃社稷安寧

將有五才十過五才勇知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知則不可亂仁則愛人信則不欺忠則無二心十過有勇而輕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知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任人者有廉潔而不愛人者有知而心緩者有剛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勇而輕死者可暴也急而心速者可久也貪而好利者可貴也仁而不忍人者可勞也智而心怯者可窘也信而喜任人者可誑也廉潔而不愛人者可侮也智而心緩者可襲也剛毅而自用者可事也懦而喜任人者可欺也

將以誅大爲威以賞小爲明以賞罰審爲禁止而令行故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一人而萬人悅者賞之殺貴大賞貴小殺及當路貴重之人是刑上極也賞極牛豎馬洗廄養之徒是賞下通也刑上極賞

下通是將威之所行也

將冬不勝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之犯塗泥將必先下步名曰力將將不身服力無以知士卒之勞苦軍皆定次將乃就舍炊者乃熟將乃就食軍不舉火將亦不舉名曰止欲將將不身服止欲無以知士卒之饑飽將與士卒共寒暑勞苦饑飽故三軍之衆聞鼓聲則喜聞金聲則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爭先登白刃始合士爭先赴士非好死而樂傷也爲其將知寒暑饑飽之審而見勞苦之明也 已上太公

大衆所合爲正將所自出爲奇

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奇而無正則鬬將也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故握機握奇本無二法

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

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大而言之爲君之道小而言之爲將之法

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蓋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矣尚書所以愼戒其終非所以作謀於始也 已上李衛公

將軍受命君必先謀於廟行令於廷君身以斧鉞受將曰左右中軍皆有分職若踰分而上請者死軍無二令二令者誅留令者誅失令者誅將軍告曰出國門之外期日中設營表置轅門期之如過時則坐法將軍入營卽閉門清道有敢行者誅有敢高言者誅

有敢不從令者誅

將之所愼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于一人是謂氣機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

機。善行間諜。輕兵往來。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車堅管轄。舟利櫓楫。七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爲將。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其將愚而信人。可計而誘。貪而忽名。可貨而賂。輕變無謀。可勞而困。上富而驕。下貧而怨。可離而間。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進道易。退道難。可來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居

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沈。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飈數至。可焚而滅。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兩軍相望。令賤而勇者。將輕銳以嘗之。務于北。無務于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追北佯爲不及。見利佯爲不知。名爲智將。勿與戰。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或縱或橫。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論將已上

七害。一曰無智畧權謀。而重賞尊爵之故。強勇輕戰。僥倖於外。王者謹勿使爲將。二曰有名無實。出入異言。掩善揚惡。進退爲巧。王者謹勿與謀。三曰朴其身躬。惡其衣服。語無爲以求名。言無欲以求利。此僞人也。王者謹勿近。四曰奇其冠帶。偉其衣服。博聞辨辭。虛論高議。以爲容美。窮居靜處。而誹時俗。此姦人也。王者謹勿寵。五曰讒佞苟得。以求官爵。果敢輕死。以貪祿秩。不圖大事。貪利而動。以高談虛論說於人主。王者謹勿使。六曰爲雕文刻鏤。技巧華飾。而傷農事。王者必禁。七曰僞方異技。巫蠱左道。不祥之言。幻惑

良民。王者必止之。上賢

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修己以待人。不召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在軍抗而立。在行遂而果。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

什伍車失行列。奇兵捐將而走。大衆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陳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

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

者。必先知畏侮之權。

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將者愛與威而已。

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胄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

夫主將之法。務覽英雄之心。

昔者良將之用兵。有饋簞醪者。使投諸河。與士卒同流而飲。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

將之所以爲威者。號令也。戰之所以全勝者。軍政也。士之所以輕戰者。用命也。

亂將不可使保軍。乖衆不可使伐人。

良將之統軍也。恕己而治人。推惠施恩。士力日新。戰如風發。攻如決河。故其衆可望而不可當。可下而不可勝。

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謀可深而不可

疑。士驕則下不順。將憂則內外不相信。謀疑則敵國奮。

將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受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能知國俗。能圖山川。能表險難。能制軍權。

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

將謀欲密。士衆欲一。攻敵欲疾。將謀密則姦心閉。士衆一則軍心結。攻敵疾則備不及設。

將謀泄。則軍無勢。外闚內則禍不制。財入營則衆姦會。將有此三者。軍必敗。

將無慮則謀士去將無勇則吏士恐將妄動則軍不
重將遷怒則一軍懼
禮者士之所歸賞者士之所死招其所歸示其所死
則所求者至故禮而後悔者士不往賞而後悔者士
不使禮賞不倦則士爭死
良將之養士不易於身故能使三軍如一心已上上略
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
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
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雙首而還吳

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是
矣非吾令也斬之武議已上太公
齊使司馬穰苴將兵捍燕師苴曰臣素卑賤願得君
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苴與賈約
日中會於軍門苴先馳至軍中立表下賈素驕貴夕
時乃至苴遂斬賈以狥三軍皆股栗用命齊史

慎戰之禮統紀

凡戰間遠觀邇因時因財貴信惡疑作兵義作事時
使人惠見敵靜見亂暇見危難無忘其衆居國惠以
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
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
凡戰之道位欲嚴政欲栗力欲窕氣欲閑心欲一等
道義立卒伍定行列正縱橫察名實立進俯坐進跪
畏則密危則坐遠者視之則不畏邇者勿視則不散
凡戰信在期前事在未兆故衆已聚不虛散兵已出

不徒歸求敵若求亡子擊敵若救溺人分險者無戰
心挑戰者無全氣鬬戰者無勝兵
凡戰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
凡戰先則弊後則懾息則怠
凡戰以力久以氣勝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
以甲固以兵勝
凡戰以輕行輕則危以重行重則無功以輕行重則
敗以重行輕則戰
凡戰敬則慊率則服上煩輕上暇重奏鼓輕舒鼓重

服膚輕服美重。
凡戰之道教約人輕死道約人死正。
凡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之禁無過瞬息大善用本其次用末
凡戰非陳之難使人可陳難非使可陳難使人可用難。
凡戰勝則與衆分善若將復戰則重賞罰若使不勝取過在己
凡戰擊其微靜避其強靜擊其倦勞避其閑窕擊其

大懼避其小懼
凡戰背風背高右高左險歷沛歷圯兼舍環龜
凡戰衆寡以觀其變進退以觀其固危而觀其懼靜而觀其怠動而觀其疑襲而觀其治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規因其不避阻其圖奪其慮乘其懼 已上司馬法
兵法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者奇也
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天地本乎旗號風雲本乎旛各龍虎鳥蛇本乎隊伍之別
凡戰晝以旌旗旛麾爲節夜以金鼓笳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者誅 應變已上李衛公
凡戰遇諸山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乘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
軍旅以舒爲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趨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

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誡命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 天子之義
諸葛亮八陳法大陳包小陳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
教士猶布棊于盤若無畫路棊安用之
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若攻不知

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雖口誦孫吳何益。

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患在百里之內不起一日之師。患在千里之外不起一月之師。患在四海之內不起一歲之師。

一夫仗劒擊于市萬人無不避者。非一人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

池深而廣城高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彊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惷婦無不蔽城盡資血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惷婦無不守陴而泣下。

市也者百貨之官也。市賤賣貴以限士人人食粟一斗馬食菽三斗人有饑色馬有瘠形何也市所出而守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

劉項皆非將將之君何也韓彭見誅范增不用其事同也。已上李衛公

彼戰者之爲發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里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軸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宭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

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醻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絃絶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摘秦

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

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
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
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兵之過也百
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
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
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
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
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
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鼂錯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 君不爲匹夫興師 凡師
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 一日縱敵數世之
患 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 五大不在
邊五細不在庭 左傳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禍莫大于輕敵 佳兵者
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夫樂殺人不可得志於天
下矣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是以偏將軍處左上將
軍處右戰勝以喪禮處之 老子
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 先人有

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 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
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
其死 無使士談說敵美爲其惑衆無使仁者主財
爲其多施而附於下 禍莫大於殺已降 黃石公
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遙度 擊虜以殄滅爲期小利
不足貪 窮寇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
死 帝王之師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趙充國
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勝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
不可勝也 諸葛亮

將不擇人以官爲先後取敗之道也 將不知古今
匹夫勇耳 范仲淹
敵弱者先聲後實以聾其氣敵強者先實後聲以俟
其機 余端禮
用兵之要敵勢急則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當
勁直以衝突之 朱熹
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
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
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有飛鳥之擧故能不險

山河有雷雹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有水旱之功。故能救國救邑。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廟育男女。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度。 明於器械之利。則難而不變。察於先後之理。則兵而不困。通於出入之度。則深入而不危。審於動靜之務。則功得而無害。著於取與之分。則得地而不執。慎於號令之官。則舉事而有功。

先王不以勇猛爲邊境。則邊境安。 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

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 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

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

管子曰。齊國寡甲兵。吾欲輕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爲之柰何。管子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輕罪入蘭盾鞈革二戟。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美金以鑄戈劍矛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欘。試諸木土。

明王之所輕者馬與玉。所重者政與軍。若輕與人政而重與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玉。重宮門之營。而輕四境之守。所以削也。 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爭強之國。必先爭謀。爭刑。爭權。令人主一喜一怒者

謀也。令國一輕一重者刑也。令兵一進一退者權也。故精於謀。則人主之願可得而令可行。精於刑。大國之地可奪。強國之兵可圍。精於權。則天下之兵可齊。諸侯之君可朝。

凡用計三驚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今交刃接兵而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匡。

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

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主不積務於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

伯夷叔齊非於死之日而後有名也。武王非於甲子之朝而後勝也。故善用兵者無溝壘而有耳目。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

俗。慈愛之於民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管子 已上

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武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荀子

簡器之禮本紀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

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橐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

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卷而搏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

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强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

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

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毄兵同强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强舉圍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則密是故侵之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

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

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稺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𠜾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恆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𠜾而不休於氣是故脃脃故欲其柔也豐末也

者柔之徵也

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紾而摶廉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

凡昵之類不能方

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

冰析灂。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奠體則張不流。水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斲目不荼。則及其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强。强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幨。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帤則木堅。薄其帤則需。

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

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凡居角長者所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則縱。釋之則不校。恒角而達。譬如終紲。非弓之利也。

今夫茭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柎焉。故剽。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

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

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於䪌。弓而羽䪌末應將發。

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

之弓角與幹權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

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

以奔若是者為之安弓安弓為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 已上考工記

禦戎之禮本紀

公會戎于潛胡安國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書會戎譏之也 隱公二年

魏莊子請和諸戎晋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隣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悅使魏絳盟諸戎 襄公四年

齊侯來獻戎捷胡安國曰軍獲曰捷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 莊公三十一年

衛人及狄盟胡安國曰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

事。已非春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虛悵。刑牲歃血。以要之哉。（僖公二十二年）

楚子伐陸渾之戎。胡安國曰。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為陸渾在王都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宣公三年）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程頤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成公元年）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

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鄭人大敗戎師。（隱公十年）

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僖公二十四年）

禦戎之禮統紀

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故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罰之辟。有攻

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無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國語）

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

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旣甲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

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　賈誼

夫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疲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　晁錯言兵事

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名曰讁戍　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往來轉徙時至時去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

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 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鼂錯論守邊備塞事

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之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孝文時匈奴侵

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其後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絶大幕破寘顏襲王庭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姑衍以臨翰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至本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使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

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惟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 揚雄

漢高祖患匈奴數苦北邊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計久遠子孫爲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歲時問遺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可漸臣也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以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趙將李牧居代雁門爲屯防得便宜置吏軍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入盜急收保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匈奴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也士日得賞賜不用皆願得一當敵牧乃選車騎習射大縱畜牧人民被於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率大衆入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萬騎單于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李廣爲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廣騎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彼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令諸騎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廣又射殺白馬將與十餘騎還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會暮胡兵終怪之夜引去

晉劉琨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琨無懼色援笳而吹爲出塞聲以動之群胡皆歔泣而去劉琨在晉陽亦爲胡騎所圍琨乘月登樓淸嘯終夜奏笳敵於是皆有懷土之思棄圍奔走

漢和帝時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而來非有運輸何足憂也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日決矣謝攻超不下掠無所得超度其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請罪由是歲奉貢獻

僕固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郭子儀不許曰虜深入吾地利速戰吾堅壁待之

彼以爲怯。必不戒心。可破也。若遽戰不利。子儀出陳於乾陵之南。未明。虜衆大至。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遁。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入寇。懷恩中途死。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二虜聞懷恩死。頗爭長不睦。子儀使李光瓚往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子儀以昔與回紇契約甚厚。欲挺身往說。郭晞叩馬諫。子儀曰。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危。往以至誠與言。幸而從。四海之福也。不則身

沒而家全。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太師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冑釋甲投鎗而進。回紇諸酋長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執藥葛羅手讓曰。汝回紇有大功于唐。唐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入吾地。棄功結怨。背德助叛乎。吾挺身來。聽汝執而殺之。吾將士必致死與汝戰。藥葛羅曰。懷恩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是以敢來。今知天可汗在上。令公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豈與令公戰乎。請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取酒與藥葛羅誓。諸酋長皆大喜。遂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去。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光帥精騎與俱。戰于靈臺西原。殺吐蕃萬計。

金師寇淮。詔世忠進屯揚州。詔詞懇切。世忠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濟師。親提騎兵駐大儀。以當敵騎。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伐木爲柵。自斷歸路。誓以必死。虜兵甫進。鳴鼓。伏兵四起。夾擊人馬俱斃。遂擒撻不野等二百餘人。敵潰走。追躡至淮。所遣董旼等皆取勝。論者以此爲中興武功第一。

岳飛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以輕騎駐郾城。兀朮合龍虎蓋天二大王及韓常兵逼之。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雲與金人戰凡數十合。金屍布野。兀朮以拐子馬萬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

劉錡赴東京。率所部四萬人至渦口。方食。忽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進至順昌。諜報東京已降。知府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

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乃斂兵入城爲守禦計寘家寺中積薪于門戒守者曰脫有不測即焚吾家於是軍士皆奮時守備一無可恃錡督取車輪轅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匝蔽之凡六日纔畢而金兵圍城錡夜遣千餘人擊之殺敵頗衆金易縣以兵三萬來薄城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弩射却之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者無筭金兵移砦李村錡遣閭充募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終夜

自戰積屍盈野兀朮在汴聞之帥十萬衆來援錡會諸將問計或欲乘勝全歸錡曰敵營甚邇兀朮又來吾輩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衆皆感奮曰惟太尉命兀朮至城下錡遣耿訓約戰兀朮怒曰劉錡何敢與吾戰以吾力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耿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錡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濟錡遣人毒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時大暑敵遠來疲弊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按兵不動逮未申時始出接戰以銳斧犯之敵大敗走死者數萬方大戰時兀朮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皆爲錡軍所殺兀朮遂拔衆還汴是役也錡難以寡禦衆而能以逸待勞故成功

金人常以水櫃取勝畢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

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中縛生羊置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巳上二十一史

象刑之禮本紀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 坤

噬嗑亨利用獄 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屨校滅趾不行也 噬膚滅鼻乘剛也 遇毒位不當也 利艱貞吉未光也 貞厲无咎得當也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噬嗑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舜典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 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大禹謨

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康誥

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梓材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多方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君陳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

非及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呂刑）

春王正月肆大眚胡傳曰肆眚者蕩滌瑕垢之稱曰大眚譏失刑也（莊公二十二年）

齊侯問晏子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曰識之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昭公三年）

鄭人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昭公六年）

趙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將守唐叔法度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爲被廬之法

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賤無序何以爲國且宣子之刑晉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爲法（昭公二十九年）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愼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

大之比以成之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凡作刑罰輕無赦

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王制已上）

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或者爲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竊盜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僞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之其居處足以撮徒成黨其談說足

以飾褒榮衆其強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姦雄也不可不除夫殷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蔡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史何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

孔子爲魯大司寇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季孫聞之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余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而又赦何哉冉有以告孔子子喟然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

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何者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徵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政無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今世亂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從而制之。故刑彌繁而盜不勝。夫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何哉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何哉陵遲故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有犯不孝之獄者則飭喪祭之禮。有犯殺上之獄者。則飭朝覲之禮。有犯鬬變之獄者則飭鄉飲酒之禮。

有犯淫亂之獄者則飭婚聘之禮

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世。誣文武者罪及四世。逆人倫者罪及三世。謀鬼神者罪及二世。手殺人者罪及其身。

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

掌戮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

親者辜之。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惟王者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已上周禮

議貴之禮統紀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

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

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

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無耻詬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

責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于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免。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别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呵之域者聞譴呵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

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辠者聞命則北命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敦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賈誼

治河之禮本紀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冀州

九河既道。兗州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豫州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附導河

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境。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

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没則更起隄防以自救。

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内黄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

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

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

隄潰三所吏民塞之

榮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閒。于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閒于蜀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已上賈讓治河奏

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輳五七里匯爲二巨澤名阿剌腦兒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里朮三河其流寖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卽崑崙也由崑崙南又經哈剌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自河發源至中國計及萬里河源圖

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

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

治水諸器十有三曰鐵鎮箕曰五齒爬曰杏葉杓曰攪江龍曰方船曰水車曰戽斗曰泥挽曰泥箕曰鐵鍬曰竹籠曰活閘曰刮板鐵鎮箕重艱不可用五齒爬可搜泥根杏葉杓可撈淤泥攪江龍急水可偶一爲之方船利于載石撈泥水車大利于乾濟非人不能用戽斗利于挹水南人不能用泥挽以布爲之二人共昇泥箕以擔貫之一人獨舉恨非人不習鐵鍬利器也南北通習之竹籠水中夾泥惟高寶湖中能用之活閘以板爲之關河淺則用刮板一刮可去沙

數斗二器大利關漕(治河諸器議)
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並
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渠成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
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為沃野無凶
年秦以富強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
漢武帝時河決瓠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
瓠子決于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還則自臨決河沈
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
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柴薪少而下淇園之竹

以為楗天子悼河功之不成乃作歌于是卒塞瓠子
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河渠書 二則)
治河有上中下策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
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今瀕
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
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從冀州之民當水衝
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
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謂之上策瀕河隄吏
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
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
河隄亦成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
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賈讓)
河隨時漲落自立春後凍解候人量水初至凡一寸
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謂之信水非時暴漲謂
之客水(歐陽修)
古者必有五行之官故劉向以治書為三輔都水都
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
晉宋齊曰都水臺曰水衡令梁始改曰太舟卿隋唐

為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二署隸之(王同)
河決滑州議修塞歐陽修曰國用方乏民力方疲合
商胡塞大決之洪流一大役也鑿橫壟開久廢之故
道又一大役也自橫壟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
壞頓須修緝又一大役也併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
際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事之
難為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
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
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常勢也天禧中水既

淤溢。乃於滑州天臺埽決。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已又於王楚埽決。已又於橫壟大決。及橫壟既決。水流就下。十餘年河未爲患。至慶曆四年。橫壟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壟兩河故道。皆河水已棄之高地。是以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不浚入海。上流亦決。請選知水利之臣。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可免決溢散漫之虞。

歐陽修治河三狀

李仲昌塞商河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復決。水死者數千萬人。于是流仲昌於英州。自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紓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併五股河浚之。河勢稍平。

神宗浚漳河。役兵萬人。袤一百六十里。患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于東。則出于西。利害一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王安石謂使漳河不由地中行。則或東或西。爲害一也。治之使行地中。則有利而無害。會京東河北風變異常。帝手詔省漳河之役。安石格詔不下。

宋開直河。水勢增漲。至是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郡縣四十五。濮齊鄆徐尤甚。壞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閉。文彥博言河勢變移四散。兩岸被患。都水止護北岸。而省費

之賞。未嘗增隄岸。今之決。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

王安石罷濬川杷。其法以巨木長八尺。齒長二尺。列于木下。如杷狀。以石壓之。兩旁繫大船。各用滑車絞之。撓蕩泥沙。或謂水深則杷不及底。淺則齒礙泥沙。不可用。惟安石善其法。乃命范子淵領其事。

河復大決澶州。神宗謂輔臣曰。河之爲患久矣。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夫水之趨下。乃其性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患。已而李立之言河流自乾寧軍至勞地口入海。宜自北京至瀛州分

立東西隄五十九埽卽從之。（已上宋史）

元世祖開會通河起須城縣安山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引汶水以達御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有一以時蓄洩河成名曰會通河（元史）

孫叔敖起芍陂則楚受其惠文公穿腴口則蜀以富饒史起鑿漳水於魏則鄴傍有稻粱之詠鄭國導涇水於秦則谷口有禾黍之謠許景山復蕭何之故堰則興元之荒瘠復爲膏腴趙尚寬修召信臣之故渠則南陽之瀉鹵變爲沃壤（論浚渠築堰）

築城之禮本紀

夏城郎胡安國曰土功能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時也大都不過三國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城不踰制役不違時魯嘗城費城郎其後復墮則非制矣隱公城中丘城郎而皆以夏則非時矣（隱公九年）

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愼焉守官廢命

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僖公五年）

城虎牢胡安國曰虎牢鄭地巖險聞於天下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魏之安邑燕之榆關吳之西陵蜀之漢樂地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不可棄焉者城虎牢而不繫於鄭責鄭之不能有也（僖公二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王曰國有大城何如申無宇曰鄭

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昭公十一年

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昭公二十三年

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遑啓處。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于是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昭公三十二年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五

錫山日齋黃廣無蛙父纂述
婁江侯在張溥天如父參閱

樂本紀一 凡今紀者不重出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舜典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鞀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已上益稷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徐州

天球在東序。胤之舞衣。鼖鼓在西房。顧命

椅桐梓漆。爰伐琴瑟。鄘風

君子陽陽。左執簧。君子陶陶。左執翿。王風

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唐風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秦風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已上小雅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
矇瞍奏公
矢詩不多維以遂歌已上大雅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
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
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
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已上頌
初獻六羽左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
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
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
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胡傳曰羽以象文德干以象
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
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隱公九年

鼓用牲于社左傳曰日者陽精也君之象食者陰侵
陽也臣蔽君之象鼓于社助陽以責陰禮也用牲非
禮也莊公三十年
萬入去籥胡傳曰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遂用
籥管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故知不可而不
能格也宣公八年
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胡傳曰禘于武宮叔弓涖事
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緣先祖之心見大臣之卒必聞
樂不樂緣孝子之心祝已設之饌必不忍輕徹故去

樂而卒事其可也此記禮之變也昭公十五年
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
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
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
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
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

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
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
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
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
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
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
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
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

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
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
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
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
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
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
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
不敢請也（襄公二十九年）

天王將鑄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
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
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
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
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
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昭公二十年）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
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
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

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
止鼓以金鐸通鼓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救日
月則詔王鼓大喪則詔太僕鼓

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
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
動物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
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
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

致象物及天神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

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繁掌鼙鼓縵樂　已上周禮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　祭義
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
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　祭統二則

樂本紀二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
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樂者通倫理者也知聲而不知音禽獸是也知音而

不知樂衆庶是也惟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
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
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
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
矣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

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
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
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
音作而民康樂麤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
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
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
而民淫亂
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
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

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
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
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
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萬物之理各以類相
動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
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
條暢之氣滅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

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
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
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
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
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
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
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
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

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爲僞。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

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先王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魏文侯問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

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如彼新樂如此何也子
夏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
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今夫
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
子女不知父子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
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
溺志衞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
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

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嘆之淫液之
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
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
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
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
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孔子語賓牟賈曰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
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
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

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
濟也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
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
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
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
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
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

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
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
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
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
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故歌者上如
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
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
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
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樂記 已上

樂統紀一

北門成問于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

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長能短。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于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矣。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于聖人。聖也者。達于情而遂于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也者。始于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于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南華經

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己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修德。滿則棄禮。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非大德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

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鄰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沉佚遂往不反卒于喪身滅宗并國于秦秦二世尤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騄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儛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至今上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拜為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于祠壇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頳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曰黯誹謗聖制當族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

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旁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于前所以

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于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史記

樂統紀二

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樂者陽也音者飲也剛柔清濁和而相飲 白虎通

五聲者宮商角徵羽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羽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

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

爲思

以君臣民事物言之則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 漢書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 爾雅

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金爲鐘石爲磬絲爲弦竹爲管匏爲笙土爲塤革爲鼓木爲柷敔 通典

六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陽爲律陰爲呂總謂之十二月

律 梁書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十一月乾之初九陽氣伏于地下始著爲一萬物萌動鍾於太陰故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九者所以究極中和爲萬物元也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六月坤之初六陰氣受任於太陽繼養化柔萬物生長林之于未令種剛強大故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六者所以含陽之施林之於六合之內令剛柔有體也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正月乾之九三萬物棣通族出

于寅仁以養之義以行之令事物各得其理寅木也爲仁其聲商也爲義故太簇爲人統律長八寸所以順天地通神明類萬物之情也 漢志

天之數始于一終于二十有五其義紀之以三乘之爲八百一十分應律一統黃鍾之實也

地之數始于二終于三十其義紀之以兩乘之爲三百六十分當期之日林鍾之實也

人統八卦調八風理八政正八節諧八音舞八佾監八方被八荒以終天地之功故八八六十四其義極

天地之變以天地五位之合終于十者乘之爲六百四十分以應六十四卦太簇之實也 通考

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于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于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于臣而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六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

黃鍾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鍾種也陽氣鍾于黃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宮也宮以九唱六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于子在十一月

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于丑在十二月

太簇簇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于寅在正月

夾鍾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于卯在二月

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于辰在三月
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者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
物也位于巳在四月
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
於午在五月
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
楙盛也位于未在六月
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
也位于申在七月

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于酉
在八月
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剝落終而復始
亡厭已也位于戌在九月
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于
亥在十月　已上漢志

樂統紀三

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辟生氣而東之至于營室營
室者主營胎陽氣而産之東至于危危垝也言陽氣
之危垝故曰危十月也律中應鍾應鍾者陽氣之應
不用事也其于十二子爲亥亥者該也言陽氣藏于
下故該也
廣莫風居北方廣莫者言陽氣在下陰莫陽廣大也
故曰廣莫東至于虛虛者能實能虛言陽氣冬則宛
藏於虛日冬至則一陰下藏一陽上舒故曰虛東至

于須女言萬物變動其所陰陽氣未相離尚相如胥
也故曰須女十一月也律中黃鍾黃鍾者陽氣踵黃
泉而出也其于十二子爲子子者滋也滋者言萬物
滋于下也其于十母爲壬癸壬之爲言任也言陽氣
任養萬物於下也癸之爲言揆也言萬物可揆度故
曰癸東至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
者冒也言地雖凍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
東至于建星建星者建諸生也十二月律中大呂大
呂者其于十二子爲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

萬物厄紐未敢出
條風居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故
曰條風南至于箕箕者言萬物根棋故曰箕正月也
律中太簇太簇者言萬物簇生也故曰太簇其于十
二子爲寅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故曰寅南至于尾
言萬物始生如尾也南至于心言萬物始生有華心
也南至于房房者言萬物門戶也至于門則出矣
明庶風居東方明庶者明衆物盡出也二月也律中
夾鍾夾鍾者言陰陽相夾側也其于十二子爲卯卯
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其於十母爲甲乙甲者言
萬物剖符甲而出也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南至于
氐氐者言萬物皆至也南至于亢亢者言萬物亢見
也南至于角角者言萬物皆有枝格如角也三月也
律中姑洗姑洗者言萬物洗生其于十二子爲辰辰
者言萬物之蝡也
清明風居東南維主風吹萬物而西之軫軫者言萬
物益大而軫軫然西至于翼翼者言萬物皆有羽翼
也四月也律中中呂中呂者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

其于十二子爲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西至于七
星七星者陽數成于七故曰七星西至于張張者言
萬物皆張也西至于注注者言萬物之始衰陽氣下
注故曰注五月也律中蕤賓蕤賓者言陰氣幼少故
曰蕤痿陽不用事故曰賓
景風居南方景者言陽氣道竟故曰景風其于十二
子爲午午者陰陽交故曰午其于十母爲丙丁丙者
言陽道著明故曰丙丁者言萬物之丁壯也故曰丁
西至于弧弧者言萬物之吳落且就死也西至于狼
狼者言萬物可度量斷萬物故曰狼
涼風居西南維主地地者沈奪萬物氣也六月也律
中林鍾林鍾者言萬物就死氣林林然其于十二子
爲未未者言萬物皆成有滋味也北至于罰罰者言
萬物氣奪可伐也北至于參參言萬物可參也故曰
參七月也律中夷則夷則言陰氣之賊萬物也其于
十二子爲申申者言陰用事申賊萬物故曰申北至
于濁濁者觸也言萬物皆觸死也故曰濁北至于留
留者言陽氣之稽留也故曰留八月也律中南呂南

呂者言陽氣之旅入藏也其于十二子爲酉酉者萬
物之老也故曰酉
閶闔風居西方閶者倡也闔者藏也言陽氣道萬物
闔黃泉也其於十母爲庚辛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
曰庚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故曰辛北至于胃胃者言
陽氣就藏皆胃胃也北至于婁婁者呼萬物且內之
也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螫傷萬物也奎而藏之九月
也律中無射無射者陰氣盛用事陽氣無餘也故曰
無射其于十二子爲戌戌者言萬物盡滅故曰戌

天爲繩而貴直地爲準而貴平東方之神其名勾芒
執規司春南方之神其名祝融執衡司夏西方之神
其名蓐收執矩司秋北方之神其名玄冥執權司冬
由此觀之準繩規矩權衡所以爲六合之司職也
黃鍾蕤賓南北相應此冬夏之交也然鍾磬之編者
皆主黃鍾故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君子作
階東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之位亦在洗北當鍾之南
故大射則移其鼓鼙以避之祭祀則北面對越故曰
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錯也東爲陽中萬物以

生而四金東西應鼓爲節主之延賓則在東南焉故
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姑洗所以修絜百物禮
神納賓是以東方笙磬謂之笙笙者生也由笙磬而
南鍾鎛應聲者也西爲陰中萬物以成始嫳湖韹而
東應之爲西階賓所由來而發詠合舞之聲在焉故
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忒無射所以宣布哲
人之令德示民軌儀是以西方磬謂之頌頌者言成
功也出頌磬而南鍾鎛應歌者也
六呂爲同特與律間耳故曰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

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
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
也六間應鍾均器利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
也

樂統紀四

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故定天地八方之音以迎陰陽八風之聲均黃鍾中和之律開羣生萬物之情故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而萬物類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觀九州一其節奏之圜山而天神下奏之方岳而地祇上天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不用而民自安

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五聲無味不煩則陰陽通無味則百物自樂

楚越之風好勇故其俗輕死鄭衛之風好淫故其俗輕蕩輕死故有火焰赴水之歌輕蕩故有桑間濮上之典各歌其所好各詠其所為欲之者流湎聞之者嘆息懷永日之娛抱長夜之嘆聚而合之羣而習之靡靡無巳

江淮之南其民好殘滄汝之間其民好奔吳有雙劍之節趙有扶琴之客氣發于中聲入于耳手足飛揚不覺其駭

聖人立調適之音建平和之聲制便事之節定順從之容使天下之為樂者莫不儀焉歌謠者詠先王之德頫仰者習先王之容器具者象先王之式度數者應先王之制

鍾鼓所以節耳羽旄所以制目聽之者不傾視之者不衺耳目不傾不衺則風俗移易故移風易俗莫善于樂

八音有本體五聲有自然其同物者以大小相君有

自然故不可亂太小相君故可得而平也

空桑之琴雲和之瑟孤竹之管泗濱之磬其物皆調和淳均者聲相宜也故必有常處以大小相君應黃鍾之氣故必有常數有常處故其器貴重有常數故其制不妄貴重故可以事神不妄故可以化人

其物係天地之象故不可妄造其凡似遺物之音故不可妄易雅頌有分故人神不雜節會有數故曲折不亂周旋有度故頫仰不越歌詠有主故言語不悖導之以善綏之以和守之以衷持之以久散其羣比

其文扶其天助其壽使去風俗之偽習歸聖王之大化。

鍾者聲之主也縣者鍾之制也鍾失其制則聲失其主主制無常則惟聲並出盛衰之代相及古今之變若一故聖教廢毀則聰慧之人並造奇音景王喜大鍾之律平公好師延之曲公卿大夫拊手嗟嘆庶人羣生踊躍思聞正樂遂廢鄭聲大興雅頌之詩不講而妖淫之曲是尋故延年造傾城之歌而孝武思嬿婉之色雍門作松柏之音愍王念未衆之服故猗靡

哀思之音發愁怨偷薄之辭興是以君子惡大麥之歌憎北里之舞也

先王制樂非以縱耳目之觀崇曲房之嬿必通天地之氣靜萬物之神也固上下之位定性命之真也故清廟之歌詠成功之績賓饗之詩稱禮讓之則百姓化其善異俗服其德此淫聲之所以薄正樂之所以貴也然禮與變俱樂與時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然但改其名目變造歌詠至于樂聲平和自若故黃帝咏雲門之神少[illegible][illegible]鳳鳥之跡咸池六英之名既變而黃鍾之宮不改故達道之化者可與審樂好姦音之聲者不足與論律

自西陵青陽之樂皆取之竹聽鳳凰之鳴尊長風之象采大林之木當時之所不見百姓之所希聞故天下懷其德而化其神

夫雅樂周通則萬物和質靜則聽不淫易簡則節制令神靜重則服人心此先王造樂之意也自後衰末之為樂也其物不真其器不固其制不信取於近物同於人間各求其好恣意所存閭里之聲競高永巷

之音爭先童兒相聚以詠富貴芻牧負戴以歌賤貧君臣之職未廢而一人懷萬心也

當夏后之末興女萬人衣以文繡食以粱肉端噪晨歌聞之者憂戚天下苦其殃百姓傷其毒殷之季君亦奏斯樂酒池肉林夜以繼日然咨嗟之音未絕而敵國已收其琴瑟矣滿堂而飲酒樂奏而流涕此非皆有憂者也則此樂非樂也

當王居臣之時奏新樂于廟中聞之者皆為之悲咽帝聞楚琴悽愴傷心倚房而悲慷慨長息曰善哉乎

為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順帝上恭陵過樊衢聞鳥鳴而悲泣下橫流曰善哉鳥聲使左右吟之曰使絲聲若是豈不樂哉夫是謂以悲為樂者也試以悲為樂則天下何樂之有天下無樂而有陰陽調和災害不生亦已難矣

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今則流涕感動噓唏傷氣寒暑不適庶物不遂雖出絲竹宜謂之哀奈何俛仰嘆息以此稱樂乎昔季流子向風而琴聽之者泣下沾襟弟子曰善哉乎鼓琴亦已妙矣季流子曰樂謂之善哀謂之傷吾為哀傷非為善樂也以此言之絲竹不必為樂歌詠不必為善也故墨子之非樂也悲夫以哀為樂者胡亥耽哀不變故願為黔首李斯隨哀不返故思逐狡兎 阮籍樂論

天地合德萬物資生寒暑代往五行以成故章為五色發為五音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天地之間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豈以愛憎易操哀樂改度

聲音和比感人最深勞者歌其事樂者舞其功夫內有悲痛之心則激切哀言言比成詩聲比成音雜而詠之聚而聽之心動於和聲情感于苦言嗟嘆未絕而泣涕流漣矣夫哀心藏于苦心之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無象之和聲其所覺悟惟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哉

味以甘苦為稱今以甲賢而心愛以乙愚而情憎則愛憎宜屬我而賢愚宜屬彼也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而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由此言之聲音自當以善惡為主則無關于哀樂哀樂自當以情感則無係于聲音

季子在魯採詩觀禮以別風雅豈徒任聲以決臧否哉又仲尼聞韶嘆其一致是以咨嗟何必因聲以知虞舜之德然後嘆美耶

伯牙理琴而鍾子知其所志隸人擊磬而子產識其心哀魯人晨哭而顏淵審其生離夫數子者豈復假智于常音借念于曲度哉心戚者則形為之動情悲

者則聲爲之哀此自然相應惟神明者能精之今不可以未遇善聽而謂聲無可察之理見方俗多變而謂聲無哀樂也

師襄奉操而仲尼覩文王之容師涓進曲而子野識亡國之音寧復講詩而後下言習禮然後立評哉斯皆神妙獨見不待留聞積日而已綜其吉凶

和聲之感人心亦猶酒醴之發人情也酒以甘苦爲主醉者以喜怒爲用其見歡戚爲聲發而爲聲有哀樂不見喜怒爲酒使而謂酒有喜怒之理也

食辛之與甚噱薰目之與哀泣同用出淚使狄牙嘗之必不言樂淚甜而哀淚苦聲俱一體之所出何獨當含哀樂之理

先王之至樂所以動天地感鬼神今必云聲音莫不象其體此必爲至樂不可託之於瞽史必須聖人理其弦管乃雅音得全

至樂雖待聖人而作不必聖人自執何者聲音有自然之和而無係於人情克諧之音成於金石至和之聲得於管絃也

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楚多死聲請問師曠吹律之時楚國之風邪則相去千里聲不足達若楚國來入律中邪則楚南有吳越北有梁宋苟不見其原奚以識之凡陰陽憤激然後成風氣之相感觸地而發何得發楚庭來入晉乎

羊舌母聽聞兒啼而審其喪家夫啼聲之善惡不由兒口吉凶猶琴瑟之清濁不在操者之工拙也心能辨理善譚而不能令籟籥調利猶瞽者能善其曲度而不能令器必清和也器不假妙瞽而良籥不因慧

心而調是以求情者不留觀於形貌揆心者不借聽于聲音

今平和之人聽箏笛琵琶則形躁而志越聞琴瑟之音則聽靜而心閑奏秦聲則嘆羨而慷慨理齊楚則情一而思專肆姣弄則歡放而欲愜同一氣之中曲用每殊則情隨之變

聲音之體盡于舒疾情之應聲止于躁靜五味萬殊而大同于美曲變雖衆亦大同于和美有甘和有樂然隨曲之情盡于和域應美之口絕于甘境安得哀

樂于其間哉

聲音雖有猛靜猛靜各有一和夫會賓盈堂酒酣奏琴或欣然而歡或慘爾而泣非進哀於彼導樂於此也其音無變于昔而歡感並用斯非吹萬不同耶夫惟無主于喜怒無主于哀樂故歡感俱見若資偏固之音含一致之聲其所發明各當其分則焉能兼御羣理總發衆情

聲音以平和爲體而感物無常心志以所俟爲主應感而發然則聲之與心殊塗異軌不相經緯焉得染

太和於歡感綴虛名於哀樂

夫言哀者或見几杖而泣或覩輿服而悲徒以感人亡而物存痛事顯而形潜其所以會之皆自有由不爲觸地而生哀當席而出涕

樂之應聲以自得爲主哀之應感以垂涕爲故垂涕則形動而可覺自得則神合而無憂

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

和心足于內和氣見于外故歌以叙志儛以宜情然後文之以釆章昭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和與聲相應

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毛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觀是容也必崇此禮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語之節聲音之度揖讓之儀動止之數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于朝庶士用之于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善日遷然後臨之以敬持之以久而化成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

工宣之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自誠此又先王用樂之意也 嵇康樂論

樂之議統紀
馬端臨曰大樂錄建隆迄崇寧凡六改作始太祖以
雅樂聲高詔和峴以王朴律准較西京銅望臬石尺
爲新度於是歷建隆後有和峴樂仁宗留意樂律李
照鍊白石爲磬範中金爲鍾圖三辰五靈爲器之飾
於是景祐中有李照樂未幾諫官御史交論其非詔
集禮官阮逸胡瑗更造鍾磬於是皇祐中有阮逸樂
神宗從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召范鎭劉几與
傑參議改修鍾量廢四淸聲於是元豐中有楊傑劉

几樂范鎭以爲聲雜鄭衛退而請太府銅制律造樂
於是元祐中有范鎭樂楊傑以鎭爲一家學置不用
徽宗有方士魏漢津請帝三指爲律度於是崇寧以
來有魏漢津樂
志序曰學士大夫之說則欲其律呂之中度工師之
說則不過欲其音韻之入耳今宋之樂雖屢變然景
祐之樂李照主之大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
賄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淸歌乃叶而照卒不知元
豐之樂楊傑主之欲廢舊鍾樂工不平一夕易之而
傑亦不知崇寧之樂魏漢津主之欲請帝中指寸爲
律經圍爲容盛其後止用中指寸不用經圍且制器
不能成劑量工人但隨律調之大率有非漢津之本
說者而漢津亦不知然則學士大夫之說卒不能勝
工師之說是樂制雖曰屢變而元未嘗變也
律譜曰漢興張蒼定律乃推五勝之法未獲詳究孝
武用李延年爲都尉頗解新聲變曲不達音律之源
元帝自曉音律郎官京房亦達其妙於後劉歆著其
始末理漸研精班氏漢志蓋歆所出司馬彪志並房

所出也後漢尺度稍長杜夔候氣灰悉不飛晉荀勗
得古銅管校夔所制長四分方知不調乃依周禮更
造古尺管韵始諧梁武猶有汲冢玉律宋蒼梧時鑽
爲橫吹其長短厚薄大體具存祖瓶問律于何承天
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以聞詔付大匠依樣制管此
後律又飛灰候景亂毛喜于太樂得之至陳武帝立
遂以十二管衍爲六十律私候氣序並有徵應至太
建乃與均鍾器合
李燾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

取其義。林之奇曰。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其實相合以成。别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而言則總名爲簫韶。

陳祥道曰。備九夏之樂。惟天子爲然。元侯不與焉。享元侯則肆昭納三夏而已。大夫不與焉。故大夫而肆夏自趙文子始。周禮謂之肆昭納。魯語謂之繁遏渠。故杜子春以爲每夏而有二名也。呂叔玉謂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兢也。渠文思也。是不知三夏禹樂也。

陳祥道曰。周官大司樂。舞雲門以祀天神。傳曰。雲出天。氣雨出地。氣則堯之樂。以雲門名之。以天氣所由出入故也。世之論者。以黃帝之樂爲咸池。亦曰雲門大卷。然雲門大卷。取諸天。咸池取諸地。其可合而一之乎。

馬端臨曰。莊周謂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樂緯前漢志白虎通李善亦謂黃帝作咸池。鄭康成賈公彥遂以雲門大卷爲黃帝樂。大咸爲堯樂。不知堯蓋修而用之。以備樂也。故曰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雲門大卷。大章所以表堯之體天道也。咸池所以表堯之體地道也

孔穎達曰。動發心志。以聲音文飾聲音。以琴瑟振動形體。以干戚裝飾樂具。以羽旄隨從樂音。以簫管用以奮動天地至德之光。則神明降感。動四時氣序之和。則風雨順。

賀循曰。魏氏增損漢樂。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曲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鍾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詞。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

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以來。自造新聲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

丘濬曰。禮樂之制微矣。而樂爲甚。非其情義難明。所謂制度者。失其傳。漢文帝賢雖近道。謙讓未遑。武帝慨然有志。而所樂者世俗之樂。但能紀其鏗鏘鼓舞。不能言其義。論者惜之。魏用杜夔。隋用鄭譯。宋用和峴胡瑗。非不留心鍾律。然不過得情於編簡中。若

所謂鏗鏘鼓舞者知者蓋已鮮矣蓋樂不徒文而又有其容不徒器而又有其聲習樂者既失其傳造作者又失其製此古樂所以不復也

鄭樵曰自梁魏來祀饗之章隨時改易任理不任音任情不任樂明樂之人不能主樂主樂之司未必明樂所行非所作所作非所行惟梁武帝自曉音律又詔百司各陳所聞帝自糾擿前違裁成十二雅付之大樂鍾制作遵古而音律有倫準十二律以法天之成數故世世因之而不能易

周敦頤曰聖人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朱熹曰古樂之亡久矣秦漢去周未遠器與聲猶有存者逮東漢之末接西晉之初已寖多訛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法愈不定建隆皇祐元豐間亦三致意焉而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馬光劉几楊時諸賢之議終不能相一況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語天地之和哉蔡元定著為律呂新書明白淵深縝密通暢其言雖多出近世之所未講實無一字不本古人已試之成法

丘濬曰孔子自衛反魯之所正僅云雅頌而不及制度魯樂工踰河蹈海孔門弟子皆詳記之其意以為自是之後樂工散亡非獨無明樂義之聖賢併與習樂器之賤工亦無之矣後世何所持循而復古制哉

已上通典志略通考

樂之義統紀

五音也者天地自然之聲也在天爲五星之精在地爲五行之氣在人爲五臟之聲出于脾合口而通之謂之宫出于肺開口而吐之謂之商出于肝而張口湧吻謂之角出于心而齒合吻開謂之徵出于腎而齒開吻聚謂之羽

宫土行也君象也其性信其味甘其色黄其事思其位戊已其數八十有一其聲重以舒猶夫牛之鳴窌也而主合

商金行也臣象也其性義其味辛其色白其事言其位庚辛其數七十有二其聲明以敏猶夫羊之離羣也而主張

角木行也民象也其性仁其味酸其色青其事貌其位甲乙其數六十有四其聲防以約猶夫雉之登木也而主湧

徵火行也事象也其性禮其味苦其性赤其事視其位丙丁其數五十有四其聲泛以疾猶夫豕之負駭也而主分

羽水行也物象也其性智其味醎其色黑其事聽其位壬癸其數四十有八其聲散以虛猶夫馬之鳴野也而主吐

惟乾爲至陽而石音繫焉惟坤爲至陰而土音繫焉竹音震革音坎匏音艮音雖不同而同于陽皆本乎乾者也木音巽絲音離金音兌音雖不同而同于陰皆本乎坤者也

石乾音也其風不周其聲昷杲其音辨立冬之氣也其爲樂也爲玉磬爲鼖磬爲編磬爲離磬爲笙磬爲

頌磬爲球爲蹇

革坎音也其風廣莫其聲隆大其音讙冬至之氣也其爲樂也爲鼓爲拊爲鼙爲鞉爲應爲鼖爲鞞爲提爲靁爲靈爲建鼓爲足鼓

匏艮音也其風融其聲崇聚其音愁立春之氣也其爲樂也爲匏笙爲巢笙爲大竽爲小竽爲和

竹震音也其風明庶其聲越其音温春分之氣也其爲樂也爲簫爲籥爲管爲篪爲篍爲箹爲篴爲箎爲簜

木巽音也其風清明其聲茂遂其音直立夏之氣也
其為樂也為柷為敔為止為銑為椌楬為舂牘
絲離音也其風景其聲纖微其音哀夏至之氣也其
為樂也為琴為瑟為離琴為中琴為小琴為灑瑟為
中瑟為小瑟
土坤音也其風涼其聲含宏其音濁立秋之氣也其
為樂也為土鼓為瓦鼓為塤為缶為雅拊
金兌音也其風閶闔其聲舂容其音鏗秋分之氣也
其為樂也為鍾為鏞為編鍾為鎛鍾為剽為棧為錞

為鐲為鉦為鐸
陽氣鍾于子也謂之黃鍾其歲困敦其宿虛其次須
女其辰星紀其候冬至其卦為乾之初九
陰氣旋于丑也謂之大呂其歲赤奮若其宿牽牛其
次建斗其辰玄枵其候大寒其卦為坤之六四
萬物奏地而出也謂之太簇其歲攝提格其宿箕其
次尾其辰娵訾其候啓蟄其卦為乾之九二
陰陽相夾而聚也謂之夾鍾其歲單閼其宿心其次
房其辰降婁其候春分其卦為坤之六五

萬物絜而齊發也謂之姑洗其歲執徐其宿氐其次
亢其辰大梁其候清明其卦為乾之九三
萬物旅而西行也謂之仲呂其歲大荒落其宿軫其
次翼其辰實沈其候小滿其卦為坤之上六
陰氣繼陽而賓也謂之蕤賓其歲敦牂其宿張其次
七星其辰鶉首其候夏至其卦為乾之九四
萬物成熟而衆也謂之林鍾其歲協洽其宿柳其次
井其辰鶉火其候大暑其卦為坤之初六
萬物夷易而儀則也謂之夷則其歲涒灘其宿觜其

次參其辰鶉尾其候處暑其卦為乾之九五
陽氣旋入于南也謂之南呂其歲作噩其宿畢其次
昴其辰壽星其候秋分其卦為坤之六二
陽氣無餘而畢也謂之無射其歲閹茂其宿胃其次
奎其辰大火其候霜降其卦為乾之上九
陰陽交應而初閉也謂之應鍾其歲大淵獻其宿壁
其次室危其辰析木其候小雪其卦為坤之六三
日月所會在天為十二舍在地為十二辰而律同生
焉所以言陰陽之合陽道常饒故其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饒陰

道常之故其律逆而右轉無非應乎日月之所會而爲天地自然之合

律呂皆候氣管名還相爲宮者宮爲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黃鍾始也當其爲宮五聲皆備

樂有八音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鍾聲數俱用八而堂上歌詩者四鼓瑟者四一倡三歎亦用八人歌奏雖分實相聯絡羽籥起黃鍾大呂應以姑洗南呂是謂辰酉以南爲南風而夷則中呂皆爲清角文合于武也干戚起蕤賓函鍾應以無射夾鍾是謂戌卯以

北爲北風而太簇應鍾皆爲流徵武合于文也

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曆所以經天時也律所以候地氣也天地相爲經緯律曆相爲表裏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其聲爲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其聲爲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其聲爲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其聲爲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其聲爲羽五聲相生旋相爲宮於是播之以八音所以宣八風之和聲也諧之以十二律所以順四時之和氣也有元氣而後有和氣有元聲而後有和聲聲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而天地之和自應

樂律之制陽律從乾陰呂從坤故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以享先祖人聲與樂聲相比而抑揚高下各有其節

樂舞之設文舞羽籥武舞干戚故祀天神則舞雲門祭地祇則舞咸池祭四望則舞大韶祭山川則舞大夏享先妣則舞大濩享先祖則舞大武樂舞與樂律相應而綴兆舒疾咸中其度

樂之義議統紀

樂典曰陰變而化陽則羽緩于角陽變而化陰則徵流于商自無而有既顯而有物矣宮倡商和以大合樂起羽生角角生徵徵則宮商各以其羽反于其角而終于黃鍾之宮自有而無復隱而爲變焉在有在無而不可測

周人七律益三清聲爲清徵而韋昭誤解以爲七音殊不知七音乃五聲兼二變伏羲紀元聲卽有之非待周而後益也

朱子鍾律蕤賓重上生者月律也與月令同蔡氏新書蕤賓下生大呂則樂均也與史記同黃鍾以下生者倍始于丑三分二而三之則得林鍾之實凡律生呂皆如之林鍾以上生者四始于寅九分八而三之則得太蔟之實凡呂生律皆如之此則朱蔡之所未及也

橫渠以喉齒牙舌脣調宮商角徵羽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今證之黃帝五鍾宮與角徵常顯諸仁而商羽則藏之用歌奏合則羽比于角徵流于商以反爲

文則歸其宮焉是知仁禮義統于聖象夫臣民事物從其君矣此又橫渠之所未及也

明道以八十四聲分清濁取中聲而上下之今證諸韶本六府三事宮羽之中聲爲清角商羽之中聲爲流徵移宮換羽角必反宮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合和以正德厚生利用故能降天神出地祇格人鬼而九成焉是天地四時人之七始皆自中聲往返又明道之所未及也

蔡元定曰祭祀之樂不用商聲只有宮角徵羽四聲無變宮變徵蓋古人變宮變徵不爲調也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夫五降之後更有變宮變徵而曰不容彈者以二變之不可爲調也

蔡元定曰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領禮運所以還相爲宮所以始于黃鍾終于南呂也後世以變宮變徵參而八十四調其亦不攷矣

杜佑曰古之神瞽攷律均聲必先立黃聲之均

丘濬曰求聲樂之道先從吾身始晉人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言漸近自然耳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

依永律和聲之四言此萬世論聲樂之祖也孔子所刪三百篇詩乃商周祭祀燕享及房中所歌者其篇章宛然三代之舊

丘濬曰內而朝著外而州郡隱而草澤之士賤而技藝之流俾各就所能度其腔調按其節拍先求世所謂正宮越調之類以究古人清宮清商之調依俗法之所移換尋古調之所抑揚先試以歌聲齊簫聲以簫聲定十六聲又以十六聲而齊八器聲高者抑而下之聲下者引而上之過于濁者平之過于醲者淡之逐器而調之使其一器中聲律自然均調而無有參错合器而恊之使其衆器間自然翕合而無相奪倫如此通其變究其本可得古人之彷彿矣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六

錫山日齋黃廣無蛙父纂述
婁江侯在張溥天如父叅閱

樂之律統紀一

太史公曰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于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于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于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以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獸見犯則校而况

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黃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于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卒伯諸侯兼列邦土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于大較不權輕重猥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

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于國誅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夏桀殷紂手搏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絓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國之王雖稱蕃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覊縻不備歷至孝文即位將軍

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阸選蠕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

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于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狗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太史公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亦未嘗至市井游敖嬉戲如小兒狀孔子所稱有德君子者耶太史公律書

樂之律統紀二

景王問律于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二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

揚沉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龢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

景王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鬼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龢然後可同也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于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

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辠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鍾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鍾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簇仲春生夾鍾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鍾孟秋生夷則仲

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鍾。天地之風氣正
十二律定矣。
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生南呂。南呂生姑洗。
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生大呂。大呂生夷則。
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生仲呂。三分所生益
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鍾大
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鍾夷則南呂無
射應鍾爲下。
黃鍾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固天閉地。陽氣且泄。

大呂之月。數將幾終。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
太簇之月。陽氣始生。草木繁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
夾鍾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無或作事。以害羣生。
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利修。申之此令。嘉氣趣至。
仲呂之月。無聚大衆。巡勸農事。草木方長。無攜民心。
蕤賓之月。生氣在上。安壯養俠。本朝不靜。草木早槁。
林鍾之月。草木盛滿。陰將始刑。無發大事。以將陽氣。
夷則之月。修法傷刑。選士厲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
南呂之月。蟄蟲入穴。趣農收聚。無敢懈怠。以多爲務。
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故。
應鍾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爲冬。修別喪紀。審民所終。音律篇
春宮秋律。百卉必彫。秋宮春律。萬物必榮。夏宮冬律。
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聲。風俗通

樂之律統紀三

鄭康成曰陽管爲律陰管爲呂布十二辰子爲黃鍾管圍九分而長九寸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三分益一黃鍾乾之初九也隔八而下生林鍾坤之初六林鍾又隔八而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

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五下六上乃一終矣

司馬遷曰以下生者倍其實三其法以上生者肆其實三其法九得九寸命曰黃鍾之宮故曰音始于宮窮于角數始于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

蔡邕銅龠銘曰龠黃鍾之宮長九寸容圍九分

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

韋昭曰黃鍾之變也管長九寸徑三分圍九分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

淮南子曰規始於一一不生故分而爲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九黃鍾大數立焉日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黃故曰黃鍾

班固曰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

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戌得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

司馬遷曰律數九九八十一以爲宮三分去一五十

四以爲徵三分益一七十二以爲商三分去一四十
八以爲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爲角
淮南子曰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
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
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
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
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六主五
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
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

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
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
班固曰黃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
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
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
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太呂三分太呂益一上
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
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仲呂陰陽相生自黃鍾
始而左旋八八爲伍

范華曰陽以圓爲形其性動陰以方爲節其性靜動
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
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
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
圜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
一律者也
班固曰黃鍾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
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
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

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也
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
賓不比于正音故爲謬
杜佑曰以子聲比正聲則正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
則子聲爲半如黃鍾之管正聲九寸子聲則四寸半
也
京房曰六十律黃鍾黃鍾生林鍾林鍾生太簇太簇
生南呂南呂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生蕤賓蕤賓
生大呂大呂生夷則夷則生夾鍾夾鍾生無射無射

生仲呂。仲呂生執始。執始生去滅。去滅生時息。時息生結躬。結躬生變虞。變虞生遲內。遲內生盛變。盛變生分否。分否生解形。解形生開時。開時生閉掩。閉掩生南中。南中生丙盛。丙盛生安度。安度生屈齊。屈齊生歸期。歸期生路時。路時生未育。未育生離宮。離宮生凌陰。凌陰生去南。去南生族嘉。族嘉生隣齊。隣齊生內負。內負生分動。分動生歸嘉。歸嘉生隨時。隨時生未卯。未卯生形始。形始生遲時。遲時生制時。制時生少出。少出生分積。分積生爭南。爭南生期保。期保

生物應。物應生質未。質未生否與。否與生形晉。形晉生惟汗。惟汗生依行。依行生包育。包育生謙待。謙待生未知。未知生白呂。白呂生南授。南授生分烏。分烏生南事。

杜佑曰。古之神瞽攷律均聲。必先立黃聲之均。黃鍾之管。以九寸爲法。故用九。自乘爲管絲之數。其增減之法。又以三爲度。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此五聲小大之次也。

孔頴達曰。黃鍾爲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簇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林鍾爲第二宮。上生太簇爲徵。下生南呂爲商。上生姑洗爲羽。下生應鍾爲角。太簇爲第三宮。下生南宮爲徵。上生姑洗爲商。下生應鍾爲羽。上生蕤賓爲角。南呂爲第四宮。上生姑洗爲徵。下生應鍾爲商。上生蕤賓爲羽。上生大呂爲角。姑洗爲第五宮。下生應鍾爲徵。上生蕤賓爲商。上生大呂爲羽。下生夷則爲角。應鍾爲第六宮。上生蕤賓爲徵。上生大呂爲商。下生夷則爲羽。上生

夾鍾爲角。蕤賓爲第七宮。上生大呂爲徵。下生夷則爲商。上生夾鍾爲羽。下生無射爲角。大呂爲第八宮。下生夷則爲徵。上生夾鍾爲商。下生無射爲羽。上生仲呂爲角。夷則爲第九宮。上生夾鍾爲徵。下生無射爲商。上生仲呂爲羽。上生黃鍾爲角。夾鍾爲第十宮。下生無射爲徵。上生仲呂爲商。上生黃鍾爲羽。下生林鍾爲角。無射爲第十一宮。上生仲呂爲徵。上生黃鍾爲商。下生林鍾爲羽。上生太簇爲角。仲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爲羽。下生林鍾爲商。上生太簇爲羽。

下生南呂爲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十六聲

蔡元定曰。按黃鍾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曆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鍾寸分毫釐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鍾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九寸爲黃鍾。蓋黃鍾之實。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以三約之。爲絲者五萬九千四十九。以二十七約之。爲毫者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二百四十三約之。爲釐者七百二十九。以二千一百八十七約之。爲分者八十一。以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約之。爲寸者九。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絲忽。以九爲法者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全數者。即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爲九。即十而取九者。體之所以立。約十而爲九者。用之所以行。體者。所以定中聲。用者。所以生十一律也。

蔡元定曰。自黃鍾終于壯進。一百五十律。皆三分損一。以下生。自依行終于億兆。二百九律。皆三分益一以上生。黃鍾一部三十四律。大呂一部二十七律。太簇一部三十四律。林鍾一部三十四律。夷則一部二十七律。南呂一部三十四律。無射一部二十七律。應鍾一部二十八律。

蔡元定曰。宮數八十有一。下生爲徵。徵數五十有四。上生爲商。商數七十有二。下生爲羽。羽數四十有八。上生爲角。角數二十有四。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

蔡元定曰。黃鍾之實九寸。而下生林鍾。林鍾之實六寸。而上生太簇。太簇之實八寸。而下生南呂。南呂之實五寸三分有奇。而上生姑洗。姑洗之實七寸一分。而下生應鍾。應鍾之實四寸六分有奇。而又上生大呂。大呂之實八寸三分有奇。而下生夷則。夷則之實五寸五分有奇。而上生夾鍾。夾鍾之實七寸四分有奇。而下生無射。無射之實四寸八分有奇。而上生仲呂。仲呂六寸五分有奇。而復生黃鍾。而變化無窮。

蔡元定曰律法以九分之則爲三三者絲法也九其三得二十七則毫法也九其二十七得二百四十三則釐法也九其二百四十三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則分法也九其二千一百八十七得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寸法也一寸九分一分九釐一釐九毫一毫九絲以之生十二律以生五聲二變無所不通

蔡元定曰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

蔡沉曰六爲律六爲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龠而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

蔡元定曰嘉量之法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一石積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分者一百六十二萬一斗積一百六十二寸爲分者十六萬二千一升積十六寸二分爲分者一萬六千二百一合積一寸六分二釐爲分者一千六百二十則黃鍾之龠爲八百一十分明矣空圍八百一十分則長累九十黍廣容一千二百黍矣蓋十其廣之分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廣自然之數也

樂之律統紀

音出乎聲聲本乎氣氣之純漓。聲之升降也。聲之升降音之和沴也風與氣交相變樂與治迭相應故古之治必崇乎樂

樂由陽來聰明睿智天產也。是皆至清而無累者也。

黃鍾之數九林鍾之數六取象於日月也律呂交而聲變起日月會而晦朔生陽生陰兎三而損一陰生陽兎三而益一然兎氣進而行度遲兎氣退而行度疾兎受兎氣九之日至十九之日餘而遲者陽之舒也兎去兎氣二十四日至四之日餘而疾者陰之慘也。

聲依于日律依于辰甲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此聲之數也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此律之數也天數爲聲地數爲律故六周流六虛虛者爻歷也

月月初纏起於星紀周于二十八舍十二律配之故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政之氣所以生成萬物也

樂者宣于氣者也風氣之散也故八方之風始於不周終于閶闔西北主殺故自此而歷東壁始辟生氣也至于西方而陽氣導萬物閫黃泉也各隨其方配以律而吹之則十二月之中聲可得。

當其王月各自爲宮者也建子之律陽氣鍾于黃泉。故謂之黃鍾日爲壬癸辰爲星紀其候冬至在卦則乾之初九合于大呂而生林鍾所謂律妻呂子也。

黃鍾之宮既定則宮之所生濁者爲角清者爲徵羽。而五聲十二律自此而調故律始于子者以天爲紀者也歷始于寅者以人爲紀者也。

古者以受命所次之分野而合之以數昭之以聲爲一代之樂姬出自天黿而歲鶉火故數以七律七同。以夷則之上宮步自商郊以黃鍾之下宮師于牧野以太簇之下宮布令商遂以無射之上宮施舍百姓。是用樂亦乘數當辰惟氣所布爲在始于黃鍾哉。

律者生于無形而成於有形故數形而物具物具而聲出物生于數數生於神者也故曰神使氣氣就形。形理之類聖人識而別之清濁之間

北音作于二女南音作于塗山之妾東音作于孔甲。

西音作于辛餘靡四方之音何以知其合也夫氣者陰陽而已太陰居北方北者伏也太陽居南方南任也少陰居西方西遷也少陽居東方東動也四時四維固有消息

石爲乾乾西北也土爲坤坤西南也竹爲震匏爲艮革爲坎木爲巽絲爲離金爲兌八方之合而樂成焉所以和陰陽也

律曆一道也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算之不差毫釐若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四分奇又一氣短五

分六分奇則月之大者過于三十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況陽氣自冬至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于是有半律子聲之議恐非自然之妙也

升陽漸益至于蕤賓得九寸歸陽漸損至于黃鍾得三寸九分令卽所謂三寸九分者筭之由黃鍾至大呂增六分由大呂至太簇由太簇至夾鍾由夾鍾至姑洗由姑洗至仲呂由仲呂至蕤賓並增九分由蕤賓至林鍾減六分由林鍾至夷則由夷則至南呂由南呂至無射由無射至應鍾由應鍾復至黃鍾並減九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陽雖進而尚弱林鍾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陽雖退而尚強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

朱子爲清濁之辨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獨濁羽最細而獨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見于通解鍾律者然也其說本于司馬遷蔡元定爲多少之辨曰黃鍾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

分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見于律呂新書者然也其說亦本于司馬遷第按戴記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而貴賤因以判焉信如朱子之言則是濁者貴而清者賤矣按易傳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八生六十四以至于萬所謂太極也信如蔡氏之言則是多者貴而少者賤矣然以清濁驗之黃鍾極清者也太簇以下以漸而濁至蕤賓而極太呂次清者也夾鍾以下以漸而濁至

林鍾而極極則以漸而清轉爲黃鍾不亦清者貴而濁者賤乎以多少驗之黃鍾爲正宮其數極少故爲君臣數多于君故商爲臣民數多于臣故角爲民事多于民故徵爲事物多于事故羽爲物不亦少者貴而多者賤乎

樂之律統紀五

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嶰溪之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六雌鳴六雄鳴者爲六律雌鳴者爲六呂

虞舜同律度量衡

夏禹以身爲度以聲爲律

武王增三清聲爲七律名其樂曰羽曰厲曰宣曰蠃亂而武象六成

周官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太史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

典同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

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紀其鏗鏘鼓舞

漢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試問房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于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于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

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徵以類從焉。

京房曰。竹聲不可以調度。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被管爲律。吹以考聲。列以物器。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𧥄然。絃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絃。令與黃鍾相得。按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

元帝使劉歆典領條奏。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

張光奏靈帝曰。樂分十二律。轉生六十。皆可紀斗氣。効物類也。天効以景。地効以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應氣則災除。是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陰陽。冬至陽氣至。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

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否則占。

杜夔令柴玉鑄鍾。其聲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恃有巧思。爲時人所知。謂夔清濁任意。訴于魏武。取所鑄鍾。雜參更試。然後知夔爲精妙。而玉之謬也。

張華荀勗校魏杜夔鍾律。多不諧。乃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校减新尺。短夔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隨宂踈密所宜置之。或半之。或四之。

以調律呂。殿廷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謂朂爲暗。解時阮咸善達八音。謂之神解。咸常譏朂新律聲高。朂以爲異巳。出爲始平相。後田夫耕野。得周玉尺。朂以校巳所理鍾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

京房六十律上下相生。終于南事。宋元嘉中。太史錢樂之因京房南終之餘更生三百律。淮南子云一律而生五音。十六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至梁博士沈重鍾律議曰。易以

三百六十策當朞之日。此律曆之數也。乃依淮南本數。用京房之術求之。得三百六十律。各因月之本律以爲一部。以一部律數爲母。以一中氣所有日爲子。

梁武帝素善鍾律。立爲四器。名之爲通。每通皆施三弦。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又制十二笛以寫通聲。

後魏陳仲孺對孝明帝曰。度量衡曆出自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存。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至于准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至于清濁相宜。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准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五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器樂。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

唐太宗召張文收。叅定雅樂。大樂有古鍾十二。近代

惟用其七。餘有五鍾。仍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樂音皆響徹。時人咸伏其妙。復鑄律銅三百六十。皆藏于大樂署。

肅宗時。魏延陵得律一。因中官李輔國獻之。云太常諸樂調皆下。不合黃鍾。請悉制諸鍾。帝乃悉取太常諸樂器入禁中。更加磨刻。凡二十五日而成。御三殿觀之。以還太常。然以漢律攷之。黃鍾乃太簇也。議者以爲非是。

周世宗樞密使王樸上疏曰。昔者黃帝吹九寸之管。

得黃鍾正聲半之爲清聲倍之爲緩聲三分損益之以生十二律十二律旋相爲宮以生七調爲一均凡二十均八十四調而大備唐太宗之世祖孝孫張文收考正大樂備八十四調安史之亂器與工什亡八九至于黃巢蕩盡無遺昔有太常博士殷盈孫按考工記鑄鎛鍾十二編鍾二百四十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雖有鍾磬之狀殊無相應之和其鎛鍾不問音律但循環而擊編鍾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名爲黃鍾之宮其存者九曲

謹如古法以秬黍定尺長九寸徑三分爲黃鍾之管因而推之得十二律乃作律準十有三絃其長九尺皆應黃鍾聲以次設柱爲十二律及黃鍾清聲旋用七律以爲一均爲均之主者宮也徵商角羽變宮變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迭應不亂乃成其調凡八十一調詔從之

樂之律統紀六

宋太祖以雅樂高聲近于哀思不合中和詔和峴改定峴以王樸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制律呂又內出上黨羊頭山秬黍校律亦相符合

仁宗判太常寺燕肅乞以王樸所造律準考定樂器帝乃命李照照言樸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禁坊樂高二律臣請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鍾一簴可使度量權衡協和詔許之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而聲極下議者非之

仁宗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在以聞知杭州鄭向爲鎮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爲布衣胡瑗瑗逸至闕盛言照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橫黍累尺及成則律法徑與古不合右司諫韓琦言自燕肅倡議以來言人人殊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今西北二陲久弛邊備陛下宜緩茲來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

仁宗召太子中允胡瑗典作雅樂知制誥王洙言舊樂宮小而商大是臣強君弱之象乃參酌鎛鐘特磬制度與瑗等更造鐘磬上之賜名大安之樂其法下李照一律由是黃鐘律短而所奏樂音高又其鐘弇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劉羲叟曰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乎果然

翰林學士丁度上議累黍之法但求尺裁管不以權量參校故歷代黃鐘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掘地得古玉斗據斗造律兼制權量令欲參伍無失則

班志積分之法爲近阮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自戾本法鄧保信令尺以圓黍累之又首尾相銜與實龠之黍累尺不同且歲有豐儉地有肥磽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校驗亦復不齊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器參校晉荀公曾等以古物七品勘定尺度前史稱其用意精密隋志諸代尺十有五等皆以晉之前尺爲本隋鑄毁金石典物無存惟有漢錢可以酬驗但當校其手足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

卿貢進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三卷其說以爲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于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黃鐘也蓋漢一爲一分者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鐘之長九十加爲一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已定故授庶校

書郎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以鎮言爲是

范鎮曰李照以縱黍累赤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胡瑗以橫黍累赤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四厘七毫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爲黃鐘之長就取三分以爲空徑則無容受不合之差校前二說爲是請如其法試造尺律

仁宗詔王洙與范鎮同造律尺龠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龠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鐘之長加十分

而律容千二百黍。初庶言太常樂高古樂五律。比律成。以爲今所用黍非古所謂一稃二米黍也。尺比横黍所累者長一寸四分。

仁宗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尺龠。又令庶自陳其法。因問律呂旋相爲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以五正二變配五音。迭相爲主。衍之成八十四調。舊以宮徵商羽角五音次第配七聲。然後加變宮變徵二聲以足之。庶推以旋相之法。謂五行相戾。非是。當改變徵爲變羽。易變爲閏。隨音加之。則十二月各以其律爲宮。而五行相生。終始無窮。詔以其圖送詳定所。

范鎭上書曰。聲音生于無形。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有形者。秬黍也。律也。尺也。龠也。鬴也。斛也。筭數也。權衡也。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爲得。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爲非是。謹條十者非是之驗。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許愼云。秬一稃二米。後漢任城縣産秬黍三斛八斗。實皆二米。史載之以爲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爲酒。宗廟降神。惟用一尊。諸侯有功。特賜一卣。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可貴也。今取之民間。動至數斛。河東謂之黑黍。設有眞黍。以爲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此秬黍爲非是一。先儒皆言空徑三分。今律空徑三分四厘六毫。爲方分。古者以竹爲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分置筭。此律之爲非是二。漢書千二百黍施于量。曰黄鍾之龠。施于權衡。則曰黄鍾之重。施于尺。則曰黄鍾之長。今遺千二百之數。而以百黍爲尺。又不起於黄鍾。此尺之爲非是三。漢書言龠其狀似爵。爵謂爵琖。其體正圓。故龠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今龠乃方一寸。深八分一

厘。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筭也。此龠之非是四。周禮鬴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斛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今鬴方尺積十寸。此鬴之非是五。漢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庣焉。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非是六。筭法圓分謂之徑圍。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筭之。此筭數之非是七。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今黍之輕重未眞。此權衡之非是八。鳧氏爲鍾。大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

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今無大小厚薄
而一以黄鍾爲率。此鍾之非是。九磬氏爲磬。倨句二
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蓋各以其律之長
短爲法也。今亦以黄鍾爲率。而無長短薄厚之別。此
磬之非是。十是與不是定。然後制龠合升斗䤵斛。以
校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
可以爲量爲鍾磬。量與鍾磬合律。然後可爲樂也。議
不行。
神宗將有事明堂。知禮院楊傑條上舊樂之失。遂召

劉几范鎭與傑參議。几傑請遵祖訓。一切下王樸樂
二律。用仁宗時所制編鍾。追考成周分樂之序。辨正
二舞容節。而鎭欲求一秠二米真黍。以律生尺。改修
鍾量。廢四清聲。詔悉從几傑議。樂成。第加恩賚。鎭謝
曰。此劉几樂也。臣何預焉。復上疏論之。不報。
徽宗大司樂劉昺引蜀方士魏漢津見上。言曰。以聲
爲律。以身爲度。用左手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
爲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爲
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寸。謂之物指。裁爲羽聲之
管。第二指爲民爲角。大指爲事爲徵。民與事。君臣治
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爲裁管之法。得三指合之。爲九
寸。則黄鍾之律定矣。黄鍾定。餘律從而生焉。臣今欲
請帝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
座大鍾。次鑄四韻清聲鍾。次鑄二十四氣鍾。然後均
絃裁管。爲一代之樂。詔可。
蔡京引沈宗堯爲大晟府典樂。宗堯復中漢津太少
之議。時京子攸提舉大晟府。又奏田爲典樂。宗堯憤
之。令樂工斷黄鍾琯二。一倍之。一半之。紿爲曰。此太

少律也。爲僞之以白攸。攸因執以爲是。遂不用劉炳
中聲八寸七分琯而止用九寸琯。又爲一律長尺有
八寸。曰大聲。一律長四寸有半。曰少聲。乃有三黄鍾
律云。

樂之律議統紀一

蔡元定曰律呂散亡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鍾始于聲氣之元也。班固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劉昭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程顥曰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聲攷之自得其正。

張載曰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知之。

樂典曰雅樂自周漢來止存大法魏晉後更造律度。訖無定論後周保定中得古玉斗於地中以造尺律。其後牛弘以為不可止用蘇綽鐵尺至隋亦用之唐興因隋樂不改及黃巢亂樂懸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孫以周法鑄鎛鍾編鍾處士蕭承訓等校石磬合奏之至周顯德以黍定律議者謂比唐樂高五律宋初用王朴所製樂時和峴以律音近哀思乃依西京銅望臬石尺更造十二管取聲下王朴一律景祐初李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上下一律元豐間楊傑叅用李照鍾磬加四清聲元祐間范鎭造新律而未用至崇寧間魏漢津耻用照鎭之說故用時君指節為尺雖為詭說其制乃與古同。

蔡元定曰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羽去皆一律角與徵羽與宮相去獨二律一律則近而和二律則遠而不相及故宮羽之間有變宮角徵之間有變徵左氏所謂七音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宮不成宮徵不成徵不比於正音但可以濟五聲之所不及而已然有五聲而無二變亦不可以成樂也。

景仁曰度量權衡皆生于律者也今先累黍為尺而後制律返生於度與黍無乃非古人之意乎光謂不然夫所謂律者果何如哉禰使古之律存則歛其聲而知聲度其長而知度審其容而知量校其輕重而知權衡今古律已亡矣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生于度與黍將何從生耶夫度量衡所以佐

律而存法也古人所爲制四器者以相參校以爲二者雖亡苟其一存則三者從可推也夫黍者自然之物有常不變者也故於此寓法焉今四器皆亡不取于黍將安取之凡物度其長短則謂之度量其多少則謂之量稱其輕重則謂之權衡然量有虛實衡有低昂皆易差而難精等之不若因度求律之爲實也房生今欲先取容一龠者爲黃鍾之律是則生於量也量與度皆非律也捨彼用此將何擇焉

景仁曰古律法空徑三分圍九分今新律空徑三分

四釐六毫此四釐六毫者從何出耶光謂不然夫徑三分圍九分者數家言其大要宜若以密率言之徑七分者二十有二分也古之爲數者患其空積微之大煩則上下輩之所爲三分者舉成數言耳四釐六毫不及半分故棄之又律管至小黍粒體圓其中豈無負載庛空之處而必欲責其絲忽不差耶

景仁曰量權衡皆以千二百黍爲法何得度法獨一黍光按黃鍾所生凡有五法一曰備數二曰和聲三曰審度四曰嘉量五曰權衡量與衡據其容與其重非千二百黍不可於度法止于一黍爲分無用其餘若數與聲則無所事黍矣安在其必以一千二百爲之定率也

陳永嘉曰律呂之法起于黃帝律呂之說定於太史公黃帝之法雖存而太史公之說未出則天下雖知律之不可闕於樂不知所以制律之本雖知律之不可廢于度量衡不知所以制律之意何也太史公之爲律書也其始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及言兵之偃而于漢之文帝尤加詳焉既曰陳

武請伐朝鮮而文帝以謂願且堅邊候結和通使由是而天下富庶鷄鳴狗吠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矣又曰文帝之時能不擾亂由是而百姓遂安耆老不至市廛遊敖嬉戲如小兒狀若太史公者可謂達制律之意者也蓋當文帝時偃兵息民結和通使而天下安樂則民氣歡洽陰陽協和而天地之氣亦隨以正制度以候之其氣之相應自然知吾律之爲是其氣之不合自然知吾律之爲非因天地之正氣以定一代之正律律有不可定者乎古人所謂天地之氣

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殆謂是歟

蔡元定曰天地之數始于一終于十其一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鍾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于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蔡元定曰黃鍾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鍾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蔡元定曰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鍾林鍾太簇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鍾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鍾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于十二也

蔡元定曰十二律各自為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鍾林鍾太簇南呂姑洗應鍾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

其聲近正少高于正律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為宮

蔡元定曰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于五也或曰此黃鍾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為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因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

蔡元定曰。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今欲求聲氣之中。莫若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長短之內。各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卽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爲黃鍾者信矣。黃鍾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

胡安定曰。律呂之制。黃鍾之管。長九十黍之廣。積九

十。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銖。權衡之所由起也。既度量權衡。皆出于黃鍾之龠。則黃鍾之龠。圍徑容受可取。四者之法。今驗黃鍾律管。每長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圍中容九方分也。世儒但制尺求律。便爲堅證。因謂圍九分者。取容圍圓長九分爾。以是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鍾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七分半。如此則黃鍾之聲無從而正。權量之法無從而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其數矣。

熊朋來曰。筭法之起。殆因律管有長短。此筭家因律以命術。非強律以命筭也。猶之方田爲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箕孤環。律置五聲。豈知我爲正變倍半。皆筭家命之耳。故古之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假數以正其度。此所以雅樂之不可復。與聲音之不可傳也。

蔡元定曰。黃鍾九寸。以三損益。數不出九。苟不盈分者十之。則其奇零無時能盡。雖泛以強弱該之。卒無

以見強弱之爲幾何。則其數之精微。固有不可得而紀者。至杜佑胡瑗范蜀公等。又不復知有此數。以意強爲之法。故通典則自南呂而下。各自爲法。固不可見分釐毫絲之實。胡范則止用八百一十分。乃是以積實生量之數爲律之長。而其因乘之法。亦用十數。故其餘筭亦皆棄而不錄。夫自絲而下。雖非目力能分。然既有其數。而或一筭之差。則法于此遂變。不以約十爲九之法分之。有終不可得而齊。故淮南太史書論之詳也。

蔡元定曰律書用相生分數相生之法以黃鍾爲八十一分今以十爲寸法故有八寸一分漢前後志及諸家用審度分數審度之法以黃鍾之長爲九十分亦以十爲寸法故有九十分法雖不同長短則一

蔡元定曰一黍之廣爲分故累九十黍爲黃鍾之長積十二百黍爲黃鍾之廣古人蓋三五以存法也

黃佐曰古者以律管起尺度由母生子也後世以尺度定律管以子證母也太史公言黃鍾始于聲氣之元班固謂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風氣正而

十二之律定後世求律乃欲求于黍于尺于斛于錢于鬴其可乎甚至于時君之指節則繆又甚矣故聲氣之元非鳳鳥之靈不能協非阮咸氏之神不能解非祖冲氏之密率不能算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鎮司馬光劉几楊傑諸賢彼此紛議終不能相一南渡後建陽蔡元定先求聲氣之元而必因律以生尺蓋其卓然獨得而爲朱子之所深取也

蔡元定曰魏延陵得玉律當時以漢律較之所謂黃鍾乃當太簇肅宗時不應更有漢律蓋律之聲調耳

張文收所定度量衡權與玉斗相符者即此聲也夫後周玉斗意者必古之嘉量但無寸分之數當時造律特以容受乘除取之自魏而降律之圍徑不得其眞多惑于徑三分之說故當時據斗造律圍徑既小其律必長律長則尺亦長矣今以隋志所載玉斗分數求之其黃鍾之管止徑二分七釐七毫有奇圍八分一釐有奇冪五分五釐四毫有奇積五百五十四分有奇夫容受同則量與權當與古無異而樂之聲亦必依近焉故會要云唐樂器雖無法而聲不失于

古自王朴以黍定尺以尺生律又惑于三分之徑聲與器始皆失之矣

樂之律議統紀二

蔡元定曰十二律圍徑漢以前傳記並無明文惟班志云黃鍾八百一十分繇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然其說乃是以律之長自乘而因之以十蓋配合爲說耳未可以爲據也惟審度章云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嘉量章則以千二百黍實其龠謹權衡章則以千二百黍爲十二銖則是累九十黍以爲長積千二百黍以爲廣可見夫長九十黍容千二百黍則空圍當有九方分乃是圍十分三釐八毫徑三分四釐六毫也每一分容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則一千二百也

蔡元定曰孟康以律之長十之一爲圍之謬其後韋昭之徒遂有徑三分之說而隋志始著以爲定論然累九十黍徑三黍止容黍八百有奇終與一千二百黍之法兩不相通而律竟不成獨胡安定以爲九分者方分也以破徑三分之法然所定之律不本於聲氣之元一取之秬黍故其度量權衡皆與古不合房庶以徑三分周圍九分累黍容受不能相通遂廢一黍爲一分之法而增益班志八字以就其說范蜀公乃從而信之過矣

蔡元定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新書

杜佑曰陳仲儒云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惟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仲呂爲十二律之窮變律之首也崇乃以仲呂爲宮猶用林鍾爲商黃鍾爲徵何由可諧

蔡元定曰仲儒所以攻公孫崇者當矣然仲儒所主是京氏六十律不知依行爲宮包育爲徵果成音曲乎果有其韻乎蓋仲儒知仲呂之反生不可爲黃鍾不知變至於六則數窮不生雖或增或棄成就使然之數強生餘律亦無所用

程頤曰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

正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節子節之取中
等特未定也
朱熹曰律者致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
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于蠛蠓無非聲也是則寫其
黃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鍾
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
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
之道也
朱熹曰五聲之序宮最大而沉濁羽最細而輕清商

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而角居四者之中論中聲者
不以角而以宮何也曰凡聲陽也自下而上未及其
半則屬于陰而未暢上而及半屬于陽而始和故即
其始而用之以爲宮因其每變而益上則爲商爲角
爲變徵爲徵爲羽爲變宮而皆以爲宮之用
朱熹曰宮之一聲在五行爲土在五常爲信在五事
爲思蓋以其正當衆聲和與未和用與未用陰陽際
會之中若角則雖當五聲之中而非衆聲之會且以
七均論之又有變徵以君焉亦非五聲之所取正也

然自其聲之始和者推而上之亦至于變宮止耳自
是而上則又過乎輕清而不可爲宮於是就兩間而
細分之則其別又十有二以其最大而沉濁者爲黃
鍾以其極細而輕清者爲應鍾及其旋相爲宮而上
下相生以盡五聲二變之用則宮聲常不越乎十二
之中而四聲者或時出于其外以取諸律半聲之管
然後七均備而一調成也
朱熹曰黃鍾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于黃鍾
宋帝勤勞制作未嘗其制者失之以尺而生律也

朱熹曰黃鍾之宮始之始中之中也十律之宮始之
次而中少過也應鍾之宮始之中而中已盡也諸律
半聲過乎輕清始之外而中之上也半聲之外過乎
輕清之甚則又外之外上之上而不可爲樂者也正
如子時初四刻屬前日正四刻屬後日其兩日之間
即所謂始之始中之中也
朱熹曰審音之難不在于聲而在于律不在于宮而
在於黃鍾蓋不以十二律節之則無以著夫五聲之
實不得黃鍾之正則十一律者又無所受以爲本律

之宮也
朱熹曰有宮當配仁之說者蓋以仁當四德之元而有包四德之義耳夫仁木行而角聲者也以之配宮則仁既不安而信亦失據矣五行之序木爲之始水爲之終而土爲之中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是則宮之統五聲仁之包五常蓋有並行而不悖者矣何奪彼與此哉
蔡元定曰呂氏淮南子上下相生與司馬氏律書漢

前志不同雖大呂夾鍾仲呂用倍數則一然呂氏淮南不過以數之多寡爲生之上下律呂陰陽皆錯亂而無倫非其本法也
蔡元定曰上下相生之序則晉志所謂在六律爲陽則當位自得而下生於陰六呂爲陰則得其所衝而上生於陽者是也大呂夾鍾仲呂止得半聲必用倍數乃與天地之氣相應其寸分釐毫絲皆積九以爲法
蔡元定曰京房所傳出於焦氏焦氏卦氣之學亦去四而爲六十故其推律亦必求合卦氣之數不知數之自然在律者不可增而於卦者不可減也何承天劉焯譏房之病蓋得其一二然承天與焯皆欲增林鍾已下十一律之分使至仲呂反生黃鍾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如此則是惟黃鍾一律成律他十一律皆不應三分損益之數其失又甚于房矣可謂目察秋毫而不見其睫也
蔡元定曰樂有正律正半律有變律變半律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最得漢志黃鍾不復爲他

律役與律書五聲大小次第之法但變律止於應鍾雖設而無所用則其實三十六聲而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而黃鍾不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鍾又不用變半聲其實又二十八聲而已
蔡元定曰晉前尺律黃鍾止容八百八黍者失在于徑三分也古銀錯與玉尺玉斗合玉斗之容受與晉前尺徑三分四釐六毫者不甚相遠但玉尺律徑不及三分故其律遂長而尺長于晉前尺一寸五分八釐蓋自漢魏而下造律竟不能成而度之長短量之

容受權衡之輕重皆戾于古大率皆由徑三分之說誤之也

趙天麟疏曰昔有虞巡狩覲國君于四方先之以協時月正日次之以同律度量衡延及蓍周立司市以平物價至于炎漢命張蒼以定章程粤自曹劉鼎峙南北瓜分前此則七雄之強域參差後此則五季之風塵擾攘曹奢魏褊楚急齊舒皆風土之漸靡欲移易律度量衡得中而止矣

牛弘等議曰上黨羊頭山黍若以大者稠黍依數滿

尺實于黃鍾之律須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于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于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至于玉尺累黍以廣爲長累既有剩實復不滿尋訪古今恐不可用

程迥曰鬴銅重一鈞深尺內方尺其聲中黃鍾之宮豈扣擊而得其聲否乎又漢斛重二鈞方尺以圓函方聲中黃鍾夫龠管小差已不得其調周鬴漢斛相去甚遠乃俱脗合黃鍾此愚所未解也有告迥者曰以聲定龠若鬴斛則離合其數與黃鍾之聲會耳非扣擊而得其聲也

朱熹曰文蔚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不知其制如何曰均只是七均七律各自爲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絃

樂典曰古人以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鍾而後度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

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大約以黍關律非以律生于黍也

馬端臨曰律以和聲度以審度量以嘉量衡以權衡度有長短量有大小衡有輕重雖庸愚皆知之至律之于聲或稚或落或和或乖雖賢哲不能遽曉蓋度量衡皆生民不可闕然以四海九州觀之未有千里而同一度量衡者以古往今來觀之未有千年而同一度量衡者蓋隨世立法隨地從宜取其適于用初無害于事也若律則差之絲忽不能諧聲聲不諧不

足爲樂樂不和不足致治是以古人或求之絲竹伶倫之管京房之準是也或求之金石編鍾編磬鎛鍾籈磬之屬是也雖曰假器物以求然心之精微口不能授性所解悟筆不能書假與后夔伶倫並世能盡得其依律和聲之法乎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七

錫山日齋黃廣無蛙父纂述
婁江侯在張溥天如父參閱

樂之聲統紀

宮爲君爲父商爲臣爲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爲火羽爲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助南而抑北宮爲夫徵爲婦商雖父宮實徵之子常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

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函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雜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

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簇爲人始是爲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是爲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爲七聲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鳥在樹凡聽

宮如牛鳴窌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 (管子)

凡聲高聲硍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

金尚羽石尚角竹尚商絲尚宮匏土尚徵呂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其常曰樂樂之所集曰聲 (國語)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

凡物皆氣凡氣皆聲凡聲皆心律呂之道與疏天地幽通鬼神妙與聖賢廣育萬彙凡以心聲爲之感通也然律少短則黃鍾吹而林鍾聽也律少長則南呂吹而太簇聽也厚則已雜薄則已揚廣則已濁狹則已清題小則促下偏則啇何以和七聲而候元氣

八音之中金石竹匏土木六者皆有一定之聲革爲燥濕所薄絲有弦柱緩急不齊二者其聲難定鼓無當五聲不復論惟絲聲備五聲其變無窮 (志中典)

鍾磬未必相應塤有大小簫篪遂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琴瑟絃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鍾要在審其中聲

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酌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鍾奏而聲或林鍾林鍾奏而聲或太簇以平入配重濁以上去配輕清所以克諧最難

五聲固本于黃鍾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

可上于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

律具五聲數多而濁者大少而清者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徵之聲清於角角之聲清于商惟五聲相比而成文故曰文之以五聲

五聲寓于八音金石土爲陰陰逆推其所始是以先金石而後土匏竹木爲陽陽順序其所生是以先匏竹而後木革絲協陰陽之正是以先革而後絲故曰

皆播之以八音。

八音之中琴瑟猶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又琴瑟聲微。常見蔽于鍾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聲詩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叶古人槁木灌珠之意。況樂工苟焉占藉。擊鍾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地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

八音以人聲爲度。言雖永不可逾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闋而樂音未終。歌不永言也。請節煩聲。一聲歌一言。五聲隨歌。是謂依永。律呂叶奏。是謂和聲。今聲不依永。以詠依聲。律不和詠。以聲和律。非古制也

虞樂大成。以簫爲主。商樂和平。以磬爲依。周樂合奏。以金爲首。鍾磬簫者衆樂之所宗。則天子之樂用八。鍾磬簫衆樂本乃倍之爲十六。且十二者律之本聲。而四者應聲也。本聲重大爲君父。應聲輕清爲臣子。

李照不用四清聲。是有本而無應也。今編鍾磬簫宜用四子聲。以諧八音

樂奏一聲。諸器皆以聲應。既不可以不及。又不可以有餘。今琴瑟塤篪笛笙阮箏筑奏一聲。則鎛鍾特磬編鍾磬擊三聲。聲煩而掩多器。遂至奪倫。宜勿連擊。

宮聲之數八十一。商聲之數七十二。角聲之數六十四。徵聲之數五十四。羽聲之數四十八。是黃鍾一均之數。而十一律于此取法焉。

正變及半凡四十八聲。上下相生。但變律止于應鍾。

雖設而無用。則其實三十六聲。其間陽律不用變聲。而黃鍾不用正半聲。陰呂不用正半聲。而應鍾又不用變半聲。其實又二十八聲而已

陽紀之音角羽在前。律陰紀之音商徵在後。律必先角羽並起而後反商下徵。則宮常主角。往而必返商。常主徵。離而必合也。宮雖主角。然必有角之羽。羽之角焉。商雖主徵。然亦必有角之羽。羽之角焉。但聲相應。則角爲徵爾。角羽所統者琴瑟。尚宮也。角之羽者。鍾尚羽也。羽之角者。不尚角也。還相爲宮。宮一羽一

角。一十五鼓而五聲之變成焉。

律管十二。可以知敵。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其法夜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偏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也。

宮聲感人。則其意慊和。商聲感人。則其意勁正。角聲感人。則其意奮厲。徵聲感人。則其意舒緩。羽聲感人。

則其意和平。故正直勇義者。聽之則奮厲。倍苦節孝行忠烈者。聽之則感傷。貧苦孀孤抱怨者。聽之則感慨。輕縱浮薄好喧囂者。聽之則震墄。

琴聲有經。有緯。有從。宮商角徵羽文武以上爲經聲。

黃鍾及大呂閏暉以上十三聲爲緯聲。

風雅聲。陰陽聲。武成聲。吟咏聲。談話聲。姑息聲。五音聲。五調聲。長樂聲。胡笳聲。止息聲。吳聲。蜀聲。齊聲。楚聲。慶弦摘聲。歷臑抑揚聲。調弦齪掠聲。長彈掉撇聲。楚清側聲。雅質側聲。鵾扶輪指聲。宛美清聲。高望遠側聲。凡此二十四聲爲從聲。

右七弦爲正。十三暉爲副。正副相應。一弦合十三種。升降同爲九十一聲。琴合太虛一氣。運九十種聲。

今夫彈操弄者。前緩後急。妙曲之分布也。中急後緩。節奏之停歇也。或疾打則聲如勞竹。或緩挑則韻並風生。亦有聲正厲而以指按殺。亦有獨絕而意猶未盡。是以知聲不知音。彈弦不彈意也。

楚明光。白雪。寄清調中彈楚清聲。易水。鳳歸林。寄清調中彈楚側聲。登隴。望秦。寄胡笳調中彈楚側聲。竹

吟風。哀松露。寄胡笳調中。彈楚清聲。

周秦以前。其聲傷質。漢魏而下。其音淺薄。故漢末太師五曲。魏初中散四弄。其間聲含清側。文質殊流。吳弄清潤。若長江緩流。有國士之風。蜀聲峻急。若蹙浪奔濤。有少年壯氣。

凡瑟弦具五聲。五聲爲均。凡五均。其二變之聲。則柱後折角羽而次之。五均凡三十五聲。十二律六十均。四百二十聲。瑟之能事畢矣。

萬物盈乎天地之間。人乎坎則。華而趨所。故其音華

而爲鼓成乎艮則始作而施生故其音匏而爲笙

先蠶儀註凡車駕所止吹小篳發大篳其實胡笳也古之人激南楚吹胡笳叩角動商鳴羽發徵風雲爲之搖動星辰爲之變度况人乎劉疇嘗避亂塢壁賈胡欲害之者百數疇援而吹之爲出塞聲動遊客之思羣胡卒泣遯而去劉越石爲胡騎圍之者數重越石終夜奏之羣胡卒棄圍而奔由此觀之笳聲之感人如此

桓宣帝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

隋文帝詔求知音之士沛國公鄭譯言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鷄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五曰沙臈華言應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皆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作書二十餘篇發其旨趣

樂之情統紀

樂之務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適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動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特不特則怒故太鉅太清太小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鍾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

成樂有具必節嗜慾嗜慾不辟樂乃可務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可與言樂

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于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爲樂也若之何

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歡欣生于平

平生于道道也者視不見聽不聞不可爲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于知之矣（呂氏春秋大樂篇）

心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實之情矣亂世之樂與此同爲木革之聲則若雷爲金石之聲則若霆爲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以此爲樂則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

聖王之所貴樂者爲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爲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爲美以衆爲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爲千鍾齊之衰也作爲大呂楚之衰也作爲巫音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其王之與樂也若水之于炎日反以自兵此生

耳之情欲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目之情欲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鼻之情欲芳香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耳目口鼻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呂氏春秋適音篇）

樂之制統紀

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蓄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絃瑟。以來陰氣。以定羣生。

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黃帝令伶倫作律。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

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爲六。與黃鍾之宮適合。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仲春乙卯日在奎。始奏之。命曰咸池。

顓頊好其音。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曰承雲。令鱓先爲樂倡。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

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鼙鼓鍾磬苓管壎箎。因令鳳鳥天翟舞之。

帝堯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以麋輅置缶而鼓之。

瞽叟拌五絃之瑟。作爲十五絃。舜益之八絃。爲二十三絃。

禹命皐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湯命伊尹作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

武王牧野歸。薦俘馘于京太室。命周公作大武。商人服象爲虐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江南。爲三象。以嘉其德。巳上古樂篇

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是必

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

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

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周昭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爲王右。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

公按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祭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爲長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長公繼西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始作爲秦音。

昔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已上音初編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

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大淵。顓頊作六莖。帝嚳作六英。唐堯作大章。虞舜作大韶。夏禹作大夏。商湯作大濩。周武王作大武。周公作勺。

秦始皇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

漢高祖時。叔孫通制宗廟樂。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安。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齊肆夏也。乾豆上奏豆歌。不以筦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清廟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樂。美神明既饗也。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

高祖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帝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

高祖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猶古昭夏也。主出武德舞。禮容主出文始五行舞。舞人無樂者。將至至尊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

孝惠使夏侯寬備簫管。更名曰安世樂。

孝景詔高皇帝廟奏武德文始五行舞。孝惠廟奏文

始五行舞。孝文廟奏昭武文始五行舞。武德舞。高祖作。以象行武除亂也。文始本舜招舞。高祖更名。示不相襲也。五行本周舞。始皇更名曰五行也。四時。孝文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

武帝定郊祀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又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河澗獻王有雅材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大樂官常存
肄之歲時以備數
神爵五鳳閒天下殷富數有嘉應孝宣作歌詩欲興
協律事丞相魏相奏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
國龔德皆召見待詔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
分刌節度窮極窈眇武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
上隤銅圜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
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

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
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于匡衡
可相國也上笑
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其弟子宋曅等
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
哀帝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貴戚五侯家至與人主
爭女樂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
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
聲興則淫辟之化流其罷樂府官郊祀樂及鄭衛之
聲
平帝詔放鄭聲召天下通知鍾律者
光武建武十二年耿弇取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
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平隴蜀增廣郊祀
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之舞
明帝永平三年博士曹充言漢再受命宜興禮樂引
尚書璇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乃詔改大
樂官曰大予樂凡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諸食
舉之二曰周頌雅樂辟雍饗射六宗社稷用之三曰

黃門鼓吹樂天子宴樂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樂軍
中用之
明帝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大予樂官習誦被聲與
舊詩並行撰錄以成樂志
東平王蒼議以為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皆相
襲以明功德高皇帝除殘賊有天下作武德舞孝文
躬行節儉除刑施澤制昭德舞孝武開地置辟威震
海外制盛德舞光武受命中興撥亂反正宜名曰大
武舞

章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始行迎氣樂立春迎春于東郊歌青陽舞雲翹立夏迎夏于南郊歌朱明舞雲翹立秋迎秋于西郊歌西皓舞育命立冬迎冬于北郊歌玄冥舞育命

順帝行辟雍禮奏應鍾始復黃鍾樂器隨月律

魏武帝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爲漢雅樂郎時有散騎郎鄧靜善調雅樂歌師尹商能歌宗廟社稷曲舞師馮肅能曉知先代之舞夔悉領之遠攷經籍近

采故事考古樂始復軒縣鍾磬柴玉左延年之徒善鄭聲被寵惟夔好古存正

文帝改漢巴渝曰昭武安世曰正世嘉至曰迎靈武德曰武頌昭容曰昭業雲翹曰雲翔育命曰靈應文始曰大韶五行曰大武

明帝詔曰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于周大武皆太廟舞名其所司皆曰大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爲名公卿奏二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 巳上二十一史參文獻通考

樂之制統紀二

晉武帝九年荀勖杜夔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律成遂頒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悅二舞其樂章張華所作傅玄作先蠶先農歌詩

惠帝時庾亮爲荊州與謝尚修復雅樂亮卒庾翼桓溫專軍旅樂器在庫遂壞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鄴下樂人頗有來者謝尚時鎮壽陽採拾樂人以備大樂併製石磬雅樂始具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

樂聲又入關右孝武破符堅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廟金石始備

宋武帝命王韶之撰歌辭二十二章正德舞曰前舞大樂舞曰後舞

齊武帝太廟登歌用司徒褚淵囘黃門郎謝超宗辭超宗多刪顏延之謝莊辭以爲新曲太廟二室及郊配辭並尚書令王儉所作

梁武帝素善音律自制四器名之爲通詔求學術通明者時對樂者七十八家

初齊舞人冠幘並簪筆武帝曰筆笏蓋以記事受言
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身服朝衣而足綦躡履於
云筆
武帝定雅樂以武舞爲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
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爲大觀舞取大觀在
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爲稱取詩
序云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皇帝出入奏皇
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皇太子出入奏寅雅
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胤也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尙
書貳公弘化寅亮天地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
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于天需君
子以飲食宴樂也撤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
雍徹也牲出入奏牷雅取左傳牲牷肥腯也降神迎
送奏誠雅取尙書至誠感神也皇帝飲福酒奏獻雅
取禮記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也燎埋奏禋雅取周禮
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也衆官出奏俊雅取禮記
司徒選士之秀者而升之于學曰俊士也其辭並沈
約所製

武帝敬佛法制善哉大樂大勸天道仙道神王龍王
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
又有法樂童子倚歌梵唄設無遮大會則爲之
陳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曰齊氏承
宋武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同皇帝入壝門
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胙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幽
隸帝還便殿奏休成衆官入出並奏肅咸惟送神宋
奏肆夏齊改奏昭夏帝從之
陳宣帝改元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爲名降神奏通
韶牲出入奏潔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穆韶飲福酒
奏嘉韶就燎位奏報韶帝出御奏康韶讌王公奏變
韶舉酒奏綏韶進膳奏侑韶
後主沈荒于酒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
則奏之又于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
兩臂垂等曲其歌詞綺艷相高極於輕蕩男女唱和
其音甚哀
後魏道武皇帝詔尙書吏部郎鄧彥海定律呂樂用
八佾舞皇始舞以明開大始祖之業詔大樂總章鼓

吹增修雜伎以備百戲太饗設之殿庭
太武帝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凉州得伶人器服
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
宣武帝詔太常卿劉芳修營樂器時張陽子桓鳳鳳
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明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
芳皆令教習參取是非
武帝永熙二年祖瑩請改韶舞爲崇德武舞爲章烈
總名曰嘉成
大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宣武愛胡聲洎
遷都屈茨琵琶五絃箜篌胡笛胡鼓銅䟴打沙羅胡
舞鏗鏘鏜鎝洪心駭耳撫箏新靡絕麗歌響全似吟
哭聽者無不悽愴此音源出西域諸天諸佛韵調婁
羅胡語直至難解況復被之土木是以感其聲者莫
不奢淫躁競舉止輕飈或踊或躍乍動乍息蹻腳彈
指撼頭弄目情發于中不能自止論樂豈須鼓鍾但
問風化淺深雖此胡聲足敗華俗非惟人情感動衣
服亦隨之變長衫戇帽闊帶小靴自號驚緊爭入時
代婦女衣髻亦尚危側蓋驚危者勢不久安此兆先

見何以能立形貌如此心亦隨之亡國之音亦由浮
兢豈惟哀細獨表衰微操絃執籥雖出瞽史易俗移
風實在時政
北齊文宣祖珽採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
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凉之曲樂名
廣成而無所號所謂洛陽舊樂也
後主惟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習淫聲爭新哀
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
遂服簪纓爲伶人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
翫無倦遂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
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
隕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
國
後周武帝造山雲舞以梁鼓吹熊羆十二按每元正
大會列于懸間與正樂合奏罷掖庭四夷樂後帝聘
皇后於突厥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
之舊並于大司樂習焉
宣帝時改前代鼓吹朱鷺等曲製爲十五曲述受魏

禪及戰功之事帝每晨出夜還恒陳鼓吹帝幸同州自應門至赤岸數十里間鼓吹俱作祈雨仲山還令京城士女於街巷奏樂以迎之

隋煬帝幸江都王令言妙達音律其子常于門外彈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聞之呼其子曰此曲興自蚤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是以知之帝竟遇弑于江都

隋文帝踐祚柱國鄭譯請修正雅樂詔太常卿牛弘

國子祭酒辛彥之博士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譯言古樂十二律旋相為宮各用七聲世莫能通譯因龜茲人蘇祇婆善琵琶始得其法推演為十二均八十四調又於七聲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與邵公世子蘇夔議累黍定律

牛弘不精音律何妥自恥不逮常欲沮壞樂事或欲令各造樂而擇其善者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云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調帝曰滔滔和雅與我心會妥因奏止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從之時有樂工萬寶常妙達鍾律上召問之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也上不悅

萬寶常請以水尺為律從之寶常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蘇夔尤忌之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寶常樂竟寢不行及平陳獲宋齊樂器工人上延奏之嘆曰此華夏正聲也乃調五音為五夏二舞登歌房內等十四調賓祭用之太常置清商署以掌之

牛弘奏中國舊音多在江左今得梁陳舊樂請加修

緝以備雅樂其後魏後周之樂雜有邊裔之聲請悉停之乃弘與許善心姚察及虞世基參定自是雅樂略備

協律郎祖孝孫從陳陽山太守毛爽受京房律法牛弘使孝孫祭定雅樂布管飛灰順月皆驗又每律生五音十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為三百六十音分直一歲之日以配七音而旋相為宮之法由是著明弘等乃奏請復用旋宮法文帝猶記何妥之言不聽弘等復附帝意銷毀前代金石以息異議又作武舞

以象功德。至是樂成。詔行之。乃禁民間所造繁聲。萬實常聞新樂。泫然泣曰。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盡矣。實常竟餓死。死時悉取其書燒之。曰用此何爲。

唐太宗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太宗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太宗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

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孝孫等奏新樂。太宗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太宗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俱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禮樂有本。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祖孝孫始爲旋宮之法。曰大樂與天地同和者也。造十二和。以法天之成數。號大唐雅樂。凡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一曰豫和。以降天神。二曰順和。以降地祇。三曰永和。以降神鬼。四曰肅和。登歌以奠玉帛。五曰雍和。凡祭祀以入俎。六曰壽和。以酌獻飲福。七曰太和。以爲行節。八曰舒和。以出入二舞。九曰昭和。皇帝皇太子以舉酒。十曰休和。皇帝以飯。以肅拜三老。十一曰正和。皇后受冊以行。十二曰承和。皇太子在其

宮有會以行。

太宗詔秘書監顏師古等撰定六朝樂舞名。自製三大舞。一曰七德舞。二曰九功舞。三曰上元舞。

玄宗初賜第隆慶坊。坊南之地變爲池。帝即位。作龍池樂。又作聖壽樂。又作小破陣樂。又作光聖樂。又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

玄宗自潞州還京師。舉兵夜半誅韋后。製夜半還京樂二曲。又作文成曲。與小破陣樂更奏之。

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二十遍凡曲終
必遽惟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帝浸喜神仙之
事詔道士司馬承禎製玄眞道曲又製大羅天曲紫
清上聖道曲初隋有法曲其音清而近雅其器有鐃
鈸鍾磬幢簫琵琶琵琶圓體修頸而小號曰秦漢乎
蓋絃鼗之遺製出於胡中傳爲秦漢所作其聲金石
絲竹以次作隋煬帝厭其聲澹曲終復加解音玄宗
既知音律又酷愛法曲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
園聲有誤者帝必覺而正之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

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梨園法部更置小
部音三十餘人
玄宗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
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
玄宗好羯鼓常言羯鼓八音領袖諸樂不可方也龜
茲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樂玄
宗升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
伊州甘州之類後又詔道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明
年安祿山反涼州伊州甘州皆陷吐蕃

代宗復二京梨園供奉官劉日進製寶應長寧樂十
八曲以獻皆宮調也有大遍小遍樂工康崑崙寓其
聲於琵琶奏于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河東節度使
馬燧獻定難曲昭儀軍節度使王虔休作繼天誕聖
樂山南節度使于頔令女伎爲佾舞雄健壯妙號孫
武順聖樂
文宗好雅樂詔太常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法曲
及霓裳羽衣舞曲雲韶樂有玉磬四簴琴瑟筑簫篪
籥跋膝笙竽皆一登歌四人分立堂上下童子五人

繡衣執金蓮花導舞者三百人陛下設錦筵遇內宴
乃奏謂大臣曰笙磬同音沉吟忘味不圖爲樂至于
斯也自是臣下功高者輒賜之
武宗會昌初宰相李德裕命樂工製萬斯年曲以獻
宣宗大中初太常樂工五千餘人俗樂一千五百餘
人帝每宴羣臣備百戲帝製新曲教女伶數十百人
衣珠翠緹繡連袂而歌其樂有播皇猷之曲又有葱
嶺西曲士女蹹歌爲隊
後晉高祖詔太常復文武二舞定正至朝會樂章與

崔棁竇貞固呂琦張允等草定之。高祖御崇元殿。延設宮懸二舞在北。登歌在上。文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冠進賢黃紗袍白中單。白練褠襠白布大口袴革帶履。左執籥右秉翟。執纛引者二人。武舞郎八佾六十有四人服平巾幘緋絲布大袖繡襠甲金飾白練褠襠螣蛇起梁帶豹文大口袴烏靴。左執干右執戚。執旌引者二人。加鼓吹十二案。負以熊豹以象百獸率舞。

高祖繼以龜茲部霓裳法曲參亂雅音其樂工舞郎多教坊伶人。百工商賈州縣避役之人又無老師良工教習。明年正旦復奏于廷而登歌發聲悲離煩惡如薤露虞殯之音舞者行列進退皆不應節聞者皆悲憤

後漢高祖受命太常張昭奏梁武帝改九夏為十二雅祖孝孫改雅為和示不相沿也今改和為成取韶樂九成之義曰禋成曰順成曰裕成曰肅成曰政成曰弼成曰德成曰扆成曰允成曰慶成曰騂成曰壽成

周太祖廣順初太常卿邊蔚奏改前朝治安為政和舞振德為善勝舞觀象為崇德舞講功為象成舞又請改十二成樂曲為十二順曰昭順曰寧順曰肅順曰感順曰治順曰忠順曰康順曰雍順曰溫順曰禮順曰禋順曰福順

宋太祖以竇儼兼太常奏改周樂崇德舞為文德舞象成舞為武功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曰高安曰靜安曰理安曰嘉安曰隆安曰正安曰和安曰順安曰長安曰永安曰豐安曰禧安

和峴奏太祖揖讓得天下宜先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為玄德升聞之舞尚書武王一戎衣天下大定請改武舞為天下大定之舞從之

眞宗咸平四年。監察祭使艾仲孺。上言請修飾樂器。調正音律。乃詔翰林學士李宗諤等。編錄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又裁兩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明年八月上御崇正殿。張宮懸閱試。召宰相

魏王臨觀宗諤執樂譜立侍。先以鍾磬按律準。次合登歌。鍾磬塤篪。琴阮笙簫。各二色合奏。筝琴筑三色合奏。迭爲一曲。後以擊鍾爲六變九變。又爲朝奏上壽之樂。及文武二舞鼓吹導引。警夜之曲精習。上甚悅。

舊制巢笙和笙。每變宮之際。必換管絃。難於遽易。樂工單仲辛遂改爲一定之制。不復旋易。與諸調皆協。令令仲辛誕唱八十四調。遂超補副樂正。賜袍笏銀帶。

眞宗詔諸大祀。皆同感生帝六變。如通禮所載。自是玉淸昭應宮親薦。皆備樂同三十六虡

仁宗命李照鑄造大樂。其聲俱高。議者以爲迂誕。尋罷之。後用和峴所置舊樂。乃詔太常雅樂悉仍舊制。然太常樂比唐聲高五律。上雖勤勞制。未得當。後詔改名大安。帝御紫宸殿。奏大安樂。南郊姑用舊樂。其新定樂常祀及朝會用之。

仁宗出御製景祐樂髓新經六篇。賜近臣。其一釋十二均。二明主所來。三辨音聲。四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所用律及陰陽數配。五十二管之長短。六輪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以四時。建之以日月。通之於視竺。演之於壬式遁甲之法。

哲宗元祐初。范鎮上所成樂書。并其圖法。賜詔褒美。

徽宗詔置講議局。以大樂之制訛謬殘缺。太常樂器弊壞。每大合樂。聲韻淆雜。失之太高。筝筑阮。秦晉之樂也。乃列於琴瑟之間。熊羆按。梁隋之制也。乃設于宮架之外。笙不用匏。舞不成象。曲不叶譜。樂工率農夫市賈。遇祭祀朝會。則追呼於阡陌闤闠之中。教習

無素。昔不知音。議樂之臣。以樂經散亡。無所依據。秦漢之後。諸儒自相非議。不足取法。乃博求知音之士。爲一代之樂。詔可。其年八月。新樂成。列于崇政殿。有旨先奏舊樂三闋。曲未終。帝曰。舊樂如泣聲。揮止之。旣奏新樂。天顏和豫。詔賜名曰大晟。

高宗就維揚行郊祀禮。凡鹵簿樂舞。禮文多未備。嚴更警場至就取中軍金鼓權一時之用。

元太祖徵用西夏舊樂。太宗徵亡金遺樂於燕京。習登歌樂于曲阜宣聖廟。世祖勅太常少卿王鏞領東

平樂工習太常樂。五年太常樂成。命名曰大成之樂

七上二十一史

系文獻通考

樂之歌統紀

舜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

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成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辰。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

禹娶塗山。有白狐九尾過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成家成室。我都攸昌

箕子朝周。過殷故墟。作麥秀歌曰麥秀漸漸兮。黍油油

伯夷叔齊隱首陽山。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魯人西狩。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仲尼觀之。歌曰麟也。孰爲來哉。孰爲來哉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于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

原壤之母死夫子助之木槨原壤登木歌曰貍首之斑然執汝手之卷然

孔子大道歌曰大道隱兮禮爲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越王與羣臣別於浙江之上歌曰彼飛鳥兮鳶烏已廻翔兮翕蘇心在專兮素蝦何居食兮江湖徊復翔兮游颺去復返兮於乎

周穆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

死尚能復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齊甯戚扣牛角歌曰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敝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

燕荊軻易水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百里奚爲秦相堂上作樂所賃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撫絃而悲歌曰百里奚初娶我兮五羊皮

臨當別烹伏雌今適富貴忘我爲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來見置傳舍十日彈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遷之代舍出有輿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

項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夜起飲帳中命虞美人起舞悲歌泣下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

漢高祖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

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四皓采芝歌曰漠漠商洛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皇虞遐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而畏人不如貧賤而輕世

漢高祖欲易太子留侯招四皓羽翼之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東方朔酒酣據地歌曰陸沉于俗避世金馬門宮殿

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漢武帝與羣臣燕歡。作秋風辭曰。秋風起兮白雲飛。
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
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
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柰老何。
漢武寶鼎歌曰。因露寢兮產靈芝。象三德兮瑞應圖。
延壽命兮光北都。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揚光
輝。
漢元帝以明君妻單于。作怨曠歌曰。秋木萋萋。其葉

萎黃。有鳥爰止。集于苞桑。既得升雲。遊倚帷房。志念
幽沉。不得頡頏。我獨伊何。改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
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淮南厲王奴民有作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
可舂。柰何兄弟二人不相容。
漢武臨河歌曰。瓠子決兮將柰何。浩浩洋洋。慮殫為
河。殫為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兮。吾山平。吾山平兮
鉅鹿溢。魚弗鬱兮迫冬日。
司馬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

皇。有艷淑女在此房。何緣交接為鴛鴦。鳳兮鳳兮從
我栖。得託孳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
知者誰。
漢烏孫公主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烏
孫王。穹廬為室兮氈為牆。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思
土心內傷。願為黃鵠兮還故鄉。
晉陸機百年歌曰。一十時。顏如舜華曄有輝。體如御
風行如飛。終朝出遊薄暮歸。六情逸豫心無違。清酒
將炙柰樂何。二十時。膚彩津澤人

理成。美目淑貌灼有榮。光車駿馬遊都城。高談雅步
何盈盈。清酒將炙柰樂何。三十時。
行成名立有令聞。力可扛鼎志干雲。食如漏卮氣如
熏。辭家觀國綜典文。清酒將炙柰樂何。清酒將炙柰
樂何。四十時。體力克壯志方剛。跨州越郡還帝鄉。出
入承明擁大璫。清酒將炙柰樂何。清酒將炙柰樂何。
五十時。荷旄杖節鎮邦家。鼓鐘嘈囋趙女歌。羅衣綷
粲金翠華。言笑雅舞相經過。清酒將炙柰樂何。清酒
將炙柰樂何。六十時。年亦耆艾業亦隆。驂駕四牡入

紫宮軒冕婀娜翠雲中子孫昌盛家道豐淸酒將炙柰樂何淸酒將炙柰樂何七十時精爽頗損膂力愆淸水明鏡不欲觀臨樂對酒轉無歡攬形修髮獨長歎八十時明巳損聽去耳前言往行不復紀辭官致祿歸桑梓安車駟馬入舊里樂事告終憂事始九十時日告耽瘁月告哀形體雖是志意非言多謬誤心多悲子孫朝拜或問誰捐景翫日慮安危感交平生淚交揮百歲時盈數巳登肌肉单四肢百節還相患目若濁鏡口垂涎呼吸嚬蹙反側難菌褥滋味不復

安

王獻之桃葉歌曰桃葉復桃葉桃葉連桃根相連兩樂事獨使我殷勤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檝但渡無所苦我自楫迎汝

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水之女名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採桑東所頭十五嫁爲盧家婦十六生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爲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提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嫁與東家王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鄂君方乘青瀚舟張翠蓋會鍾鼓之音越人擁楫歌曰今夕兮搴中流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舉繡被覆之

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

樹有所思雉子斑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雀釣竿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代漢之意已上通志畧參文獻通考

樂之歌議統紀

馬端臨曰詩之體三曰風曰雅曰頌風者民庶之所吟諷雅者君臣之所詠歌其詩則施之宴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功其詩則施之祭祀然未有三百篇之前如康衢如擊壤則風之祖也如九歌如喜起如南風則雅之祖也如五子之歌則又變風變雅之祖若頌獨無所祖然肆夏繁遏渠本頌也而叔孫穆子以爲天子享元侯之詩豈雅頌亦通用耶

樂書曰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所以寓君臣之教則升

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教則笙人三終也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閒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

馬端臨曰晦菴辨桑中詩序其說曰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三十九篇是也桑閒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享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今季子所觀樂者周樂也使鄭衛諸詩爲里巷狹邪所用則周樂安得有之而魯之樂工亦安能歌異國淫邪之詩乎

馬端臨曰詩之被于弦歌也不過爲宴享賓客祭祀鬼神之用但求之三百篇惟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爲祭祀之詩小雅鹿鳴以下彤弓以上諸篇爲燕享之詩至于周南以下十五國風小雅自六月而下大雅自文王而下以至魯頌之四篇則序者以爲美刺之詞而不能明其聲樂之所用矣左傳載列國諸

侯大夫聘享賦詩大率多斷章取義以寓己意如秦穆公將納晉文公宴之而賦六月季武子舉韓宣子嘉樹宴之而賦甘棠蓋借二詩以明贊誦之意又如荀林父送先蔑而爲賦板之卒章叔孫豹食慶封而爲賦相鼠蓋借二詩以明箴規之意皆因事寓意非曰此宴必合賦此詩也

馬端臨曰關雎鵲巢閨門之事后妃夫人之詩也何預于鄉宴而鄉飲酒燕禮歌之采蘋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詩也何預于射而射禮用之肆夏繁遏

渠宗廟配天之詩也何預宴飲而天子享元侯用之文王大明緜文王興周之詩也何預于交隣而兩君相見歌之晉荀偃曰歌詩必類若必就其文詞之相類則鄉飲酒所歌必伐木行葦之屬射禮所歌騶虞而下必車攻吉日之屬天子享元侯所歌必蓼蕭湛露彤弓之屬方爲合宜

鄭樵曰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用以歌非用以說義也齊魯韓毛各以說相高漢朝立之學官義理相受遂使聲歌湮沒無聞然漢初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例能歌之奈義理之說日勝則聲歌之樂日微漢末東觀石渠議論無補曹孟德得漢雅樂郎杜夔夔所得于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至晉鹿鳴一篇又無傳矣繼三

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紀所以不得流通

鄭樵曰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附于太師氏然後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于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于世者章句雖存樂聲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樂府之用幾息矣

樂書曰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而八音均調又不叶鍾律內之掖庭才人外之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之朝廷又如馬象赤蛟之類皆歌之宗廟汲黯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可謂正論

蔡沈曰事之出于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

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

鄭樵曰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又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爲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爲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爲風雅不分

次則雅頌無別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

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燕享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于人頌用于神武帝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郊祀房中章未嘗用于人事以明神人不可同事也今應用頌者而改用大予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是爲雅頌無別

又次則頌亡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是爲頌亡

馬端臨曰漢明帝之樂凡四今所傳者惟短簫鐃歌二十二曲而所謂太予所謂雅頌所謂黃門鼓吹則未嘗有樂章至于短簫鐃歌史雖以爲多敘戰陣之事然考其名義上之回則巡幸事上陵則祭祀事朱鷺則祥瑞事艾如張巫山高之屬則又各有指非專

戰伐也是爲魏晉雅頌之體

鄭樵曰浩歌長嘯古人之深趣今人既不尙嘯而又失歌詩之旨所以無樂事也凡律其辭則詩聲其詩曰歌作詩未有不歌者詩樂章也或形歌詠或散律呂各隨所主而命主于人聲者有行有曲散歌曰行入樂曰曲主于絲竹者有引有操有吟有弄各有調主之攝其音曰調總其調曰曲

歌行雖主人聲其中調者皆可被之絲竹引操吟弄雖主絲竹其有辭者皆可形之歌詠主于人者有聲

必有辭主于絲竹者取音而已不必有辭
近世論歌行者求名以義強生分別古有長歌行短歌行謂其聲歌之短長耳崔豹吳兢皆謂人壽命之短長當時有此說今人何獨不然嗚呼詩在于聲不在于義猶今都邑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爲其辭義之美哉禮失則求諸野正謂此也
二體之作失其詩矣縱者謂之古拘者謂之律一言一句窮極物情工則工矣將如樂何
武帝定郊祀廼立樂府采詩夜誦則有趙代秦楚之

謳莫不以聲爲主是時去三代未遠猶有雅頌之遺風及後儒泥于名義是以失其傳故吳兢譏其不覩本章便斷章取義贈利涉則述公無渡河慶載誕乃引烏生八九子賦稚子班者但美繡頸錦臆歌天馬者惟敘驕馳亂蹋其間有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敘烈女事用古題不用古義知此意者蓋鮮矣
隋文帝置清商府悉采舊章以爲樂之所本隋後無復正聲至唐能合于管絃者明君楊叛兒驍壺春歌

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八曲而已
鄭樵曰鞞舞本漢巴渝舞高祖自蜀漢伐楚其人勇而善鬬好爲歌舞舞曲四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曰安臺四曰行辭其辭既古莫能曉句讀魏使王粲制其辭粲問巴渝帥得歌本意改爲矛渝新福弩渝新福曲臺新福行詞新福以述魏德
樂書曰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

異惟鹿鳴不改晉初食舉亦以鹿鳴至荀勗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頎曰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識樂知音足以一曲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留折皆繫于舊有由然也
鄭樵曰晉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白鳧舞白鳧之辭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從晉也然偶有章又出于魏武則知拂舞五篇晉人採集三國之前所作惟白鳧

不用吳舊歌命曰白鳩。

鄭樵曰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帝命。吹角爲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帝北征烏桓越沙漠軍士聞之悲思于是減爲十鳴更悲按此有十五曲後之角工所傳者只得梅花梅花之辭蓋本于胡笳。

馬端臨曰橫吹雙角卽胡樂也。漢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惟得摩訶兜勒二曲。是爲胡曲之本。摩訶兜勒。皆胡語也。協律校尉李延年因胡曲。更新聲。二

十八解。其法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

馬端臨曰相和歌者並漢世街陌謳謠之辭絲竹更相和令執節者歌之按詩南陔之三笙以和鹿鳴之三雅由庚之三笙以和魚麗之三雅相和歌之道也。本一部魏明帝分爲二部更遞夜宿始十七曲魏晉之世朱生宋識列和等復爲十三曲

樂書曰唐明皇天寶中樂章多以邊地名曲如涼州甘州伊州之類曲終繁聲名爲入破已而三州之地。悉爲西蕃蹈籍僞唐李煜樂曲有念家山破未能興

開寶八祀悉收其地念家山之應也。

樂書曰突厥監歌于龍朔而關知微卒有陷突厥之誅楊柳唱于永淳而徐敬業卒搆楊柳二州之亂寶慶之曲作而太子任答堂堂之曲奏而唐祚中絕以至舞媚桑條黃麞挈苾之作未有無其應者由是知聲音之道實與政通而治亂之兆皆足聽而知之

鄭樵曰明皇雅好度曲未嘗使蕃漢雜奏。迨天寶之末始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識者異之。明年遂及祿山之難嗟嗟明皇召戎稔禍豈皆入破合奏。

致之乎

鄭樵曰仲尼所以爲樂者在詩而已。漢時不知聲歌之所在而以義理求詩別撰樂詩以合樂殊不知樂以詩爲本詩以雅頌爲正仲尼識雅頌之音然後取三百篇以正樂樂爲聲也不爲義也有聲斯有義與其達義不達聲無寧達聲不達義

樂序曰漢樂府絲竹更相和但有歌曲清平瑟三調。清商曲鐃歌鼓吹曲司馬相如鳳求凰之類多楚詞。體魏晉多爲五言如明妃曲之類間有七言如隴上

壯士之類若徂風飈起蓋山陵之歌則七言絕句也
唐多用七言律如龍池樂章王維渭城絕句亦有散
聲謂之陽關三疊或更作長短句如調笑令菩薩蠻
六么河傳等曲至宋益盛西江月點絳脣等詩餘皆
可弦歌金元又變爲北曲正宮端正好商調集賢賓
南呂一枝花黃鍾醉花陰中呂粉蝶兒之類依腔填
調一定不易以便快口唱過亦有曲名雖與宋同而
實異者教坊歌之其譜上乙五六凡工尺四合等字
與雅樂同上乙七字爲正調四合二字爲合調

樂序曰俗樂二十八調唐人用爲大曲有散序排遍
八破殺袞等套數始成一曲就本宮調製引序慢令
蓋度曲常態也八破以曲終繁聲得名有兆亂之讖
江南李煜有念家山破尤非美也其歸宿一聲謂之
殺如伊州以凡字殺側商則借尺字殺是也元樂尾
聲多以殺名如賺煞十煞之類多至百餘聲至正末
賊將殺戮無禁此其應也
樂序曰漢初安世之歌易周房中樂其調皆楚聲高
帝見巴渝舞曰此武王伐紂歌也然周之曲調漢末

猶存晉荀勖始除鹿鳴四篇別製食舉歌于是周雅
亡北魏以來多用胡樂至隋取漢以來樂歌盡入清
商曰此周房中遺聲蓋夾胡部也漢以俗樂定雅樂
其後漢清商亦亡
鄭樵曰有宗廟之樂有天地之樂有君臣之樂尊親
異制不可以不分幽明異位不可以無別按漢叔孫
通始定廟樂有降神納俎登歌薦祼等曲武帝始定
郊祀樂有十九章之歌明帝宴羣臣始定黃門鼓吹
之樂合雅而風合頌而雅其樂已失而其禮猶存至

梁武十二曲成則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
地宗廟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此禮之所以亡也
大戴禮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晉志亦云漢
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鹿鳴騶虞伐檀文王皆古聲
辭後改作新辭舊曲遂廢至唐開元鄉飲酒禮其所
奏樂乃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乃有嘉魚南山
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十二篇之目其
聲亦不得聞矣宋時有趙彥肅者傳此十二詩之譜
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呂即開元遺聲也朱子載之

儀禮經傳中以爲詩樂疑古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

程子曰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古人之詩其音調不復可知已今之歌曲雖出時人之口而亦有所沿襲如向所謂十二詩于鹿鳴等六詩云黃鍾清宮註云俗呼正宮關雎等六詩云無射清商註云俗呼越調所謂黃鍾清宮無射清商世俗固不知所以爲聲而正宮越調之類宋世所謂詩餘金元以來所傳南北

曲者雖非古之遺音而猶有此名目也倘得妙解音樂如師曠州鳩信都芳萬寶常王令言張文收之輩必能因聲以致律正律以定器吁必待后夔而後作樂必待師曠而後聽音則此樂直至天地之戍僉永無可復之期矣

鄭樵曰白紵與子夜一曲也在吳爲白紵在晉爲子夜故梁武本白紵而爲子夜四時歌

馬端臨曰清商曲三調所謂平調清調瑟調是也三調者乃周房中樂之遺聲漢魏相繼至晉不絕永嘉之亂中朝舊曲散落江右而清商舊樂尤傳江左所謂梁宋新聲是也至唐武后時猶存六十三曲

馬端臨曰漢時所謂清商者但尚其音爾晉宋間始尚辭觀吳兢所纂七曲皆晉宋間曲也故知梁宋新聲有自來矣因隋文帝篤好清樂以爲華夏正聲故特盛于隋焉大業中煬帝乃定清樂西凉龜茲天竺康國疏勒安國安麗禮畢以爲九部

鄭樵曰樂有伊州凉州甘州渭州之類皆西地也隋煬帝所定九部夷樂西凉龜茲天竺康居之類皆西

夷也觀詩之雅頌亦自西周始凡是清歌妙舞未有不從西出者八音之音以金爲主五方之雅惟西是承雖曰人爲亦莫非稟五行之精氣而然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八

錫山日齋黃廣無蛙父纂述

婁江侯在張溥天如父參閱

樂之舞本紀

夔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繫辭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 大禹謨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簡兮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 伐木

舍其坐遷屢舞僊僊亂我邊豆屢舞僛僛側弁之俄屢舞傞傞 賓之初筵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 有駜

萬舞洋洋孝孫有慶 閟宮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 那一

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 祭統

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 明堂位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宣公八年

魯公仲子之宮萬焉公問羽數於仲衆對曰天子八佾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也 隱公三年

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

諸子掌國子之倅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

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凡四方之舞仕者屬焉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九夏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

歌以盡言舞以盡意是以聽其聲不如察其形

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

大祝。逆牲逆尸。令臯舞。

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周禮

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穀梁

孟春命樂正習舞乃修祭典。月令

武王承命興師渡孟津前歌後舞。

春夏干戈萬舞以象武。秋冬羽籥籥舞以象文。

子路戎服見孔子拔劍而舞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爲質。仁以爲衛。家語

樂之在耳曰聲在目者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心難以貌覩。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選和則大樂備矣。大戴禮

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至周大武皆太廟舞樂名也。樂所以樂君之德。舞所以象君之功。

樂之舞統紀

舞名。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野舞萬舞公莫巴渝雲翹育命文始五行武德大鈞鞞鞶舞白紵城舞治康凱安正德大豫前舞後舞大壯大觀七德九功上元大定聖壽光聖讌樂長嘯天授萬歲龍池小破陣樂獅子中和六合還淳順聖承天聖主回鑾一戎大定神宮大樂霓裳景雲坐部立部傾盃軟舞健舞歡舞崇德開平大合象功來儀昭德靈長積善顯仁章慶威加四

海化成天下

舞器。相應牘雅戈籥弓矢戚揚翟贊翿纛羽葆幢旌節麾劍

舞衣。冕皮弁

舞曲。迴鶻七盤縈塵集羽翹袖折腰白鳧渼水杯柈公莫淵拂

舞制。文舞武舞各爲四表。表距四步爲酇。綴各六十四。文舞者服進賢冠左執籥右秉翟。分八分。二工執纛引前。衣冠同之。舞者進蹈安徐。進一步則兩兩相

顧揖三步三揖四步爲三辭之容是爲一成餘成如之自南第一表至第二表爲第一成至第三表爲再成至北第一表爲三成覆卻行至第三表爲四成至第二表爲五成復至南第一表爲六成而武舞入

武舞服平巾幘左執干右執戈二工執旌居前執鼗執鐸各二工金錞二四工舉二工執鐲執鐃執相在左執雅在右亦各二夾引舞者衣冠同之分八佾於南表前先振鐸以通鼓乃擊鼓以警戒舞工聞鼓聲則各依鄭綴總干正立安位堂上長歌以咏歎之於

是播鼗以導舞舞者進步自南而北至最南表以見舞漸然後左右夾振鐸次擊鼓以金錞和之以金鐲節之以相而輔樂以雅而陔步舞者發揚蹈厲爲猛賁趫[illegible]則兩兩以戈盾相嚮一擊一刺爲一伐爲一成成之謂變至第二表爲一變至三表爲二變至北第一表爲三變舞者覆身嚮堂卻行而南至第三表爲四變乃擊刺而前至第二表回易行列舂雅節步分左右而跪以右膝至地左足仰起象以文止武爲五變舞蹈而進爲兵還振旅之狀振鐸搖鼗擊鼓和以金錞廢鐲鳴鐃復至南第一表爲六變而舞畢

武舞曰平定天下舞象以武功定禍亂也用舞士三十二人皆左執干右秉戚分爲四行每行八人舞作發揚蹈厲坐作擊刺之狀舞師二人執旌以引之

文舞曰車書會同舞象以文德致太平也用舞士三十二人皆左執籥右秉翟分爲四行每行八人舞作進退舒徐揖讓陞降之狀舞師二人執翿以引之

四夷舞曰撫安四夷舞象以威德服遠人也用舞士

十六人東夷四人南蠻四人西戎四人北狄四人分爲四行每行四人舞作拜跪朝謁喜躍俯伏之狀舞師二人執幢以引之

相狀如鞞革表襍裹以漆畫局承而擊之所以輔樂樂記治亂以相諸家樂圖多以相爲節是相所以輔樂亦所以節舞

應小舂謂之應所以應大舂所倡之節也其形正圓而內外皆朱

牘牘有長短長者七尺短者三尺虛中如筩而無底

其端有兩竅而縣畫之則之於夏以兩手築地爲賓
出之節也
雅笙師掌教雅以教祴夏蓋賓出以雅欲其醉不失
正也工舞以雅欲其訊疾不失正也先儒謂狀如漆
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旁有兩
紐疏畫武舞工人所執所以節舞也
戈周官司戈盾祭祀授舞者兵文王世子春夏學干
戈漢迎秋樂亦用之隋初武舞三十三人執戈三十
三人執戚皆配以盾

籥籥師祭祀鼓羽籥之舞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賓
之初筵曰籥舞笙鼓春秋萬入去籥則秉籥而舞其
來尚矣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蓋籥所以爲聲翟
所以爲容也
弓矢大司樂大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樂師
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
戚禮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蓋干盾也所以自蔽戚
斧也所以待敵朱干白金以飾其背記曰朱干設錫
是也玉戚剝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曰剝玉以爲鏚

秘是也漢高祖令舞人執干戚舞武德之舞光武迎
秋氣親執干戚舞雲翹育命之舞亦庶乎近古
揚詩曰干戈戚揚樂記曰樂者非謂干揚也故童子
舞之廣雅曰鉞戚斧也毛萇謂揚鉞也孔安國謂劉
斧屬蓋揚斧戚所劉皆斧也黃鉞以金飾其柄玉戚
以玉飾其柄皆有剛斷之材
翟詩曰右手秉翟左傳曰五雉爲五工正爾雅有鷷
諸雉鷂雉鳪雉鷩雉秩秩海雉雗短鷂雉翬雉鶅雉
南方曰翯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舞之所取

者特鸐山雉耳以其羽尤可用爲儀故也
鷺宛丘曰無冬無夏值其鷺羽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蓋鷺羽舞者所執鷺翿舞者所建既值其所執之鷺
羽又值其所建之鷺翿是常舞而不知反也宛丘刺
之宜哉
羽葆幢蓋舞者所建以爲容非其所持者也今太樂
所用高七尺干首棲木鳳注髦一重綴纁帛畫升龍
爲二工執之分立于左右以引文舞
旌舞者行列以大旌表識之大射禮舉旌以宮偃旌

以商亦其類

節爾雅曰和樂爲之節蓋樂之聲有鼓以節之其舞之容有節以節之

麾周官巾車掌木路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書曰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樂將作則舉之止則偃之堂上則立于西階堂下則立于樂縣之前

綴兆共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注綴爲酇舞者之位也兆其外營域也民勞則德薄酇相去遠舞人少也民逸則德盛酇相去近舞人多也

樂之舞疏統紀

帗舞帗祓也社稷及百物之神皆爲民祓除故以帗舞舞之教國子以是責之保社稷故也鄭司農曰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鄭康成曰帗析五采繒爲之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

羽舞翟羽可用爲儀執之以爲蔽翼也春秋隱公問羽數于衆仲衆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羽舞之制自天子達于士名位不同舞亦異數不過降殺以兩而已諸侯用六羽則是考仲子之宮用之僭也聖人言初獻貶之也

皇舞皇陰類也而能爲其類之長陰中陽也旱暵則欲達陰中之陽故以皇舞舞之皇雜五采羽如鳳凰色

旄舞葛天氏之樂三人舞氂牛尾而歌八闋則旄者氂牛之尾舞者所持以指麾者也

干舞郊特牲曰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樂記曰樂者非謂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子舞之祭統曰及舞君執干戚就舞位

則干者自衛之兵非伐人之器也所以象武事也樂師教國子欲其由末知本舞師祭山川以其有阻固扞蔽之功也

人舞舞以干戚羽旄爲飾以手舞足蹈爲容故樂記樂師均以人之手舞終焉漢魏來臣之受恩者皆以手舞足蹈爲喜忭之極

萬舞商頌曰萬舞有奕衛風曰公庭萬舞魯頌曰萬舞洋洋春秋曰萬籥左氏曰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又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館于宮側而振萬焉晉

志曰萬舞象功是舞也先王所以習戒備商周所不易也謂之干舞其名也謂之萬舞其數也禮樂所謹不過名數而已

公莫舞即巾舞相傳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高帝且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莫害漢王也

巴渝舞漢高帝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且率賓人以從帝爲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鬬既定秦中以功封閬中侯其俗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其所居故名曰巴渝舞

靈星舞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爲芟除次耕種芸耨驅爵及穫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

鞞舞傳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魏曹植鞞舞歌序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煨先帝聞其舊伎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樂焉

槃舞漢曲至晉加以杯謂之世寧舞張衡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王粲釋云七槃陳于廣庭顏延之云遞

間關于槃扇鮑昭云七槃起長袖皆以七槃爲舞隷清樂部中

白紵舞紵本吳地所出疑是吳舞晉俳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吳呼緒爲紵疑白紵即白緒也

鐸舞漢曲也晉鞞舞五篇及鐸舞歌一篇幡舞一篇鼓舞伎六曲並陳於元會其舞故常二八

城舞從周武帝平齊作永安樂行列方正象城郭謂之城舞用八十人刻木爲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爲髮畫襖皮帽作羌胡狀

七德舞太宗爲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作秦王破陣樂曲及即位宴會必奏之乃製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交錯屈伸以象魚麗鵝鸛命呂才以圖教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變爲四陣象擊刺往來後令魏徵褚亮虞世南李百藥更製歌辭名曰七德舞舞初成觀者皆扼腕踴躍諸將上壽羣臣稱萬歲蠻夷在庭者請相率以舞太常卿蕭瑀曰樂所以美盛德形容而有所未盡陛下破劉武周薛舉竇建德王世充願圖其狀以識帝曰方四海

未定攻伐以平禍亂製樂陳其梗槩而已若備寫禽獲今將相有嘗爲其臣者觀之有所不忍我不爲也自是元日冬至朝會慶賀與九功舞同奏舞人更以進賢冠虎文袴螣蛇帶烏皮靴二人執旌居前其後更號神功破陣樂

九功舞以童兒六十四人冠進德冠紫袴褶長袖漆髻屣履而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麟德二年詔郊廟享祀奏文舞用功成慶善樂曳履執紼服袴褶童子冠如故武舞用神功破陣樂衣甲持戟執纛者被金甲八佾加簫笛歌鼓列坐縣南若舞即與宮縣合奏焉

上元舞高宗所作舞者八百十人衣畫雲五色衣以象元氣其樂有上元二儀三才四時五行六律七政八風九宮十洲得一慶雲之曲大祠享皆用之

聖壽舞唐高宗武后作舞用百四十金銅冠五色畫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凡十六變而畢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年寶祚彌昌之字

讌樂舞唐張文收所造舞工二十人緋綾爲袍絲布

爲袴分四部景雲舞八人慶善舞四人承天舞四人樂用玉磬二格大方響一格

萬歲舞唐武太后所造宮中養鳥能人言常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者三人緋大袖並畫鸜鵒冠作鳥像南人爲之吉了

龍池舞明皇在藩邸居隆慶坊坊南忽變爲池望氣者異焉及即位以坊爲宮池水逾大彌漫數里爲此樂以歌其祥舞者十有二人爲列服五色紗雲衣芙蓉冠無憂履四工執蓮花引舞一奏五疊

師子舞師子出西南夷天竺等國綴毛爲之各高丈餘人居其中像其俛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秉拂爲習弄狀。

霓裳舞唐文宗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

傾盃舞明皇常令教舞馬百駟分爲左右部時塞外亦以善馬來貢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金鈴飾其鬣間雜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凡數十叠奮首鼓尾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

馬而上抃轉如飛或命壯士舉榻馬舞其上樂工數十環立皆衣以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妙齡姿美者充之每遇千秋節大宴勤政樓奏立坐二部伎畢則自內廐引出舞之後幸蜀舞馬散在民間祿山頗心愛之自是數十疋置之范陽爲田承嗣所得雖雜於戰馬置之外棧既而軍中饗士樂作馬舞不能自止斷養輩謂其爲妖擁篲擊之馬立舞不中節揚抑頓挫尚存故態廐吏遽以爲怪白承嗣箠之斃於櫪下山海經述海外太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穆天子傳有馬舞之舞信有之。

軟舞唐開成末有樂人崇胡子能軟舞其腰支不異女郎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像驚鴻或如飛燕。

健舞唐教坊樂垂手羅迴陂樂蘭陵王春鶯囀半社渠借席烏夜啼之屬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黃章拂林大渭州達摩支之屬謂之健舞故健舞曲有大杆阿連柘枝劍氣胡旋胡勝軟舞有舞州蘇合香掘枝團亂旋甘州

歎舞唐咸通中伶人李可及善音律尤能囀喉爲新

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少年效之謂之拍彈。

樂之舞議統紀

馬端臨曰記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祭統曰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樂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由此觀之天子冕而總干郊祀則裘冕也宗廟則袞冕鷩冕也食老更則鷩冕而已冕非郊廟祭祀不服唐人平冕爲舞郎之服則是樂工可服王公服矣竊意古人舞者必自有服書所謂胤之舞衣是也其曰冕而總干云者蓋祭祀養老君服冕從事遂親起舞以示敬非曰

舞者必合服冕也如耕籍則冕而朱紘躬秉耒豈凡秉耒者皆可冕乎南唐優伶遂有乞取大殷皇帝平天冠爲戲倍甚然則如何而可曰爵弁以舞文韋弁以舞武

明堂位曰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其衣也素積其裳也大武所以象征誅必朱干玉戚冕而舞之者以武不可靚故也大夏所以象揖遜必皮弁素積裼而舞之者以文不可匿故也由是觀之裼襲未嘗相因也干戚羽籥未嘗並用也於大夏言裼而舞則大武冕而舞必用襲矣於大武之舞言干戚則大夏之舞必用羽籥矣

公羊曰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

內則曰成童舞象蓋文王時雖王事兆見大統未集以未集之統舞之以未成人之童謂之象舞

明堂位言下而管象春秋傳亦曰象箾南籥文王之樂歌潍清於堂上奏鍾鼓於堂下舞象於庭其所形容者熙邦國之典而已未及於法則也肇上帝之禋

而已未及於羣祀也熙邦國之典則人受之肇上帝之禋則天受之

白水爲汋勺酒爲酌是酌者挹而損之之道也大武武王作之於前成王酌先祖之道以成之於後其事則武其道則養天下然武所以靖天下而反有以養之者以武有七德而安民和衆阜財同在其中

成童舞象皆小舞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則大舞也周官大舞以大司樂掌之小舞以樂師掌之然則周之舞豈不重于武宿夜乎

鄭樵曰古有六舞後世所用者韶武二舞而已然云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凡六舞之名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凡六笙之名笙舞皆無辭惟師工以譜奏相授耳

陳祥道曰執干揚而舞之兵舞也列五采繒爲之帗舞也折衆鳥羽爲之羽舞也以鳳之羽爲之皇舞也以旄牛之尾爲之旄舞也鄭司農曰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鄭康成曰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古之

於大祭祀有備樂必有備舞然大司樂於咸池之類言其章不言其器於帗舞之類言其器不言其章互備也

堯舜揖遜其舞先干後羽以苗民逆命故也湯武征伐其舞先武後文以有武功爲大故也

樂在耳爲聲在目爲容而後節奏不忒故先王制舞必協於歌歌一曲爲舞一變六變用六九變用九然聲應可削而不可畧羽籥干戚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盡筋骸之力以要鍾鼓俯仰之節

樂有八音以行八風是以舞佾與鍾磬數俱用八堂上歌詩者四鼓瑟者四一唱三嘆亦用八歌奏雖分實相聯絡羽籥起黃鍾大呂應以姑洗南宮是謂辰酉以南爲南風而夾則中呂皆爲清角文合於武也干戚起蕤賓函鍾應以無射夾鍾是謂戌卯以北爲北風而太簇應鍾皆爲流徵武合於文也

文武之成曷爲異與曰一三五爲九而乾用之參天之數也二與四爲六而坤用之兩地之數也文舞陽也成以參天武舞陰也成以兩地

簫韶九成大武六成而又謂之變者何居曰在樂音謂之變在樂舞謂之成

春入學合采合舞將以養老於辟雍也秋頒學合聲將以饗帝於明堂也曰合舞則大合六樂而舞矣曰合聲則會大樂而歌奏矣

羽籥九成干戚六成行列得正而不愆所以正舞位也出象揖遜先後有倫而不亂所以序出入舞也

樂官則比敘其所教之人以考其藝之精粗樂器則展厎其所用之器以審其聲之完否人與器俱善則

樂舞可知矣小胥則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懸
之位焉列與懸俱應則聲容可知矣
周存六代之舞至秦惟餘韶舞漢舞宗廟之酎卑者
之子不得豫其豫者上則二千石之子下則五大夫
之子取適子高五尺已上年十二到三十顏色和身
體修治者爲舞人雖與周異制亦未失用國子之實
也今之舞者不過用市井猷亂素不知歌舞者何以
格神明移風俗
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

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
杜以爲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
服虔注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
議甚允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
魏絳此樂以八八爲列之證

樂之章統紀一
漢郊祀歌十九章練時日帝臨青陽朱明西顥玄冥
惟泰元日出入天地天馬天門景星齊房皇后華燁
燁五神朝隴首象載瑜赤蛟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大孝備矣七始華始我定歷數
王侯秉德海內有姦大海蕩蕩安其所豐草葽雷震震
都荔遂芳桂華美芳嘉薦芳矣皇皇鴻明浚則師德
孔容之常承帝明德
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

擁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有所思芳樹上邪
君馬黃雉子班聖人出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
雲黃爵行釣竿篇
漢鞞舞歌五曲關中有賢女章和二年中樂久長四
方皇殿前生桂樹
魏短簫鐃歌十曲楚之平戰滎陽獲呂布克官渡舊
邦定武功屠柳城平南荊平關中應定期
魏鞞舞歌五曲明明魏皇帝太和有聖帝魏歷長天
生烝民爲君既不易

韋昭倣漢鐃歌作十二曲炎精缺漢之季攄武師烏林秋風克皖城關皆德通荊州章洪德順歷數承天命玄化

傳玄作短簫鐃歌二十二曲靈之祥宣受命征遼東宣輔政時運多艱景龍飛平玉衡文皇統百揆因時運惟庸蜀天序大晉承運期金靈運於穆我皇仲春振旅夏苗田仲秋獮田順天道唐堯玄雲伯益釣竿

晉鞞舞歌五曲洪業天命景皇天晉明君

晉拂舞歌五曲白鳩濟濟獨祿碣石淮南王

鼓角橫吹十五曲黃鵠隴頭吟望行人折楊柳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豪俠行梅花落紫騮馬驄馬雨雪劉生古劍行洛陽公子行

胡角十曲隴頭水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揚望行人

相和歌三十曲江南曲度關山長歌行薤露歌蒿里傳雞鳴高樹顛對酒行烏生八九子平陵東陌上桑鰕鮔燕歌行在昔苦寒行董逃行塘上行日苦短西門行東門行煌煌京洛行飛鵠行隴西野田黃雀滿歌櫂歌雁門太守白頭吟精列東光氣出唱

相和歌吟嘆四曲大雅吟王昭君楚妃嘆王子喬

相和歌平調曲猛虎行君子行從軍行鞠歌行

相和歌清調曲豫章行相逢狹路間行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

相和歌瑟調曲飲馬長城窟大牆上蒿行長安城西行門有車馬客蜀道難牆上難爲趨日重光月重輪蒿坡行採梨橘行白楊行胡無人公無渡河

相和歌楚調曲白頭吟泰山吟梁甫吟東武琵琶吟

明月照高樓長門怨班婕妤娥眉怨玉階怨

大曲羅敷白鴿圍桃碣石何嘗置酒夏門王者布大化洛陽令

梁武帝爲子夜吳聲四時歌白紵歌

清商曲子夜吳聲前溪石城莫愁襄陽王明君

清商曲白雪公莫舞巴渝明之君團扇郎長史變丁督護讀曲估客樂楊叛兒雅歌驍壺常林歡三洲玉樹後庭花泛龍舟春江花月夜

梁制新歌本紀謝賢首山桐栢山道亡惟威淺東流

鶴樓峻昏主恣滛慝石首局期運集於穆惟大梁
梁武帝制佛法十曲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
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轉
陳后主四曲黃鸝留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堂堂
北齊鼓吹二十曲水德謝出山東戰韓陵殄關隴滅
山胡武定戰芒山禽蕭明破侯景定汝潁克淮南嗣
丕基聖道洽受魏禪平瀚海服江南刑罰中遠夷至
嘉瑞臻成禮樂
北齊後主賞胡戎二曲無愁伴侶

後周鼓吹十五曲玄精季征隴西迎魏帝平竇泰復
恒農克河苑戰河陰平漢東取巴蜀拔江陵受魏禪
宜重光哲皇出平東夏禽明徹
隋房內二曲地厚天高
唐七朝曲傾盃曲英雄樂黃驄疊景雲河清歌破陣
樂承天樂一戎大定樂八紘同軌樂夷美賓曲太平
樂上元樂聖壽樂鳥歌萬歲樂龍池樂夜半樂文成
曲霓裳羽衣曲大羅天曲紫清上聖道曲九真紫極
君臣相遇樂荔枝香梨園法曲千秋節

柳宗元撰唐鐃歌鼓吹十二曲晉陽武獸之窮戰武
牢涇水黃斧鯨沛苞枿河右平鐵山碎靖平邦吐谷
渾高昌東蠻
宋仁宗奠貴一章萬國朝天
宋仁宗舉酒五章白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兎
哲宗受傳國寶制樂三章永昌神光翔鶴
大觀三年製喜燕狀元五章賓興賢能於樂辟雍樂
育英材烝我髦士利用賓王
宋受命曰上帝平上黨曰河之表定維揚曰淮海清

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荊州曰皇城暢取蜀曰蜀土遂
取廣南曰時雨霈下江南曰望鍾山吳越獻國曰大
哉仁漳泉獻土曰兩歌歸克河東曰伐功繼征澶淵
曰帝臨墉美仁治曰維四葉歌中興曰炎精

樂之章統紀二 樂府
古調曲擬行行重行行古意落思古意古樂府
征戍曲遠征人將軍行長城塞上曲遊思校獵曲
遊俠曲遊俠篇俠客行悱陵王公俠曲齊瑟行織女
辭錦石擣流黃丹陽孟珠蘇小小孫綽碧玉歌吳王
紫玉烏孫公主桃葉歌李夫人楚明妃杜秋娘木蘭
辭湘夫人邯鄲才人愛妾換馬胡姬年十五妾薄命
蠶絲歌麗人行上陽白髮人繚綾時世粧王家少婦
秦女卷衣

別離曲生別離離歌河梁別思歸自君之出矣寄衣
曲古離別井底引銀瓶怨思曲青樓怨秋閨怨征婦
怨綵書怨四愁七哀長相思思公子湘妃怨西宮春
怨獨不見
歌舞曲浩歌行勞歌大小垂手鈞天曲艷歌行齊謳
行吳趨曲
絲竹曲相如琴薄暮動絃歌趙瑟秦箏華原磬
觴酌曲羽觴飛上苑當壚前有一樽酒
宮怨曲魏宮辭玉華宮長信宮連昌宮楚宮行雍臺

陵雲臺長樂宮上林閶闔駕言出北闕內殿賦新詩
都邑曲齊瑟行京兆歌左馮翊歌扶風歌荊州樂燉
煌樂青陽樂潯陽樂壽陽樂涼州樂邯鄲歌長平行
故絳行西長安行襄陽蹋銅鞮鄴都引孟門行燕支
行汾陰行新昌里洛陽陌大堤曲出自薊北門江南
行長干行
道路曲陰山道太行路行路難沙堤行
時景曲門春歌青陽歌春日行秋風辭北風行苦熱
行晨風歌夜夜曲春日有所思驚雷歌朝雲胥臺露

白日歌明月篇
人生曲百年歌
人物曲湘東王項王蓋世安定侯曲李延年歌
神僊曲步虛辭遊僊海漫漫桃源行武陵深行洛濱
曲招隱蕭史曲方諸曲元丹丘歌紫溪翁歌漁父歸
去來引
梵竺曲舍利佛法壽樂阿那瓌摩多樓子
番胡曲于闐採花高句驪紀遼東出蕃曲
山水曲桐柏山華陰山巴東三峽歌灩澦歌東海江

上曲。方塘含。白水曲。江。日暮。望涇水。巫山中流曲。濟
黃河。渡易水。登名山。昆明春。水淸幽澗泉。
草木曲。秋蘭篇。芙蓉花。採蓮曲。採菱曲。茱萸篇。蒲生
歌。城上麻。夾樹。有綠竹。樹中草。冉冉孤生竹。楊花曲。
隋堤柳。種葛。江離生幽渚。浮萍篇。桑條。
車馬曲。車遙遙篇。高軒過。白馬篇。驅車。天馬。飲。八駿
圖
龍魚曲。尺蠖。應龍篇。飛龍篇。枯魚篇。捕蝗。
鳥獸曲。白虎行。烏棲曲。東飛伯勞歌。雙燕。澤雉。燕燕

于飛。滄海雀。雀乳。空井。中鬬鷄。晨鷄高樹鳴。鶩鶩。鴻
雁生北塞行。黃鵠飛上苑。飛來雙白鵠。雙翼鳳凰曲。
秦吉了。
雜體曲。雜鉏。竊言。雜體。菜茹。兩頭纖纖。
歌有清歌。高歌。安歌。緩歌。長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
勞歌
古歌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雲。江南。陽春。
淮南。駕辯。淥水。
古樂府有燕歌行。艷歌行。朝歌行。怨歌行。前緩聲歌

行。櫂歌行。鞠歌行。放歌行。短歌行。蔡歌行。陝歌行

樂之隳統紀一

景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曰不可鐘不過以動聲若無射而有林耳不及也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愼之今王作鐘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鐘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王問之伶州鳩對曰臣聞之琴瑟尙宮鐘尙羽石尙角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夫宮音之主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而愛財財以備

器樂以殖財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尙羽石尙角瓦絲尙宮匏竹尙議革木一聲行之以遂八風於是氣無滯陰亦無散陽陰陽次序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于正用物過度妨于財正害財匱妨于樂細抑大陵不容于耳非和也聽聲越遠非平也妨正匱財聲不和平無益于教而離民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不聽卒鑄大鐘

景王鐘成令人告龢王謂伶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爲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中而害金再興焉惟一之廢也王曰爾老耄矣何知王崩鐘不和 [illegible]

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

人也有間孔子有所謬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曰丘迨得其爲人矣近黮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子路鼓琴孔子聞之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城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乃所謂治安之風小人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乃所以爲亂亡之風舜彈五弦琴造南風詩

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惟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由今無意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七尺之體乎。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已上家語

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于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

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文侯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于音。臣恐君之聾于官也。文侯曰善。敬聞命。

伯牙鼓琴。鍾子期善聽之。方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洋洋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鼓琴者也。

蔡邕在陳留。鄰人以酒召邕。比往。客彈琴於屏。邕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追之。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却。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爲殺心而形于聲者乎。邕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蔡邕夜彈琴。絃絕。女琰六歲。聞之。曰。第一絃絕。復斷一絃。問之。曰。第四絃。邕曰。偶中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四國興衰。師曠吹律。知南風不競。由是言之。何得不知也。已上二十一史

樂之識統紀二

晉人有銅澡盤無故自鳴張茂先謂人曰此器與洛陽宮鍾聲相諧宮中撞鍾故鳴後驗之果然。

唐時岑陽耕者得古鍾高尺餘楊枚叩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劀拭有刻在兩欒果然

晉時吳郡臨平有石鼓考之無聲張華謂武帝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卒如其言聲聞數里

長孫紹遠初為太常廣造樂器惟黃鍾不諧後因聞浮屠三層上鳴鐸聲雅合宮調取而配奏之果諧

總章中潤州得玉磬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三今闕其一于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言而得

裴知古武太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楚云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未半里馬驚墮地死常觀人迎婦聞婦珮玉聲曰此婦人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

曹紹夔衛道弼皆為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于夔欲以樂不和罪之雜扣鍾聲使夔闇名之無誤。由是反歎伏。

曹嗣王皐為荊南節度有客懷二捲見之皐捧而歎曰此至寶也必開元中拱御捲也已問之果得于高力士杜鴻漸為三川副元帥成都匠者以二捲獻之鴻漸示于衆曰此尤物也必常衣襟下收之積時也已問之果養中介溝中二十年李琬為雙流縣丞嘗至長安夜聞羯鼓聲曲頗妙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雞乎雖至精能然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其言所以琬曰夫耶婆色雞掘柘急。

徧解之工如所教果得諧協而盡其聲。

高宗時擢李嗣真為太常丞太常缺黃鍾不能成嗣真居崇業里疑上人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于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

洛陽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怪之懼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告以故俄擊齋鍾磬復作鳴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與除之僧具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磬數處而去聲遂絕

伶苦問所以。紹夔云。此磬與鍾律合。故彼擊此應。伶大喜。疾亦愈。

吳人燒桐以爨。邕聞火烈聲。曰良木也。因請裁爲琴。果有美音。其尾猶焦。因曰焦尾琴。

蔡邕宿柯亭。亭屋以竹爲椽。邕盼之曰良竹也。遂請爲笛。

樂之變統紀

杜佑曰。按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律。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和也。

尚書蕭寶夤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尠或通曉。仲孺雖粗述而學不師授。云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用舊之旨。輕欲製造。且云。遂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修以變律。故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詔付禮樂之事。豈常人能明。如奏。

萬寶常編解八音。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叩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于絲竹。文帝召見。遂極言樂聲怨淫。故非雅正之音。撰六樂譜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

太子洗馬蘇夔駁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左氏云。七音六律以奉五聲。準此而言。每應宮立五調。

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譯答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簇爲人始。是謂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冬。是謂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於是衆從譯議。

丘濬曰。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于宮。謂之變宮。

樂之權量統紀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王制

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考工記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而五度審矣。職在內官。廷尉掌之。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而知物之輕重也。本起于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職在大衡。鴻臚掌之。已上漢書

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禮門）
秋分蘽定蘽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蘽而當
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月日之數
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鴻烈）
度量權衡以粟生之十粟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劉子）
卦驗以十馬尾爲一分（易位）
蠶所以吐絲爲忽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十毫爲
一釐十釐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
一丈（算術）

度有周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荀勗律尺爲晉前
尺祖冲之銅尺晉田父玉尺梁法尺表尺漢官尺杜
夔尺晉後尺後魏前尺中尺後尺蔡邕銅龠尺後周
玉尺開皇鐵尺錢樂之渾天儀尺萬寶常水尺劉暉
土圭尺梁朝俗間尺諸代尺之不同多由于累黍及
圍徑之誤
王朴準尺和峴景表石尺李照太府布帛尺阮逸胡
瑗橫累黍尺鄧保信縱累尺大晟樂尺以調鍾律併
因均用度地

度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
用竹爲引高一分廣六分長十丈其方法矩高廣之
數陰陽之象也
量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
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
三下二參天兩地圓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
其圜象規其重二均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
二十聲中黃鐘始于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
衡道如底以見準之正繩之直左旋見規右折見矩

其在天也佐助璇璣斟酌建指以齊七政故曰玉衡
其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大小之差以輕重爲
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好者周旋亡端終而復始亡窮
巳也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
繩繩直生準準正則衡平而鈞衡矣是爲五則備于
鈞器以爲大範（漢志）
劉徽註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
五分五釐深一尺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之三
王莽銅斛于今尺爲深九寸五分五釐徑一尺三寸

六分八釐七毫以徽術計之于今斛為容九斗七升
四合有奇此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也
律度量衡皆用銅銅不為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為風
雨暴露改其形介然似君子之行是以用銅
晉武帝泰始九年中書監荀勖校太樂八音不和始
知為後漢至魏尺長于古尺四寸有餘勖乃部著作
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
呂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
盜發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聲韻

闇同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新律命之皆應
梁武鍾律緯云祖冲所傳銅尺銘曰晉泰始十年中
書考古器揆校今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
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
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姑洗
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餘與此尺同此尺者勖新尺
也今尺者杜夔尺也
梁武帝有周時銅尺一枚古玉律八枚檢周尺東昏
用為章信尺不復存玉律一口蕭餘定七枚夾鍾有

昔題刻迺制為尺以相參驗取細毫中黍積次訓定
最為詳密以新尺制為四器名曰通人依新尺為笛
以命古鍾
黃鍾律管從長周徑積冪的實定數者須多截管候
氣以此諸管埋之地中伺冬至時驗之若諸管之中
有氣應者即取其管而計之合于造化自然即以此
管分作九寸寸作九分分作九釐釐作九毫毫作九
秒秒作九忽以合八十一終天之數及元氣運行自
子至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凡用此管

三分損益上下相生由此又取此管九寸作十分分
作十釐釐作十毫毫作十秒秒作十忽以合天地五
位終于十之數乃以十乘八十一得八百一十分以
八百一十分配九十分管知此管長九十分空圍中
容八百一十分即十分管空圍中容九十分一分管
長空圍中容九分凡求度量衡由此
所列之管既已應氣可豫尋秬黍中者分為三等先
以一等實于是管之中必須千二百粒適滿其中無
欠無餘然後用之有餘欠則用次等次等不合又別

用之必同而後已。所實同。然後定尺焉
荀勗新造鍾律時人並稱其精密。惟陳留阮咸譏其。聲高。後始平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以校荀勗今尺短。校四分時人以咸爲神解
蔡邕銅龠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一寸五分八釐。以銀錯題其銘。
十二粟當一分。十二分當一銖。十二銖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爲一斤。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斤爲一鈞。四時而爲歲。故四鈞爲一石。
貞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稱尺升合咸得其數。詔以其。副藏于樂署開元十七年將攷宗廟樂有司請出之。勅惟以銅律付太常而亡其九管。今正聲有銅律三百五十六銅斛二銅稱二銅甌十四斛左右耳與簪皆正方積十而登以至于斛。
周鬴容六斗四升實一千二百八十龠計一百三萬六千八百分。爲一千三百六十寸八分。漢斛容十斗。實

二千龠計一百六十二萬分爲一千六百二十寸。蓋方尺圓其外庣旁九釐五毫。故冪百六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今攷周家八寸十寸。皆爲尺方尺所以起數也。圓其外。術四角而規圓之。其徑當一尺四寸有奇。庣旁九釐五毫者。徑一尺四寸有奇之數。猶未足也。冪有六尺二十寸者。方尺冪百寸。圓其外每旁約十五寸合六十寸庣其旁約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者。以十而登也。容十斗者。一寸冪百六十二寸爲容一斗。積十寸。容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容十斗也

一曰備數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而不失。故紀于一。協于十。長于百。大于千。衍于萬也
二曰和聲律呂以成之。支干以該之。故中于宮。觸于。角祉于徵。章于商。宇于羽也
三曰審度以于穀秬黍之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自分而上十爲差率。故別于分。忖于寸。矱于尺。張于丈。信于引也
四曰嘉量本起于黃鍾之籥。以子穀秬黍之中者。千

有二百粒內實其龠。自龠而上。十為差率。故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

五曰權衡。亦起于黃鍾之龠。每龠二十銖。二十四銖成兩。十六兩成斤。三十斤成鈞。四鈞成石。故始于銖。兩于兩。明于斤。鈞于鈞。終于石也。已上文獻通考

樂之候氣統紀

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為按。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內端。按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為氣所動者。灰散。人及風所動者。灰聚。前漢志

後齊信都芳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相

應。齊史

隋高祖遣毛爽蔡子元于普明等。葭灰候氣。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蚤晚。飛灰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月纔飛少許者。高祖異之。以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

令十二月律于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荒
斯之甚也弘不能對 前志

齊覺謙上言樂本于律律本于氣候氣之法可擇僻
地爲密室取金門之竹及河內葭莩候之上可以正
雅樂爲朝廟和神人下可以同度量平物貨厚風俗
宮室則吹灰動素小動爲和氣大動爲君弱臣強專
政之應不動爲君嚴猛之應。

陽氣潛藏于水土中央故以中色著宮聲仲冬中氣
者何冬至是也節氣有入他月者中氣必在正數之

月故也何以首冬至陽始生也候氣者求聲氣之元
推步者求曆元皆以冬至子半爲定天地之心靜極
復動菲之日自是周而復始故首之也建者斗所指
也子孳也斗建之辰位于正北杓建子昏奎中衡建
子夜半東井中魁建子旦角中一陽初復于陰極是
謂辜月其宿虛危須女斗循天而東至于危爲墳墓
又東至于虛爲宗廟又東至于須女爲嫁娶人道之
所終始也其分野爲齊青州合辰者何日躔星紀之
次在丑與子合也

子月氣深而黃鍾最長故先得氣似矣然陽氣之升
月不能寸而亥子二律相去三寸有奇而音調且又
不接陽升而不降則四序不均奚由成歲不如隨二
十四時之變測之可也

說者欲多截竹以擬黃鍾之管或極其長或極其短。
或纖微差等俟其氣應者則用之夫氣無微不入者
也。豈其拘拘在一隅耶夫世治而後氣正然治日少
而亂日多故正氣少而厲氣多矧所截之竹本無定。
準所埋之地或方隅未正蟲鼠弗除則氣奚從應耶

或又曰必也洛陽乎天地之中陰陽之會也率天下
之爲樂者而路焉則律何時而成耶

天地之氣其本諸身乎五聲五官也六律六府也誠
合神應而樂興矣說文曰寸十分也人手却一寸動
脉謂之寸口校以中指屈而視其中節內文之兩端。
雖有肥瘠無不同者此自然之度也世之制度者或
以糸黍或以絲忽然黍有大小絲有麤細倘企其准
而何獨致疑于人身哉惟以手布尺以脉定寸雖不
中不遠矣且先王以律生尺周尺則八寸而縮車工

用之銅龠尺則十寸而贏。其表用之。此皆候氣而已應。參黍而已合者也。徵諸手脉。正其贏縮。而黄鍾之宮定矣。

蔡元定曰。陽生于復。陰生于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于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未巳。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巳。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于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強在律。爲尤強。在呂。爲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呂。爲差強。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于至善者也。

禮樂合編卷之二十九

錫山日齋黄廣無娃父纂
婁江侯在張溥天如父叅閲

樂之器統紀一

金。生于土。而別于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閶闔。其聲尚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先王作樂。用之。以爲金奏焉。周官鍾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鼓人掌四金之聲音。孟子曰。金聲是也。金奏之樂。未嘗不用鼓。特謂之金者。以金爲主故也。禮曰。大金。示和也。又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國語曰。金奏肆夏。莊子曰。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則奏金而鳴之。內以示情。外以示和也。音之實也。

土。則埏埴以成器。而冲氣出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則秋夏之交。其風則涼。其聲尚宮。其音則濁。立秋之氣也。先王作樂用之。以爲塤之屬焉。蓋塤篪之樂。未嘗不相應。詩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又曰如塤如篪。樂記以塤篪爲德音之音。周官笙師并掌而教之。則其聲相應信矣。

生爲其卦則艮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冬之交其聲尙議其律大呂太簇其風融其音啾立春之氣也先王作樂以之爲笙竽之屬焉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國語曰匏竹利制蓋匏竹相合而成聲得清濁之適故也

竹節直而有制其心虛而能通而利制之音所由出也其卦則震其方則東其時則春其聲尙議其律姑洗其風明庶其音盈春分之氣也先王作樂效之以爲簫管之屬焉

木者所以合正樂之器其卦則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鍾其聲一其音直立夏之氣也先王作樂斵之以爲敔柷之屬焉樂記曰作爲椌楬德音之音柷敔以椌楬爲用椌楬以柷敔爲體二者之聲一合一止未嘗不相待也

樂之器統紀二

金音雅部有鍾鏄剽棧編鍾青黃赤白黑五鍾金錞錞于金鐲金鉦丁寧金鐃金鐸木鐸

胡部有方響鐵響銅鈸銅鉦龍頭角銅鼓鈸拍板銅鑼

俗部有博山鍾飛廉鍾儀鍾衙鍾千石鍾九乳鍾平陵鍾杜陵鍾犇鍾啞鍾鐸將于鐵笛銅管銅琵琶鼓吹鉦磬鈸鉦刁斗鈴鈴銅角銅磬銅鉢銅旋鐵磬鐵貲

石音雅部有玉磬天球編鍾離磬磬寋笙磬頌磬

胡部有編磬

俗部有石鼓石磬玉律玉琯玉笙紫玉簫白玉簫玉琴玉笛瑤簇玉方響神鉦石角

土音雅部有土鼓瓦鼓古缶塤

胡部有胡缶

俗部有七孔八孔塤八缶水盞拊瓶扣甕擊甌擊壤鼓盆土鞚腰鼓瓦琵琶

革音雅部有拊足鼓楹鼓建鼓縣鼓雷鼓雷鼗靈鼓

原缺第五葉

俗部有竽、笙、匏。巢笙、義。管、笙、雲。和笙、十二月笙、萩、塤

竹、

竹。音。雅部有管、簫、笅簫、韶簫、葦籥、竹籥、蘭。籥、篪。籥、仲

籥、箹。籥、竹律、管、篴。篎。都良。管、班管、孤竹管、孫竹管、陰

竹管、遂篪、和篪。

胡部有觱篥、銀字。管、歌簫、雙角、中。鳴。警角、胡笳、吹。鞭。

蘆管、胡篪、㙐笛、橫吹、龍頸笛、義觜笛、

雅部有雅簫、頌。簫、韻簫、短簫、燕樂簫、清樂簫、鳳簫、七

孔籥、霜。條。篪。雙鳳管、太平管、駱駝管、拔滕管、拱。辰。管、

昭。華。管、簫管、大八管、中管、豎遵、雅笛、長短笛、雙笛、手

笛、七孔笛、十二律笛、十二箱笛、柯。亭。笛、煙竹笛、鳳鳴

笛、

木、音。雅部有柷、敔、籈、止、舂、牘。

俗部有拍板、立均、腰鼓、搥木、梵。貝。玉。磬。骨管、牙管、玳

瑁、筩、挑皮、管、皮、咸、葉、嘯。葉。

筍簴、有鍾筍、磬筍、鍾簴、磬簴、業。崇。牙。樹。羽。璧。翣。九龍

簴、熊羆架、

樂之器式統紀一

鍾、黃帝命伶倫與營援作十。二。鍾。

大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

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

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

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

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

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修。去二分以爲舞廣。以

其鉦之長爲之甬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參分其圍。去

一以爲衡圍。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鍾已

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

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

以其一爲之厚。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

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

而圜之。

鎛、李照言古者鎛鍾。特爲節檢。而無合與之義。大射

有二鎛皆亂擊焉後以十二鎛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總考十二鎛鐘上言曰金部之中鎛鐘爲難如一聲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鎛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至是詔馮元等議考擊法奏言宜使十二鐘依辰列位隨均爲節便于合樂詔從之

慶曆中詔侍臣觀新樂于紫宸殿凡鎛十二黃鐘高尺二寸半廣一尺二寸鼓六鉦四舞六甬衡并旋蟲其高八寸四分隧徑二寸二分深一寸二釐篆帶每面縱者四橫者四枚景挾鼓于舞四處各有九每面共三十六兩欒間一尺四寸容九斗九升五合重一百六斤大呂以下十一鐘並與黃鐘同制而兩欒間遞減至應鐘容九斗三升五合而其重加至應鐘重一百四十八斤並如新律議者以大鐘宜厚小鐘宜薄非之

大觀間議禮局言伶州鳩曰大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細鈞有鐘無鎛昭其大也然則鐘大器也鎛小鐘也以宮商爲鈞則謂之大鈞其聲大故用鎛以鳴其細而不用鐘以角徵羽爲鈞則謂之小鈞其聲細故用鐘以昭其大而不用鎛然後細大不踰聲應相保是鎛鐘兩器其用不同故周人各立其官後世非特不分大小又混爲一器乞宮架樂去十二鎛鐘止設一大鐘爲鎛一小鐘爲鐘以爲衆聲所依詔可

棱管時剡縣民于田中得一鐘長三寸口徑四寸銘曰棱

編鐘各應律呂大小以次編而懸之上下皆八合十六鐘懸于一簨簴

李照請仁宗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鐘馮元等駁之曰樂有十二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絃之瑟十三絃之箏九絃七絃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之於律呂專爲十二之數也且鐘磬八音之首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今照欲損爲十二不可

鐘制周官鳧氏言之甚詳而解訓者其誤有三若云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鼓鉦舞甬衡之上誤一云舞

上下促横爲修從爲廣數間與舞修相應則鼓與鐃
皆六。所云鉦六舞四誤二云鼓外二鉦外一。彼既以
鉦鼓皆六無厚薄之差從而遷就其說。誤三。今臣鑄
編鐘十二皆從其律之長鉦上下皆八。下去二以爲
之鼓上去三以爲之舞則鉦居四而鼓與舞皆六是
故鼓鉦舞篆景欒隧甬衡旋蟲鐘之文也著於外者
也廣長空徑厚薄大小鐘之數也起於内者也若金
錫之齊與鑄金之狀率按諸經其鎛鐘亦以此法而
四倍之今太常鎛無大小無厚薄無金齊。一以黃鍾

爲率而磨以取律之合故黃鍾最薄而輕。自大呂以
降迭加重厚是以甲陵尊以小加大可乎且清聲不
見于經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
鄭衛無異
漢成帝時犍爲郡。于水濱得古鍾十六枚。帝因是陳
理雅頌聲。風化天下。豈因劉几然後用哉。王朴樂內
編鍾編磬以其聲律太高歌者難遂故四清聲置而
不用及神宗朝下二律則四清聲皆用而諧協矣今
鎮簫必十六管是四清聲已在其間

務傑欲銷王朴舊鍾詔許借朴鍾爲清聲。不得銷毀。
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陳朴鍾已弊者一
縣。樂工不平夜易之。而傑不知。明日輔臣至。傑厲聲
云。朴鍾甚不諧美。使樂工叩之。韻更佳。傑大沮。
大晟樂書黃帝有五鍾一曰景鍾。景若大也。景鍾。又
黃鍾之本故爲樂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則用之自
齋宮詣壇則擊之以召至陽之氣
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心聲。三曰黃鍾洫光
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

徽宗鑄景鍾成景鍾者黃鍾之所自出也。垂則爲鍾。
仰則爲鼎。鼎之大終于九斛。中聲所極。製煉玉屑入
於銅齊。精純之至。音韻清越。其高九尺。拱以九龍。惟
天子親郊用之。立于宮架之中。以爲君。圍環以四清
聲。鍾磬鎛鍾特磬以爲臣。圍編鍾編磬以爲民。圍內
設寶鍾球玉。外爲龍簴鳳琴
劉昺編修樂書。金部有七。曰景鍾。景大也鍾西方之
聲以象厥成。惟功大者其鍾大。其聲則黃鍾之正而
律呂由是生焉平時弗考。風至則鳴

金錞 周禮小師以金錞和鼓國語曰戰以錞于儆其民也又黃池之會吳王親鳴鍾鼓錞于後世或爲雨馬之形或爲蛟龍之狀引舞用焉非周制也

金鐲 金鉦 丁寧 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司馬職公司馬執鐲軍行鳴鐲詩曰鉦人伐鼓國語曰鼓丁寧春秋傳曰射汝輈而著於丁寧鄭康成曰鐲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爲鼓節蓋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鐲自其儆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謂之鉦後世合宮縣用之而有流蘇之飾非周制也

金鐸 周禮鼓人以金鐸通鼓樂記夾振之而駟伐盛威于中國也司馬法曰鐸聲不過琅號令之限度也晉荀氏曰趙人牛鐸以諧聲亦得古人之遺

木鐸 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記曰振木鐸于朝天子之政也小宰正歲率治官之屬而觀治象小司徒正歲率其屬而觀教象之法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象皆令以木鐸宮正司烜以之修火禁于國中鄉師四時之召以之徇于市朝士掌國五禁之法亦以之徇于朝所以振文事也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

在元聖素王則言而爲教

方響 以鐵爲之修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于架上以代鍾磬後周正樂載西涼清樂方響一架十六枚具黃鍾大呂二均聲唐武帝朝朱崖李太尉有樂史廉郊嘗攜琵琶于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躍出其岸視之乃方響

龍頭角 安帝記曰桓玄製龍角或曰所謂亢龍角也武昌記曰武昌有龍山欲雨上有聲如吹角角傳曰角十二具于鼓左右後列各六具以代笳

銅鼓 唐樂圖所傳天竺部用之咸通龔州刺史張直方因葺城池掘得一銅鼓捨延慶寺以代木魚僖宗朝林藹守高州鄉墅牧童聞田中蛤鳴欲進捕之一蛤躍入穴中掘而取之得一銅鼓其上隱起多鑄蛙黽之狀

編鍾 古者編鍾大小異制有倍十二律而爲二十四者大架所用也有合十二律四清而爲十六者中架所用也有倍七音而爲十四者小架所用也昔宋沇登光宅寺塔見鐸一無風自搖洋洋有聞摘而取之

果姑洗編鐘又嘗道遂度支運乘其間一鈴亦編鐘
也及記懸音皆合其度
千石鐘漢高帝廟巨鐘十枚其容受千石撞之聲聞
百里說苑曰秦始皇建千石之鐘立萬石之簴
九乳鐘傳曰君子鑠金爲鐘四時九乳是以撞鐘以
知君
平陵杜陵鐘漢高帝平陵宣帝杜陵其鐘皆在長安
綵在清明門裏道南其西者平陵鐘也東者杜陵鐘
也重十二萬斤明帝徙二鐘在南宮

啞鐘唐太宗召張文收爲太常令與祖孝孫參定雅
樂有古鐘十二近代惟有其七餘五者俗號啞鐘莫
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
刀斗漢書中宮衛宮城門擊刀斗名臣奏曰漢興以
來宮殿省闥五六重周衛刀斗然則刀斗者守衛師
行之器也以銅作鐎其形如銚而無緣其中所容一
斗晝吹夜擊李廣軍用焉俗謂之鐃鐃唐宮縣內無
筭樂非古之制也
磬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

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
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
編磬大架用二十四枚應十二律倍聲小架用十四
枚通黃鍾一均上倍之三八之制其失自乎四清二
七之制其失自乎二變上不失之四清下不失之二
變李冲所傳也
石鼓後秦記曰石鼓鳴野雉皆雊齊地記曰祠山
有石鼓將有寇難則鳴非樂器也
玉簫唐咸寧中張毅冢中得紫玉簫明皇天寶中安
祿山自范陽入覲獻白玉簫管數百于梨園
玉琴王彥伯善鼓琴嘗至吳郵亭維舟中渚秉燭理
琴見一女子坐東牀取琴調之似琴而非聲甚哀乃
楚明光曲也彥伯請受之女更爲彈彥伯以玉琴贈
之而去
玉笛梁州記咸寧中有盜竊發張駿冢得玉笛明皇
命紅桃歌貴妃梁州曲親御玉笛
玉方響吳元濟白玉方響光明紫冷可照數十步以
犀爲槌以雲檀香爲架芬馥襲人彌月不散

神鉦洞庭山有宮五門東有石樓樓下兩石鼓叩之
其聲清越晉孝武樂章曰神鉦一震九域同來
石角魏世山摧得三石角藏之武庫齊主入庫賜從
臣兵器特以此角賜平秦王歸彥曰余事常山不得
反事長廣得反反事時將此角嚇漢也
塤古有雅塤如雁子頌塤如雞子皇祐中聖制頌塤
調羽聲前並合鍾律前下一穴爲太蔟上二穴右爲
姑洗啓下一穴爲仲呂左雙啓爲林鍾後二穴一啟
爲南呂雙啓爲應鍾合聲爲黃鍾頌塤雅塤對而吹

之尤協律清和闊五寸半長一寸半四孔
缶西戎用缶爲樂光項因亦擊缶缶本中國樂器夷
人猶而用之李斯曰擊甕叩缶眞秦之聲
水盞民間用九甌盛水擊之合五聲四清之音其制
蓋始于李琬
擊甌郭道源取邢甌越甌十二酌水作調以筯擊之
其音妙于方響
擊壤壤以木爲之形如履節長一寸餘前廣後銳
拊狀如革囊實以糠擊之以節樂

樂之器式統紀二

足鼓明堂位曰夏后氏之足鼓左傳曰楚伯棼射王
鼓跗蓋少昊冐革以爲鼓夏后加四足爲周王兵車
之鼓亦有跗
夔鼓東海流波山有獸音如雷命爲夔黃帝得之作
鼓撽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
鼙鼓長壽有四尺鼓四尺磬勾磬折則鼻中高兩兩
端下詩曰鼙鼓弗勝又曰鼓鍾伐鼛蓋鼛鼓所以鼓
役事也

晉鼓李照制爲樂節然晉鼓所以鼓金奏非所以節
樂
雷鼓雷鼗鼓人以雷鼓鼓神祀大司樂雷鼗降天神
之樂鄭司農云雷鼓雷鼗皆六面有革可擊
靈鼓靈鼗鼓人以靈鼓鼓社祭大司樂靈鼓靈鼗降
地祇之樂
路鼓路鼗鼓人以路鼓鼓鬼享大司樂路鼓路鼗降
人鬼之樂秘書監尹拙上言曰雷鼓靈鼓鼗之皆不
成聲常頻散鼓以爲樂節宜申勑大匠改作諸鼓使

聲考有聲及刱爲三鼖如古之制奏可
鼖鼓鼓之小者謂之應大者謂之鼖頒命鼖鼓在西
序故亭鬼以路軍事以鼖
朔鼓棘鼓以其引鼓故曰㯻以其始鼓故曰朔
應鼓禮器曰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詩曰應田縣鼓爾
雅曰小鼓謂之應及其小者乃所以爲備也
鼙鼓鼙卑者所鼓也故周人論司馬所執五鼓推而
上之王執路鼓鼓之尤大者推而下之旅師執鼙鼓
之尤小者尊者執大卑者執小上下之分也司馬法

曰爲人之師執大鼓千人之師鼓鼙刱鼙倡始者也
應鼙和終者也
羯鼓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之樂也狀如漆桶下承
以牙牀用兩杖擊之其聲噍殺合太簇一均在雜要
鼓之上都曇答臘之下唐明皇嘗謂羯鼓八音之領
袖自制曲以奏之宋璟亦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
點此羯鼓之能事也
羯鼓之制鼓用山桑捲用銅鐵杖用黃檀狗骨花楸
然鐵不精練捲不至匀則應條高下紐捩不停鼓面

緩急若琴軫之頑病者杖不絕濕氣而復柔脈則其
聲不能發越而響亮戰褭而徙舉唐明皇遇中春殿
庭景物明媚柳杏將吐自製春光好詞臨軒奏擊神
思自得柳杏頓拆謂左右曰不以我爲天公得乎又
製秋風高每至秋空迥徹奏之遠風徐來庭葉紛墜
其妙絕如此
齊須鼓文王所以大蒐也
㧾鼓一曲十拍一曰驚雷震二曰猛虎駭三曰鷙鳥
擊四曰龍媚蹄五曰靈夔吼六曰鵰鶚爭七曰壯士

奮怒八曰熊羆哮吼九曰石蕩崖十曰波蕩壑並各
有辭
羽葆鼓隋書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垂流蘇羽
葆唐制縣于架上其架飾以五采流蘇植羽陶侃平
蘇峻除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則其爲賞功之樂可
知
警鼓凡鼓施於邀徼謂之警鼓楚厲王有警鼓與百
姓爲戒既飲酒太過而擊民大驚使人止之居數月
警而擊之民莫有起者

鐃鼓軍鼓之制有三一曰銅鼓二曰戰鼓三曰鐃鼓
其制皆五采爲蓋隋大業中鐃鼓十二曲供大駕六
曲供皇太子三曲供王公等
節鼓隋制節鼓上自大駕中自皇太子下逹正一品
並朱漆畫飾以葆羽其曲十有一
鷺鼓鷺鼓精也古君子仕伶官傷雅頌不作故飾鼓
以鷺或言移雷鼓建康宮之端門有雙鷺吮鼓而飛
于雲末或言孫恩破雷門鼓見白鵠飛去
大鼓吳王夫差啓蛇門以厭越越人爲雷門以禳之

擊大鼓于雷門之下而蛇門闢焉唐德宗自山南還
宮而闕補有慨光吐蕃之虞詔太常習樂去大鼓至
鄭餘慶爲卿始奏復用大鼓令太常鼓吹奏嚴用之
雖所以節曲亦所以待暴
蛟龍鼓以蛟龍爲筍簴宣德門外肆赦用之
三杖鼓唐咸通中有王文舉好弄三杖打撩萬不失
一其器有三等與歌者句拍相附爲節
頳鼓唐宮縣之樂四角設鼓四座一曰應鼓二曰頳
鼓三曰鷺鼓四曰雷鼓皆畫彩其上各安寶輪用彩

翠飾之其樂工皆戴平幘衣緋大袖每色十二人于
樂縣內作謂之座部伎
漏鼓梁朝宮殿門五更三籌正衙門擊鼓諸街逦擊
小鼓使聲徹皇墻諸門爲朝士入朝之節
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圓徑
五尺七寸
聖鼓豫章木可二丈號爲聖木秦人伐爲鼓顙顙成
忽奔逸至桂陽
角長五尺形如竹筒本細末大唐鹵簿及軍中用之

或竹木或皮非有定制侯景圍臺城皆用之胡部俗
部通用之器
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
增二弦曰少宮少商
文上曰池下曰濱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
天地也五絃象五行大絃爲君小絃爲臣文王武王
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
古琴曲有詩歌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
四曰鵲巢五曰白駒十二操將歸猗蘭龜山越裳拘

幽。岐山。操。霜。朝飛。別鶴。殘形。水仙。懷陵。
九引。烈女。伯妃。貞女。思歸。辟歷。走馬。箜篌。琴引。楚引。
河間雜歌二十一章。
琴曲有蔡氏五弄。雙鳳。離鸞。歸風。送遠。幽蘭。白雪。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大遊。小遊。廣陵散。白魚歎。楚妃歎。風入松。烏夜啼。石上流泉。陽春弄。悅人弄。連珠弄。中揮清。暢志清。蹈行清。看客清。便僻清。婉轉清。
右琴名有清角。鳴廉。修況。藍脅。號鍾。自鳴。空中。繞梁。綠綺。燋尾。鳳皇。

善鼓琴者有匏巴。師文。師襄。成連。伯牙。方子春。鍾子期。漢有渤海趙定。梁國龍德。
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憂愁而作命之曰操。
瑟。庖犧氏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為二十五絃。其二均聲。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弦。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人君冬至日使八能之士鼓黃鍾之瑟。瑟用槐木。長八尺一寸。夏至日瑟用桑木。長五尺七寸。

步。爾雅曰。徒鼓琴謂之步。蓋鼓琴而無章曲。則徒鼓而已。猶之舍車而徒也。
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桑間濮上之地。蓋空國之侯所作也。師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其制似瑟而小。其弦有七。用木撥彈之。以合二變。故燕樂有大箜篌。小箜篌。音逐手起。曲隨弦成。蓋若鶴鳴之嘹嚦。玉音之清越也。昔有白首翁溺于河。其妻麗玉素善十三弦箜篌。作公無渡河曲。以寄哀情。唐咸亨初。第一部有張小子太和

初有李齊皐及其女。亦善此伎。
琵琶。漢送烏孫公主。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作之。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員柄直。陰陽敘也。四弦。象四時也。以方語目之。故云琵琶。取易傳于外國也。
琵琶不列四箱。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頸而小。疑是弦鼗之遺制。傅玄云。體圓柄直。柱有十二。其他皆兌上銳下。曲項形製稍大。本出胡中。舊皆用木撥彈之。大唐貞觀中始有手彈之法。今所謂搊琵琶是也。

國史補曰趙璧之彈五弦人問其術璧曰始則心驅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天隨之方吾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弦之爲璧璧之爲五弦也

琵琶之制刳桐弦蠶而鼓之龜腹鳳頸熊據龍放其器則箜篌也唐明皇悅之時有宦官使蜀得異木奇文琵琶以獻楊妃每奏于梨園諸王貴主並爲琵琶弟子天寶之亂嘗奏是器于凝碧池上舊人李龜年徒能欷歔而已

秦漢琵琶唐貞元中有曹綱裴興奴並善其藝綱善運撥若風雨興奴長于攏撚時人謂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安節門中又有樂吏楊志善此其姑尤妙自珍其藝誓不傳志嘗竊聽彈弄私以鞋帶記其節奏因移樂就姑彈之姑大驚悉傳其藝

崑崙琵琶唐貞元中長安大旱詔移兩市祈雨街東有康崑崙琵琶號爲第一手謂街西必無已敵遂登樓彈一曲新翻調綠腰街西亦建一樓東市大誚之及崑崙度曲西樓出一女郎抱樂器亦彈此曲移在楓香調中妙絶入神崑崙請爲師遂更衣出乃裝嚴寺段師善本也翌日德宗詔之佳獎異常乃令崑崙彈一曲段師曰本領何襍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神人也德宗令授崑崙段師奏曰且請崑崙不近樂器十數年使忘其本領然後可教詔許之後果窮段師之藝

箏秦聲也世以爲蒙恬所造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準六合弦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

頌琴古之善琴者八十餘家各因其器名之頌琴居其一弦十有三形象箏齊桓公以鍾名之李沂以韻磬名之大中有賀若夷善此藝後爲待詔彈一曲上嘉歎之賜緋衣至今號爲賜緋調

擊琴五絃以竹管承之梁柳世隆素善彈琴其子惲每奏父曲居常感思因變其體備寫古調嘗賦詩未就誤以箏插琴坐客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乃制爲雅音擊琴自此始

一弦琴魏孫登彈一弦琴善嘯嵇康贊曰調一弦兮斡絲廖廓嘯一曲兮能聚風雷

素與陶隱居不解音律畜素琴一張每有酒輒撫弄以寄其意。

鬻泉韻磬李洲公雅好琴。嘗斷桐爲之。多至數百張。求之無不與。動宮宮應動角角應眞希代寶也遭廣明之亂韻磬爲火毀鬻泉有洛僧自賊中挈去建中四年韋皐在蜀得之川佉陀羅木換臨岳承弦命李陽冰篆之大順中遊巴蜀搗鬻泉行鬻泉之奇。世或鮮誓但以他琴齊奏彼音絕而此有餘韻。

大一樂十二弦六隔與琴相類以隔聲旋相爲宮。合

八十四調唐開元中司馬滔所進後世雅樂宮縣內用之

天寶樂形類石幢其弦十四而設柱近鍾一均足正倍七聲天寶中任偃所進辨者亦說焉

繞梁大致與箜篌相似宋武帝大明中沈懷遠被徙廣州爲之

雙鳳琵琶唐天寶中宦者白秀正使西蜀回獻雙鳳琵琶以邏逤檀爲槽溫潤輝光隱若圭璧有金縷紅文蹙成雙鳳貴妃每奏于梨園音韻淒清飄如雲外。

樂之器式統紀三

忽雷唐文宗朝內庫有琵琶二號大忽雷小忽雷。時有鄭中丞常彈小忽雷適遭訓註亂人莫知者。已而中丞身沒權相舊吏梁厚本略樂工得之每至夜分輒彈後遇良辰飲花下酒酣彈數曲有黃門過而聽口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翌日達上聽文宗驚喜遣中使召之赦厚本罪別加錫賚

箏弦有十二四時度也柱高三寸。三才具也。二手動應日月務也故清者感天濁者感地十二弦合乎十

二律而爲十三弦以象閏也

雲和箏唐清樂部有雲和箏其首象雲。與雲和琵琶制同十幀嘗令各彈琴其嫂聽而嘆曰三分之中一分箏聲可謂知音。

鹿爪箏梁羊偘素善音律。自造採蓮歌頗有新致。伎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陸大喜著鹿骨爪故名都李謝常恆伊何承天辛宣仲皆善箏其得妙趣者特雍門周能使喜者隨淚戚者起舞

筑頸箏頸細肩圓左手振之右手以竹尺擊之。隨調

應律高漸離擊于燕漢高祖擊于沛至唐置于雅部
宋襄唐制設柱同箏法第一弦黃鍾正聲第十二弦
黃鍾清聲箏以指彈筑以筋擊大同小異其按習並
依鍾律
笙爾雅曰笙十九簧曰巢十三簧曰和漢章帝時零
陵奚景于舜祠得笙白玉管後代易之以竹
古者造笙以曲沃之匏汶陽之篠列管匏中施簧管
端則美在其中鍾而爲宮蓋所以道達冲氣律中太
蔟立春之音也

竽笙之屬女媧氏使隨裁匏竹以爲竽其形參差以
象鳥翼三十六者竽之簧數也四十二寸者竽之長
數也
管竽宋朝大樂諸工以竽巢和併爲一器率取胡部
十七管笙爲之或二十三管或十九管二十三管則
兼乎四清二變十九管則兼乎十二律七音要皆非
古制
簧削銳其頭有傷害之象裁弧簽有口舌之類皆非
吉祥善應巧言如簧詩人所以傷讒也漢武內傳西

王母命侍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神仙傳王遙有五
舌竹簧三在石室中遙自取其二以其一與室中人
對鼓之
鳳翼笙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翼嘗于緱山月下吹
之尉遲葦范漢恭楊敬元董雙成漢桓帝杜夔並善
十二月笙鄭譯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十六管
宣帝令與斛斯證議證駮之曰六律十二管還相爲
宮然一笙十六管總一百九十二管既無相生之理
又無還宮之義不可帝納之

簫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長二尺爾雅曰
編二十二管長一尺四寸曰管十六管長尺二寸者
曰筊蔡邕曰簫編竹有底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
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秦女弄玉仙人蕭史漢元帝靈
帝善此
葦籥伊耆氏之樂爾雅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
云七孔大者曰簅中者曰仲小者曰箹
豳籥以其近寒逆暑必以中聲之詩奏之中聲之鼓
吹之

管篞篎附爾雅曰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大者曰簥中者曰篞小者曰篎古者以玉爲管舜時西王母獻白琯是也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

都良管 班管 昔女媧氏命娀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聖氏爲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至帝嚳命咸黑吹答展管

遂蔡邕曰形長尺圍寸無底有穴唐制尺八取倍黃鍾九寸爲律宋朝太常笛無尺寸第依編架黃鍾爲合聲然兼二變而吹之未甚得雅樂之制

遂之所出有雲夢之竹衡陽之幹柯亭之竹古之善吹笛者有馬融游楚宋禕子野

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曰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

觱篥一名悲篥一名笳管羌胡龜茲之樂也以竹爲管以蘆爲首狀類胡笳而九竅所法胡人吹之以驚中國馬唐天后朝有陷冤獄者其室配入掖庭善吹觱篥乃撰別離難曲以寄哀情亦號怨回鶻焉後世樂家譜其音爲衆樂之首至今鼓吹教坊用之以爲頭管然其大者九竅以觱篥名之小者六竅以風管名之

銀字觱篥唐德宗朝有將尉遲青素善觱篥時幽州有王麻奴河北推爲第一手後詣尉遲令于高般涉調中吹勒部羝曲曲終尉遲頷頤而已謂麻奴曰何必高般涉也卽自取銀字管于般涉中吹之麻奴恭聽愧謝自此不復言律

歌簫隋煬帝征遼東簫及笳各四面則後亦用簫歌

雙角黃帝會羣臣于泰山作淸角音似兩鳳雙鳴二

龍齊吟丹蛇繞首雄虹帶天

中鳴胡角本應胡笳之聲通長鳴中鳴凡有三部魏武帝北征烏丸越沙漠軍士聞之靡不動鄉關之思於是武帝半減爲中鳴聲更悲切其制並五采衣幡掌畫蛟龍五采腳

長鳴一曲三聲並馬上嚴警用之第一曰龍吟二曰彪吼三曰阿聲其中鳴一曲二聲一爲盪聲二爲牙聲其大者謂之簇邏迴倒人所以警中國馬也宋朝更制鼓吹內之乘輿行幸外之郡邑警嚴莫不奏之

以爲警嚴是用羗胡之音以節聲樂也
警角晉大司馬桓温屯中堂夜吹警角御史中丞司馬恬奏劾大不敬厥明温見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衛公兵法曰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没時撾鼓千搥三百三十三搥爲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爲一疊三角三鼓而昏明畢
胡笳似觱篥而無孔後世鹵部用之蓋張博望所傳序阿兕勒曲耶晉有大箛小箛蓋其遺志沈遼集大胡笳十八拍世號爲沈家聲小胡笳十九拍末拍爲

契聲世號爲祝家聲唐陳懷古劉充渚嘗斟停歌句度無謬可謂備矣楚調有大胡笳鳴小胡笳鳴並琴箏笙得之亦其遺聲歟
蘆笳吹鞭胡人卷蘆葉爲笳吹之以作樂漢有吹鞭之號笳之類也
蘆管胡人截蘆爲之大抵與觱篥相類出于北國唐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楊柳枝新傾杯二曲有數拍不均
羗笛馬融賦笛以謂出于羗中舊制四孔京房因加

原缺第三十三葉

歌淸婉春波之曲
七孔籥籥躍也氣躍而出也古者取卯地之竹以爲籥春分之音萬物振躍而出也然三漏之籥所以備二變世俗之樂也
霜條箎箎以竹爲之長尺四寸有六孔前一後四頭一月令仲夏之月調箎洞冥記所謂吹霜條之箎也後世善吹者伍子胥朝雲洛陽伽藍記述後魏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箎能爲團扇歌壠上聲及琛爲秦州刺史屢討叛羗不勝因令朝雲吹之羗人聞者皆

感泣而降故秦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箎
黃鐘管大呂管樂法圖云東律主黃鐘聖人吹管知律管音調則度律歷正黃鐘之管九寸與長尺之制異九寸之管主黃鐘則十寸之管應十日可知楊推曰聲生于日言黃鐘如此則大呂管可知唐李冲謂管有一定之聲絃多舒緩之變然大呂管通五均則是黃鐘管通七均非也
七星管狀如箎而長其數盈尋而七竅橫以吹之旁一竅幎以竹膜而爲助聲唐劉係所作

雙鳳管。蓋合兩管以定十二律之音。管端施兩鳳刻鳳以為首。左右各四竅。左具黃鍾。至仲呂之聲。右具蕤賓至應鍾之聲。

拱辰管。和峴論樂器中有義手笛。其制雅笛而小。其長九寸。與黃鍾之管相均。其竅六。與雅聲相應。然四竅在左。兩竅在右。笛工兩手交叉而拱之。如拱揖之狀。因更名曰拱辰管。而鼓吹登歌用焉。

昭華管。漢高祖入咸陽。周行府庫。珠珍異貨不貲。其尤驚異者。有管長二尺三寸。其名曰昭華管。

尺八管。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王珪魏徵盛稱呂才製尺八。凡十一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

雅笛。古者論笛之良。不過衡陽之幹。師曠得其雄。宋意得其雌。蓋無異于伶倫斷嶰谷雌雄之竹以為律呂也。

長笛六孔。四尺二寸。短笛長尺有咫。晉桓子野之所善。馬融之所頌。伏滔之所賦。王子猷之所聞。相如之所善。蔡邕之所嗜也。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以作律。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

圖書編　卷之二十九　三十六

雙笛。京君明素識音律。因四孔之笛。更加一孔以備五音。

豎笛六孔。晉時黃鍾笛三尺八寸。奚縱又減三尺六寸五分。

手笛六孔。如雅笛而小。長九寸。宗同為新引。朝霞為新聲。孫處作犯調。李牟善奏而風至。皆一時妙手。

柯亭笛。蔡邕經會稽柯亭。見屋東十六椽竹。取以為笛。有異聲。晉桓伊得而吹之。王徽之作三調弄。

煙竹笛。李牟寄于村舍。得煙竹笛。以遺李牟。墅並獻石牟得之。當時號為第一手。月夜泛江。倚舟吹之。其聲寥亮逸發。俄有客至。請笛吹之。呼吸盤辟。應指粉碎。疑其為蛟龍云。

柷敔。樂記曰。聖人作為椌楬。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旁開孔。內手于中擊之。以眾樂。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碎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之。以止樂

舂牘。周制。舂官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械樂。牘長七尺。應則如桶而方。六尺五寸。中象柷。有椎連底左

有拍擊以應柷
拍版長潤如手重大者九版小者六版以韋編之胡
部以爲樂節
兆貝大可容數升蠡之大者也兆樂用以和銅鈸
王蠡唐貞元中五印度種落有驃國王子獻樂器凡
一十二笛皆演釋氏經唄吹蠡擊鼓或歌且舞纓絡
四垂珠璣粲發周流爲變粲然可觀

樂之器議統紀一

丘濬曰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以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易之以箏笛笙匏也後世易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甌柷敔木也貫之以板凡若此者八音之變也

陳祥道曰天以陰陽立道乾以西北定位西陰位也于物爲金北陽位也于物爲玉孔子寓象于易楊雄寓象于太玄以此先王祀天享帝謂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惟金與玉而已故金曇金爵以禮之圭璋璧琮以祀之則樂以金鍾玉磬宜也宋朝天子親祠南

郊及大饗登歌用金鍾玉磬可謂得古人致美之意大樂丞葉防倣唐朝荀勗之制欲移郊祀天地金鍾玉磬施之廟朝天地特用質素石磬非禮意也

宋均曰伶州鳩曰律以立均出度韋昭註制以木長七尺係之以絲然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則三五合而爲八尺後世京房之準笛之十二笛梁之四通皆所以考律和聲而說者以爲定律之器始丁管種于鍾移于笛衍于通蓋立均之變體也

陳暘曰樂器待律然後制而律度又待鍾然後生故

有十二辰之鍾以應十二月之律十二辰之鍾大鍾也鍾體之別五銑于鼓鉦舞是也鍾磬之別二甬衡是也衡上有疑旋飾有蟲介於于鼓舞之間有帶布于帶間有枚先儒曰銑金之澤者于則銑間之曲祛者也鼓則于上之待枹者也鉦則鼓舞之正中者也舞則聲之震動於此者也甬出舞上者也衡橫甬上者也帶類篆故謂之篆乳有數故謂之枚其言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者鉦體之徑居銑間之八也去鉦二分以爲鼓之間者鼓間之徑居

銑間之六也以其鼓間爲之舞修修舞之徑也舞徑亦居銑間之六也去舞徑二分以爲舞廣廣舞之長也舞長居銑間之四也

賈公彥曰律各倍半以爲鍾舉一端也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蓋鉦體居銑之六與鼓間同鉦間又殺矣與鼓間與

陳祥道曰虞夏時小鍾謂之鍾大鍾謂之鏞周時大鍾謂之鍾小鍾謂之鏄則鏄之用實編鍾也編鍾之用實歌鍾也一器三名各有攸趣爾大者謂之鏞書言笙鏞詩言賁鼓維鏞鏞鼓有斁是已小者謂之棧晉人得鍾長三寸中徑四寸銘曰棧是已若夫大而不鏞小而不棧則又掠其大小之聲而歸于中斯爲剸歟

白虎通曰鍾者時之聲節度之所生也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

尚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出撞黃鍾左五鍾皆應入撞蕤賓右五鍾皆應由是觀之黃鍾所以奏

肆夏也蕤賓所以奏釆齊也出撞陽鍾而陰應之是動而節之以止入撞陰鍾而陽應之是止而濟之以動易序卦物不可以終動不可以終止之意也

洪遵曰四金者錞鐲鐃鐸也賈公彥疏云錞于之名出于漢之大予樂官南齊王鑑爲益州刺史廣漢什邡民段祚以錞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甬首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其聲如雷淸響良

久乃絶古所以節樂也有虎龍錞一山紋錞一圜花錞一素馬錞一龜魚錞一魚錞二鳳錞一虎錞一其最大者重五十一斤小者七斤

陳祥道曰聖人作易參天兩地而倚數因三而三之其數六因兩而兩之其數四鼓陽也而六之參天之數也金陰也而四之兩地之數也六鼓四金之音必掌以鼓人者鼓爲樂之君故也蓋六鼓之有四金猶六律之有六呂未有能偏廢者故錞之聲淳鐲之聲濁鐃之聲高鐸之聲明淳則陰與陽和故可以和鼓

濁則承陽而節之故可以節鼓高則陰勝于陽而可以止鼓明則陰與陽通而可以通鼓在易之艮位之終止也位之終止則窮故以漸進繼焉旣濟治之終止也治之終止則亂故以未濟終焉亦六鼓終于適鼓之意

杜佑曰大司馬言鐲鐃則鳴之而已鐸則或振或摝其用則先鐲而後鐃然大司馬不言錞者以方習戰陳之事非倡和之時故也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孫子曰金鼓所以一人之耳目由是觀之金鼓之用於軍旅則將軍之氣一軍之形候也況用之以節樂乎後世以角代金非古制

陳祥道曰古之爲磬尚聲以盡意而已鍾圜中規磬方中矩則倨句一矩有半觸其弦也其博爲一股博一律也股爲二後長二律也鼓爲三前長三律也鄭司農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康成云股外面鼓內面則擊者爲前而在內不擊者爲後而在外內者在下外者在上其大小長短雖殊而其厚均也

鄭樵曰少華山其陰多磬鳥危山其陽多磬嵩山溼

水出焉其中多磬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濱浮磬而已蓋取其土少而水多其聲和且潤也八卦以乾爲君八音以磬爲主其音石其卦乾乾位西北而天屈之有曲折之形焉所以立辨也

王朴曰古人論磬嘗謂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王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在廟朝聞之君臣莫不和敬在閨門聞之父子莫不和親在族黨聞之長幼莫不和順夫以一器之成而功化之敏如此則磬之所尚豈在夫石哉存乎聲而已唐天

寳中磬泗濱磬以華原石代之卒致祿山之禍元白賦詩譏之有意光鄭存雅矣自後有取華陽響石爲七縣者更非

馬端臨曰春秋時齊侯以玉磬賂晉師止兵臧文仲以玉磬如齊告糴郊特牲言諸侯宮架而擊玉磬明堂位言四代樂器而拊搏玉磬書言天球在東序詩言受小球大球蓋物之美者莫如玉而球又玉之美者先王樂天以保天下因天球以爲磬以其爲堂上首樂之器其聲清徹有隆而無殺衆聲所求而依之

也商頌曰依我磬聲本諸此

萬寳常曰磬立秋之音夾則之氣也其用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叔之離磬則專簇之特磬非十二器之編磬也古之爲鍾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其爲磬非有齊量也因玉石自然以十二律爲之器度而已

陳祥道曰土鼓蕢桴伊耆氏之樂也蓋樂以中聲爲本土也者于位爲中央於氣爲沖氣則以土爲鼓以土蕢爲桴所以達中聲也禮之初始諸燔黍捭豚以爲食汙尊杯飲以爲飲然則蕢桴土鼓有不爲樂之初乎周官籥章凡逆暑于中春迎寒于中秋祈年于田祖祭蜡以息老物一于擊土鼓而已有報本反始之義焉

馬端臨曰周官之于塤教于小師播于瞽矇吹於笙師禮以塤爲德音詩如塤如篪則塤立秋之音也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塤以水火相合而後成器亦以水火相合而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鍾大呂小者聲合太簇夾鍾要在中聲之和已耳

爾雅大塤謂之嘂以其六孔交鳴而以噪故也譙周曰幽王之時暴辛公善塤世本曰暴公作塤

陳祥道曰拊之爲器韋表糠裹狀則類鼓聲則和柔倡而不和非徒鏗鏘而已書傳謂以韋爲鼓白虎通謂革而糠是也其設則堂上虞所謂搏拊是也其用則先歌周禮所謂登歌令奏擊拊是也

樂之器議統紀二

荀卿曰架一鍾而尚拊大戴禮曰架一磬而尚拊則拊設于一鍾一磬之東其衆器之父歟荀卿曰鼓其樂之君邪然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其衆聲之君歟樂記曰會守拊鼓堂上之樂衆矣所待以作者在拊堂下之樂衆矣所待以作者在鼓堂上則門內之治以拊爲之父堂下則門外之治以鼓爲之君也

杜佑曰鼓制始于伊耆少昊夏后加四足謂之足鼓商人貫之以柱謂之楹鼓周人縣而擊之謂之縣鼓周人所造之器始作樂而合乎祖者也以應鼓爲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倡始之鼓歟

照曰西北隅之鼓合應鍾黃鍾大呂之聲東北隅之鼓合太蔟夾鍾姑洗之聲東南隅之鼓合蕤賓林鍾之聲西南隅之鼓合夷則南呂無射之聲依月均而考擊之

蔡元定曰雷天聲也靈地德也路人道也天神之樂六變而雷鼓雷鼗六面地示之樂八變而靈鼓靈鼗

八面人鬼之樂九變而路鼓路鼗四面者金之爲物能化不能變鬼亦如之金非土不生以土之五加金之四此樂所以九變歟

杜佑曰古人辨其聲用鼓人救日月以雷鼓亦天事故也冥氏攻猛獸以靈鼓亦地事故也司馬振旅王執路鼓太僕建路鼓于大寢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亦人事故也

鄭樵曰鼓以節之鼗以兆之作樂之道也兆于北方則冬所以兆生物也八音兆于革音則鞉所以兆奏鼓也月令修鞀鞞世紀帝嚳命垂作鞀鞞大者謂之鞞爾雅謂之麻以其音概而長也小者謂之鞀爾雅謂之料以其音清而不亂也蓋鼓則擊而不播鼗則播而不擊

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縣五聲以聽曰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呂氏春秋曰武王有誡謹之鞀由是觀之欲誡者必播鞀鼓矣漢以大鞀施于大儺亦一時制也

春秋傳曰師之耳目在吾鼓旗又曰一鼓作氣再而

衰三而竭則鼖鼓鼓軍事乃晝以作衆之鼓非夜以警衆之鼜也鄭氏以鼜爲鼖誤矣鼖鼓路鼓皆謂之者路者人道之大鼖者人事之大

班固曰凡軍之夜三鼜以戒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平旦五通爲發明三鼜之制大致若此

沈約曰鼜鼓長丈二尺凡守備及役事鼓之其言守備則是及鼓役事則非也蓋役事上之所以役下警守下之所以事上役下必以仁未嘗不欲緩故以皐

鼓事上必以義未嘗不欲發故以鼜鼓

周禮眡瞭先言賓射而鼜愷獻亦如之然軍之警夜以鼜所以同憂戚也獻功以愷所以同和樂也惟能同憂戚然後可以同和樂

琴瑟論曰古者琴瑟之用各其聲類所宜雲和陽地也其琴瑟宜于圜丘奏之空桑陰地也其琴瑟宜于方澤奏之龍門人功所鑿而成也其琴瑟宜于宗廟奏之

周禮瞽矇掌鼓琴瑟詩鹿鳴鼓瑟鼓琴書曰琴瑟以詠大傳亦曰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爾雅曰大琴謂之離大瑟謂之灑由是觀之琴則易良瑟則靜好一于尙宮而已未嘗不相須用也

明堂位曰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古之人作樂聲音相保而爲和細大不踰而爲平故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小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

馬端臨曰朱襄氏使士達制爲五弦之瑟鼓瞍又叛之爲十五絃舜益之爲二十三弦或謂大帝使素女

鼓五十弦瑟帝悲不能禁因破爲二十五弦郭璞又有二十七弦之說以理考之樂聲不過乎五則五弦十五弦小琴也二十五弦中瑟也五十弦大瑟也彼謂二十三弦二十七弦者然三于五聲爲不足七于五聲爲有餘豈亦惑于二變二少之說而遂誤耶

易通冬日至鼓黃鍾之瑟用槐八尺一寸夏日至用桑五尺七寸是不知槐桑之本其中實而不虛不若桐能發金石聲也

通考曰宋朝大常瑟用二十五弦其二均之聲以淸

中相應雙彈令左右手互應清正聲相和亦依鍾律擊數合奏其制可謂近古。

琴有暢有操有引有吟有弄有調。堯之神人暢爲和樂作也舜之思親操爲孝思作也襄陽會稽之類夏后操也訓佃之類商人操也離憂之類周人操也謂之引。若魯有關雎引衛有思歸引之類謂之吟若箕子吟夷齊吟之類謂之弄若廣陵弄之類謂之調若子晉調之類暢則和暢操則立操引者引說其事吟者吟咏其事弄則弄習之調則調理之。

黃帝之清角齊桓之號鍾楚莊之繞梁相如之綠綺蔡邕之焦尾以至玉床響泉韻磬清英怡神之類名號之別也吟木沉散抑抹剔擽擘倫擬綽瑣之類聲音之法也

六馬仰秣者伯牙也鬼舞于夜者賀韜也能易寒暑者師襄也召風雲者師曠也小足以感神明大足以奪造化琴之爲用至矣

姜夔樂議分琴爲三準自一暉至四暉謂之上準上準四寸半以象黃鍾之了律自四暉至七暉謂之中準中準九寸以象黃鍾之正律自七暉至龍齦謂之下準下準一尺八寸以象黃鍾之倍律三準各具十二律聲

弦附木而取然須轉弦合本律所用之字。若不轉弦則誤觸散聲落別律矣每一弦各具三十六聲。

五弦琴圖說曰琴爲古樂所用者皆宮商角徵羽五音故以五弦散音配之其二變之聲惟用古清商謂之側弄不入雅樂

七弦琴圖曰七弦散而抑之則間一弦于第十暉取應聲假如宮調五弦十暉應七弦散聲四弦十暉應六弦散聲二弦十暉應四弦散聲六弦十暉應二弦散聲惟三弦獨退一暉於十一暉應五弦散聲古今無知之者

九弦琴圖說曰弦有七有九實即五弦七弦倍其二九弦倍其四所用者五音亦不以二變爲散聲

朱熹曰古人以吹管聲傳于琴上如吹管起黃鍾則以琴之黃鍾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徧合諸聲則五聲皆正唐人紀琴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

宮弦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于少商下生者
隔二弦上生者隔一弦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
調弦之法散聲隔四而得二聲中暉亦如之而得四
聲八暉隔三而得六聲九暉按上者隔二而得四聲
按下者隔一而得五聲十暉按上者隔一而得五聲
按上者隔下而得四聲每疑七弦隔一調之六弦皆
應于第十暉而第三弦獨于第十一暉調之乃應及
思而得之七弦散聲爲五聲之正而大弦十二律之
位又衆弦散聲之所取正也故逐弦之五聲皆自東

而西相爲次第其六弦會于十暉則一與三者角與
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徵與散徵應也四與六者宮與
散少宮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弦
第五弦會于十一暉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
不相須故不同會于一暉
馬端臨曰黃鍾大呂並用慢角調故于大弦十一暉
應三弦散聲太簇夾鍾並用清商調故于二弦十二
暉應四弦散聲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故于三弦
十一暉應五弦散聲林鍾夷則並用慢宮調故于四
弦十一暉應六弦散聲南宮無射應鍾並用蕤賓調
故于五弦十一暉應七弦散聲以律長短配弦大小
各有其序
朱熹曰旋宮清調之法旋宮古有隨月用律之說今
乃謂不必轉軫促弦但依旋宮之法而抑按之恐難
如此泛論當每宮指定各以何聲取何弦爲唱各以
何弦取何律爲均又以禮運正義推之每律各爲一
宮每宮各有五調每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爲琴
之綱領

樂書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以合五音之調蓋
南風生養之氣也琴夏至之音也舜以生養之德播
夏至之音始也其親底豫而天下化終也其親底豫
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
西漢趙定善鼓雅琴爲散操東漢劉琨亦能彈雅琴
知清角之操宋太宗因太樂雅琴加二弦召錢堯卿
按譜以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九弦按曲譜入大樂
十二律清濁互相合應

樂之器議統紀三

司馬遷曰。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由是觀之。則三尺六寸六分。中琴之度也。八尺一寸。大琴之度也。或以七尺二寸言之。或以四尺五寸言之。以爲大琴則不足。以爲中琴則有餘。要之皆不若六八之數。爲不失中聲。

先儒謂伏羲蔡邕以九弦。登一。郭璞以二十七。頌琴以十二。楊雄謂陶唐氏加二弦。以會君臣之恩。桓譚以爲文王加少宮少商二弦。釋知匠以爲文王武王

各加一。以爲文弦武弦。是爲七弦。蓋聲不過五。小者五弦。法五行之數也。中者十弦。大者二十弦。法十日之數也。一弦則聲或不備。九弦則聲或太多。至于全之爲二十七。半之爲十三。皆出于七弦。倍差溺于二變二少。以應七始之數也。

宋朝太常琴制。其長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象周天之度。弦有三節。聲自焦尾至中暉爲濁聲。自中暉至第四暉爲中聲。上至第一暉爲清聲。故樂工指法按中暉第一弦黃鍾。二弦太簇。第三弦姑洗。第四弦蕤賓。第五弦爲林鍾。第六弦爲南宮。第七弦爲應鍾。

琴暉論曰。琴之爲樂。弦合聲以作主。暉合律以配臣。自臨岳際下至龍口銜弦。以夾則爲中界。夷則至臨岳下際。以仲呂爲中界。仲呂上至臨岳下際。以太簇爲中界。其夾鍾姑洗蕤賓林鍾四暉節泛調取定。又以太簇翻至龍口。而暉數足矣。

琴勢論曰。古者手勢所象。本蔡氏五弄。趙耶利所修也。左大指象日。右無名指象月。右大指象大風。右食指象靑雲。右中指象高山。右小指象地。右無名指象

下水龍行者。指行如之。虎行者。指步如之。蟹行者。倫指如之。鶯行者。轉指如之。輕行者。泛指是也。儒父吟。未接覆手是也。亮生嘯。小起手是也。僊人笑。下瑑是也。

彈琴之法。必兩手相附。其猶變鸞對舞。兩鳳同翔。要在附弦作勢。而不在聲外搖指。趙師彈琴。未有一聲無法。凡一弄之內。淸側殊途。一句之中。莫不陰陽泒潤。取聲之法。又有木。有汎。有散。有末。有剔。有櫟。有擘。有綽。有瑑。有擬。有倫以總之。

琴剩論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當朞之日腹中天地二柱當心膂之任天柱方厚七分居姑洗仲呂之界地柱方厚六分居南呂無射之界若定位小差近上則損上聲近下則損下聲當中心則其聲品節矣斷製之妙蜀稱雷霄郭諒吳稱沈鐐張越霄諒清雅而沈細鐐越並鳴而繁亮

自古善琴者八十餘家一十八様究之雅度不過伏犧大舜夫子靈開靈和五等而已

姜夔定瑟之制桐爲背梓爲腹長九尺九寸首尾各

九寸隱間八尺一寸廣尺有八寸岳崇寸有八分中施九梁皆象黃鍾之數梁下相連使其聲沖融首尾之下爲兩穴使其聲條達是傳所謂大瑟達越也四隅刻雲以緣其武象其出于雲和漆其壁與首尾腹取椅桐梓漆之金設二五弦弦一柱崇二寸七分別以五色五五相次蒼爲上朱次之黃次之素與黔又次之使肄習便于擇弦弦八十一絲而朱之是謂朱絃其尺則用淡尺

五經析疑曰笙者法萬物始生道達陰陽之氣故有長短黃鍾爲始法象鳳凰蓋笙爲樂器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其長四尺大者十九簧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管謂之和以大者唱則小者和也

鹿鳴所謂鼓瑟鼓琴吹笙鼓簧簧應琴瑟之笙也賓之初筵曰籥舞笙鼓應鼓之笙也檀弓孔子十日而成笙歌儀禮歌魚麗笙由庚應歌之笙也此帝舜用之所以鳳儀子晉吹之所以鳳鳴也

阮逸謂竽笙起第四管爲黃鍾巢笙起中音管爲黃

鍾和笙起平調爲黃鍾各十九簧皆有四淸聲三濁聲十二正聲以編鍾四淸聲參驗則和笙平調子是黃鍾淸也竽笙第五子是太簇淸也中呂管是大呂淸也中音子是夾鍾淸也安得合而一之爲竽笙耶

樂記曰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篪然後爲之鍾磬竽瑟以和之是樂之倡始者在鞉鼓椌楬壎篪其所謂鍾磬竽瑟也特其和終者而已韓非子曰竽者五聲之長竽先則鍾瑟皆隨竽倡則諸音皆和

宋祁曾于樂府得古竽有管而無簧列管參差及曲

頸皆爲鳳飾樂工皆以爲無用之器惟葉防欲更造使具淸正倍三均之聲

荀卿曰鳳凰于飛其翼若干其聲若簫蓋簫之爲器編竹而成長則聲濁短則聲淸其狀鳳翼其音鳳聲中呂之氣夏至之音也然鳳凰火禽也火生數二成數七而夏至又火用事之時二七十四簫之長尺有四寸蓋取諸此

爾雅大簫謂之管小者謂之筊郭璞謂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是也然尺四寸者二十四管無底而

善應故謂之管尺二寸者十二管有底而交鳴故謂之筊蓋應十二律正倍之聲也郭璞云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失之矣

易曰震爲萑葦爲蒼莨竹古之人始作樂器而葦籥居其先焉震爲六子之首籥爲衆樂之先

爾雅樂以水爲末竹爲本大者謂之籥以聲大而高也小者謂之篎以聲小而深也其中謂之簡則其聲不小不大不高不深如黑土之在水中也

孤竹之奇禮天神孫竹之衆禮地示陰竹之幽禮人鬼各從其類故也

文王世子曰登歌淸廟下管象武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者在下仲尼燕居曰升歌淸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義也祭義曰昔周公有勳勞于天下成王賜之升歌淸廟下而管象妄之歌以示德管以示事一也德成于上歌以詠之于堂上事成而下管以吹之于堂下豈非以無所因者爲上有所待者爲下耶

周頌言磬筦將將商頌言嘒嘒管聲依我磬聲則堂上之磬堂下之管其聲未嘗不相應然則所依者磬

聲而已

鄭樵曰先王之制管所以道達陰陽之聲然陽奇而孤陰偶而羣陽大而寡陰小而衆陽顯而明陰幽而晦孤竹之管與圜鍾之宮合以之降天神取其奇而孤也孫竹之管與函鍾之宮合以之出地祇取其少而衆也陰竹之管與黄鍾之宮合以之禮神鬼取其幽而晦也

馬端臨曰靈帝好胡笛而漢室以傾明皇喜胡簫而唐祚幾墜以中華爲乘之主耽羶胡滛亂之音不亂

且亡者未之有也

鄭樵曰柷居宮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敔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

書曰戛擊禮曰楷擊樂記曰聖人作爲椌楬荀卿曰鞉柷拊椌楬似萬物爾雅曰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柷謂之籈則柷以合樂而作之必鼓之欲其止者戒之于蚤也敔以節樂而止之必鼓之欲其籈者絜之于後也

樂之出虛故其作樂虛椌必欲空琴必用桐拊必用糠皆以虛爲本也及其止則歸于實焉此敔所以爲伏虎形歟

戛擊必于堂上柷敔必于堂下何耶曰柷敔器也戛擊所以作器也器則卑而在下作器者尊而在上是作樂者在下所以作之者在上在上命物者也在下受命者也豈非貴賤之等然耶

堂上之樂象廟朝之治堂下之樂象萬物之治荀卿以拊柷椌楬爲似萬物則是以堂上之拊亦似之誤矣柷敔椌楬皆一物而異名荀卿以柷敔離而二之亦誤矣

應樂如應之應物其獲也小矣故小鼓謂之應所以應大鼓所倡之聲也小舂謂之應所以應大舂所倡之節也

禮樂合編卷之三十

錫山日壽黃廣無蛙父纂述
婁江侯在張溥天如父叅閱

樂之教本紀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

夏大濩大武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合采合舞。秋頒學合聲。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絃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

樂之鼓吹統紀

鼓吹黃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周官曰。師有功則凱樂。左傳晉文公勝楚。振旅凱而入。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歌。蓋軍樂也。漢代有黃門鼓吹。又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謝尚爲江夏太守。庾翼以鼓吹賞尚。臨川太守謝摛每寢夢鼓吹焉。

隋大駕鼓吹有棡鼓長三尺。朱髹其上。一面十栜。一曰驚雷震。二曰猛虎駭。三曰鷙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六曰鵰鶚爭。七曰壯士奮怒。八曰熊羆哮

吼。九曰石盪崖。十曰波盪壑。並各有辭。太常前部用之。

唐中宗時。自妃主及五品以上。母妻婚葬之日。特給鼓吹。

黃帝涿鹿有功。以爲警衛鉦鼓。有靈夔孔雀。鵰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類。自昔功臣備禮得用之。

隋鼓吹車上施層樓四角金龍垂流蘇羽葆。昔陶侃平蘇峻除侍中太尉加羽葆鼓吹。其爲賞功之樂可知。

唐太宗平東都破宋金剛其後蘇定方執賀魯李勣平高麗皆備軍容凱歌其樂用鐃吹二部樂工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部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仗衛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

漢志言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所用短簫鐃歌樂軍中所用則鼓吹與鐃歌自是二樂蔡邕俱以爲軍樂似漢人已合爲一但短簫鐃歌漢有樂章皆頌美時王功德鼓吹則魏晉給賜臣下上自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爲葬儀蓋鐃歌上同國家之雅頌鼓吹下儕臣下之鹵部俱不以爲軍樂至唐宋則合二樂爲一以爲乘輿出入警嚴之用

樂之懸統紀

春官大司樂掌凡樂事大祭祀宿懸遂以聲展之小胥正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辨其聲

凡懸鍾磬半爲堵全爲肆

宮懸四面象宮室王以四方爲家故也軒懸闕其南避王南面故也判懸東西之象卿大夫左右王也特縣則一肆而已象士之特立獨行也

宮縣四面軒縣三面皆鍾磬鎛也判懸有鍾磬而無鎛特縣有磬而無鍾

宮架之法北方南向應鍾起西磬次之黃鍾次之鍾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鼓東方西向大簇起北磬次之夾鍾次之鍾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南鼓南方北向仲呂起東鍾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鍾次之南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北鼓

大射之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

其南鏄皆南陳一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
南鼓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鏄皆南陳一
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
南面蕩在建鼓之間鼗倚頌磬西紘
笙磬在阼階之東而南西頌磬在西階之西而面東
由笙磬而南鍾鏄所以應笙者也由頌磬而南鍾鏄
所以應歌者也
宮架四面鼓鏄鍾十二虡各依辰位甲丙庚壬設鍾
乙丁辛癸陳磬

天子宮縣堂上之階笙磬頌磬各十二縣堂下阼階
而南特鏄特鏄亦各十二縣西階而南編鍾編磬亦
各十二縣天數也
兩漢而下晉及宋齊鍾磬之縣不過十六黃鍾之宮
北方北面編鍾起西其東編鍾其東銜其東鏄大簇
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
之宮西方東面起南所吹並黃鍾之宮設建鼓于四
隅縣內各有柷敔
魏散騎常侍王肅議曰漢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祠太
乙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宮
縣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不文不謂
庶物當減也禮天子宮懸舞八佾今祀圓丘方澤宜
以天子制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泰可
博士趙怡以爲古無四縣四縣自周始未有作古樂
而用近縣也
梁制凡律呂十二月而各一鍾當是時因去銜鍾設
十二鏄鍾各依辰位而應律每一鏄鍾設編鍾磬各
一簴簴合三十六架

梁武帝制曰先儒皆以宗廟宜設宮縣按周官則分
樂享祀虞書則止鳴四縣求之于古無宮縣之文按
所以不宮縣者事人禮縟事天禮簡今宜祀天地宗
廟逐所應須使即設之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直以
致敬耳
後魏鍾磬之縣各十有四祖瑩復更爲十六後宮縣
四廂筍簴十六又有儀鍾十四虡縣架首初不叩擊
然樂縣十二應十二中氣古之制也四廂十六虡用
四清之過也儀鍾十四虡用正倍七音之過也

後周長孫紹遠謂樂以八為數武帝讀史書見武王克商而作七始欲廢八縣七廢八縣七非也廢七縣八亦非也析之聖經惟縣十二為合古制

隋高祖宮架樂器裁有一部殿庭用之平陳又獲二部宗廟郊丘分用之至是並藏樂府更造三部五部二十格工一百四十三宗廟二十格工一百五十享宴二十格工一百七舞工各二等並一百三十二惟罷搊箏臥箜篌小琵琶横笛蹙篥五器

唐樂縣之制宮縣四面天子用之皇后享先蠶則設十二大磬而無路鼓軒縣三面皇太子用之若釋奠于文宣王武成王亦用之判縣二面祭風伯雨師五嶽四瀆用之特縣有其制而無所用

隋以前宮縣二十虡及隋平陳得梁故事用三十六虡唐初因隋舊用三十六虡高宗蓬萊宮成增用七十二虡開元定禮始依古著為二十虡至昭宗享相張濬復用二十虡而鍾虡四以當甲丙庚壬磬虡四以當乙丁辛癸與開元禮異

舊皇后庭但設絲管隋大業尚侈始置鍾磬猶不設

原缺第九葉

鎛鍾以鎛磬代武太后稱制用鍾因而不革

凡簨虡飾以崇牙流蘇樹羽宮縣每架則金五博山軒縣則金三博山鼓承以花趺覆以華蓋

凡樂器之飾天地之神尚赤宗廟及殿庭尚彩東宮亦赤凡中宮之樂以大磬代鍾鼓餘如宮縣之制

凡磬天地之神用石宗廟及殿庭用玉凡有事于天神用雷鼓雷鼗地神用靈鼓靈鼗宗廟及帝社用路鼓路鼗皆建于宮縣之內

凡大燕會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一曰燕樂伎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每先奏樂三日太樂令宿設縣于庭其日率工人入居次協律郎舉麾樂作偃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

宋太祖建隆初修復器服四架二舞十二案之制位置陳布多仍唐舊殿庭樂止二十格

仁宗勅李照等改鑄鍾鎛權損鍾磬架十六之數用十二枚以應律先是架隅建鼓不擊別施散鼓于架

樂之懸議統紀

陳祥道曰鍾磬十二同在一簴爲堵鍾磬各一堵爲肆春秋傳歌鍾二肆則四堵也小胥之職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是鍾磬皆在所編矣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于鍾言編則磬可知明堂位曰叔之離磬編則雜離則特謂之離磬則特縣之磬非編磬也言磬如此則鍾可知荀卿言縣一鍾大戴禮言編縣一言特縣鍾磬如此則編鍾編磬可知

鍾磬編縣各不過十二古之制也漢服虔以十二鍾

當十二辰更加七律一縣爲十九鍾隋之牛弘論後周鍾磬之縣長孫紹遠援國語書傳七律七始之制合正倍爲十四梁武帝又加濁倍三七爲二十一後魏公孫崇又參縣之合正倍爲二十四至唐分大小二調兼用十六二十四枚之法皆本二變四清言之也蔽于二變者不過溺于國語書傳蔽于四清者不過溺于樂緯皆非聖經之意

郊特牲譏諸侯宮縣漢武帝高張四縣晉元帝備四箱金玉豈王宮縣歟春秋譏衛仲叔于奚請曲縣後漢光武賜東海恭王鍾簴之樂豈諸侯軒縣歟大夫無故不徹縣楚子享郤至爲地室而縣焉田蚡前庭羅鍾鼓立曲旃豈大夫判縣歟鄉射笙入于縣中西面則東縣磬而已鄉飲磬階縮霤笙入磬南則縮縣而已豈士特縣歟

大射之儀樂之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西階之西頌磬東面蓋應笙之磬謂之笙磬應歌之磬謂之頌磬笙磬位乎阼階之東而面西以笙出于東方震音象萬物之生也頌磬位乎西階之西而面東以頌出

于歌聲而聲出于面言之方也

鄉飲酒之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射之禮笙入立于縣中西面蓋笙磬在東而面西頌磬在西而面東笙入立于縣中之南而面北故頌磬歌于西是以西方爲上所以貴人聲也笙磬吹于東是以東方爲下所以賤匏竹也

頌磬編磬也笙磬特磬也縣則又兼編與特言之然言笙磬繼以鍾鎛應笙之鍾鎛也笙師共笙鍾之樂是巳言頌磬繼以鍾鎛應歌之鍾鎛也左傳歌鍾二

肆足巳。
軒縣二面。歌鍾三肆。判縣兩面。歌鍾二肆。特縣一面。惟磬而巳。其說是也。然則鄉射有卿大夫詢衆庶之事。鄉飲酒乃卿大夫之禮。皆特縣者也。以詢衆庶賓賢能。非爲巳也。故皆從士制。
鄭康成曰。鍾磬十六在一簴爲一堵。杜預曰縣鍾十六爲一肆。後世四淸聲與焉。是亦傳會漢得石磬十六遷就而爲之志也。服虔一縣十九鍾之說。詭哉。
宮縣四面鼓之。軒縣三面鼓之。皆鍾磬鎛也。判縣東西面鼓之。有鍾磬無鎛。特縣階間縮霤北面鼓之。有磬而無鍾。此貴賤之異也。

樂之虡統紀
鍾筍。磬筍。兩端刻龍蛇鱗物形。
鍾虡植木。刻猛獸形爲趾。
磬虡植木。刻羽鳥形爲趾。
業。業大枝也。所以飾筍爲縣。如鋸齒。
樹羽。置之筍虡之上。
壁翣。畫繪爲翣。載以壁。垂五采羽于其下。樹于簨之角。
九龍虡。其上爲蟠龍。闔閭伐楚。破九龍之鍾虡。淮南子曰。其楚人之侈心乎。
大架小架。編鍾磬之虡也。漢魏來有四廂金石樂。其架或六或八。或十六二十。至唐益爲三十六架。高宗蓬萊宮七十二架。其上安金銅仰陽。以鷺鷥孔雀羽裝之。兩面綴以流蘇。以絲翠紱爲之。
熊羆架。高丈餘。用木雕之。狀如牀。上安版。四旁爲欄。梁武帝始設十二案。鼓吹在樂縣之外。隋煬帝更于案下爲熊羆貙豹騰倚之狀。象百獸之舞。又施寶幰于上。用金彩飾之。奏萬宇淸明重輪等三曲。亦謂之

十二案樂
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
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
筍虡外骨內骨却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
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
小蟲之屬以爲雕琢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
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
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于鍾宜若是者以爲鍾

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
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
而遠聞無力而輕則于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則
于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
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
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
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于眡必撥爾而怒苟撥
爾而怒則于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
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積爾如委矣苟積爾如委則

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夏后氏龍簨虡商崇牙周璧翣筍則橫枝設于崇牙
其形高以峻虡則植之設之以業其形直以舉是筍
之上有業業之上有崇牙筍之兩端又有璧翣鄭氏
謂載璧垂羽是也
簨虡所以架鍾磬崇牙璧翣所以飾筍虡夏后氏飾
以龍商飾以崇牙而無璧翣至周則極文而三者具
矣故周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是也
周官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設筍虡吉禮也大喪廞筍

虡凶禮也
筍亦爲簨者以生東南故也虡亦爲虡者以樂出虛
故也
古者鍾磬虡皆取中虛之木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虛
鳴今以實木爲之故其鳴不由虡非先王制作之意
也
古制天子宮縣鎛鍾十二虡編鍾十二虡編磬十二
虡凡三十六虡各依辰次每鎛鍾左右設編鍾編磬
每辰次列三架合大常按習御制曲譜宮縣每奏一

聲鎛鍾一擊之編鍾磬三擊之淸濁先後互相爲應大昭小鳴和之道也樂出于虡而寓于器本于情而見于文寓于器則器異異虡見于文則文同同筍鍾虡飾以贏屬磬虡飾以羽屬器異異虡故也鍾磬之筍皆飾以鱗屬其文若竹之有筍然文同同筍故也

樂之琴統紀

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眞（琴操）

神農上觀法於天下取法於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削桐爲琴繩絲爲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人之和（桓譚新論）

琴以知四海（樂圖）

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淸者相也攫之深而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

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

琴有龍池以龍潛于此出則與雲雨澤物人君之仁如之有鳳池以南之禽浴則歸絜其身人君之德如之有軫池以懸于發令切酒以成禮也池則有鳧掌二護軫之動而合制也鳳額下有鳳嗉一接喉舌而申令也琴底有鳳足用黃楊表足色本黃也臨岳若山岳峻極用棗木表赤心也人肩顧其臣有俯就隨肩之象也鳳翅左右翼副貳人主之象也龍唇聲所

由出也龍齦吟所由生也龍口所以受絃而其覻又所以飾之鳳額所以制嗉而其臆又所以承之易之畫偶三爲六三才之配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止三而巳琴之畫偶六而根于一在數爲一在律爲黃鍾在音爲宮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衆徽由之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三而巳卦之德方經也蓍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徽六節經也絃五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而琴又以中暉爲君是

故君子常御不離乎前非若鍾鼓陳于堂下列于縣簴也大聲不喧譁而流慢小聲不湮滅而不聞固足以感人善心禁人邪意一要宿中和之域而已

古者造琴之法削以嶧陽之桐成以檿桑之絲徽以麗水之金軫以崑山之玉雖成器在人而音含太古矣蓋其制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朞之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弦有五象五行也腰廣四寸象四時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象天地也暉十有三象十二[illegible]餘一以象閏也其形象鳳而朱鳥南方之禽

樂之主也五分其身以三爲上二爲下參天兩地之義也

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曲之師長也古琴曲有歌詩五篇操二篇引九篇

其歌詩一曰鹿鳴周大臣傷時在位而作也二曰伐檀魏國女閔傷怨曠而作也三曰騶虞召國女傷失嘉會而作也四曰鵲巢召國男悅貞女而作也五曰白駒哀世失朋友而作也

其操十有二一曰將歸孔子之趙聞殺犢鳴而作二曰猗蘭孔子傷不聞時而作三曰龜山孔子因季桓受齊女樂而作四曰越裳周公爲其重譯來享而作五曰拘幽文王拘于羑里而作六曰岐山周人爲太王而作七曰履霜尹吉父子伯奇傷無罪而作八曰雉朝飛牧犢子感雙雉而作九曰別鶴商陵牧子傷父母奪志而作十曰殘形曾子夢狸而作十一曰水仙伯牙爲仙舞而作十二曰懷陵伯牙爲子期而作

其引一曰列女楚樊姬所作二曰伯姬魯伯姬所作三曰正女魯漆室女所作四曰思歸衛女所作五曰

霹靂楚商梁過風雨而作六曰走馬楞里牧恭爲感
天馬而作七曰箜篌翟里高所作八曰琴引秦屠門
高所作九曰楚引楚龍丘子高所作
琴者君子所常御之樂盡所以樂心而適情非爲憂
憤而作也苟過乎物可詠者詠之可傷者傷之大爲
典誥小爲雅頌而諷刺勸戒靡不具焉其利于教也
大矣古之明王君子多親通焉故堯有神人暢舜有
思親操襄陵始禹訓佃始湯以至文王拘幽周公越
裳成王儀鳳老聃列仙伯牙之水仙㯳陵孔子之將
歸猗蘭曾子歸耕殘形之類大抵因時事而作豈爲
憂憤耶 琴論
琴者樂之統與八音並行和樂作者其曲曰暢言其
道暢美也憂愁作者其曲曰操言不失其操也 風俗通
雲和之琴瑟冬日至地上圜丘奏之空桑之琴瑟夏
日至澤中方丘奏之龍門之琴瑟宗廟奏之 周官
凡絃急則清慢則濁 蔡邕
虞舜鼓之而五星見伯牙鼓之而駟馬仰秣瓠巴鼓
之而魚躍潛藻以至師曠之致鶴舞賀韜之致鬼舞

朱康之致晝動衛次翁之致異香降王敬伯之致神
女現師文之變易寒暑孫登之感動風雷古人謂至
樂通天地變四時又曰安國家治人民信夫 通考

樂之所統紀

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

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頌合大雅。小雅享臣子。歌小雅合鄉樂。若兩元侯自相享與天子享已同。五等諸侯自相享亦與天子享已同。諸侯享臣子亦與天子享臣子同。

王夏天子所用。郊廟用昊天有成命。明堂用我將其餘。

八夏諸侯皆得用之。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

受命而王者有六樂。以太一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樂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神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分爲之制。以樂其先祖。

祭祀朝會師田封建。王在五路則大馭司步趨之節。頣車之行。間肆夏則知由吾子堂上登車于大寢西階之前。頣車之趨。間采齊則知由吾子門外。

玉色爲磬。堂上內也。金聲爲鍾。堂下外也。

天子左五鍾右五鍾。將出則撞黃鍾。太師奏登車告。出入則撞蕤賓。少師奏登堂就席告入。

祭祀樂成。有司徹器。樂師帥學士而歌雍。小師擊拊。大享亦如之。

升歌鹿鳴四牲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鄉樂以爲亂。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各三終。

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發以聲音。文以琴瑟。而堂上之樂作。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而堂下之樂作。

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于圜丘奏之。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于方丘奏之。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中奏之。

隋高祖嘗謂羣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厞遠對曰。窈

窕淑女鍾鼓樂之則房中之樂也鄭康成王肅謂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鍾磬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君子也

婦人尚柔以靜爲體不宜用鍾

牛弘取文帝地厚天高之曲命賓御登歌上壽

房中之樂以祭祀則有鍾磬以燕則無鍾磬房中之樂不用鎛鍾以十二大磬代之

建鼓植于四隅皆有左鞞右應乾隅左鞞應鍾亥之位也中鼓黃鍾子之位也右應大呂丑之位也艮隅

左鞞太蔟寅之位也中鼓夾鍾卯之位也右應姑洗辰之位也巽隅右應仲呂巳之位也中鼓蕤賓午之位也左鞞林鍾未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呂酉之位也左鞞無射戌之位也宜隨月建依律呂之均擊之

樂之徹統紀

大司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

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尚書令荀彧曰禮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今一歲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宴樂

晉有司下太常曰朝會遏密則素會時云應懸而不樂博士孔恢議曰素會宜都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

宜懸也孟獻子自是應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於人一等非爲不應作而應懸也國諱尚近謂金不可陳于庭也于時不從恢議正朝自懸而不作

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新禮摯虞曰既設吉駕宜有導從以平生之容明不致死之義臣子衰麻不得爲身而釋以爲君父則無不可宜定新禮設吉服導從如舊

愍懷太子母喪三年制未終江統引春秋傳曰母以子貴今太子正位東宮繼體承業監國出臨既處其

重無復議其輕制也二年正會不宜舉樂
晉元帝時為丞相在建業祭酒范堅白事云國恥未雪梓宮幽遐不應備樂
章皇后哀限未終主已入廟博士徐虔議曰魯莊公主已入廟閔公二年吉禘猶曰未可以吉是不係于入廟也不宜設樂
晉征北將軍皇太后父褚裒薨未葬太后居喪尚書王彪之曰皇太后衰麻在躬號哭無時鼓鍾聞于內殿非禮不舉樂之說應懸而不作

晉廣昌鄉君喪御史中丞熊遠曰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況餘事乎冬至惟羣下奏賀未宜便小會
廬陵公主未葬太常王彪之曰武皇詔三朝舉哀者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太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武王薨武后並舉哀三日而已今小會宜作樂
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月是康帝忌月于時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議荀訥曰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據從之
宋仁宗秘閣校理裴煜奏大祠與國忌同者有司援舊制禮樂備而不作謹按開元中禮部建言忌日享廟應用樂裴寬立議廟尊忌卑則作樂廟卑忌尊則備而不奏中書令張說以寬議為是宗廟如此則天地日月社稷之祠用樂明矣是以廟祭與忌同日並懸而不作其與別廟諸后忌同者作之若祠天地日月九宮太乙及蜡百神並請作樂
神宗在亮闇禮院請郊廟及景靈宮出樂外鹵簿鼓吹及樓前太常鈞容等樂皆備而不作其警場但鳴金鉦鼓角而已詔可

樂之飾統紀

制樂飾器。必以四靈焉。如鍾磬之虡。象鳥獸。琴瑟之形象蛟龍。笙簫之形象鳳翼。柷圉之形象龜虎。皆所以奏也。干戚以象玄武。羽籥以象鳳鳴。旌以象蛟龍。旄以象毛麟。皆所以舞也。筍業橫貫。刻以龍蛇。鍾簴植趾。刻以猛獸。磬簴植趾。刻以飛鳥。業之上齒。刻以重牙。以掛垂紘。謂之樅。畫繪為翣。戴以璧。垂旄牛尾。植于筍兩端羽鳥之下。謂之樹羽。記曰。夏后氏之龍簨。商之重牙。周之璧翣。其彌文漸矣。

高宗飾筍以飛龍。飾趺以飛簾。飾虡以摯獸。上列植羽。旁垂流蘇。武后稱制。飾宮縣之樂。廟朝以五采。軒縣以朱。五郊各從方色。

樂之感統紀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後賤。昔富今貧。擯壓窮巷。不交四隣。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結怨而不得信。不若交歡結愛。無怨而生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為鄰。入用窟穴為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涕泣者。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

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野遊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沉醉忘歸。方此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即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報弱薛。猶磨蕭斧而伐朝菌也。天道不常。寒

原缺第三十葉

有平公曰不可聞乎師曠曰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聞之師曠不得巳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起而爲師曠壽反坐問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昔者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巳援琴鼓之一奏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左右皆驚走平公恐聞避于廊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史記

樂之尅統紀

生于天三成于地八者木之行也角聲出焉生于地四成于天九者金之行也商聲出焉金則尅木木則尅于金未有並用而不相害者周以木德王天下故周官旋宮之樂祀天神則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禮地祇則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禮人鬼則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而未嘗及商者避所尅而巳

荀卿以審詩商爲太師之職則聲詩有商太師必審

之者避所尅故也鄭康成謂祭尚柔而商堅剛故不用焉楊收曰周祭天地不用商及二少以商聲剛而二少聲下取其正而裁其繁也若然周之珮玉右徵角左宮羽亦曷爲不用商歟

唐趙愼曰周禮大祭俱無商調蓋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尅木作者去之今唐以土王豈可將木德之儀施土德之用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

宋祫享之樂亦去商是不知去商者特周制耳以周制推之則宋以火德王天下當去羽音

樂之逆統紀

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亂國之主。未嘗知樂。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故至亂之世。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有其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雲旍。有其狀若衆馬以鬬。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衆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旍。其日有鬬蝕。有倍僪。有暈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衆日並出。有晝盲。有宵見。其月有薄蝕。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欃。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賊星。有鬬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榯。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陴。有菟生雉。雉亦生鴳。有螟集其國。其音匈匈。國有游蛇西東。馬牛乃言。犬彘乃連。有狼入于國。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鴟。國有行飛。馬有生角。雄雞五足。有豕生而彌。雞卵多假。有社遷處。有豕生

狗。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降禍。凶災必亟。故子華子曰。亂世之主。烏聞至樂。不聞至樂。其樂不樂。 明理篇

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先聖擇兩法一。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終其壽。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 大樂篇

樂之戰統紀

武王問太公曰律音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其正聲也古者三皇之世虛無之情以制剛強無有文字皆由五行五行之道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淨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

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哉太公曰微妙之音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枹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也聞金鐵矛戟之音者商也聞人嘯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聞者宮也此五者聲色之符也 五奇

樂之譏統紀

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為不樂也非以刻鏤華文章之色以為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為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為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為樂非也

今王公大人造為樂器以事乎國家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譬之若聖王之

為舟車也卽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旣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為慼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卽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卽當為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卽我以為未必然也意舍此

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刼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冦亂盜賊並與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

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

麻絲葛緒綑布縿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歛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是故布縿不興曰孰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　墨子非樂

程繁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于聽治息于鍾鼓之樂士大夫倦于聽治息于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歛冬藏息于聆缶之樂今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弓張而不弛　墨子

樂之女伶統紀

齊人犂鉏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

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夫

夏桀求四方美女積之後宮大進倡優爛熳之樂設奇偉戲靡之聲

鄭國有溱洧之水男女會聚謳歌相感今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

秦繆公時戎強繆公遺之女樂二八戎王大喜宴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至因彎弓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尊下生縛之

漢田蚡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工音樂者百數

馬融常坐高堂施絳帳前受生徒後列女樂

夏侯惇從征孫權還賜妓樂名倡

魏武帝遺令朔望日銅雀臺奏伎如平生

謝公在東山畜妓每遊山常以妓樂相隨簡文曰安石必出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

王愷常置酒女妓吹笛小失聲韻愷便令黃門毆殺之一座改容

王導作女妓蔡謨在坐不悅而去導知之亦不止

夏仲御從父家女巫章丹陳珠二人清歌妙舞狀若飛僊

石崇後房數百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時之妙

楊阜爲武都太守會馬超來寇曹洪禦之超退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縠衣蹋鼓一座皆笑楊阜厲聲責洪曰男女有別遂奮衣出洪立罷女樂請阜還一座肅然憚之

司馬郎君時貴好作伎堂然香煙薰之壁爲之黑

明皇宜春院妓女謂之內人。雲韶院謂之宮人。平人女選入者謂之搊彈家。每勤政樓大會。樓下出隊。宜春人少。則以雲韶足之。初出幕。皆純色縵衣。至第二疊。悉萃場中。即從領上褫籠衫懷之。次第而出。繞聚者數匝。容其更衣。然後分隊。觀者俄見藻繡燦然。莫不驚異。凡內伎出舞。教坊諸工惟舞伊州五天二曲。餘曲盡使內人舞之。

文宗時。教坊進霓裳羽衣舞女三百人。唐舊制。承平無事。於盛春殿內錫宴宰輔及百辟。備部濩九奏樂。

設魚龍曼延之戲。連三日。抵暮方罷。

宣宗妙音律。每將錫宴。必裁新曲。俾禁中女伶迭相教授。至是日。出數十百輩。衣以珠翠緹繡。分行列隊。連袂而歌。其聲清怨。殆不類人間。大率皆執幡節。被羽服。態度凝淡。飄飄然疑有翔雲飛鶴。變見左右。教坊伎兒輩寫其曲奏于外。自是往往流傳民間。

宋朝教坊凡四部。小兒隊七十二人。一柘枝隊。二劍器隊。三婆羅門隊。四醉胡騰隊。五諢臣萬歲樂隊。六兒童感聖樂隊。七玉兔渾脫隊。八異域朝天隊。九兒

童解紅隊。十射鵰迴鶻隊。女弟子隊一百五十三人。一菩薩蠻隊。二感化樂隊。三抛毬樂隊。四佳人剪牡丹隊。五拂霓裳隊。六採蓮隊。七鳳迎樂隊。八菩薩獻香花隊。九彩雲僊隊。十打毬樂隊。

樂之燕伎統紀

隋開皇時。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伎。七曰文康伎。

雲韶部者。黃門樂也。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之聰警者。得八十人。令於教坊習樂。伎賜名曰簫韶部。雍熙初。改曰雲韶部。每上元觀燈。上巳。端午觀水嬉。皆命作樂。奏大曲十三。樂用琵琶。觱篥。笛。方響。杖鼓。羯鼓。大鼓。拍板。雜劇用傀儡。

鈞容直者。軍樂也。有內侍一人。執樂三百三十二人。

唐全盛時。內外教坊。近及二千員。梨園三百員。宜春雲韶諸院。及掖庭之伎。不關其數。

宋循用唐制。分教坊爲四部。收荆南得工三十二人。破蜀得工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工十六人。始廢坐部。定河東得工十九人。藩臣所獻八十三人。及太宗在藩邸。有七十餘員。皆籍而內之。繇是精工能子大集。自合四部以爲一。故樂工不能徧習。第以大曲四十爲限。

黃鍾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爲清濁。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其黃鍾清用六字。大呂太簇夾鍾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緊別之。

一宮二商三角四變爲宮五徵六羽七閏爲角。變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俗樂以閏爲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爲角而實非正角也。

聲由陽來。陽生於子。終於午。燕樂以夾鍾收。四聲曰

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爲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鍾爲律本。

宮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僊呂宮。曰黃鍾宮。皆生於黃鍾。商聲七調。曰大石調。曰高大石調。曰小石調。曰揭指調。曰商調。曰越調。皆生於太簇。羽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平正調。曰南呂調。曰僊呂調。曰黃鍾調。皆生於南呂。角聲七調。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角。曰雙角。曰小石角。曰揭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於應鍾。

清樂者。其始即清商三調也。漢來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屬晉播遷。夷羯竊據。其音分散。符永固平張氏。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內地。及隋平陳。後獲之。文帝聽之。善其節奏。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呂律。更造樂器。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

宋朝禁坊所傳。不過小兒女樂三種。大宴酬會。禁坊進二種舞。舞疊方半。則工伎止立。間以俳優。端門望夜。錫慶院賜羣臣。則舞工三十六人。凡此本唐宮中

嬉燕之樂。伶簫相傳。故附曲作舞。非如坐立二部出於當時之君。有因而作也。至于優伶常舞大曲。惟一工獨進。但以手袖爲容。躡足爲節。其妙串者。雖風旋鳥騫。不踰其速矣。然大曲前緩疊不舞。至入破。則羯鼓震鼓大鼓與絲竹合作。句拍益急。舞者入場。投節制容。故有摧拍歇拍之異。姿制俯仰。百態橫出。然終於倡優誑詭而已。此衛鄭之樂。放之可也。

樂之戲統紀

雜戲起於秦漢。有魚龍蔓延。高絙。鳳皇。安息。五按。都盧。尋橦。丸劍。戲車。山車。興雲。動雷。跟挂。腹旋。吞刀。履索。吐火。激水。轉石。嗽霧。扛鼎。象人。怪獸。舍利之戲。

劍戲。戰國時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以雙技長倍其身。屬其踵。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

角觝戲。六國所造。秦因而廣之。漢武帝開上林。穿昆明池。千門萬戶。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三百里

內觀角觝。如市觝者角力相觸也。其雲雨雷電無異于眞。畫地爲川。聚石成山。倏忽變化。無所不爲。

魚龍漫衍戲。漢天子正旦臨軒。設九賓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殿前激水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翳日。化成黃龍八丈。出水遨戲。炫耀日光。又備身藏形。斗中鍾鼓晉唱。樂畢作魚龍蔓延。黃門鼓吹三通。

蹴鞠戲。漢兵家有蹴鞠二十五篇。李尤鞠室銘曰。員鞠方牆。放象陰陽。法月衡對。二六相當。霍去病在塞外。穿域蹋鞠。亦其事也。

𣰰毬戲始於唐植兩修竹高數丈絡網于上爲門以度毬毬工分左右朋以角勝負

絙戲漢世以大絲繩繋兩柱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對舞行于繩上對面道逢肩相切而不傾張衡所謂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是也梁謂之高絙今謂踏索

猨騎戲走馬或在脇或在頭或在尾作獼猴狀晉中朝元會設臥騎倒頭騎自東華門馳至神虎門皆其類也

參軍戲漢館陶令石耽有贓和帝惜其才每宴樂令衣白夾衫令優伶戲弄辱之

穪葩戲後周士人穪葩嗜酒落魄自號郎中每有歌場輒自入歌舞故爲是戲者衣緋袍戴席帽其面赤色蓋象醉舞也

蹴倒戲舞人倒行足舞銛刀植地抵目就亦背上吹篳篥曲終無傷又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繞手百轉無已

代面戲北齊蘭陵王才武貌美常着假面對敵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

撥頭戲出西域胡人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舞以象也

踏搖戲河内人醜貌耽酒醉必毆妻妻美善歌何翔演其曲被之管絃妻悲訴每搖其身故云

窟礧戲作偶人歌舞本喪樂漢末始用之嘉會

衝狹戲漢世卷簟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投從中過之張衡所謂衝狹燕濯胸突鋒鋩也

都盧戲都盧國人體輕而善緣跟掛腹旋皆因橦以見伎有追華橦青絲橦緻華橦雷橦金輪橦白虎橦獼猴橦九啄木橦

飛彈戲置丸於地反張其弓飛丸以射之

晉成帝散騎侍郎顧臻表曰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而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彝倫之大乃命太常悉罷之

唐高祖即位孫伏伽上言百戲散樂本非正聲隋末大見崇用是謂淫風過者太常于民間借婦女裙襦

五百餘具以充散樂之服欲于玄武門遊戲非詔厥
孫謀之道請並廢之
唐高宗時天竺獻技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帝惡其
驚人勅西域關津不得令入中國
宋齊來設鳳凰啣書技是日侍中于殿前跪取其書
舍人受書升殿跪奏皆有歌詞梁武帝即位下詔罷
之
隋煬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帝欲誇之總追四
方散樂大集東都於華林苑積翠池側令宮女觀之

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自是皆於太常教習
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
內綿亙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曙縱
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繒綵歌者多爲婦人
服鳴環佩飾以花髦六年突厥啓人以下皆國王親
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海內技藝畢集崇侈
器翫盛飾衣服營費鉅億萬關西以安德王總之東
都以齊王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列炬燭
天百戲之盛近古無比

唐明皇在東洛大酺於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守令
率聲樂赴闕較勝負而賞罰焉時河內守令樂工數
百人於車上皆衣錦繡服箱之牛蒙猛獸皮及爲犀
象形狀觀者駭目每賜宴設酺命勤政樓昧爽陳仗
盛列旗幟武被金甲武衣短後繡袍太常陳樂衛尉
張幕諸蕃首長就食郡邑教坊大陳山車旱船尋橦
走索丸劍角抵戲馬鬪鷄又令宮嬪數百飾珠翠衣
錦繡自帷內出擊雷鼓爲破陣太平上元等樂又引
大象犀牛入場拜舞動中音律每正月望夜又御勤

政樓作樂達官戚里並設看樓觀之夜闌遣宮嬪於
樓前歌舞

樂之胡部統紀

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大饗。則帥其屬舞之。

旄人掌教舞夷樂凡四方以舞仕者屬焉。

鞮鞻氏掌四夷樂與其聲歌。祭祀燕饗則吹而歌之。

北上 周禮

東夷樂曰朝。南夷樂曰任。西夷樂曰昧。北夷樂曰禁。

高麗樂工紫羅帽。飾以鳥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鞾五色縚繩。椎髻于後有絳抹額。飾以金鐺隋唐九部樂有高麗伎唐武后時尚餘二十五曲。偶偏

并越調夷賓曲李勣破高麗所進也。其樂大抵中國制中國使至嘗出家樂侑酒

百濟有鼓角箜篌箏竽箎笛之樂。投壺圍棋樗蒲握塑弄珠之戲周武得之。列于樂部謂之國伎唐貞觀中嘗滅百濟盡得其樂。歌者五種。舞用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皮履。

濊貊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為儛天。

三韓信鬼神常五月祭晝夜羣飲鼓瑟歌舞踏地為節。

夫餘好歌吟音聲不絕。

新羅貞觀中遣使獻女樂二人。

倭國有五絃琴笛隋大業中遣裴世清使其國鼓角歌舞迎之

日本三月三日有桃花曲水宴。八月十五日放生會。皇百戲其樂有中國高麗二部

勿吉隋開皇中遣使朝貢文帝厚勞宴之。率皆起舞。曲折多闘容。

高昌西魏與通始有樂。隋開皇中嘗來獻聖明樂曲。

唐太宗伐其國盡得其樂。樂具十五種為一部。舞工二十人。白襖錦袖赤皮鞾赤皮帶紅抹額

龜茲呂光滅之得其聲。呂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土龜茲凡三部。開皇中列于七部樂其器大盛于閭閈舞曲有小天疏勒鹽。

疏勒其樂十種為一部曲調有昔昔鹽。一臺鹽之類。

康國其樂四種為一部歌曲有二殿農和去舞曲有賀蘭鉢鼻始末奚波地慧農鉢鼻始前拔地慧地。盞

自周閔帝聘北狄女爲后。獲之其舞急轉如風俗謂
胡旋
安國其樂十四種爲一部。歌曲有附薹單時歌芝栖。
舞曲有末奚舞芝栖解曲有居桓。後魏平。馮氏通西
域。得其伎隋唐以備燕樂
乞寒其樂以十一月倮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
而索寒
西凉傳中國舊樂雜以羌胡之聲。其歌曲謂之凉州。
又謂之新凉州皆入婆陀調中西凉府都督郭知運

所進也唐坐立二部惟慶善樂獨用西凉故明皇嘗
命紅桃歌凉州謂其詞貴妃所製。凉州進新曲。明皇
命諸王於便殿觀之曲終諸王皆稱萬歲。獨寧王不
賀。明皇詢其故寧王曰夫曲者始于宮散于商成于
角徵羽臣見此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宮者君
也商者臣也宮不勝則君體卑商有餘則臣事僭臣
恐異日臣下有悖亂之事陛下有播越之禍兆于斯
曲矣洎祿山南犯。明皇西幸始知寧王善音而胡音
適以亂華也

天竺其樂九種爲一部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朝天
曲蓋自張重華據有凉州重譯來貢男伎者也。其後
國子爲沙門來遊又傳其方音
鮮卑周隋世北歌與西凉樂雜奏其不可解者。多可
汗辭
大宛多善馬馬有肉角數寸或解人語言及知音樂。
其馬舞與鼓節相應
吐蕃以麥熟爲歲首圍棊六博吹蠡鳴鼓爲戲樂。
于闐以十二月一日肆筵拍手撥胡琴唱歌故隋代

胡部亦有于闐佛曲。
九眞徼外蠻尚銅鼓以高大爲貴。初成招致同類飲
食用金銀釵擊之
扶南隋煬帝平林邑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朴陋不
可用是以不齒樂部
赤土扶南別種隋大業中遣常駿等使其國其王遣
婆羅門以舶三十艘吹螺擊鼓迓之及使至女樂迭
奏并用天竺樂
婆利梁天監中遣使通朝貢。出則以象駕輿施羽蓋

珠藢。其導從吹螺擊鼓。

林邑。其樂頗同中國制度。至擊鼓警衆。吹蠡卽戎。則異。

附國好歌舞。鼓簧。吹長笛。有死者則子孫帶劍殺鬼報寃焉。

占城四月有游船之戲。七月集民作歌禳災。

牂牁。宋至道中來朝。太宗令作本國歌舞。一人吹瓢笙。如蚊蚋聲。良久。十數輩連袂宛轉而舞。以足頓地爲節。詢其名則曰水曲。

張蕃。龍蕃。石蕃。四序稱賀。擊大鼓。吹長笛。樂曲有賀聖朝。天下樂。願天長。

羅蕃祭饗。只于平川坡野間。吹葫蘆笙。

撣國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大會作之於庭。

南詔。唐貞元中作奉聖樂舞。字曲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德宗閱於麟德殿。授太常。

扶婁。掌中備百獸樂。宛轉屈曲于指間。人形長數分。神怪欻忽。莫可名狀。後世樂府猶存此伎。

彌臣。其主以木柵居海際水中。百姓皆樓居。俗好音樂。樓兩端各置鼓。飲酒卽擊之。男女攜手樓中。踏舞爲樂。

古奴晝夜作市。舟中皆鳴鼓吹角。

白狼。漢明帝永平中。宋輔移檄西南夷。喻以聖德。白狼王重譯來庭。有歌詩三章。及夷人本語。皆重譯訓詁爲華言。

驃國。唐貞元中重譯來朝。獻樂凡一十曲。工三十五人。其國與天竺相近。故樂多演釋氏詞。每爲曲皆齊

聲唱。各以兩齊欽爲赴節之狀。一低一仰。未嘗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

獠蠻。蓋蠻之別種。其[illegible]有鼓角一雙。使子弟自吹擊之。多執矛。用竹爲簧。羣聚鼓之。以爲音節。

邏黎。民俗。七月一次禮佛。作樂。動胡琴打鼓子。飲宴以爲節序。

女直有八部。其渤海俗。每歲時聚會作樂。先命善歌舞者數輩前行。士女隨之。更相唱和。回旋宛轉。號曰踏鎚。

樂之賜統紀

鄭人賂晉侯兵車百乘。歌鍾二肆。鎛磬女樂二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

可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禮樂合編三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黃廣撰廣無錫人是書成於崇禎癸酉以經典古訓與說部小史雜采成文且每事不詳其源流本末但舉其一語又有並非禮樂而闌入者殊鮮條理所立門目分本紀統紀諸名亦皆漫無體例前有鄭鄤等九人序皆明末人標榜之詞不足據也